目录

[《遊俠錄》古龍 1](#_Toc70090616)

[第一篇 恩怨分明 1](#_Toc70090617)

[第二篇 風雲際會 27](#_Toc70090618)

[第三篇 千蛇之會 54](#_Toc70090619)

[第四篇 八方風雨 76](#_Toc70090620)

[第五篇 雲龍入雲 99](#_Toc70090621)

[第六篇 峰迴路轉 122](#_Toc70090622)

[第七篇 急轉直下 144](#_Toc70090623)

[第八篇 完結之篇 167](#_Toc70090624)

# 《遊俠錄》古龍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篇 恩怨分明

夕陽古道

夕陽西墜，古道蒼茫－－

黃土高原被這深秋的晚風吹得幾乎變成了一片混沌，你眼力若不是特別的敏銳，你甚至很難看見由對面走來的人影。

風吹過時，發出一陣陣呼嘯的聲音，這一切，卻帶給人們一種淒清和肅索之意，尤其當夜色更濃的時候，這種淒清和肅索的感覺，也隨著這夜色而越發濃厚了，使人禁不住要想盡快的逃離這種地方。

然而四野寂然，根本連避風的地方都沒有。

突然，你可以聽到一種聲音，那究竟是什麼聲音，是極難分辨得出的，因為你只能在一陣風過後、另一陣風尚未到來時那一刻時間裏聽到，是極為短暫和輕微的。

接著，你可以看到地上有一條蠕蠕而動的影子，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你根本分辨不出那究竟是人影抑或是獸影。

呻吟的聲音發出了，於是你知道那是個人影，但是人影為什麼會在地上爬行呢？難道他受了傷？難道他生了病？

而且，他究竟是誰呢？從何而來呢？

這些問題，是很難得到解答的，只是此刻四野無人，根本沒有人看到他，自然也不會有人來思索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了。

他極為困難的又掙扎著爬行了一會兒，呼吸重濁而短促，顯見得他無論是受傷抑或是病了，都是非常嚴重的，嚴重的程度，已使他將要永遠離開這人世了，雖然人世也並不是他值得留戀的。

此時若有任何一個武林中人看到他此時的情況，都會驚異得叫出聲來的，也會不顧一切的來幫助他，只是此刻又有誰會看到他呢？

原來此人在武林中大大有名，江湖上提起遊俠謝鏗來，誰不稱讚一聲：「好男兒！」近十年來，他四處遊俠，江湖上沒有受到他恩惠的人，可謂極少，可是他此時此刻，又有誰會來幫助他呢？

風越發大了－－

謝鏗覺得身上麻痹的感覺也越發顯著，他甚至連爬都幾乎爬不動，然而他卻不放棄他最後的希望，仍然在掙扎著。

因為他生存的目的，尚未達到，十年來他朝夕思切的事，仍未做到，他生存在世上，仍然有極大的價值，不然他此刻倒真的寧願死去，也不願再忍受這麼強烈的痛苦。

該會遇到個人吧？生存的意念，勃勃未絕。他暗忖：「難道真讓我死在這裏，唉！老天，你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最使他難受的是，到此刻為止，他還不知道他究竟是受了什麼人的暗算，而使自己有了這種幾將擴佈全身的麻痹。他也曾思索過昔日的仇家，然而自山西的太原府一路至此，他卻沒有碰到過任何一個人呀？

何況即使他有仇家，也是少之又少的，因為他遊俠十年，總是抱著悲天憫人的心腸來扶弱，至於鋤強呢？只要不是十惡不赦的真正惡人，他總是諄諄善誘一番，然後就放走的。

因為他深切的瞭解，「仇」之一字在人們心裏所能造成的巨大傷痛，武林中多少事端，有哪一件不是為了這「仇」之一字引起的。

這是他親身所體驗到的，沒有任何言詞能比得上自己親身的體驗感人。

遊俠謝鏗出身武林世家，昔日他父親虯面孟嘗謝恆夫便是以義而名傳天下，哪知道卻因著一件極小的事故，仍被仇家所害。

那時謝鏗還小，但是這仇恨卻已深深的在他心中生了根。

這仇恨使得他吃盡了千百種苦頭去練武，藝成後又吃盡了千百種苦頭，跋涉萬里來尋找他殺父仇人的蹤跡。

這種他親身體驗到的事，使得他再也不願多結怨仇，也造成了他在江湖上慷慨好義的名聲。

然而他此刻又是受了誰的暗算呢？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雖然並沒有留意提防，但是像他這種人自然會有一種異於常人的本能，使他能避免一些他預料不及的災害。

但是這一次，他那種敏銳的能力像是已經不再有功效了，他竟然絲毫不知道他是在何時何地受到暗算的，這在他說來，是絕對可驚的。

當他到了這黃土高原上的這塊曠野，這種麻痹的感覺才像決堤之水，湃然而來，他既沒有預料，也無法抵抗。

以他這麼多年的內功修為，竟也再支援不住，而跌在地上，甚至發出呻吟，因為除了麻痹之外，他還感覺到一種難言的痛苦。

更嚴重的是，這種痛苦與麻痹，此刻竟由四肢侵入頭腦了，這使他連思索都逐漸困難起來。

就在他將要失去知覺的這一刻裏，他彷彿聽到地的下面有人語之聲，他暗自嘲笑自己，地的下面怎會有人的聲音呢？

但是這人語又是這麼明顯，中間還夾雜著一些咳嗽的聲音，謝鏗的心思倏亂，幾疑自己已不在人世了。

他終於完全失去知覺，人語、風聲，他都完全聽不到了。

當然，他不知道，在他最後聽到的地下的人語，是完全正確的，在他所爬行著的地面下，的的確確有人住著。

西北的黃土，有一種特異的黏性，有許多人，就利用這種特異的土性，鑿壁而居，謝鏗存身之地，恰好是在一個高坡上，在這高坡的下面，就有不少人鑿壁而居，這種情形除了西北之外，是絕對沒有的。

當謝鏗恢復知覺的時候，他並不相信自己已由死亡的邊緣被救回來了。

因為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土壁，帶著點油的泥黃色，此外便一無所有，生像是一座墳墓。

他又呻吟了一聲，微一轉折，那種麻痹的感覺仍存在，卻已不如先前那麼劇烈了。

此時他更是疑竇叢生，不知道自己究竟遇到了什麼事。

他行走江湖這麼多年，這種事倒的確是第一次遇見。

須知昔日行旅遠不及今日方便，謝鏗雖有遊俠之號，但西北卻是第一次來，因為他聽到一些風聲，那就是他唯一的仇人、手刃他父親的鐵手神判童瞳已逃亡到了邊塞。

因此他絲毫不知道西北的風土人情，西北人鑿壁而居的特性，他當然更不會知道，此刻他存身之地竟是這等所在，自然難免驚懼。

謝鏗正自驚懼交集，眼前一花，已多了一人，他更驚，全身本能的一用勁，想跳起來，但仍然是力不從心，無法辦到。

這人來得非常突兀，竟像是從土壁中鑽出來的，此情此景，再加上這種人物，謝鏗膽力再雄，心頭也不禁微微生出些寒意。

但哪裏知道西北的這種土窯根本沒有門戶，只不過在入口處多了一重轉折，只要行動略為慢些，便不使人看起來像是自壁中鑽出的，尤其是像謝鏗這樣從未到過土窯的人物，更容易生出這種錯覺。

那人雖仍強自偽裝著硬朗，但他臉上的皺紋和佝僂的身形，卻無法掩飾歲月所帶給他的蒼老。

只有他一對眼睛，卻仍然炯炯發出光采，毫無灰黯之色。

是以當人們第一眼看到他時，他所帶給人們的感覺，是極不相稱的。

試想一個人有著暮年人的身軀和面貌，卻有一對年輕人的眼睛，那在別人的心目中，會造成一種怎麼樣的印象呢？

謝鏗努力的收攝著自己的神智，他知道此刻他須應付一個極為奇特的遇合，只是他自己卻無法推測這種遇合究竟是禍是福罷了。

無影之毒

謝鏗的目光是深邃的，前額是寬闊的，這表示了他的智慧和慷慨。

然而此刻他卻迷惘了－－

沉默了許久，那老人用一種極為奇特的目光望著他，目光中像是他對這被他冒著狂風救回來的年輕人竟有些恐懼。

誰也無法解釋他此時的情感，他以前做錯過一件事，為了這件事，他離開了他所熟悉的地方，拋棄了他原有的名聲和財富，來到這荒涼而淒冷的地方，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很偶然的，他發現了這垂危的少年，更偶然的，他竟能看出這少年所受的毒，而花了極大的心思去救了他。

這不能不說是謝鏗的幸運，須知天下之大，除了施毒的人之外，能解開此毒的人，的確可以說得上是少之又少了。

而這寂寞、孤苦的老年人怎麼卻能夠為他解開此毒呢？

這當然又是個謎。

終於，老人笑了，雖然他的笑容有些勉強，但總算是笑了。

謝鏗也從驚駭中平復了過來，他想起了他方才的情況，對這老年人也無形中生出了感激。

老人帶著笑容走了過來，用手輕輕按了按謝鏗的肩頭，道：「你不要亂動。」伸手一摸謝鏗的前額，臉上竟流露出驚奇之色。

他雙目一張，緊緊盯在謝鏗臉上，流覽了一轉，道：「看不出你內力竟這麼深。」他長歎了口氣，又道：「只是你與他結了仇，大約你遲早總有一天會不明不白的死掉的。」

這老人雖然久居西北，但是鄉音未改，仍然是一口湖北官話。

須知年齡越大，學習別種方言也就越難，這幾乎是人類的通性。

謝鏗一愕，倏然色變，問道：「我和誰結了仇－－」他對這老人的話的確是驚異了。

那老人兩條長眉一皺，道：「你難道不知道他？」他微一停頓，又接著說：「看你的樣子，大約在江湖上闖蕩過不少時候，在武林中也有些名聲，你難道沒有聽說過他？」

謝鏗倒吸了一口涼氣，驀地想起一個人來，脫口而出：「是他？」

那老人微一點頭。

謝鏗長歎了一聲，道：「這倒奇了，我和他素無仇怨的呀？」

一側頭，看到老人一隻枯瘦的手正按在他肩頭上，色如漆墨，黝黑得竟發出了光彩，心中忽然一動，臉色更是大變。

他開始靜靜的調勻體內的真氣，因為這時他已預料到將來的事端了。

「但願我的預料錯了。」他暗自思索：「無論如何，他總算與我有恩呀，如果我真猜中了。」又暗歎了口氣，接著想下去：「那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最糟的是我的猜想看來竟對了。」

他再偷窺一眼那老人的手，那老人仰望著窯頂，像是在想著什麼心事。

謝鏗費力的澄清自己的雜念，集中了心智來思索這件事。

「既然我中了『無影之毒』，而這老人竟能解救，看來我的猜想不會錯了。」他暗忖：「何況他的手竟和我聽到的符合。」

他將真氣極緩的運行了一周，雖然無甚阻礙，但仍然並不流暢。

於是他氣納丹田，屏除了一切心思，再開始第二次運行。

那老人低下頭來，又看了他一眼，心中也是百念交生。「真像他，除了父子之外，我相信再也不會有這麼相像的人了。」老人的長眉依然緊皺，像是心裏也有個解不開的死結，他暗忖著：「若他真是虯面孟嘗之子－－」

他望著這靜臥在他面前的少年，面色已由蒼白而逐漸紅潤，他當然知道他正在運行著真氣。

「江湖傳言，虯面孟嘗的兒子是個義薄雲天的漢子，對我的仇怨，也是深如海淵。」他難受得很，禁不住又歎了口氣，暗忖：「唉，我昔年一時意氣，做錯了這件事，但是這二十年了我吃盡了苦，深自懺悔著，人們也該原諒我了呀。」

「他方才看了我的手兩眼，難道他已經知道我是誰了，所以他在運行著真氣－－」

「此時，只要我手輕輕一伸，便可以點在他的『將台』穴上，那我就什麼事都不必憂慮了，但是我能這麼做嗎？」

他心中矛盾不已，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該怎麼做，為了一件錯事，他已付出了他生命中最好的時日來補償，此刻他能再做第二件嗎？

於是，他為自己作了個最聰明、也是最愚蠢的決定：「反正我已老了，對生命我也看得淡得多了，如果他真要對我如何，那麼就讓他來吧，昔年我欠人家的債，也早該還了。」

他也合上眼睛，雖然他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他也不去管它。

等到謝鏗覺得自己的功力已恢復了大半，他自信已可應付一切事了，他才睜開眼來，卻看到那老人仍靜立在他面前。

老人的雙手是垂下的，由手腕到指尖的顏色，的確是黝黑得異於常人。

「黑鐵手！」這名字在他腦中反覆思索著：「除了黑鐵手童瞳之外，武林中誰還能將『黑鐵掌』練到這種地步？」

他對他自己的推測，信心更堅定了，但是他究竟該怎麼對付這老人，他自己也無法作一決定，這正和那老人的心理完全一樣。

黑鐵手童瞳和虯面孟嘗謝恆夫之間的仇怨，雖然已過了二十多年，但江湖中人卻仍未忘懷，這因為那件事在當時所給人們的印象太深刻了。

何況虯面孟嘗的後人又是江湖人交口稱譽的義氣男兒，而他為報先人的仇怨，更是遍歷艱辛，這是江湖中人所共睹的。

是以這件事直到現在，仍被江湖中人時常提起，這件事的結果如何，也是大家所極為注意的。

二十多年前，正是虯面孟嘗盛名最隆的時候，山東濟南府的謝園，幾乎成了武林中人避難消災、求衣求食的唯一去處。

虯面孟嘗先人經商，家財巨萬，武功傳自少林，已有十成火候。

他仗義輕財，廣結天下武林豪士，家中雖然沒有三千食客，但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交遊之廣，一時無雙。

但是他少年任俠時，仇家也結了不少，只是他壯年之後，性情大改，昔日的仇家卻被他化解了不少，就還有些，但自忖之下，知道自己若和虯面孟嘗為敵，絕對討不了好去，也就忍下了氣。

虯面孟嘗心情大改，知道他所結下的樑子，都已解開，所以他卻再也料想不到，他昔日無意之中侮辱了一個人，卻是他致命之由。

世人之事，每多出乎人們意料之外，虯面孟嘗少年時，快意恩仇，在他手下喪生的黑道中人少說也有十數個，這些樑子，按說都極為難解，然而他卻能一一化解開了。

而他在市井之中無意侮辱了一個無禮少年，雖然只是一掌之辱，但是那少年卻緊緊記在心裏，多年來刻苦自勵，除了學成一身別人很難練成的極為陰毒的武功之外，還得到了當時武林中最大魔頭的青睞，而使得虯面孟嘗空有一身武功，竟在片刻之間就喪失了性命。

這又豈是虯面孟嘗所能預料的呢？

黑鐵神掌

黑鐵掌掌力既毒且強，但如想練成這種掌力，其艱苦也是常人所無法辦得到的。

童瞳少而孤露，混跡市井，雖然做的大多是見不得人的事，但是少年的熱血，卻使他凡事都以「義」字為先，所以他也算是個無賴中的好漢。

他無意中撞了虯面孟嘗一下，那的確是無意的，他根本看得很淡，正想走開，哪知卻被謝恆夫一掌摑在臉上。

這如果換了另外一個人，也許一天，也許十天，最多一月、兩月之後就會忘懷了，但童瞳卻不然，他將這永遠都記在心上。

於是他刻苦求藝，竟被他練成這種武林中極少有人練成的黑鐵掌，他以這武林秘技闖蕩江湖，不到兩年，黑鐵手童瞳的名字，在江湖中已經大有名氣，虯面孟嘗也有耳聞。

只是他不知道這江湖聞名的黑鐵手就是昔年他掌摑的無賴少年而已。

終於，黑鐵手去打虯面孟嘗了。

那是在虯面孟嘗慶賀自己的獨生兒子十歲生日的那一天。

山東濟南府的謝園裏，自然是高朋滿座，兩河東西，大江南北，成名露臉的豪士，只要是無急事的，差不多全來齊了。

就在那一天，黑鐵手取了虯面孟嘗的性命，謝恆夫一生豪俠，死狀極慘，在臨死前，他還說出一件令人髮指的事。

那就是他的致命之由，並不是中了黑鐵手的一掌，而是不知不覺，竟中了江湖聞而色變的無影人的無影之毒。

黑鐵手童瞳乘亂走了，又不免有些後悔，這是人們的通病，在事情未做之前，一廂情願，等到事情過後，卻又不免暗怪自己了。

何況他也知道虯面孟嘗在武林中朋友太多，自己也不能在中原武林立足，於是他遠奔西北，在這淒冷之地，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這些年來，他閉門自思，心裏更難受，原來他本性不惡，只不過氣量太狹，將恩怨看得太重。

這可以有兩種說法，恩怨分明，本是大丈夫的本色，但含必報，卻有些近於小人行徑了。

此刻，這段二十多年的公案，似乎已到了獲得結果的時候，但是事情紛纏，卻竟讓這尋仇二十多年的孤子謝鏗受了童瞳的救命之恩。

於是殺父之仇、救命之恩這兩種情感在謝鏗心中交相衝擊著，使得這光明磊落的漢子一時之間也完全怔住了。

這種情景是極為微妙和奇特的，是任何人都無法形容得出的。

「他此刻也許還不知道我是誰吧？」謝鏗微微冷笑，暗忖：「二十多年來的追尋，今日總算有了結果了。」

他心中雖然怨毒已深，抬頭一望，看到童瞳蒼老的面容，再想到人家對自己的大恩，這麼深邃而久遠的怨仇，竟像是沖淡了不少。

童瞳輕輕咳嗽一聲，倏然睜開眼睛來，這給他蒼老的面容添了不少生氣。

兩人四目相對，童瞳微微含笑問道：「你是姓謝吧？」雖然這笑容使人看起來，並不能絲毫感覺有笑意，但他總算是笑著的。

謝鏗可大吃一驚，脫口道：「你怎會知道？」

童瞳又一笑，目光遠落在土壁上，說道：「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是誰了。」

他再一笑，笑聲中混合了更多的歎息，緩緩說道：「血債用血還，這我童某人知道得最清楚，你既是謝恆夫之後，二十多年前我欠你的，今天就還給你吧。」他雙目一張，豪氣頓生，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朗聲道：「我可不是怕你，這點你要知道，只不過……」

他頹然長歎了一聲，蒼老之態，又復大作，接著道：「只是我年紀這麼大了，壯志早就消磨殆盡，你要動手，就請快些。」

說著，他又悄然閉起眼睛來，彷彿對任何事都不再關心了。

沒有任何事使得謝鏗像此刻這麼難受過，這是他平生所遇到的最難解決的事，也是他無論如何都一定要解決的。

他生平唯一的仇人和他生平最大的恩人，竟然同是一人，他緩緩抬起身子，緩緩的站在地上，此刻他與童瞳面面相對，童瞳臉上滿佈著的皺紋，他看起來更為明顯而清晰了。

土窯中又是一陣沉寂－－

這使人感覺到更像墳墓了，突然－－

在這極端沉默之中，發出一聲輕脆的笑聲，這種笑聲和這種情景，的確是太不相稱了。

童瞳和謝鏗同時一驚，身形半轉，眼光動處，卻看到這窯洞之內，竟突然多了一人。

那是個妙齡少女，一眼望去，身形裊娜，風姿如仙，在黯淡的光線之下，令人有突來仙子的感覺。

她帶著一臉輕巧的笑容，望著童瞳和謝鏗兩人，而童瞳和謝鏗兩人，卻被她真正的驚駭住了。

「這會是誰？」兩人都有這種想法，在荒涼的黃土高原下，在寒冷的秋夜裏，在這種淒冷的土窯中，竟會發現這麼個少女，這真是有些近於不可思議了。

那少女笑容未斂，滿頭秀髮，想是為了外面的風，用一條深紫色的羅帕包住，全身也穿著是深紫色的衣服，在這種光線下，任何人都會將她的衣著的顏色看成是黑色的。

謝鏗與童瞳非但都是幾十年的老江湖了，而且武功之高，在江湖上也已可數得上是頂尖高手，但此時竟卻被這個少女震驚了。

一來是因為這少女竟在他們毫無知覺之間闖入，輕功之妙，可想而知。

再者當然他們都被這少女的來歷所迷惑了。

那少女巧笑倩然，裊裊婷婷的走了過來，走得越近，謝鏗越覺得她美豔不可方物，尤其是頰旁的兩個酒窩更是醉人。

他在心底又升起一份恐懼的感覺，這感覺竟和他第一眼看到謝鏗的面貌時完全相同，因這少女的面貌使他想起了另一個人，而這個人也是這昔年曾叱吒一時的黑鐵手深深懼怕的。

謝鏗只覺得心頭一蕩，他年已三十，闖蕩江湖也有十餘年，這種心裏搖盪的感覺，今日倒的確是他第一次所有的。

「你還沒死呀？」這是少女的第一句話，雖然仍是在巧笑中說出的，謝鏗聽了，可全然忘記了這少女笑容之美，心中大駭：「難道我身受之毒竟是這妙齡少女所施的，否則她怎會說出此話？」

哪知這少女一側臉，又笑著對童瞳說：「是你救他的嗎？」

童瞳心裏的驚恐，比謝鏗更甚，本已蒼白的面色，現在更是形同槁木了。

那少女依然笑得如百合初放，甚至連眼睛裏都充滿了笑意。

她輕輕一抬手，春蔥般的手指，幾乎指到童瞳的臉上，道：「你不要說，我也知道是你救他的，我真奇怪呀－－」

她故意頓住話，明亮的雙眸，滴溜溜的在童瞳和謝鏗兩人身上打轉。

童瞳忍不住問道：「你奇怪什麼？」

那少女「噗嗤」一聲，笑出聲來，道：「我奇怪你，媽媽就是為了你，才叫我跟著這人，跟了幾千里路才下了手，可是你呀－－」

她手一轉，手指幾乎戳到謝鏗臉上，接著道：「可是你卻將他救了回來，你說，這是不是奇怪呢？」

謝鏗一凜，暗忖：「果然是她下的手！」目光仔細的在她身上溜了一轉，暗忖：「誰想得到這麼個女孩子竟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心念一動，又忖道：「聽她的口氣，昔年使江湖上最負盛名的七大鏢頭在一夜之間都不明不白身死的魔頭『無影人』竟也是個女子了。唉，這怎會讓人想得到呢？」

童瞳臉如死灰，脫口問道：「你媽媽也來了嗎？」語氣之中，顯然是對這少女的媽媽十分懼怕。

那少女又一笑，道：「瞧你那麼緊張幹嘛，媽媽才不會來呢。」

她走了兩步，坐在土炕上，又道：「你以為你躲在這裏媽媽不知道？哼！那你就錯了，你的一舉一動媽媽哪一樣不知道？」

童瞳和這少女一問一答，謝鏗倒真的糊塗了，他隱隱約約有些猜到這黑鐵手昔日必定和無影人之間有些牽纏。

而這種牽纏，必定又是關係著「情」之一字。

但奇怪的是這少女最多只有十七八歲，而黑鐵手遁跡西北卻有二十多年了。

這麼多年來，黑鐵手與無影人之間絕未會面，這從這少女和他的談話中可以聽得出來。

那麼這少女當然不會是童瞳所生，但這少女之父又是誰呢？

這是第一件令謝鏗費解之事。

再者童瞳彷彿對無影人甚為懼怕，一個男人為什麼懼怕一個對他有情的女人呢？

還有二十多年前無影人最多只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女而已，一個少女怎會如此心狠手辣，而行事又怎會恁地詭秘呢？

最使謝鏗難解的是，這無影人對人施毒，究竟是用何種手段，竟在對方毫無所覺的情況下致人於死命，而對方卻又大多是武林高手。

以他自己而論，武功不說，江湖閱歷不可謂不豐，但是身受人家的巨創，連對方是誰，在何時何地下的手都不知道，這豈不是太奇怪了嗎？

他俯身沉吟，對童瞳和那少女的舉動，卻不甚注意了。

恩仇互結

但土窯外卻又有人輕輕咳嗽了兩聲，按理說在這種狂風之夜，土窯外的咳嗽聲應是很難聽見。

但奇怪的是這兩聲咳嗽聲音雖不大，但卻像是那人在你耳旁輕咳一樣，一聽而知土窯外的那人內功火候之深。

謝鏗是什麼人物，從這聲咳嗽裏，他極快地就判斷出這人功力之高，尤在自己之上。

他不禁大駭：「此地何來如許高手，此人又會是誰呢？武林前輩中功力比我高的並不太多，更從未聽說西北亦有如此高人。」

須知謝鏗在武林中已屬頂尖高手，知道有人功力高過自己，自然難免會驚異，也自然難免會有這種推測。

童瞳心中何嘗不是如此想法，聞聲後面色亦為之一變。

只有那少女，兩條長而秀的黛眉輕輕一皺，低啐道：「討厭，又跟來了。」肩頭一晃，也未見如何作勢，人已飄然逸出窯外。

童瞳和謝鏗面面相對，他們之間恩怨互結，到了此刻，更無法作一了斷，童瞳尚好，謝鏗此時心中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

尤其是當這事又牽入第三者時，他更覺棘手，就事而論，那少女無疑的是站在童瞳一方，自己敵童瞳一人，自信還有把握。

但是如果加上這年紀雖輕、武功卻高、又會施毒的少女，那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何況童瞳又於自己有恩，那麼在情在理，自己怎能動手？

若是自己不動手，那又算個什麼，自己那麼多年來還不是就為了將父仇作一了斷。

他眼中閃爍著不安的光芒，黑鐵手幼年混跡市井，壯歲闖蕩江湖，什麼事看不出來，他當然也知道謝鏗此時的心境。

他輕歎了一聲，沉聲道：「我已活了五六十歲了，人生什麼事都早已看穿，這六十年來我所經歷的也許比人家一百年還多，此時我就算一死，也算可以瞑目。」他抬起頭，目光緊緊盯住謝鏗的眼睛，接著說：「你動手吧，我絕不怪你。」

童瞳此時若和謝鏗翻臉，謝鏗一定會不顧一切的動手。

但他這麼一說，謝鏗卻越發難受，這是每一個男子漢所有的通性，一時之間，他怔在那裏，腦海中思潮混亂，不能自解。

人影一晃，那少女又掠了進來，笑道：「你們這是幹什麼呀？」玉手一揚，帶起一陣極為輕柔的掌風飄在謝鏗身上。

謝鏗一驚，身形後引，猛往上拔，他怕這少女的一揮掌裏蘊含著那種霸道的毒性。

哪知他用力過猛，這土窯高才不過丈許而已，他這一往上竄，頭立刻碰著土窯的頂，「砰」的一聲，撞得腦袋隱隱發痛。

那少女噗哧一笑，道：「別緊張！」謝鏗落在地上，滿面通紅，他自出道以來，從未遇過如此尷尬的情形，腦袋雖痛，連摸都不敢摸一下。

童瞳此時可笑不出來了，他心有內疚，自願一死，這倒不是他畏懼謝鏗在江湖上的勢力，而是他當日在掌擊虯面孟嘗之日，的確做了虧心之事，雖然那也並非該由他負起責任的。

他苦練黑鐵掌，在深山裏一個極隱秘的所在，築舍而居。

就在這時候，他無意之間救了一個中毒的少女，那時他並未學會解毒之法，但經他的悉心調護，那少女又是此道的大行家，清醒時一指點，加上童瞳天資極高，竟將那少女救活了。

那少女自稱姓丁，叫丁伶，其他的什麼都不肯說，對童瞳的救命之恩，願意以身相謝。

但童瞳雖不善良，確是個真正的男子漢，不肯乘人之危。

丁伶這才真正感激，對童瞳說出了自己的來歷。

原來這中毒少女竟是江湖上聞而色變的無影人，她幼遭孤露，不到十四歲，就被七八個無賴少年輪流摧殘。

此後許多年，她更是受盡蹂躪，等她得到一本百餘年前的武林奇人「毒君金一鵬」所遺留下的秘笈「毒經」時，她竟不惜冒著萬難，走進深山大澤，將毒經裏所載的全學了去。

毒君金一鵬一代奇人，當年與「七妙神君」共同被尊為南北兩君，聲譽之隆，不同凡響。

這本毒經就是他一生心血之粹，被當時另一奇人辛捷得到後，辛捷天資絕頂，竟又悟出許多施毒的妙方，附加在這本毒經之後，只是辛捷壯年時武功大成，技傾天下，雖有這本毒經，卻未有大用。

晚年辛捷明心悟道，福壽雙修，已不是年輕刁鑽古怪的性子，變得淳樸敦厚，對這本「毒經」當然更不會用了。

但是這種秘笈他又不捨毀去，於是他就將它埋在當年他巧遇「七妙神君」梅山民，奔牛所闖入的那個五華山的秘谷裏。

也是丁伶機緣湊巧，竟被她無意之間得去了，最妙的是那本毒經裏還夾著一張修習「暗影浮香」心法的殘頁。

那是辛捷晚年時將自己一生武功之得，手錄成書時的一頁殘頁，他一時失誤就將它隨手夾入毒經裏，哪知卻造就了百餘年後的一個女魔頭！這自不是辛捷當時始料能及的。

丁伶亦是聰明人，竟從這篇殘頁修習到一身上乘輕功，想這「暗影浮香」乃是辛捷成名秘技，豈是普通輕功可比？

所以雖然只是一頁殘頁，已夠丁伶受用不盡了。

哪知她終日在毒裏打滾，自己也有中毒的一天，當她在炮製一種極厲害的毒草時，一時不慎，自己也身受劇毒。

於是這才有童瞳救她之事發生，當她將這些都說給童瞳知道時，童瞳當然也將自己的一切說給她聽，丁伶一生受辱，從未有人幫助過她，此時受了童瞳的大恩，又見童瞳是個真正的男子漢，不由自主的竟對童瞳生出了情意。

哪知童瞳對她卻僅有友情，而無愛意，世事之奇妙往往如此。人們喜愛的，常會是不愛自己的人，而愛著自己的人，卻得不到自己的喜愛，人間之癡男怨女何嘗不是由此而來。

同樣的道理，童瞳越是對丁伶冷淡，丁伶越覺得他是個守禮君子，一縷芳心，更牢繫在他身上。

這樣她竟陪著童瞳在深山廝守了許多年，童瞳的黑鐵掌能有大成，陪伴在他旁邊的丁伶當然給他不少幫助。

後來黑鐵手濟南尋仇，丁伶竟不等他動手就虯面孟嘗身上施了毒，等到童瞳知道此事後，卻已經無法阻止了。

於是童瞳心中有愧，遠遁西北，二十多年來，丁伶也未曾找過他，他也漸漸忘卻了這一段情孽，只希望自己能在這寂寞淒清之地度完殘生。

這樣，他的心境自然是困苦的，讓一個一無所成的人這樣生活，他也許還不覺得怎樣。

但是黑鐵手在江湖已有盛名，又值壯年，每值春晨秋夜緬懷往事，心情落寞，自然有一定的道理。

二十多年過去，他將一生最美好的時光浪費在這種生活裏，只道世人已忘去了，因為他已習慣於忘去一切了。

各有心事

哪知造化弄人，今日偏又讓他遇著此事，當他第一眼望見那妙齡少女時，他就知道她必定是丁伶的後人，因為她們太像了。

於是往日他最痛心的兩件事此時重又牽纏著他，這寂寞的老人怎麼還會有笑的心境呢？

那少女依然巧笑倩然，看起來像是快樂已極，哪知人們的內心所想之事，又豈是人可以從外貌上看得出的呢！

丁伶自童瞳遠遁後，心情之惡劣與空虛，使得這女魔頭居然隱居了許久，世上的一切事，她都抱著不聞不問之態。

哪知她隱居越久，心情也就越發空虛，這是世上所有的妙齡少女－－尤其是思春期間的少女都有的心情，何況丁伶的心扉，已被童瞳打開，被撞開心扉的女子，又更容易覺得寂寞的。

數年過去，這空虛的少女芳心終於被另一人的情感所填滿了。

武當派的入室弟子石坤天，就在丁伶心情最寂寞的時候，佔據了她的芳心，雖然丁伶的心目中童瞳的地位不是任何人所能替代的。

以一個玄門正宗武當派的門徒，竟和江湖上聲名最惡的女魔頭成婚，這自然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幸好丁伶的底蘊無人知道，江湖中連無影人是男是女都無法推測，更不會知道這丁伶就是無影人了。

十數年之後，他們的女兒石慧也長成了，非但學得了乃母的一身功夫和毒經秘技，乃父的一身內家真傳也得了十之七八，只是乃母嚴戒「毒經」所載之術，不到萬不得已之時，不得輕露罷了。

可是丁伶對童瞳的關心，數十年未嘗一日忘記，女子對她第一個戀人，永遠是刻骨銘心的。

於是石慧奉母之命來除去童瞳最大的對頭、江湖上素負義名的遊俠謝鏗。

無影之毒，天下無雙，連江湖歷練那麼豐富的謝鏗，也在無影無形之中受了劇毒，若不是巧遇童瞳，一條命便要不明不白的喪在黃土高原上。

石慧奉命施毒，再跟蹤查看，卻發現謝鏗未死。

最令她奇怪的事是救了謝鏗的人竟是童瞳，她聰明絕頂，謝鏗與童瞳之間的矛盾，她瞬即就了然了。

她也不免為她母親昔年的情人感到難受，芳心暗忖：「我若是這兩人其中的任何一人，我也不知道究竟該怎麼做。」

此外，她心中還有一件秘密，秘密當然和方才在土窯外的咳嗽聲有關，只是這秘密是完全屬於她的，別人自然無法知道。

小小一間土窯裏，竟有三個身懷絕世武功的男女，而這三個男女之間恩怨互結，心事也各異。

唯一相同的是，這三人的心中都絲毫沒有愉快的感覺罷了。

局面是僵持的，誰也無法打開這僵局。

外面風聲越來越大，風聲帶起的那一種刺耳的感覺，也越來越凌厲。

童瞳暗暗皺眉，他在這裏二十多年，這麼大的風，倒是第一次遇到過。

石慧輕輕用手掩住耳朵，悄聲道：「這風聲好難聽。」

聲猶未了，只聽得驚天動地般的一聲大震，童瞳面如死灰，慘呼道：「土崩！」聲音裏恐懼的意味如死將臨。

石慧尚在懵憧之中，謝鏗久歷江湖，一聽「土崩」兩字，也是慘然色變。

童瞳和謝鏗都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物，立刻便想到該如何應付這突生之變，在這生死一線的關頭裏，他們數人之間的恩怨，倒全忘記了。

可是他們念頭尚未轉完，另一聲大震接著而來，這不過是剎那間的事。

隨著這一聲巨震，這土窯的四壁也崩然而落，三人但覺一陣暈眩，眼前塵土迷亂，彷彿天地在這一剎那間都毀滅了。

黃土高原上的土崩絕少發生，是以居民才敢鑿土而居，但每一發生，居住在黃土高原上的居民，逃生的機會確是少之又少的。

就在這土原崩落之際，童瞳的土窯外一條灰色人影沖天而起，身法之驚人，更不是任何人可以想像得到的。

塵土迷漫，砂石飛揚，大地成了一片混沌，塵土崩落的聲音，將土窯裏居民的慘呼完全掩沒了。

劫後餘生

大劫之後，風聲頓住，一切又恢復靜寂了。

只是先前的那一片土原，此時已化為平地，人跡渺然，想是都埋在土堆之下了。

良久－－

有一堆黃土突然動了起來，土堆下突然鑽出一個人頭，髮髻蓬亂，滿臉塵土，接著露出全身，此刻若有人在旁看到，怕不要驚奇得叫起來才怪。

皆因這種土崩聲勢最是驚人，被埋在黃土之下的人，居然還能逃得性命，這簡直是奇蹟了。

那人鑽出土堆後，長長吐了一口氣，但呼吸仍是急促的。

這個人在砂土下屏住呼吸那麼久，當他呼吸到第一口空氣時，其歡喜的程度，真比沙漠中的行旅發現食水時還要強烈多倍。

謝鏗此時的心情就是如此的，這種由死中回生的感覺，他雖不是第一次，但不可否認的，這次卻是最為確切而明顯。

當黃土下潰時，他已沒有時間多作思索，在這生死一線之際，他需要極大的機智和勇氣，來為保護自己的性命作一決定。

這種土崩，和河水潰堤時毫無二致，就在這種短暫的一剎那裏，謝鏗聰明的選擇了一條最好的路。

這幾乎是出於本能的，因為他不可能有這種經驗，他立刻屏住呼吸，縱身上躍，黃土也就在他縱起身形的那一刻裏崩然而下。

他揚手發出一陣極為強烈的掌風，那雖然不能抵擋住勢如千鈞而下的黃土，但卻將那種下壓之勢稍微阻遏了一些，這樣砂土擊在他的頭及身上時，也稍微減輕了一些力量。

於是他在空中再次借力上騰，這全靠他數十年的輕功修為了。

他兩次上騰的這段時間內，黃土已有不少落在地面上，是以當他無法再次上騰時，壓在他身上的黃土便大為減少了。

這當然是他能在這次土崩中逃生的原因，任何事對人來說，幸運與否，是全在他自身有沒有將這件事處理得妥善，至於天命，那不過僅是愚蠢的人對自己的錯誤所做的遁詞罷了。

謝鏗很快的恢復了正常的呼吸，這是一個內功深湛的人所特有的能力，抬頭一望，蒼穹浩浩，雖無星月，然而在謝鏗此刻的眼中，已經是非常美麗的了，他苦歎了口氣，方才當砂土壓在他身上時所發生的窒息感覺，此刻已遠離他而去了。

他略為舒散了一下筋骨，四顧大地，暗黑而沉重。

這時候，他才有時間想起許多事，而第一件進入他腦海的，便是土崩前和他同室而處的人此刻會怎樣了呢？

唯一的答案就是仍然在土堆之下，這謝鏗當然知道，這時他內心又不禁起了矛盾。

若他此時甩手一走，童瞳和那少女自然就永遠埋身在土堆之下，這麼一來，方才謝鏗所感到的難題不就全部解決了嗎？

只是凡事以「義」為先的謝鏗卻做不出這種事來，他暗忖：「方才我身中劇毒，那『黑鐵手』若不來救我，我等不到這次土崩，早就死了，此恩不報，我謝鏗還算人嗎？」

「雖然他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但那也只有等到以後再說了，大丈夫恩怨該分明，仇固然要報，恩也是非報不可的。」

他決心一下，再無更改，俯首下望方才自己鑽出來的地方，略為揣量了一下地勢，暗忖：「他們也該在我身旁不遠的地方。」真氣運行，貫注雙手，朝土堆上猛然一推一掃。

黃土崩落後，就鬆散的堆著，被他這一推一掃，立刻蕩開一大片，他雙掌不停，片刻之間，已被他蕩開了一個土坑。

但這種土崩聲勢何等驚人，黃土何止千萬噸，豈是他片刻之間能掃開一處的？尤其是他劇毒初愈，雖說內力驚人，但總不及平日的威力，他一鼓作氣，先前還好，但後力總是不繼了。

汗珠涔涔而落，他也不顧，這時他心中唯有一個念頭，那就是救出和他同時被壓在黃土下的兩個人。

至於他們在土堆之下能否生存，卻不是他能顧及得到的了。

「無論如何，我這只是盡心而已……」他雙掌一揚，掌風颼然，又蕩起一片黃土，暗忖道：「否則我問心有愧，將終生遺憾的。」

夜寒如冰，黃土高原上秋天的夜風已有刺骨的寒意，但是他渾身大汗，卻宛如置身於炎日裏。

那黃土堆少說也厚達數丈，此刻竟已被他蕩開一個丈許深的土坑，由此可見，他掌力之雄。遊俠謝鏗在江湖上能享盛名，確非幸致。

但饒是如此，要想將土堆蕩開一個能夠見底的土坑，還是非常困難，何況即使蕩成一坑，童瞳和那少女是否就在這土坑下，也是個極大的問題，但謝鏗此刻卻渾然想不起這一切了。

謝鏗氣息咻咻，真力實已不繼，他每次一揚掌時所揮出的掌風越來越微弱，蕩起的黃土自然也就越來越少了。

他停下了手，靜息了片刻，體內的真氣舒泰而完美的運行了數周，便再次開始第二次努力。

黃土蕩開後，便堆在兩邊，土坑更深，他掌力運用時自然也就更困難，到後來簡直連他自己都覺得有些不可能了。

但他一生行事，只要他自認為這件事是該做的，他就去做，從來不問這事是否困難，此刻他雖無把握達成目的，但仍絕不收手，這就是他異於常人之處，也是他享有義名之由。

驀然，他猛然收攝了將要發出的掌力，因為他在黃土迷漫中發現了一隻穿著草鞋的腳，毫無疑問的那屬於黑鐵手的。

他大喜之下，縱身入坑，伸手一抄，那隻腳入手冰涼，他又一驚，暗忖：「他難道已經死了？」

這念頭一閃而過：「無論如何，即使他死了，我也該將他好生埋葬，從此我才算恩仇了了，不欠別人，別人也不欠我了。」他暗自思忖，左掌一揮，捉著那隻腳的右手猛一用力外拉，黃土再次飛揚，弄得他一臉，他左掌如刀，往黃土上一插，硬生生的插了進去。

他感覺到左手已觸及童瞳的身軀，於是他再一用力，忽然想到：「如果這樣拖他出來，他頭面豈非要被擦破？」

這時候，可顯出他的為人來了，童瞳雖然生死未明，他卻不忍讓人家身體受損。

於是他雙手一齊用力，將土坑又掘了一個洞，這麼一來，上面的黃土又往下鬆落，他心裏一急，雙手一推，竟以內家正宗的排出掌力擊向土堆，雙手隨即向童瞳的身軀一抄。

想這土堆已鬆落，怎禁得起他這種掌力，隨即又陷了一個洞，上面的黃土又崩然而落。

就在這急不容髮的一刻裏，他抄起童瞳的身軀，雙腳微一弓曲，身形暴退，掠出坑外。

這麼一來，那土坑自然又被上面潰落的黃土填平，謝鏗不禁暗呼僥倖，因為再遲一刻，他又要被埋在土堆之下了。

他略微緩了口氣，對童瞳的生存本已未抱太大希望。

哪知他伸手一探童瞳的胸口，竟還微溫，再一探鼻息，似乎也像未死，此刻他的心境本該高興，因為他全力救出的人並未死去。

可是人類的心理往往就是如此矛盾，他一想到自家與此人之間的恩怨難了，心思一時又像給阻塞住了。

秋風肅寂，四野無人，他一伸手，二十多年的仇怨便可了結，但是他既救出此人，又焉有再將此人致死的道理？

他緩緩的捉著童瞳的兩隻手，上下扳弄了幾次，雙掌再滿聚真氣，竟拼著自家真氣的消耗，來為與自己恩仇纏結的人推拿。

當童瞳恢復知覺的時候，第一眼看到的自然也是謝鏗，那時他心中的感覺，更難以言喻。

謝鏗看到他睜開眼睛來，自己卻已累得渾身骨節都像拆散，疲憊的躺了下來，身體下的黃土雖不柔軟卻已足夠舒服了。

他剛好躺在童瞳身側，兩人呼吸互聞，睜眼所望的，也是同一片天空，但是又有誰會瞭解這兩人從此開始恩已結清，所剩下的只有仇了呢！

良久，東方似已現出白色，曉色已經來了。

他們都已緩過氣來，童瞳可算是老於世故的了，他仰視著已現曙色的天空，緩緩道：「我救了你一次，你也救了我一次，你問心可說無愧，現在，我想你總可以動手了吧！」

不知怎的，謝鏗又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難受，一時竟未答話。

童瞳又道：「你若認為殺一個不回手的人是件不光榮的事，我也可以奉陪閣下走幾招！」

他乾笑了幾聲，接著說道：「我年紀雖老，功夫可還沒有丟下，姓謝的，你接不接得住還不一定呢？」

口鋒仍厲，但語氣中卻不禁流露出英雄遲暮時那種蒼涼之意。

謝鏗沉吟了一會，道：「勝負雖難料，但今日就是你我一決生死的時候了。」他頓了頓，又道：「我也知道，我雖然也救了你一次，並不能說你的恩我已報清了，只是殺父之仇……」

童瞳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閒話少說，現在你我之間已不相欠，還是手底見輸贏最好。」

此時他語氣一反先前的軟弱，聽起來還像是他已然發怒。

其實他用心良苦，因為他明知道謝鏗不會向一個沒有回手之力的人下手，因此故意用話相激。

謝鏗一生好義，他卻不知道這老人對他也可說是義重如山呢。

終有一鬥

兩人不約而同，幾乎是同時由地上竄了起來，童瞳微微挽了挽衣袖，因為他此時所穿的僅是普通衣著而已，並非謝鏗所穿的那種緊身之衣。

他一抬頭，正好瞪在謝鏗臉上，不禁暗忖：「果然是條漢子！」

謝鏗燕頷虎目，鼻如懸膽，是江湖上有名的英俊男子，只不過缺少些瀟灑飄逸的風度而已。

兩人相對而立，四目凝視，竟誰也發不出第一招來。

晨風漸起，金鳥東升，雖然有風，卻是個晴朗的天氣。

童瞳眼光一瞬，暗忖：「這人倒真是個義氣漢子，我童瞳一生中惡多於善，今日倒要成全這孝子。」他多年獨居，已將性情陶冶得處處能替別人著想，他生活雖然孤寂，若說生命對他已絕無留戀，那還是欺人之談的。

須知無論任何人，縱然他活得十分困苦，但對生命仍然是留戀的，此刻童瞳卻願以自己的死來成全別人，這份善良的勇氣，已足可彌補他在多年前所做的罪惡了。

於是他再不遲疑，口中低喝：「接招！」身形一晃，左掌橫切，猛擊謝鏗的頭部，右掌直出，中途卻倏然劃了個小圈，變掌為指，指向謝鏗右乳下一寸之處的「乳泉穴」。

這一招兩式快如閃電，黑鐵掌力舉世無二，掌雖未到，謝鏗已經覺出一種陰柔而強的掌風颼然向他襲來。

他久經大敵，當然知道厲害，身形的溜溜一轉，將童瞳這一招巧妙的從他身側滑開。

右掌一穿，卻從童瞳這兩式的空隙中倏然而發，避招發招，渾如一體，腳步一錯，卻不等這招用老，左掌已擊向童瞳胸腹。

童瞳傲然一笑，二十多年來，他未與人動手，此時不免存在髀肉復生之意，想試試這譽滿江湖的年輕人功力究竟如何。

同時他雖然自願成全謝鏗，但名駒雖老，伏櫪卻未甘，臨死前也在馳躍一番，來證明自己的筋骨並未變老呢！

於是他猛吐了口氣，掌影交錯，掌法雖不驚人，而且有些地方的運用已顯得有些生硬了。

但是他數十年修為的黑鐵掌力，卻彌補了他掌法上的弱點，是以謝鏗也不免心驚，連換了三種內家正宗的玄門掌法，仍未佔得什麼便宜，他闖蕩江湖，尚以今日一戰，最感棘手。

於是他暗忖：「這黑鐵手確實有些門道！」爭勝之心也大作。

兩人這樣一來，掌法都更見凌厲，掌風的激盪，使得地上的黃土又飛舞彌天，更增加了這兩個內家名手對掌時的聲勢。

此兩人正代表武林中兩代人物，謝鏗招式變的極快，身形運轉亦速，但稍顯沉不住氣，致有許多極微小的疏漏。

而童瞳身形凝重，卻以沉著補救了一切，他見招化招，並不急切的攻人傷敵，這與他二十多年來性情的陶冶，大有關係。

但兩人功力卻有深淺，童瞳這些年來內功雖有進境，但身手卻未免遲鈍了些，何況他究竟年老，生理上的機能比不上正值壯年的謝鏗，數十個照面一過，已漸落下風了。

但一時半刻之間，謝鏗卻也無法傷得了他，他雙掌黝黑，謝鏗也不敢與他對掌，這因為黑鐵掌力在武林絕少，在此之前，謝鏗也從未遇過。

東升的旭日，片刻之間，卻被陰霾所遮，大地上立刻又呈現出一種冷漠淒清的味道。

謝鏗暴喝一聲，雙掌中鋒搶出，又是排山掌力，他怎會看不出童瞳已到了力不從心的階段，是以出此極為冒險的一掌。

童瞳立刻雙掌回圈，想硬接他這一掌，當然他也看出謝鏗不敢和他對掌，哪知謝鏗掌力含蘊未放，腕肘猛沉，掌緣外分，雙掌各各劃了個半圈，竟由內家掌法變為外家的雙撞手。

這一下他招式的變幻大出常理，童瞳一驚，心裏突然生出同歸於盡之念，根本不去理會對方這一記煞手，雙掌原式擊出，攻向謝鏗胸腹之間的空門。

謝鏗一咬牙，也拼著身受一掌，因為他覺得這樣在良心上說來，也許還較為好受些。

兩人出招俱都快如電光火石，若兩人招式一用老，誰也別想逃出活命。

但就在這瞬息之間，童瞳的掌緣已接觸到謝鏗的衣服，但是他卻在這一刻裏倏然放棄了與人同歸於盡的想法。

是以他雙掌僅在謝鏗身上輕輕一按，雖然因為他心念的這一變動，招式連帶而生的緩慢，即使他想用出全力也不可能了。

謝鏗的雙撞手卻是全力而為，童瞳焉有活路？近百十年來，內家高手死在這種外家拳術之中的，這還是第一次。

謝鏗一招得手，心裏卻凜然冒出一股難言的滋味。

他在發招之時，本也抱著同歸於盡之念，哪知人家的雙掌卻僅僅在自己身上一按，這樣何啻人家又救了自己一命。

但對方已然身死，自己想報恩也不能夠，何況對方是死在自己手上，此刻他心中這股滋味，卻真比死了還難受。

他低頭一望童瞳倒下去的屍身，看到他頭首破碎，眼珠離眶而出，死狀淒慘，不忍卒睹。

一陣風吹來，他覺得有些濕潤，愕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

他多年宿願已償，按說應該高興，只是他此刻心裏可沒有半點高興的意味，大野漠然，朔風再起，天氣的陰霾和他心中的淒涼恰好成一正比。

他想俯下身去，將這世上唯一對他恩重如山的人的屍身抱起來，他暗罵自己，仇雖已了，恩卻依然，男子漢生於世，豈是只顧復仇而不計報恩的，於是他的心情更落寞了。

驀然，背後起了一聲淒涼的長笑，笑聲刺骨，謝鏗竟機伶地打了個冷戰，本來稍稍下俯的身形猛一長身，掠起丈許。

在空中一張臂，身形後轉，飄然落在地上，卻見一人長衫飄飄，正在對面望著他冷笑。

他一驚，厲喝：「是誰？」

那人走了兩步，眼角朝地上的屍身一瞥，冷笑道：「久聞遊俠謝鏗義名昭著，今日一見，倒叫小弟失望得很！」

語氣冷嘲，謝鏗心裏本難受，聽了這話，更不啻在他心上又戳了一刀，這麼多年來，人們譏嘲他無義的恐怕只有這一次。

那人又極為淒厲的冷笑了一聲，道：「謝大俠身手果然高，在這種土崩之下，還能逃出性命。」他頓住了話，目光如刀，盯在謝鏗臉上，一字一句的說道：「和謝大俠同時在一起的還有個弱女子，想必也被謝大俠救出來了。」

謝鏗心中轟然一聲，他此刻才想起那少女來，無論如何，以他在江湖中的聲望地位，是絕對應該設法救出此女的。

是以此刻他被那人一問，根本說不出話來。

那人衣袂飄然，臉上掛著冷笑，一言不發的望著他，像是在等待著他的答覆，神情雖然冷削，但卻掩不住他那種飄逸出塵之氣。

謝鏗不期然的竟低下了頭，心存忠厚，若換了個機變之人，立刻就可以更鋒利的言語回答他的問話。

須知那女子本是向他施毒之人，這當然不是普通情況可比。

可是謝鏗卻未如此想，以致他心中有慚愧的感覺，一時說不出話來，那少年眉長帶黯，雙目炯然，狂傲之氣溢於言表，但鼻直口方，卻是正氣凜然，絕無輕佻浮滑之色。

沉默了一會兒，那少年又冷笑一聲道：「見弱女死而不救，殺長者於野。」他向童瞳的屍身一指，接著說：「縱然他與你有仇，但也對你恩深如海呀！你卻置之於死地。」他從容的一跨步，身形一晃，不知怎的，已越過童瞳的屍身。

然後他又冷削的說道：「而且死狀之慘，真是令人不忍卒睹，這老人隱居在此多年，與世無爭，先前即使做錯過事，此刻也該被饒恕了，何況他即使罪有應得，動手的卻不該是閣下。」

他侃侃而言，謝鏗更說不出話來。

那少年雙眼一翻，冷冷望在天上，道：「閣下在江湖上也算成名立萬的英雄了，我不怕落個以強凌弱之名，今天倒要和閣下動動手。」他哼了一聲，接著道：「讓閣下知道知道，江湖中能人雖少，但像閣下這種身手，倒還有不少哩。」

天龍七式

謝鏗此刻倒真有些哭笑不得了，此人看上去最多只有二十餘歲，卻不但話說得老氣橫秋，而且對名動江湖之遊俠謝鏗，竟說出不能以強凌弱的話來，這當真倒是謝鏗聞所未聞的。

只是謝鏗闖蕩江湖年代已久，見他說出這種話來，就知道此人雖然狂傲，但必有些真才實學，這從他方才邁步之間的身法就可以看得出來。

是以他臉上絕未露出任何一種不滿的神色來，緩緩道：「兄弟一時疏忽，以致未能救出那位女子，至於此位老者……」他眼角也一瞥那具屍身，心中一陣黯然，沉聲接口道：「卻與兄弟有不共戴天之仇，雖然兄弟身受此人深恩，但父仇不報，焉為人子……」

那冷削的少年打斷了他的話，冷笑說道：「那麼救命之恩不報，卻又算得了什麼呢？」

謝鏗臉微紅，道：「這個兄弟自有辦法，只是閣下究竟是何方高人，可否也請亮個萬兒呢？」

那少年哼了一聲，滿臉輕蔑之容，身形驀然上引，在空中極曼妙而瀟灑的打了個旋。

他起落之間，絲毫沒有一些火氣，就彷彿他的身軀可以在空中自由運行一樣，謝鏗面色微變，那少年已飄然落在地上，冷然道：「現在你可知道我是誰了嗎？」神情之自負已達極點。

謝鏗又輕訝了一聲，暗忖：「怪不得此人年紀雖輕，卻這麼樣的驕狂，敢情他竟是……」

那少年目光四盼，倏然回到謝鏗身上，見他低頸沉思，面上雖有驚異之容，卻不甚顯著。

他哪裏知道謝鏗此刻心中已是驚異萬分，只是多年來的歷練，已使他能將心中的喜怒深藏在心底，並不流露出來。

那少年目光一凜，不悅的低哼一聲，暗忖：「天下武林中人，見了我這天龍七式的身法，沒有一個不是慄悚而戰驚的，你這廝倚仗著什麼，竟像將我天龍門沒有放在心裏。」

謝鏗目光緩緩自地面上抬了起來，朗聲道：「兄台原來是天龍門人……」

那少年又低哼一聲，接口道：「你也知道嗎？」

謝鏗露出一個苦澀的笑容，道：「天龍門開宗至今，已有七十餘年，江湖上誰不敬仰？小可雖然孤陋寡聞，但是天龍門的大名，小可還是非常清楚的。」

那少年目光裏開始有了些笑意，他對自家的聲名顯然看重得很，縱然這聲名並非他自身所創，而是老人所遺留的。

但無論如何，現在這威名已完全屬於了他，想到這裏，他心中不禁掠過一絲輕淡的悲哀。

謝鏗立刻發現他這種內心情感的變化，暗自覺得有些奇怪，但人家這種情感上的紛爭，自己可沒有權利過問。

這就正如自己心中之事，別人也沒有權利過問一樣。

那少年步子悄悄向外橫跨了幾步，道：「閣下俠名震動中原，兄弟心儀已久了，只是庭訓極嚴，縱然心嚮往之，可是卻一直沒有機會出來行走江湖，當然更無緣拜識閣下了。」

他緩緩又走了一步，目光中又復流露出那種悲哀之意，接道：「此次先父棄世，家母命兄弟出來歷練歷練，因為一年之後……」他目光一低，再次接觸到謝鏗寬大深邃的面目，猛的頓住了話，暗忖：「我為什麼要說這些話？」

謝鏗沒有管他的話突然中斷，卻驚異的問道：「令尊可就是天龍門的第五代掌門人赤手神龍白大俠，那麼閣下無疑就是近日江湖中傳聞的雲龍白少俠了。」連謝鏗這種人，在說話的語氣中，都不免對這天龍派的掌門人生了敬佩之意。

那少年正是雲龍白非，此刻他微一點首，心中暗忖：「這謝鏗消息倒真靈通得很，居然也知道我的名字。」他不知道他雖然出道江湖才只數月，但雲龍白非之名可已非泛泛了。

這原因除了他老人所遺留下的聲名之外，當然還加上了他自身那種足以驚世駭俗的武功。

赤手神龍俠名蓋世，天龍門傳到他手裏，雖未聲名更盛，但卻和昔年大不相同。

天龍門的開山始祖白化羽，武功傳自天山，他天資過人，竟將天山冷家的飛龍六式再加以增化，自創了天龍七劍。

他出道以後，就仗著這天龍七劍闖蕩江湖，造就了當時江湖上絕頂的聲名，壯歲以後，便自立門戶，成為一代宗匠。

但是他子孫不甚多，到了第三代時，傳到鐵龍手上，竟將這一武林宗派變為江湖教會了。

這一來，門下份子當然更雜，其中良莠不齊，好幾人在武林中做了些見不得人的事，才引起江湖中的公憤，聲言要除去這一門派。

還沒有等到事發，鐵龍白景竟暴斃村郊，屍身邊放著一支金製的小劍，江湖中人當然知道他是被這金劍的主人所除，但是這金劍的主人到底是誰，江湖中人紛紛猜疑，可也沒有一個人知道。

眼看天龍門就要瓦解之際，鐵龍門下卻有一個弟子出來挽救了這局面，這弟子雖非白代家族，但因他對天龍門的功勞太大，是以被推為掌門，這樣一來，便造成天龍門以後掌門人不是繼承而須推舉的成例。

後來鐵龍之子赤手神龍長成，武功聲望無一不高，被推為掌門之後，決心整頓，又在天龍門恢復了乃祖白化羽創立時的光景，選徒極嚴，一生只收了四個徒弟，但卻各個都出色當行，是以江湖中人對這天龍門自然又刮目相看了。

赤手神龍勞心勞力，未到天年便棄世了，按照天龍門的規矩，當然是要另推掌門，因此赤手神龍的夫人、湘江女俠紫瑛便命獨子雲龍白非出來闖蕩江湖，建立自己在江湖的聲望。

哪知雲龍白非卻無意中遇到了跟隨遊俠謝鏗伺機施毒的石慧，竟又一見傾心，著意癡纏，也跟到這荒涼的黃土高原上來。

他在土窯外咳嗽了兩聲，引得石慧出窯和他談了幾句，這自幼嬌寵、又受了母親無影人薰陶的少女，個性自然也難免奇特，對白非雖然並非無意，但卻不肯稍微假以詞色。

白非腦海中不斷浮動著她那似嗔非嗔的神情，仍癡立在土窯之外，等到土崩時，他仗著絕頂輕功，沖天而起，雖然躲過此危，但意中人卻似已葬身在黃土之下，於是這一往情深的少年就要將滿腔悲憤出在遊俠謝鏗的身上。

雲龍白非今年雖已弱冠，但還是首次走動江湖，他住在家裏，父母雖然都是武林奇人，但他卻和那自幼嬌生慣養的富家公子毫無二致，因此行事就大半憑著自己的喜惡，而不大去講是非了。

此刻他和謝鏗面面相對，雖然彼此心中都對對方有些好感，但他一想到那一雙秋水盈盈的明眸、小巧而挺秀的鼻子和那嘴角微微上揚的小嘴，都將永離他而去，他心中又像是被什麼堵塞住了似的，連氣都不大容易透得出來。

「此情可待成追憶，可是追憶也彌補不了我此刻心情的哀傷了。」他癡然木立著，眼睛裏甚至有淚水閃動，平生第一次他真正領略到哀傷的意味，只是他卻將這份哀傷深深隱藏在心裏。

他強笑了一下，忽然領略了一首詞中真正的意味，他低吟著：

「少年未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如今已識愁滋味，欲語還休，欲語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他長歎了一聲，暗忖：「以前許多次我覺得有些不舒服，就嚷著我的哀傷呀，好像生怕人家不知道我的哀傷似的，可是現在－－」

他的低沉和長歎，使得謝鏗愕然注視了他許久，他雖未歷情場，但世事又有幾樣能瞞得了他，暗忖：「這少年大約已和方才那少女有了些情意。」低頭一望腳下黃土，想及那嬌笑款款的少女的嬌憨音容，心中也不禁有些悵然，對這雲龍白非此刻的心境，也油然起了同情的感覺。

於是他低聲說道：「人死不能復生，何況這種天災又有誰能預料得到呢？兄台也不必太難受。」

雲龍白非驀然被他看穿了心事，而這心事卻是他不願意被別人知道的，於是他厲喝一聲：「誰心裏難受來著？」身形一晃，筆直的站到謝鏗面前，鼻尖幾乎碰到謝鏗下巴，盛氣凌人的接著說：「誰心裏難受了？你說。」

謝鏗微微一笑，他比白非大了十多歲，看到他這種舉動，覺得他更像個小孩子了，腳步一錯，身形滑開了三尺，卻並不回答他的話。

白非氣憤的哼了一聲，道：「不管什麼，你謝鏗自命俠義，卻見死不救，還算得了什麼英雄？」他將過長的袖子略為挽起了些，又道：「今日，我白非倒要替你師傅管教管教你。」

他話雖說得狂傲，但有了方才的舉動，謝鏗只覺得他的不成熟，而不去注意到他的狂傲。

因此他噗哧一笑，帶著笑意追了一句：「替我師傅管教我？」同樣一種笑，但是在不同的場合裏，每每會得到相反的效果。

謝鏗的這笑雖是善意，然而白非聽來內中卻充滿了輕蔑的意味，他怎忍受得了別人的輕蔑，暴喝道：「正是。」身形虛虛一動，不知怎的，又來到謝鏗面前，距離謝鏗的身體最多不超過五寸。

謝鏗有些詫異，暗忖：「天龍門下的輕功，果然不同凡響，只是他也未免太奇怪，明明有要和我動手之意，但怎的卻又和我站得這麼近。」江湖人動手過招，是絕沒有站得這麼近的，試想兩人之間距離不過五寸，又怎能出手呢？

白非比他稍微矮一些，他一低頭，便可以看到白非兩隻炯然有神的眼睛也在望著他。

虎躍龍騰

他微微一笑，道：「兄台是想賜教嗎？」心中卻並無防範之意，這一來是因為他認為絕不可能在這麼近的距離內出招，二來他知道這雲龍白非出身名門，也絕不會做出暗箭傷人之事。

白非又冷哼一下，道：「閣下現在才知道呀。」頓了頓，又道：「閣下該準備接招了吧？」

謝鏗還來不及回答，因為他從開始到現在，也不曾考慮到白非會在這種距離中發招，哪知白非手掌沿著肚子一提，倏然反攻他的咽喉，左腕一反，合兩指疾點他的小腹。

謝鏗這才大吃一驚，身形後仰，「金鯉倒穿波」，如行雲流水般向後疾退了數尺。

哪知白非如形附影也跟了過來，卻仍然和他保持著這樣的距離，而雙手連綿，也就在這距離裏，倏然間已發出了七招。

須知這樣發招，根本不需變動臂部以上的關節，距離既短，出手自然就快，而且招法之怪異，更是武林所無。

若是換了別人，豈不早已被白非點中了穴道，但饒是謝鏗久經大敵，武功亦不弱，此時也是驚得一身冷汗。

他大驚之下，暗忖：「在這種情形下，我連還招都不行，還談什麼致勝！」腳下巧踩七星，快如飄風的閃避著，心中也在連連思忖著，該怎麼樣才能解開雲龍白非的這種江湖罕見的手法。

他念頭轉了一個又一個，但心思一分，身形不敵，白非臉上流露著得意的光芒，身形瀟灑的隨著謝鏗的退勢移動，雙掌連發，非常輕易地，已將這江湖聞名的遊俠謝鏗迫得還不出手來。

謝鏗方才已打了一次硬仗，又在黃土下埋了這麼久，此刻真氣自然不繼，汗珠又涔然而落，雖然仗著輕功不弱和臨敵經驗豐富一時不致落敗，但應付得已是狼狽不堪了。

人在情急之中每每智生，謝鏗在這種危急的狀況中也驀然生起了一個念頭，他暗忖：「雲龍白非是天龍門下，武功自然也該以天龍七式為主，可是怎的他卻施展出這種打法來？」

「可是這卻給了我一個方法來解開此危。」他微微笑了一笑，成竹在胸：「可是如果我躍起來，不管我輕功有沒有他高，他總不會在空中也能施開這種手法呀。」

於是他又笑了笑，暗怪自己方才為什麼想不到這方法。

白非見久攻不下，心裏也覺得有些詫異，他這種手法，自出道以來，還沒有人能擋住十招的，可是此刻謝鏗卻已接了數十招了。

他想起了當初教他這套手法的人曾說過：「這手法只能攻敵不備，但卻往往能將武功高於你的人傷在掌下，只是這種手法近於有些缺德，能夠不用，還是不用的好。」

可是白非卻心懷好奇，因為當初他在學的時候，並沒有覺得其中有什麼出奇之處，可是後來他一用上了，才發覺其中的威力，於是他更高興，每一遇敵，便施展這手法來，連自幼浸淫的天龍七式也摒棄不用了。

此刻謝鏗心中有了決定，卻見白非突然雙拳內圈，似乎要打自己，哪知二肘一齊翻出，雙雙撞向謝鏗的左右「乳泉穴」。

這一招更出人意料之外，謝鏗一驚，只得再往後退，因為在這種情形下，連上拔都不能夠。

哪知身形剛退，白非雙肘一升，雙拳自下翻出，帶著凌厲的風聲，猛擊謝鏗的胸腹。

這一招更快如閃電，但是卻將兩人間的距離拉長了，這念頭在謝鏗心中一閃而過，但這時他身形方往後撤，力道也是後撤之力，這一拳打來，剛好在他根本來不及回力自保那一刻。

這招也正是白非在另一位異人處學來這種怪異手法裏的最後一招，那人曾自負的說：「能避開此招的人，也算是武林中一等高手了。」

原來這種手法乃此異人自己精研而成，是以連謝鏗那麼廣的眼界，也看不出他的來歷。

白非雙拳搶出，中指的關節卻稍稍向上突起，原來他在拳中又暗藏了點穴的手法。

是以這一拳莫說打實，只要指稍沾著一點，謝鏗也當受不起，而照這種情況看來，謝鏗要想躲開此招簡直太難了。

日色陰沉，朔風怒吼，大地呈現著黯淡的灰色，太陽根本已有許久沒有看到了。

黃土綿亙百里，本來還有些灌木之屬，經過這一次土崩，越發變得光禿了，於是一望平野，盡是黃土的赤黃之色。

而放眼望去，天上的暗灰與地上的赤黃結成一片難以形容的顏色，這或者是因為有風的緣故。

在風沙迷漫中，遠處的人只能看到謝鏗和白非迷濛的人影，而根本無法辨出身形的輪廓來。

突然蹄聲急驟，馳來數匹健馬，冒著這麼大的風，速度仍然驚人，馬上騎士中一人突然咦了一聲，指著謝鏗與白非動手之處說：「想不到在這種地方，竟有如此身手的人在動手。」

另三人隨著他手指之處望去，面上也露出驚異之色，另一人說道：「伍兄，你看清了沒有，怎的卻只有一條人影？」

先前那被稱做伍兄的輕咦了一聲，驚道：「先前小弟明明看到是兩人在動手，怎的倏忽之間已是剩了一人呢？」

說話之際，四匹馬又放出一段路，只因方向的偏差，是以他們和謝鏗動手之處的距離並沒有因此而有縮短。

這四匹馬當然都是千中選一的良駒，馬上的騎士老幼不一，但卻是滿面風塵，而且臉上帶著精明強悍之色，先前說話的那個人年紀最長，頷下的鬍鬚已漸漸發白，兩鬢更已全白了，此刻突然一圈馬頭，道：「我們過去看看再說。」

另一人張口似乎想阻止，但見另兩匹馬已隨著趕去，也停住了口，將馬右勒，也隨著趕了去。

迷濛中那人影仍然屹立未動，似乎根本沒有聽到這麼急遽的馬蹄聲似的，那四匹馬稍微放緩了速度，在離那人影丈餘之處就停住了。

馬上年紀最長的騎士微一飄身，掠下馬來，回頭一搖手，阻止了另兩匹馬上騎士也要下馬的趨勢，緩緩向那人影走去，可是那人影卻仍像沒有發現有人走來，仍然屹立在那裏，動也不動。

那年長的騎士越走越近，口中沉聲道：「在下金剛掌伍倫夫，偶遊此地，看到兄台驚人的身法，心中欽慕得很，是以冒昧趕來，兄台高姓大名，不知能否告訴小弟……」他止住了話，看到那人根本沒動彈，乾咳了一聲，接口說道：「如果兄台不屑與小弟相交，那……那就算了。」

他話說得十分客氣，以金剛手伍倫夫來說，在江湖中也算成名人物，居然肯這麼客氣的向一個素昧生平的人說話，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此舉必定有著什麼用意，只是其中究竟有什麼用意，在他還沒有說出之前也不會有人知道罷了。

那人影仍動也未動，馬上的另三人大半年紀較輕，看到那人影這樣，已是勃然作色，其中一個濃眉環目的粗豪壯漢，已經不耐煩的道：「伍大叔，和他囉嗦什麼，快走吧，我們還有正事呢。」

金剛手伍倫夫仍沉著氣，連頭卻沒有回一下，靜靜望著那人影，心中也有些奇怪，突然心中一動，暗忖：「難道此人已被點中了穴道嗎？」

他這個猜測當然很近情理，因為按理來說，無論如何那人也不會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保持靜立的。

伍倫夫一念至此，又朝前走了兩步，心中忖道：「若他真被點中穴道，那麼我就解開他，這麼一來，他焉有不幫我忙的道理？」轉念忖道：「此人身手不弱，此時此地，倒真是我的好幫手。」

他心裏正在打著主意，哪知那人影已緩緩回過頭來，雖然仍未說話，伍倫夫卻已心頭一涼，忖道：「呀，原來他只是站在那裏而已，並沒有被人點中穴道。」遂也停住腳步。

這時馬上的那粗豪漢子已一躍下馬，三腳兩步奔了過來，大聲的朝那人影喝道：「喂！你這廝怎的不會說話，難道是個啞巴嗎？」

伍倫夫眼角微動，忽然看見那人影眼中精光暴射，方自暗道不妙，眼前一花，也未見那人影如何作勢，已掠到那粗豪漢子面前。

金剛手一生練武，目光自然銳利，眼角隨著那人影一晃，已瞥見那人影出手如風，手指已堪堪點在那粗豪漢子的「將台」穴上，又硬生生的將手收了回來，只是他出手太快，那粗豪漢子根本沒有發覺，還是聲勢咻咻的站在那裏發怒。

那人影目光如水，在那粗豪漢子身上打了個轉，那漢子渾身彷彿一冷，想說的幾句狠話竟也咽在肚裏說不出來了。

伍倫夫再次見到那人影的身手，對這種輕功更為驚訝，知道就憑這粗豪漢子的身手，十個也未必是人家的對手，身形一掠，也掠到那粗豪漢子的身前，低喝道：「倫兒休得魯莽。」

那粗豪漢子瞪著眼，嚷道：「我立地開山鐵霸王郭樹倫怕過誰來，伍大叔，你老人家別管，我倒要看看這廝是什麼變的。」

伍倫夫一皺眉，狠狠盯了他一眼，這自稱為鐵霸王的小伙子似乎對金剛手十分懼怕，只得鼓著生氣的嘴，不再說話了。

伍倫夫回頭朝那詭秘的人影深深一揖，笑道：「兒輩無知，還望閣下不要和他們一般見識。」一抬頭目光接觸到那人的面龐，忽然「呀」的一聲，驚喚了出來：「閣下不是謝大俠嗎？」

回過頭去，朝郭樹倫笑道：「倫兒，你知道這位是誰嗎？他就是你心儀已久的遊俠謝大俠呀！還不快過去向人家賠禮？」又朝馬上的另兩人一招手，道：「蔡兄、程兒，你們也快來見見謝大俠。」歡欣之情溢於言表。

遊俠謝鏗目光茫然，苦歎了口氣，渾身像是失去了依恃似的，癱軟的站在原地，昔日的英風俠骨也像蕩然無存了。

「伍大俠別這樣客氣，彼此！」他又長歎了一口氣，艱難的說下去道：「從此我謝鏗就算在江湖上除名了。」

他目光茫然在地上搜索著，瞥見遠處地上躺著的那具屍身時，他臉上神色更是黯然。

伍倫夫目光隨著他的目光轉動著，當然也看到了那具屍體，心中一動，忖道：「難怪方才我明明看到兩條人影瞬息之間已失去一人，原來是已被他殺死了，想來此人必定是和他有著什麼淵源，他不得已殺了此人，心裏又有些難受，所以才會有現在這種失魂落魄的樣子，這個，我倒要勸勸他。」

金剛手伍倫夫以為自己的猜測合情合理，他怎會知道這其中的曲折，事情並非他想像中的單純呢？

雖生猶死

原來當時雲龍白非雙拳一出，謝鏗便知道定難躲過，在這快如電光火石的一剎那裏，他怎有時間來思考如何解開這一招的方法？

於是他只得閉起眼睛，靜靜等待這致命的一擊。

哪知他所感覺到的，並不是那種致命的打擊，而僅覺到左右「乳泉穴」微微一麻，原來雲龍白非僅僅將雙手中指的第二關節輕輕抵住他兩個穴道，而並未施出全力進擊。

當時謝鏗身形後退的力量仍未消減，而雲龍白非的雙手也像黏在他身上似的，始終不即不離跟在他的穴道上。

他睜開眼睛來，雲龍白非正帶著一臉譏嘲的微笑凝視著他，右嘴角微微下撇，輕蔑地說道：「你逃出我這一招，才算人物，不然的話，嘻－－」他嗤之以鼻的笑了一下，倏然止住了往下面說的話。

可是縱然他不說，謝鏗也能體會得出他話中的涵義，他一生光明磊落，是個本色的大丈夫，如今受到這種侮辱和譏嘲，在他說來，可比死還難受，他心裏彷彿有什麼東西突然向喉嚨湧起。

於是他勉強收攝往後退的力量，哪知雲龍白非也倏然停住了，手指依然不離他的穴道，臉上也依然是那種譏嘲的神情，他心一橫，腳尖微點，竟向前撲了上去，準備不要命了。

哪知雲龍白非冷冷一笑，身形如山澗裏的流水那麼輕盈和美妙，隨著他的前撲而後退，並且冷笑著說道：「閣下就是想死，也沒有這麼簡單，如果我不要你死，恐怕你連死都不能夠哩。」

言下之意，當然就是你的生命現在已經在我的手裏，謝鏗心頭又是一陣劇痛，暗忖：「我與此人有何冤仇，他要如此做？」可是他生性倔強，什麼話也不願說出口，只得又恨然閉起眼睛。

雲龍白非少年任性，他並沒有想到他所做的事對別人有什麼影響，冷笑一聲說：「我也不願傷你，只是你以後自己該想想自己，可配不配當得起『遊俠』兩字之譽。」話聲方住，身形一旋，如鷹隼般沒入迷濛的黃土裏，晃眼便消失了蹤跡。

他以為自己已是寬大為懷，沒有傷謝鏗一根毫毛，可是他卻不知道，他在人家心裏留下的創傷，遠比任何肉體上的創毒更厲害。

謝鏗兩邊要穴一輕，他知道雲龍白非已經遠去，頓時頭腦一陣暈眩，天地之間，彷彿什麼都已不存在了。

他甚至連指尖都懶得動彈一下，這一日一夜來他心中的波動起伏，使得他突然蒼老了許多，尤其此刻，他甚至寧願死去，也不願繼續活著，而讓這種侮辱永遠留在他心裏。

他思潮如湧，腦海裏盡是黑鐵手憔悴蒼老的面容和石慧嬌俏甜笑的聲音，他暗地譴責自己，這兩人豈非都壞在自己手上，這大半也是因為他宅心忠厚，換了別人，才不會有此想法。

金剛手伍倫夫和他亦是素識，可是當伍倫夫自報姓名時，他精神恍惚，竟沒有十分注意，只知道有人來了，而且是在對他說話罷了，可是當鐵霸王出言不遜時，他可聽清楚了。

他一肚子怒氣又想出在這愣小子身上，可是當他出手時，想及自己根本已無顏再稱雄江湖，這種爭霸氣的行為自己若再去做，豈不是太無聊了嗎？他才又硬生生將發出的力道又收了回來。

他這一日來的遭遇以及他這種內心的複雜情緒，金剛手可絲毫不知道，他緩緩的朝那具屍身走了過去，一面說道：「看這裏的樣子，好像剛剛土崩過後似的。」他朝謝鏗詢問的望了一眼。

謝鏗卻沒有注意到，臉上仍然是一臉茫然之色。

金剛手又朝前走了兩步，停在那具屍身旁邊，俯首下望，突然呀的一聲叫了出來。

郭樹倫以及方才下馬的另兩人，聞聲一齊掠了過來問：「什麼事？」

金剛手卻匆匆回到謝鏗身側，興奮的說道：「那不是黑鐵手嗎？」

謝鏗茫然的一點頭，金剛手滿面喜容，道：「恭喜謝兄，數十年的大仇竟然得報。」心中卻一動，暗忖：「大仇得報，他應該歡喜才是，怎麼卻又滿臉悲戚茫然之色呢？」

謝鏗雙眉一皺，驀然覺得世上的人都很可厭，此時他心情太劣，已經失去了控制自己脾氣的能力，一言不發，緩緩掉頭過去。

金剛手當然發現他異常之態，可是他老謀深算，根本不願意去打聽別人心底的秘密，暗忖：「今日遇到他，真是我的運氣，多了這樣一個人，此行兇吉雖然仍未可知，但卻放心得多了。」

於是他轉開話題，朝後來下馬的兩人一擺手，道：「謝大俠，讓兄弟替你引見兩位朋友。」

謝鏗並不十分情願的回過頭，金剛手伍倫夫指著其中年紀略長、頷下蓄著微髭的瘦長中年漢子道：「這位就是山西的暗器名家、火靈官蔡新蔡二爺，你們兩位多親近親近。」

謝鏗微微點頭一笑，蔡新卻殷勤的打了個招呼，嘴中說著久仰之類的客套話，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他對這遊俠謝鏗的好感。

金剛手又指著另一個長身玉立、雙眉上挑的英俊少年道：「這位是六合門裏吳掌門的唯一傳人、近日江湖傳名的六合劍丁善程丁少俠。」

謝鏗哦了一聲，頗為留意的朝他打量了幾眼，愛才之念油然而生，暗忖：「怪不得我常聽說這丁善程如何如何，今日見了，果然是個人物。」態度之間也顯得非常和藹。

此刻他神智漸清，思潮也清醒起來，不禁奇怪：「這些都是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怎的都行色匆匆的趕到西北來？」

哪知他這個念頭剛剛轉完，遠處又傳來一陣蹄聲，火靈官忽然翻身倒臥在地上，耳朵貼著地面聽了半響，道：「來了六匹馬。」

鐵霸王郭樹倫帶著欽羨的神色問道：「蔡二叔怎麼老是聽得這麼準？」

火靈官一笑，臉上亦有得色。

六合劍丁善程卻皺眉向伍倫夫問道：「伍大叔，這會是什麼人來了？」

金剛手憂形於色，微一搖頭，接了句：「這會是什麼人來呢？」

遊俠謝鏗更糊塗，耳邊聽得那蹄聲已近，且是奔向自己這方向來了，狐疑道：「這會是什麼人呢？」

須知在這種地方，是絕不會有趕路行旅的，而且即使有幾個，也絕不會騎這麼快的馬。

他們幾個人都是老江湖，這種事他們當然很容易就可以推斷出來，因此他們才會奇怪，謝鏗微微一歎，忖道：「想不到這麼一塊荒僻的地方，今日卻成了多事之地。」目光順著蹄聲來路望去，已隱約可看到人馬的影子。

漸行漸近，鐵霸王郭樹倫低聲歡呼道：「果然是六匹馬，蔡二叔真厲害，改天我……」

金剛手狠狠又瞪他一眼，他一縮脖子，將下面的話又咽了回去，謝鏗一笑，暗忖：「幸好方才我沒動手，原來此人是個渾小子。」

人馬來到近前，謝鏗極為注意的去看，看到馬上騎士的衣服，顏色極為奇怪，甚至在這種漫天風沙中還能有這種感覺，心中一動，驚訝的暗忖：「怎的這六位也來了，難道西北真有什麼事故發生不成，看來我無心之中倒趕上熱鬧了。」心裏泛起一陣熱血，將方才頹廢的心情一沖而淡。

江湖男兒大都熱血沸騰，是以才憑著這一股熱血，造成許多可歌可泣之事。

# 第二篇 風雲際會

悚然色變

那六個騎士在謝鏗及伍倫夫等人面前一丈之處就勒住了馬，金剛手伍倫夫此時也像看清了來人是誰，面上立刻現出驚異之容，在驚異中，還帶著五分戒備，腳步一變，身形又自拿樁站穩。

那六騎緩緩一字排開，丁善程、郭樹倫等人，此刻更是慄然動容，就連遊俠謝鏗的臉色也是凝重之至，空氣驟然凝結，只有那六匹馬緩緩在踢著步子時才發出些聲音來。

六匹馬上的人，年紀都差不多大，約莫四十左右，頷下卻都已留著很長的鬍子，像是經過很小心的整理，是以顯得非常整齊，只是經過這一番長途奔馳，當然風塵也不會少了。

馬上人的衣衫，質料非絲非帛，發出一種銅色的光澤，竟不是坊間可以買到的質料，在漫天風沙中，隔著好遠就可以從許多人裏分辨出這六人來，就是因為他們這種特質衣服的關係。

而這種衣服的顏色，在江湖中已象徵了某一種意義，那幾乎是災難和麻煩的代表，難怪謝鏗、伍倫夫等人此刻都有不安之意了。

伍倫夫眉頭一皺，暗忖：「此六人足跡從來不離中原，此刻跑到這裏來，難道是為著和我同一個原因嗎？」

那六個紫衫人端坐在馬上，動也不動一下，像是六尊石像，只有風吹著他們六人的鬚髮時，才帶給別人一些生意。

這種情形僵持了沒有多久，因為鐵霸王郭樹倫已在咕嘟著：「站在這裏幹什麼，我們走吧。」他也認清這六人，心裏有點發毛，他雖是莽漢，但生平卻最不喜歡吃眼前虧，此刻光景，知道自己這面佔著劣勢，雖然這六人的來意還不知道，但以這六人以前行事來看，總不是好事。

因此他緩緩回過頭，竟想一走了之。

驀地，那六騎中一人發話道：「給我站住！」聲音陰沉尖銳，聞之更令人毛骨悚然。

鐵霸王郭樹倫只覺一絲涼意直透背脊，回過頭，壯著膽子說：「小可和閣下無冤無仇，也沒有得罪過閣下，要我站住－－」

話還沒有說完，先前發話的那紫衫人又尖銳的冷笑了起來，笑聲刺耳之極，打斷了郭樹倫的話道：「你知道我是誰嗎？」

郭樹倫不安的移動著腳步，微一點首，那紫衫人笑聲一頓，陰森之極地說道：「那麼你怎麼會不知道我兄弟的脾氣？」

他言語之間的狂妄自大，大有天下唯我獨尊之意，謝鏗鼻孔裏不屑的冷哼一聲，眼角鄙夷的掃在那紫衫人身上。

那紫衫人怒道：「你是誰，敢在我兄弟面前放肆，是活得有些不耐煩了嗎？」

另一紫衫人面白微胖，微微笑道：「六弟別太不客氣了，這位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遊俠謝鏗。」

先前那紫衫人哦了一聲，隨即陰沉的說道：「遊俠謝鏗又怎麼！」

謝鏗冷笑一聲，六合劍丁善程卻接口道：「天中六劍又怎樣！」

他少年氣盛，雖然知道對方就是江湖中出名難惹的天中六劍，也忍不住出言相抗，這當然也是他自恃武功劍法之故。

金剛手伍倫夫聽到他此話一出，知道事已難了，他年紀大些，凡事都以忍讓為先，總不想再多結冤家，何況是天中六劍。

於是他想出來說幾句客氣話，期望能揭過此事，哪知那微胖的紫衫人已笑道：「嘿，這位年輕朋友好大的口氣，真是英雄出在少年了，哈哈！」他未語先笑，帶著一團和氣，哪知卻是江湖中以毒辣陰狠、行事無常著名的天中六劍中最厲害的一人－－凌月劍客。

金剛手伍倫夫慌忙跨前一步，擋在丁善程的前面，帶著一臉息事寧人的笑容說道：「在下金剛手伍倫夫久聞閣下們的英名，平日就仰慕得很，哪知今天卻讓在下見著了。」

凌月劍客仍然是笑嘻嘻的，道：「好極了，原來閣下就是以外家金剛手飲譽江湖的伍大俠，好極了！」

他眼睛又注視到丁善程身上，道：「這位年輕朋友是誰，在下卻眼生得很。」

丁善程方待搶前答話，伍倫夫一伸手攔住了他，說道：「這位就是六合門的第七代傳人丁善程丁少俠。」他乾笑了幾聲，又道：「算起來，他還是閣下們的小師弟呢。」

先前那帶著尖銳笑聲的紫衫人，就是天中六劍裏的老六凌塵劍客，此刻極為不悅的冷笑了一聲道：「姓伍的別亂拉關係。」他面如寒霜，接著道：「姓伍的和另兩位朋友如果沒事的話，先走好了。」他又陰沉的冷笑一聲：「如果想在這裏看看熱鬧的話，也未嘗不可。」

凌月劍客接著笑道：「如果想動手的話，那就大可不必了。」他轉過頭去，朝謝鏗及丁善程笑道：「至於謝大俠和丁少俠的身手，卻是愚兄弟一定要領教的，只要兩位能勝得了愚兄弟中的任何一人，那麼愚兄弟就聽憑兩位處置，否則的話……」

六合劍丁善程雙眉一軒，冷笑道：「這正合我意，我丁某人雖然只是江湖中的一個小卒，但卻早就想領教各位的武當劍法了。」他將武當兩字講得特別長而重，其中滿含著譏嘲的意味。

天中六劍面上一齊變色，各個都帶了怒意。

原來這天中六劍本是武當山真武宮中護法的紫衣弟子，後因犯了教規，竟被武當逐出門外，他六人也就還俗不當道士，仗著一身輕靈巧快的武當劍法，在江湖中博得極大的名聲。

這六人性情本就十分怪癖，成名後行事更是不分善惡，全憑自家的喜怒而定，只要有人得罪了他們其中的任何一人，非把你整得傾家蕩產不可，是以到了後來，這六個正派出身的劍手，竟成了江湖惡名昭著的人物，他六人仍然我行我素，六個人六口劍幾乎震住了整個的中原武林。

此刻六合劍將武當兩字說得分外刺耳，當然是譏諷他們是武當棄徒，他們怎會聽不出來？是以六人俱都勃然作色。

這已是一觸即發的情況，金剛手心裏暗暗叫苦，他年已五十餘了，生平經過的大小戰役不知有多少回，對於這種場面，他當然看得太多了，略一盤算，除了謝鏗功力的深淺他還不能確實的估計出之外，自己和丁善程也可以勉強抵敵得住天中六劍中的兩人，至於郭樹倫和蔡新呢，卻不敢保險了。

於是這次接觸的結果，一望可知自己這面是凶多吉少的，打這種沒有把握的仗，金剛手可不願意。

他考慮再三，在這將發未發的情況下，突然道：「如果謝大俠和丁少俠想和天中六位劍客切磋切磋武學，那也無妨，只是我們希望大家點到為止，那麼小弟我－－哈！」他又乾笑了兩聲，目光一轉，接道：「倒可以替各位做個見證了。」

他老奸巨猾，幾句話輕輕易易的就將自己脫身事外，遊俠謝鏗腹中暗地冷笑一聲，忖道：「你緊張個什麼，難道我還要你幫忙不成？」只是他生性淳樸，這種刻薄的話可說不出口來。

凌塵劍客卻哈哈一笑，帶著十分輕蔑的眼光向金剛手微微一掃，凌月劍客已在旁接笑道：「伍大俠要做見證，好極了，好極了。」

他微偏著頭，向謝鏗道：「我看謝大俠的手像是已經有點癢了，那麼－－」他哈哈一笑，道：「就等丁少俠稍待一下，反正今日我弟兄六人，總會讓兩人過癮就是了。」

謝鏗生性不喜說話，他雖然也不願意多結仇家，但事情真到了自己頭上，他卻也不會畏縮退避的。

於是他沉聲道：「天中劍客既如此說，那兄弟少不得要獻醜了。」

凌月劍客又一笑道：「謝大俠看我兄弟哪個順眼，我兄弟就哪個出來陪謝大俠玩玩。」天中六劍中個性各個不同，老大凌天、老二凌日、老四凌風、老五凌雲，都是沉默寡言的人物，只是老三凌月和老六凌塵才是平日發言的代表人物。

凌月劍客話聲未了，凌風劍客身形一動，也未見如何作勢，便躍下馬來，寒著臉一言未發，晃身間又躍到謝鏗身前。

謝鏗微退一步，身上的每一部分的肌肉已都在凝神待敵了。

凌月劍客又哈哈笑道：「老四要領教謝大俠的功力，好極了，好極了，只是我說老四呀，你可要小心些呀！」

凌風劍客仍寒著臉，左手劍訣一領，右手伸縮之間，寒光暴長，原來在這快如電光火石的一剎那間，已將背後的長劍撤在手上了。

謝鏗雙掌極快的劃了一個圈子，然後停留在胸前，沉聲道：「原來閣下就是『天中六劍』的四俠凌風劍客，兄弟何幸之至，竟能和名滿天下的天中劍客交手，請，請，天中劍客的劍法，兄弟亦是心儀已久的了，閣下請快施展出來吧。」

天中劍客

凌風劍客傲然一引劍光，劍尖上挑，劍把上杏黃色的穗子在風裏晃動著，隨著他身上紫色長衫的起伏，望之瀟然。

他腳步一錯，將門戶守得嚴密而佳妙，然後低喝道：「請謝大俠亮出兵刃來。」他自恃身份，當然不肯和手上沒有兵刃的人動手。

謝鏗微微一笑，道：「我謝鏗走遍江湖，從來就只以這一對肉掌應戰，身上別說是兵刃，就連一塊鐵片都沒有。」

凌風劍客面目更冷，倏的劍光錯落，排起漫天劍影，謝鏗屹立不動，眼前雖然劍花錯落，但是他卻知道絕對不會碰到自己身上。

果然，霎時間劍光又倏然而收，凌風劍客已空著雙手站著，冷然道：「那我也只有以一對肉掌來領教領教大俠的掌法了。」

已將是午時了，但因毫無陽光，是以根本分辨不出時刻的早晚，謝鏗覺得身體虛虛的，手腳彷彿也有些麻木的感覺。

但是他卻顧不得這些了，猛提一口真氣，腳步微微一踢，右掌橫切，口中猛喝一聲：「看招！」左掌倏的穿出，後發先至，擊向凌風劍客右邊的肩胛之處，掌風凌厲，像是絲毫未因這一日來的勞頓困苦以及方才的兩次交手有所影響，而其實他卻已是外強而中乾了。

凌風劍客身形一引，避過這一掌，暗忖：「這姓謝的果然有幾分功夫，無怪他能享盛名。」心中也存了幾分警惕。

兩人這一施展起身法來，本來已是迷漫著的塵土，被他兩人這種凌厲的掌風一帶，更是漫天飛揚，六合劍凝神注視，臉上露出喜色，暗忖：「看來這凌風劍客不是謝大俠的對手。」

凌風劍客應付得果然非常吃力，天中劍客本來就是以劍法見長，武當派掌法雖是內家正派，威力自是不凡，但真武廟裏的紫衣弟子卻是專研劍法的，因為他們根本不需要使用掌法。

是以天中六劍後來能以劍法揚名江湖，但掌法卻是欠佳，天中六劍也很少棄劍不用，此次事逼至此，旁邊又有人旁觀，以天中六劍在武林中的地位，當然不能仗劍來和一個赤手空拳的人動手。

此刻兩人過招，凌風劍客不禁在心中叫苦，凌天劍客悄悄側過身子向凌月劍客耳邊道：「看樣子老四恐怕不行了。」

凌月劍客眼睛動也不動注視在過招的兩人，也低聲道：「再看一陣子再說。」

此時每個人都以為是謝鏗在佔著優勢，只有謝鏗肚子裏明白，他已是強弩之末，恐怕不能再支持很久了，因此他出招也就更凌厲，必然的他所能支援的時間也就更短。

可是別人也就更看不出來，天下的事，往往就是這種情況。

凌天劍客雖是天中六劍之長，但卻最沉不住氣，朝身旁的凌月劍客低語道：「我把老四換下來。」身形暴長，自馬鞍上斜斜掠起，宛如一隻衝天而起的蒼鷹，又倏然下落。

他右手一伸，一道寒光帶著青白色的劍芒，硬生生將正在動手的凌風劍客和謝鏗分了開來，原來他在拔起身形來的那一刻，也將劍撤下，因為他知道若憑一雙空手是很難將這兩人拆開的。

他這麼一來，凌風劍客固是心中感激，謝鏗心中又何嘗不在暗中歡喜？

六合劍丁善程卻大怒，飄身一引，掠到凌天劍客身前，冷然道：「這算怎麼回事？」

凌天劍客卻也冷然望著他，一言不發，凌天劍客本就不善言詞，再加上他此刻本來就心中有些愧怍，越發說不出話來。

須知天中六劍雖然生性怪癖，但卻最愛面子，凌月劍客知道他們大哥的脾氣，哈哈一笑，笑聲中也掠到凌天劍客身側，身法之快速、美妙，看起來尤在凌天劍客之上。

「我四弟和謝大俠的掌法正是旗鼓相當，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若讓他們再爭下去，豈非失去了以武會友的原意？」他帶著笑容巧妙的解釋著，回過頭去，朝金剛手道：「伍大俠，你說可對？」

金剛手伍倫夫一笑道：「正是。」他老成持重，心裏的話，自然都隱藏了起來。

所以，凌月劍客又笑道：「丁少俠不要生氣，這是我大哥的好意，如果丁少俠不反對的話，我倒可以在劍法上向丁少俠討教討教。」

他自恃劍法，自忖年紀輕輕的丁善程怎抵敵得住他浸淫數十年的功力，所以輕輕一帶便將事情全包攬在自己身上，其實他此刻心中已有些惱羞成怒，準備將丁善程傷在自己劍下了。

六合劍丁善程也是天生一副不賣賬的脾氣，立刻回答道：「我倒願意傷在閣下的劍下，希望到時候不要有別人再有這份好意了。」

凌月劍客故意裝著不懂他話中的意義，笑道：「丁少俠說笑了！」話猶未了，他身形一動，緊接著寒光一閃，「嗆啷」一聲長吟。

原來兩人不約而同各個發出一招，兩劍相擊，自然發出嗆然龍嘯，凌月劍客笑容未斂，道：「果然手底下有兩下子！」劍光一凜，身隨劍走，刷刷又緊接著幾劍。

原來方才對劍時凌月劍客已經試出了丁善程劍底的功力，本來他對這年紀輕輕的六合名手所存的輕視之心，此刻也全收起來了。

丁善程劍光如雪，走的也是輕靈狠辣一路，須知六合劍法本自脫源於武當，因此金剛手伍倫夫才有「他是你們的小師弟」之說，此刻兩人一交上手，劍光如梨花錯落，遠遠望去，宛如在漫天風沙裏湧起一座光幢，光景自然又和方才謝鏗動手時大不相同。

天中六劍臉上也不禁都露出驚異之色，因為他們將對方的實力估計過低，謝鏗的掌力雖然雄厚，但遊俠謝鏗在武林中已算得上是一等一的角色，他們也還並不十分驚詫，此刻見了這麼年輕的人，在劍法上也是這麼深湛的造詣，居然一時之間能和凌月劍客戰了個平手，自然有些意外了。

謝鏗靜立在旁邊，彷彿在想著什麼心事，哪知他卻在暗中調息，做著內功，鐵霸王郭樹倫張大了嘴，用心的看著他們兩人動手，他天性好武，只是頭腦不甚發達，練武總無大成。

金剛手伍倫夫皺著眉，暗怪自己多事，跑到這裏來找謝鏗，他暗忖：「真是好沒來由，無緣無故的又惹上這些事。」下意識的探手入懷，觸手之物，使得他臉上更是憂形於色，暗地歎息道：「眼前凶吉尚不自知，善程這孩子卻要去找這些麻煩，若然他失手被傷，那我又折了個好幫手，唉！我本來想多拉個幫手，哪知偷雞不著，反倒蝕了把米！」

他越想越煩，無聊的將懷中之物取在手上把弄，眼睛卻隨著丁善程的劍打轉，恨不得他一劍就能將凌月劍客刺個透明窟窿，但他卻未想到，如果這樣，那他也跑不了啦。

突然，凌天劍客也飄身下馬，極快的掠到伍倫夫面前，伍倫夫一驚，肩頭一晃，連退了數步，哪知凌天劍客如形附影，也跟了上來，伍倫夫微微有些吃驚，強笑道：「閣下有何指教？」

凌天劍客卻不答語，眼睛緊盯著伍倫夫手上之物，忽然回頭喝道：「老三，快住手。」

凌月劍客無論在功力或是臨敵經驗上，都比丁善程高了一籌，十幾個照面下來，已佔了優勢，漸漸已將丁善程的劍式困在自己劍圈之內，此刻聽了凌天劍客的喝聲，心中大奇。

但他終究還是住了手，身形暴縮了五尺，六合劍丁善程也大感奇怪，劍尖一垂，詫異的望著他們。

凌月劍客掠至凌天身側，投給他一個詢問的目光，凌天一指伍倫夫手中之物，道：「老四，你看看這是什麼？」

凌月也大大露出異容，連笑都笑不出來了，金剛手眼光一轉，心中大動，暗忖：「大概他們也是接到此令才來的，看來此令的主人已靜極思動，又要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了。」一陣風吹來，一粒塵土落入他眼中，他眼皮極快的眨了幾下，伸手拭去了留在眼皮上的淚珠，暗暗埋怨道：「只是他卻為什麼會選中這樣的鬼地方，難道其中又有什麼文章？」

四川大

雲龍白非以極快的身法掠去數十丈，才漸漸放緩速度，這並非他真力有所不繼，而是心中紊亂的思潮使他極需靜下來想一想。

當然，他覺得有些驕傲，以遊俠謝鏗這種在江湖上已享盛名的人物，在他手下尚不能走過三十招，但是另一種深邃的悲哀，卻使得他這份驕傲和高興的感覺大大的沖淡了。

石慧的一顰、一笑、一嗔、一怒，此刻仍留在他心底，雖然他和她並沒行一段很長時間的相處，但在他說來，卻已足夠他回憶了。

他偶然想起一篇很美麗的駢文，當時在他看來，並沒有引起他很多感觸，然而此刻，那其中的每一句話都在深深的激動著他。

那篇駢文大意是說，人類之間的友誼，是需要很長的時日來堆積的，而愛情卻每每發生在一剎之間，相愛的人們，也不需要很多時間相處，有時匆匆一面，便已刻骨銘心了。

他在江湖中闖蕩的時日尚短，但遇上的事卻使他在這短短一段時間中彷彿蒼老了許多，他甚至將一年之後天龍門大選掌門的事都看得極淡，而在這以前，他是極為看重的。

他雖然放緩了身形，然而在他思潮反覆之間，卻已走了許多路了，漸漸他彷彿覺得近處已有別人，於是他將身形更放緩了下來，因為他也知道在普通人面前炫技是江湖中的大忌。

果然，不遠之處就有個小小的市鎮，他亦是初到西北，當然不知道這市鎮的名稱，他也不去打聽，因為這是無關重要的。

他入鎮之後，略為整理了下衣裳，拍去了身上的塵土，天龍門雄踞武林多年，到了他父親一代，已是名成利就，是以他自幼養尊處優，何曾吃過這種風塵之苦？此刻他但覺心身俱疲，得先找個安息之處，至少，得先將臉上的塵土洗去。

於是他就在這小鎮的唯一街道蹓躂著，希冀能達到自己的希望。

不久，他就發現了一件頗為奇怪的事，原來這小鎮上一共只有一家小客棧和三家吃食店，照理說在這種荒僻之地，是不會有什麼生意的，然而此刻，非但那小客棧早已人滿，就連那三家吃食店也是座無虛席了。

他無可奈何的在街上轉著，不時有人向他投以奇異的目光，他也沒有注意，因為他已沒有這份心情去注意了。

終於他看到一個賣些牛肉蒸饃以及汾酒之類的吃食店裏走出兩人，他暗忖：「這回裏面大概有空位了。」心中陡然一喜，連忙急行兩步走了過去，從吃食店出來的那兩人也極為注意地看了他兩眼，兩人竊竊低語，似乎在講著什麼。

他一腳跨進那間小舖，一種混合著酒與燒肉的氣味直往他鼻子裏沖，他不禁咽下一口唾沫，心中暗笑自己的饞相，目光卻在搜索著空位，然而，這小小舖子裏的七張桌子卻仍然坐滿了人。

他可不願意在這種情況下再走出去，因為他實在有些餓了，於是他拉著正在忙得一塌糊塗的店夥，要他替自己想想辦法。

兩人言語不通，但是終於那店夥計明白了他的意思，因為走到這店裏來的人，還會有什麼其他目的？於是他設法替他在一張桌子上找了個空位，雖然那張桌子原先已有三個人坐在那裏了。

白非隨意指點了些吃食，略略漱了漱口，安頓了下來之後，才發現這個小鎮上的情況的確是有些異乎尋常。

原來這小鎮裏的吃客說話的聲音南腔北調，顯見得不是來自一處，但是彼此間卻又像是都認得，不時有這張桌子上的人跑去另一個桌子上去聊天、敬酒，而且粗豪的大笑著。

最令白非注意的，卻是這些吃客一個個都神足氣壯，兩眼神光飽滿，顯見都是練家子，而且從他零星聽到的一言半語中，還聽出了這些人竟都在武林中有些地位，而且看情形，這些人武功都還不弱，這個出身武林世家的白非當然看得出來。

他奇怪地暗忖：「在這種小地方怎會有如許多的武林豪客？」收回目光來，卻發現和自己同桌的三個人也都在注意的望著他。

他立刻發覺和自己同桌的這三個人不是和其他的人一路，這三人中一人年紀頗長，似乎已有五六十歲了，另兩個卻都是風姿不凡的年輕人，非但衣著打扮不俗，而且氣度高華，和那般武林豪客一比，更顯得如雞群之鶴，超人一等。

於是他善意的朝那三人微笑一下，那老者也一笑，神態之間甚為和詳，一點兒也沒有武林中人那種劍拔弩張的樣子。

另兩個少年也抿嘴一笑，白非彷彿還看到其中一個臉略略紅了一下，這才注意到這兩個少年容貌之美竟是生平罕睹。

於是他更起了親近之心，只是他面皮尚嫩，不好意思朝人家搭訕而已。

少時吃食送了上來，白非雖然肚子餓，可也不好意思狼吞虎嚥，但這種店裏的牛肉蒸饃等物都是大塊文章，因為生意太好，是以燒得也不爛，他很吃力的吃著，抬頭一望，這老少三個人仍在瞪著大眼睛望著他，臉上不禁一紅。

那老者笑道：「男子漢吃東西，難看一點有什麼關係，二十年前我若看到這種東西，不用手抓來吃才怪。」他咯咯大笑兩聲，接著道：「若要裝作斯文，就不是男兒本色了。」

白非臉又一紅，心裏不但沒有怒意，而且還暗中感激人家的好意，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就這麼奇怪，若是換了一個他所討厭的人講出這幾句話來，恐怕他當時就要變臉動手了。

那兩個少年噗哧一笑，望著白非，像是十分有興趣的樣子，白非甚至覺得自己的形狀有些狼狽了，更不好意思大吃。

那老者呷了口老酒，緩緩放下杯來，笑道：「兄台像也是從遠方來的吧？」白非點了點頭，老者又說道：「此地風光，雖比不上江南的小橋流水，但大漠風飛，男子漢總要經歷一下才是。」

白非又一點頭，他覺得這老者話中豪氣逸飛，句句都令他心折，那老者心情像是甚好，大笑著朝他身旁的兩個年輕人道：「你看人家精光內蘊，一派斯文，你們真該學學人家才對。」

那兩個少年齊齊望了他一眼，其中一個對另一個一做眼色，兩人又噗哧一聲笑了出來，白非低下了頭暗忖：「這兩個小伙子一個勁兒笑個什麼！」臉上又不禁飛紅了起來。

那老者像是誠心結交白非，一手拿了酒瓶，道：「兄台可要來一杯，這酒雖不甚好，卻是我由四川攜來的，味兒還足。」說著，不等白非的同意，就替他斟滿一杯，一面道：「萍水相逢，老夫就這麼惹厭，兄台休要見怪才是。」

白非雖不善飲，但生長在那種家庭中，豈有不會喝酒的道理，連忙接過杯子，道：「長者見賜，小可感激尚不及，怎會有別的意思？」

那老者舉起酒杯，連連大笑道：「好，好，乾一杯。」

酒尚未沾唇，一股強烈的酒氣已直沖進白非的鼻子，他本來只想淺呷一口，但想到老者所講的話，一仰首，果然乾了一杯，頓時熱血上湧，脫口道：「這不是大酒嗎？」

伸過空杯去，意思竟像要再來一杯。

老者大笑道：「好，好，原來你也懂酒，再來一杯，再來一杯，老夫今天酒逢知己，卻是要不醉無歸了。」

那兩個少年對望了一眼，其中一個道：「爹爹今天這麼高興，可別喝得太多了。」

另一個咯咯笑道：「你又來管爹爹了！以後等你……」他笑著頓住了話，卻又道：「聽說那人也是喜歡喝酒的，你留著去管管他吧。」

先前一人笑答了一句，就不再說話了。

白非心裏奇怪，這兩人怎的這麼娘娘腔，驀的想起母親所說在江湖上行走的女子多半都是女扮男裝的，再仔細望了他們兩眼，越發確定了他們都是女子，暗忖：「難怪他們不喝酒了。」

第二杯酒下肚，白非抓起一大塊牛肉來就吃，再也不管斯文不斯文了，老者點首笑道：「這樣才是大丈夫的吃相。」竟也抓起一塊白非盤中的牛肉吃了起來。

那兩個少年不斷的吃吃笑著，他們與白非素不相識，此刻竟相處得十分融洽。

隱跡風塵

那老者酒量甚豪，喝了這麼多酒下去，神色依然絲毫未變，打量了白非幾眼，笑道：「萍水相逢，本不應請教兄台的姓名－－」

白非忙接口道：「小可白非。」

那老者哦了一聲，方在尋思之間，那兩個少年已喲的一聲，脫口道：「白非，你就是天龍門裏的雲龍白非嗎？」

他這一脫口而呼，這小舖共有多大，除了已經喝醉了酒的幾個之外，哪個沒有聽到？一齊都扭轉了頭向白非打量著。

原來雲龍白非此刻在江湖中已頗有名聲，而這個小舖中所坐的十個裏有十個是武林中人，聽到這名字，自然難免注意，也更難免竊竊私議，有的奇怪雲龍白非是個如此年輕的俊品人物，有的卻在猜測和他同桌的那三個人的來路，原來他們也沒有人認得這老幼三人。

雲龍白非有些得意，卻又有些不好意思，那老者仔細地又看了幾眼，忽然一拍桌子，道：「難怪我看兄台不但氣度不凡，而顯見得內功已有非常根基，原來竟是天龍掌門的公子。」

那兩個少年對他也是頻頻流目，但沒有一個向他說話。

這種情況白非可是第一次遇見，他甚至覺得有些坐立不安了，那老者隨手掏出一錠銀子，拋在桌上，道：「兄台如不棄，不妨隨老夫到客棧去談話，這裏人太多，總非談話之地。」

白非正被這麼多雙眼睛看得有些發窘，聞言正中心意，忙站了起來，其實他此刻連那老者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他必定有著很豐富的閱歷，很深的武功，是個隱跡風塵中的俠士。

他們穿過別人的桌子時，白非隱隱聽到有人在說道：「怎的天龍門下也有人參與此事，這倒有點奇怪了。」

白非心中一動，暗忖：「這裏到底有什麼事發生呀，想來這事還不尋常，否則怎會引得這許多武林豪客都來到此地？」流目四顧，人家仍然在望著他，天龍門多年未干預外事，此刻他當然難免引起別人的注意，他頭一低，隨著那老者走了出去。

此時忽然有人呸了一聲，一個粗豪的聲音道：「有什麼了不起！」

那兩個少年走在最後，聞言回頭道：「你說的誰？」

那人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似乎已有了七八分酒意，大聲說道：「我說的是誰，干你娘的屁事！」

那兩個少年方自大怒，哪知那漢子又道：「我喪門神走遍江湖，什麼玩意兒沒見過，像你們這樣的小兔崽子，老子更見得多了。」

在座的大多是此人的朋友，也都有了酒意，聞言一齊哄笑起來，卻不去考慮這後果。

此刻白非也回轉身來，那老者走在最前面，此時已走出舖外了，店裏的掌櫃早就在擔心這班大爺會生事，現在更嚇得面無人色。

那兩個少年氣得面色鐵青，其中身材略長的一人冷笑了一聲，手微一揚，也未見有什麼寒光，但那粗豪漢子卻慘呼一聲，雙手一陣亂動，將面前的桌子都推翻了，酒菜落得滿地，接著倒在地上。

於是一陣大亂，小舖中的吃客紛紛叱，有的在罵：「天龍門是什麼東西，敢這麼張狂！」

原來這批人在武林中都是成名露臉的人物，有的是鏢頭，有的是武師，為著同一件事都跑到這西北邊陲之地來，此刻見同伴受傷，當然大怒。

他們出語一傷及天龍門，白非可沉不住氣了，厲喝道：「朋友們說話可得放明白些，有人要跟天龍門過不去，只管沖著我來好了！」

那些武林豪客乘著三分酒興，又仗著自己這面人多，有的翻桌子，有的拋長衫，紛紛叱道：「大爺們今天要教訓教訓你們這幾個兔崽子。」有的甚至將兵刃都抽出來了。

這一場混戰看來在所難免，那身材較長的少年連連冷笑，神色鎮靜，甚至還有些威嚴，並非方才言笑時那種樣子。

雲龍白非白恃身手，也沒有將這班角色放在心上，他卻不知道在這班人裏也不乏硬手，真動起手來，勝負還難料呢。

忽然又是一聲厲喝，聲音彷彿深山鐘鳴，震得各人耳畔嗡然作響，這聲音甚至不像人類口中所能夠發出的，眾人各個大驚，雲龍白非也回過頭去一看，原來是那和詳的老者所發。

舖內群豪也都被這一聲厲叱震住了，大家心裏都知道，這種厲叱聲肯定是發自一個內功極為深湛的人口中的，而此人內功的深湛足以驚世駭俗，但是大家都沒有想到是這安詳的老者。

那老者目光中威凌四射，已現灰白色的長眉根根倒豎，雲龍白非也不免吃驚，暗忖：「這老者的氣功竟已到了這種地步。」在心中飛快的將父母說給他聽的武林中成名英雄的姓名想了一遍，但卻也未想出這老者究竟是什麼人來。

小舖裏混亂的人聲頓時因著這老者的一聲厲叱而靜寂了，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著和雲龍白非同樣的想法，都在思索著這老者的名字。

那老者其利如刀的目光，緩緩自每個人臉上掃過，沉聲道：「你們想幹什麼？」

許久，沒有一個人敢發出聲來，這麼多武林豪客，竟都被這老者的一聲厲叱震住了，那少年輕蔑的一撇嘴，不屑的說道：「膿包。」

這膿包兩字可真令人忍受不住，舖中群豪再也忍不住，這種終年在刀口找飯吃的朋友有的即使明知要吃虧，也要拼上一拼的。

於是有人說道：「朋友，少充殼子，有什麼玩意兒只管抖露出來，亮亮相就想唬人，大爺們可不吃這一套。」

說話的這人正是河北成名的人物八卦刀于明倫，他再也不會想到，這老者竟是他生平最敬佩之人，只是他卻從來無緣得見而已。

隨著他這一發話，群豪又是一陣低叱，那老者長眉一立，回頭朝白非及那兩個少年一揮手，低叱道：「你們都出去。」

他話中像自然有一種威儀，連雲龍白非那種個性驕狂的人，也不由得不走了出去。

外面天氣仍然極為陰沉，那兩個少年嘟著嘴，跟在白非後面，一出到外面，就互相埋怨了起來，一個說道：「你剛才出手怎麼那麼客氣，要是我呀，不多傷他幾個才怪。」

另一個一撇嘴，賭氣道：「我呀，還比你好得多，你躲在後面，聯手都沒有動一下。」

雲龍白非心裏有些寒，暗忖：「這兩人看來文文靜靜，笑起來也甜得很，怎的卻是如此心狠手辣？」他卻不知道這兩個少年不但心狠手辣，在江湖已是大大有名的煞星哩。

他心裏微微有些著急，不知道小舖裏面現在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番光景了，忽然，他聽到一聲極為響亮的驚呼之聲，他知道那一定由許多人口中同時發出的，心中一動，忍不住想進去看看，才方自走了一步，那兩個少年已同時喝止道：「你進去幹什麼，我爹叫你等在外面，你沒有聽見嗎？」

白非心中有些不悅，他幾時受過這種疾言厲色？然而此時此地，他卻又不得不忍下來，皺著眉，緩緩在外面踱著步子。

那身材較高的少年又一笑，道：「我是好意，你可別不高興呀。」聲音又是軟軟的，和剛才像是換了個人似的。

雲龍白非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什麼話都不能講，只得勉強一笑，負著雙手，施然而行，眼睛卻盯在那小舖的門口。

小舖裏現在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就在白非幾次忍不住想擠進去看看的時候，那老者已緩步走了出來，面上已恢復了安詳的神色。

非常人也

雲龍白非一個箭步竄了上來，想問「怎麼了？」突然又發覺自己太沉不住氣，微微一笑，將身形停了下來。

那老者想是已明白他的意思，笑道：「這裏已經沒事了，我們邊走邊聊。」

白非此刻越發斷定了這老人必非常人，在那種已是劍拔弩張的情況下，他能夠將一場將要爆發的爭戰消弭無形，這比他用武力將那些人全部制服還要令人值得佩服，心想這必定是他有令人懾服之處。

那兩個少年一跳一蹦的跟在老者後面，彷彿只要在這老者面前，他們就變成了天真的小孩子似的。

白非心中暗笑：「怎的這兩個人的脾氣這麼怪，一時半刻之內，竟變換了幾種性格？」

老者彷彿在想著什麼心事，走了一段路後，他突然回頭向白非說道：「兄台這次孤身西來，一定有著什麼事故，老夫不嫌冒昧，如果兄台不在意的話，可否告知老夫呢？」

這問題倒真使白非難住了，他到西北來，是為了跟蹤石慧，但是這理由卻又怎能對別人說出來？

因此他囁嚅著，半晌說不出話來。

那老者面色一變，怫然有不悅之意，白非訥訥道：「不是小可不說，而是……」

那老者輕輕一笑，道：「在我面前還有什麼說不得的話？」語氣中所帶的那一種力量，真能使人心甘情願的說出自己的秘密。

那身材較高的少年彷彿特別喜歡說話，此刻也道：「你這人真是的，在我爹爹面前還有什麼說不得的話？」

白非望了他一眼，他一皺鼻子，道：「你看我幹什麼？」

白非險些失笑，暗忖：「這廝倒調皮得緊。」心中有了幾分好感。

那老者笑叱道：「小二子不要調皮。」

白非再也忍不住笑出聲來，又瞅了他一眼，暗忖：「小二子，哈，原來你有個這麼漂亮的名字。」

那少年一跺腳，不依道：「爹爹真是的，當著外人也叫人家小二子。」這一嬌嗔不依，活脫脫的更是少女的嬌態樣子。

白非又一笑，暗忖：「憑你這樣子，還想假充男人？」

這一說笑打岔，老者竟不再追問白非了，此刻他對這老少三人雖然並沒有多大的認識，但竟也隨著他們同走。

片刻，來到那家小客棧，那是白非曾經來過的，老者帶著他們走到一間小房間，房間設備的簡陋，使得白非暗暗皺眉。

原來西北人民窮困已極，通常家庭裏多半無桌無椅，只有一個極大的土炕，一家人白天在上面做事吃飯，晚上就在上面睡覺，這原因說來可笑，因為他們有時全家人只有一兩條褲子，有事時才能穿，沒有褲子穿的人，怎能下得了床？這種情形只到很久以後才得改善。

這小客棧裏當然也是這種情形，那老者一擺手，讓白非也坐在炕上，笑道：「出門人應隨遇而安，比這再壞的地方，都得照睡不誤。」

他像是又看穿了白非的心事，道：「你別嫌這地方不好，有時情勢所逼，你連豬欄都得睡。」他微微一笑，道：「想當年，我就睡過豬欄的，只是那種氣味太難聞，但我還是睡著了。」

那兩個少年笑得全身顫動，白非也忍不住笑了出來。

老者突然面色一整，朝白非道：「不管你是為著什麼到西北來的，也不管你是否有心來此，但這裏即將有事發生，你是看出來的了。」

白非連連點頭，他人極聰明，如何看不出來？只是他卻絲毫不知道這裏到底發生什麼事罷了。

「你年紀還輕，我希望你能分得出正邪，不要人云亦云，做那盲從附和的呆子。」那老者道來，面上正氣凜然。

白非又連連點頭，可是他卻是糊塗了，暗忖：「他對我說這種話是什麼意思？」心中一驚，轉念忖道：「難道他已知道我和無影人的女兒有著情意，因此才發話勸阻我，可是她母親就算不好，和她又有什麼關係，何況……何況她也死了，什麼事都談不到了。」一念至此，臉上又流露出黯然之色。

他心中的思忖，使得他面上的神色亦陰晴不定，那老者哈哈一笑，道：「我真想不透，那兩個小子誰有這樣的神通，竟連天龍門下的人都能請了來。」他目光一轉，盯在白非臉上道：「天龍門除你之外，還有別的人也來參與此事嗎？」

白非實在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正容答道：「不是小可瞞您，小可實在不知道這裏將要發生什麼事，天龍門有沒有別的人來，小可也不知道。」

那老者哦了一聲，目光仍緊逼住白非的眼睛，想是看出他並非虛言，過了一會才說道：「你不知道這事也好。」說著話，他站了起來，在房中緩緩兜圈子，似乎在思索著什麼問題。

白非此刻心中亦是疑竇叢生，最令他不解的，就是這老者究竟是何許人也，他究竟憑著什麼，竟能鎮住了那小舖數十個終日在槍尖刀口討生活的武林朋友，他暗忖：「這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呀，這老人必定有著什麼足以令別人心服的地方，也必定有著極大的名聲，但是我卻怎麼想也想不起來，當今武林的前輩英雄中，並沒有這麼樣一個人呀。」

「小舖中剛才所發生的，究竟是什麼事呢？為什麼那麼多人會同時發出一聲驚呼？是這老人露了一手足以使他們驚震的功夫？還是他的名聲使他們驚呼呢？」白非百思不解，這老人的來歷，竟使得本已心事重重的他又加了些心事。

那兩個少年嘟著嘴，一言不發的坐在旁邊，白非瞧了他們一眼，又忖道：「剛才那少年一揚手，那漢子就倒了下去，看樣子痛苦得很，但是他揚手之間並沒有暗器的光芒，甚至連暗器所帶起的風聲都沒有呀，當今之世，我還沒有聽說過有這種無影無形的暗器呢，即使那種細小的金針之類的暗器，發出時也不會像那樣的簡直沒有任何痕跡呀？」

這些難解的問題，使得他兩道劍眉緊緊皺在一起，坐在土炕沿上，也不知道有什麼話可以打開此刻無言的僵局。

那老者突然停下身形來，緩緩向白非問道：「你知道我是誰嗎？」白非茫然搖了搖頭。

「也難怪你不知道。」那老者一笑說道，自懷中掏出一物，在白非眼前一揚，又道：「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白非見了此物，心中猛的一陣劇跳，暗忖：「原來竟是他。」心中方自驚異，那老者卻又掏出一物，朝土炕上一丟，道：「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並未等到白非回答，接口又道：「中原武林的數百個豪士，就是因了此物，才到這西北來的。」

白非仔細看了那東西幾眼，臉上又露出驚異的神色來。

伊人無恙

在那黃土將崩的一刻裏，石慧的江湖歷練，當然不及謝鏗及黑鐵手豐富，但是心思反應的靈敏卻非他人能及。

何況她距離窯門本比謝鏗等兩人為近，當下也念頭都來不及轉，身形一動，便掠了出去。

這在當時的確是千鈞一髮，她假如再遲那麼一點兒，便得和謝鏗等兩人一齊葬身在黃土之下。

她方掠出土窯，身後已是轟然一聲大震，她連頭都不敢回，身形弓曲之間，已然上掠數丈，這是她身受父母兩人的絕學，換了一人，也不會有這種功力逃出。

雲龍白非也就是在她之前片刻離開的，但此刻她所遇到的驚險，卻遠在雲龍白非之上，土塊都飛濺到她身上，打得她身上隱隱發痛。

黃土如洪水而下，她將她能施展出的每一分功力，都完全的施展了出來，身形如凌波之海燕，自黃土之上掠了出去。

她這一全力而奔，真氣就有些接不上來，但是她仍然不敢停留，等到後面的土崩所發出的轟然之聲靜下來之後，她才敢停下身形來。

這時她喘氣的聲音已經非常急促了，她靜立著將就了半晌，掃目回望，四周又恢復了靜寂，原來她這一陣急掠已奔出很遠了。

大難過後，她心裏反而平靜得很，這幾乎是每個人心裏都會發生的感覺。

她此來的任務，就是將謝鏗致死，此刻她已斷定謝鏗必定已葬身在黃土之內，暗忖：「他焉能再逃出活命呢？」轉念又想道：「只是黑鐵手也葬身其內，媽聽到了，不知道會多難受哩。」

她哪裏知道謝鏗並未死，世上之事，又豈是人們所能推測的呢！

此刻她任務已完成了，再也沒有什麼事了，覺得輕鬆得很，因為她又可以回家了，回家是一種多麼甜蜜的享受呀。

她輕輕一笑，驀然想起了白非，少女的心事變幻無常，她對他竟也在不知不覺中有了很深的情意，於是她對這正在懷念著她的人，也開始懷念了起來，這種感覺，是她前所未有的。

她也不知道她為什麼會理睬這年輕人，雖然她對他的態度是冷冰的，但是她卻將她的身世一切都告訴了他，雖然事後她想起來也有些後悔，然而當時她卻像是無法控制住自己似的。

「如果我回家去，此後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能再見他了。」她幽幽長歎了一聲，漫無目的向前走去，在她心底，她還有著能再碰到他的希望，雖然也許等她再碰到他時，仍會是一副冷冰冰的樣子。

這就是少女的心情，是人們最難瞭解但也是最容易瞭解的。

她所走的路和雲龍白非同一個方向，因此所遇也相同，這裏仍然是一片荒涼的原野，黃土遍地，風仍很大。

她辨不出方向來，心裏有些著慌，想找個人問問，因為這裏四面看起來竟完全一樣，她若走錯了路，在這種生疏的地方，一定難免迷失，而她此刻有些疲倦，也有些餓了。

忽然，她鼻端沖進一股香氣，她幾乎以為是自己有毛病，因為這是燒肉的香氣，而在這種地方怎會有燒肉的香氣呢？

但是這香味越來越濃郁，她直往下嚥唾沫，肚子越發餓，終於忍不住向那香味發出的方向走去，而且越走越快，竟施展起輕功來了。

「無論如何，我也要弄它一塊來吃吃。」她生就是有我無人、一廂情願的脾氣，自己想做的事，也不問別人的感覺，就要去做，縱然做出了要惹一身麻煩，也是先做了再講的。

果然，走了不遠，她就看見前面有煙升起，因為有風，所以那煙被吹得四下飄散。

她腳尖一點，身形如箭般竄了過去，但等她看清前面的景象時，她卻不得不猛然收攝住身形，因為那使得她幾乎嚇了一跳。

原來前面有人席地而坐，因為是背向著她，是以看不清面貌，只看到那人頭髮很長，似乎是個女子，最怪的是這人衣服穿得極為破爛，在那人面前就是煙發出來的地方，燒肉的香氣也是從此發出的。

此情此地，再加上這麼樣一個怪異角色，石慧膽子再大，也不免吃了一驚，她躊躇著，不敢再往前走，而簡直想開溜了。

這是石慧前所未有的，她正想轉身，哪知前面那人卻驀然道：「後面是什麼人？」聲音沙啞而粗，又不像是個女子。

石慧更是一驚，因為她知道自己的輕功深淺，而且極為自負，她暗忖：「我敢說我根本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這人卻知道了，這真有點兒奇怪，難道這人－－」她不敢再往下想。

「走到這裏來，你想走可不成！」那人又冷冷說道，像是背後有著眼睛似的，石慧看著他的背影，越來越害怕，但腳步卻一步一步往那人走了過去，心跳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了。

那人極為難聽的一笑，道：「你害怕幹什麼？我又不會吃了你。」石慧渾身激靈靈打了個寒噤，暗忖：「難道她燒的是人肉？」她雖有一身武功，但遇著此事，竟像一點兒也施展不出了。

那人咯咯笑著，一轉臉，石慧這一驚更遠比方才為甚。

照石慧的思忖，這人必定難看醜惡已極，因為她背影如此，聲音又這麼難聽，哪知這人一轉臉，卻是張奇美無比的面孔。

這美，簡直美得不似人類，那是一張瓜子臉，眼睛大而明亮，鼻子挺直，嘴巴是一個小巧而曼妙的輪廓，但是皮膚卻白得可怕，在白的裏面，還帶著些青的味道。

這使人無法推測她的年齡，石慧的心中更起了恐怖之意，因為這張臉是和這人全身的其他部分都絕不相稱的。

那女人又一笑，笑得甜得很，笑聲卻難聽得可怕，朝石慧道：「小姑娘，你一個人來這裏幹什麼，不怕壞人欺負你嗎？」

她大而明亮的眼睛裏，頓時現出一種迷惘淒涼的光芒，像是因著太多的往事而傷心，而這些往事，卻又是她永生難忘的。

石慧全身冷汗涔涔，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忽然噗哧一響，那女子喲了一聲，道：「燒的肉已經好了，怎的這麼快呀？」

原來她不知從哪裏弄來幾塊磚頭，在裏面燒著枯樹枝弄出很多煙來，而那磚頭上卻放著一個大瓦鍋，裏面的水滾著，發出噗嗤噗嗤的聲音，也發出異常濃郁的香氣。

那女子掀開鍋蓋，香氣更是撲鼻而來，石慧忍不住又咽了一口唾沫，她心裏雖然害怕，但生理上的要求卻仍然強烈。

那女子也看到了，道：「你想吃一點嗎，那就坐下來，不要假客氣。」說著從身旁的一個大布袋裏拿出一套碗筷，道：「我從來沒有請別人吃過我做的東西，今也是我看你特別投緣，但是我碗筷只有一副，只好等我先吃了你再吃了。」

石慧不敢作聲，那女子伸出手，竟十指蔥蔥其白如玉，那碗也是極上品的磁器，筷子竟然是象牙的，石慧更奇怪，她方才竟以為這女人是鬼，現在雖已沒有這種感覺，但卻更奇怪，眼看著她拿著一個湯杓將瓦鍋裏的東西盛了出來，放在碗裏，用筷子慢慢吃著，吃得香得很。

石慧肚子裏可難受得很，她睜著大眼睛望著那香氣撲撲的鍋子，心裏恨不得那女人快點吃完，哪知那女人吃得更慢，一面說道：「我天生吃飯就慢，你要是等不及，就用手在鍋裏抓著吃好了。」

石慧嗯了一聲，暗忖：「這麼燙的東西，怎麼能用手抓來吃？」她瞅了那女子一眼，看到她破爛的衣服，心中恍然忖道：「看她這樣子，一定八成是個女瘋子。」嘴裏可不敢說出來。

那女子一面吃一面笑，笑聲雖然大，石慧聽起來可沒有一點兒笑意，她心裏有些發慌，不知道這女瘋子對她究竟有什麼用心。

那女子望著石慧，笑道：「你怎麼不吃呀？」石慧哭笑不得，那女子又道：「你怕燙，不敢用手抓著吃是不是？」

石慧有些奇怪：「怎麼我心裏想著的事，她好像都知道的樣子。」一股涼意，由背脊直透頭頂，老實說，這種能預知別人心意的人是有些可怕的，何況這女子看來又是這樣奇詭。

那女子突然將手裏的碗筷都遞給石慧，笑道：「你怕燙，我可不怕，你用筷子吃好了。」

石慧不由自主的接了下來，那女子拍了拍手，仔細的看了看自己的手，一面說：「不髒，不髒。」竟將一雙纖纖玉手伸進仍在沸騰著的瓦鍋裏。

石慧又不禁激靈靈打了個冷戰，那女子在鍋裏撈了半天，撈了一大塊肉出來，手上仍然玉指蔥蔥，這雙玉手竟像是鋼鐵所鑄的，絲毫沒有因著這沸騰的肉湯而有半點紅腫。

那女子像是行所無事，一面吃肉一面道：「你快吃呀！」

石慧暗忖：「這女子的內功竟已到了水火不侵的地步了，這我雖然聽人說過，可是老不相信，想不到這女瘋子竟是個這麼樣的高人，可是她究竟是誰呢？我卻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一位人呀！」

她呆望著碗裏的肉，香氣更一陣陣往鼻子裏沖，她暗笑自己的饞，但還是忍不住用筷子夾了一塊，放在嘴裏咀嚼著。

這一吃之下，她只覺得是生平從未吃過的美味，趕緊又夾了一塊，不一會兒，大半碗連湯帶肉都被她吃了個乾淨。

她意猶未盡望著瓦鍋，意思是再來一碗，那女瘋子卻一點也不瘋，笑道：「你還想再吃一碗吧，來，別客氣。」

石慧臉微微一紅，那女子又笑道：「你別怕難為情，這我也是不花錢買來的，吃光最好。」說著，她又從那大布袋裏拿了一大片生肉出來，道：「這條狗我吃了兩天，還沒有吃完，再不吃完就要壞了，有你幫著我吃，再好也沒有。」

石慧一驚，瞪大眼睛道：「狗肉！」

那女子笑嘻嘻的說道：「對了，狗肉，你說好吃不好吃？」

石慧覺得一陣噁心，剛才吃下去的東西在肚中翻江倒海，直想往外吐，可是又吐不出來，乾嘔了半天，一點兒東西也沒有吐出來。

那女子笑得咯咯出聲，道：「這是天下最好吃的肉，你要是不吃一次，你可真叫白活了。」

石慧越想越噁心，那女子笑得打跺，道：「真開心，到西北來，今天是我最開心的一天了。」彷彿只要別人難受，她就開心似的。

關東馬豪

那女子又吃又喝，石慧雖然餓，可再也不敢吃一口了，那女子也不管她，吃完了，將鍋裏剩下的一點肉湯往燒柴上一倒，連連叫道：「可惜！可惜！」鍋也不洗，碗也不洗，又放進大布袋裏。

石慧眼睜睜望著她，心裏想走，又不敢，她有生以來，幾曾遇過這樣的事？心裏直感委屈，眼圈兒都紅了，像是要淌眼淚的樣子。

那女子將東西都收拾好，拿起大布袋往背上一背，石慧鬆了口氣，暗忖：「這一下她可要走了。」

哪知那女子沖她一笑，道：「你可別想丟下我一走就算了，我寂寞得很，要個人陪陪我。」

石慧勉強張口想說話，那女子卻一板面孔，道：「你要是像男人一樣，隨隨便便就把我丟了，我就要殺死你。」

石慧頭皮發麻，不知該怎麼樣好，那女子兩道柳眉幾乎倒豎了起來，道：「天下的男子呀，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她轉過頭向石慧道：「你人漂亮，年紀又輕，千萬別上男人的當呀！」

這女子有時神智不但非常清醒，而且智慧也像比別人高，可是有時候說話卻又顛三倒四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再加上她這一身打扮，石慧暗忖：「她一定是個瘋子。」但瘋子又怎會有這麼深湛的功夫呢？石慧真的有些迷糊了。

那女子搖搖晃晃地走了幾步，眼角不時去瞧石慧，石慧有些怕她，只得乖乖地跟著她走。

那女子笑道：「看樣子你輕功也不錯，跟著我來吧。」身形一動，快如閃電，向前掠去，霎時已消失了身影。

石慧大喜，身形猛轉，也以極快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奔去，幾個起落之間，她暗忖：「這下我可逃開了吧。」

念頭尚未轉完，身側已有人冷冷說道：「我早就告訴你說，你想跑可辦不到。」

石慧一回頭，卻看到那女子又來到她身側。

石慧的輕功在武林中已可算是第一流的了，但這女子的輕功更像是不可思議，石慧又氣又怕，忽然心中一動，暗忖：「媽媽給我的藥，我還沒用完，正好給她用一點。」

她自幼耳濡目染，將人命看得一文不值，想到此處，她不再反抗，跟在那女子後面，但是那女子輕功太高，她又根本追不上，極力地施展出功夫，但是她究竟是個女子，年紀又這麼輕，雖然一時間還不會怎樣，但現在她卻已叫苦連天了。

那女子走了一段，又歇了下來，再走了一段，她道：「肚子餓了，我們燒東西吃吧。」

石慧一怔：「她肚子怎的餓得這麼快？」

那女子身形四下流走，一會兒，竟被她弄了三塊平平正正的大石頭塊，又去找了些枯柴，拿起瓦鍋，又燒起狗肉來。

她升起火煮起肉來，石慧心裏好生氣，但氣卻只能氣在心裏而已，一句話也不敢說出來，怔怔地站在她身旁。

那女子臉色愈發青了，又好像有點冷，她伸手一拉石慧道：「你怎麼不坐下來？」

石慧一縮手，因為她的手竟涼得可怕。

她不甘願地坐在那女子身旁，火越燒越旺，她從布袋中取出那一大片生狗肉，隨手切去，那肉竟應手而被切成一塊塊的，生像她那一雙玉手竟是利刀似的，石慧更是吃驚，暗忖：「這女瘋子的功夫怎的這樣驚人？」這名滿江湖的兩位武林高手的後人，卻被這種不可思議的功夫震住了。

那女子又從布袋中取出一個皮囊，裏面竟滿裝著水，又拿出了幾個小罐子，裏面有鹽、有佐料，石慧暗忖：「這布袋裏還有什麼東西？」詫異的望著那布袋，又不敢動手去看。

不一會，瓦罐裏的香味又自溢出，石慧雖然知道這是狗肉，也禁不住這香味的誘惑，直流口水，她生平沒有吃過狗肉，雖然覺得很噁心，但這種南方的異味，她竟有再吃一次的想法。

忽然那女子眉頭一皺，不悅地說道：「怎麼又有人來了？」

石慧留意傾聽，卻聽不出一絲聲音來，方才暗忖：「這種鬼地方還會有什麼人來？」念頭未轉完，突然聽到有馬蹄行走的聲音。

她不禁暗暗欽佩這女子聽覺之敏銳，自己也是從小練武，旁人聽不見的東西，自己也能聽出來，但和人家一比，卻差得太遠了。

馬蹄聲本來不是沖著這方向而來，但到後來，蹄聲卻越來越近，那女子冷笑一聲，道：「又有幾個饞鬼來了。」

片刻之間，就來了幾匹馬，從馬上人坐在馬上的姿勢看起來，這些人馬上的功夫都極好，石慧不免睜大眼睛去看，那女子卻低著頭，動也不動，注視著鍋中即將沸騰的肉湯。

那幾匹馬來到近前，其中一人道：「好香的味道，俺又累又餓，有東西吃真是再好沒有了。」一口的關東口音，而且語氣之中，彷彿只要有東西他就能吃似的，至於人家讓不讓他吃，那全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那女子冷笑一聲，目光隱隱露出殺機，低罵道：「臭男人！」

石慧暗笑：「這女瘋子怎麼對男人這麼樣恨法。」

那幾匹馬上的騎士刷的一齊下了馬，身手乾淨俐落之至，他們共是四人，手裏揮動著馬鞭子，大剌剌地走了過來。

石慧暗啐一口，也覺得這些人極為討厭，這些人不知道自己倒霉的時候已經快到了，還高興得很，其中一人身軀最為彪壯，扯著大嗓門道：「今天俺兄弟真是走運，不但有吃有喝，還有這麼漂亮的兩個娘兒們陪著，想不到這趟到這裏來，還有點收穫。」

另一人怪聲笑道：「俺對娘兒們倒不感興趣，只要老三的酒帶來就行了。」這般粗豪小子，四肢雖甚為發達，頭腦卻遲鈍得很，可沒有想到在這種荒涼的地方，人家兩個女子敢孤身坐在這裏，難道沒有一點仗恃嗎？兀自笑著、叫著，像是突然看到什麼寶藏似的。

先前那彪形大漢又笑道：「俺兄弟真是青菜豆腐，各有所喜，老二、老三喜歡喝酒，俺和老四卻喜歡酒字下面那兩個調調兒。」說著話，粗聲大笑著，一屁股坐在石慧的身邊。

石慧以為那女子必定會發作，哪知那女子卻笑了起來，笑的聲音輕輕的，道：「肉就快煮好了，爺們等一會再吃吧。」

那大漢甩著眼睛望著她，笑道：「這娘兒有點兒意思，喂！你怎的不穿件漂漂亮亮的衣服，以後你跟著俺，不但管保你有吃有喝，還得管保你打扮得標標緻致的，哈，哈。」他敞開喉嚨大笑了幾聲，又道：「今天你遇著大爺們，真算你走了運了。」

那女子便輕輕地笑著，石慧一肚子悶氣，依著她的性子，不把這些粗漢一個個撕成兩半才怪，但她看到這女子的樣子，卻只得將悶氣留在心裏，暗罵：「這女瘋子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另外三個大漢也坐了下來，那嗜酒的老二怪笑著說：「你們遇見俺大哥，可真是走運了，俺大哥在關東是有名的溫柔體貼，是個風流多情的大英雄－－」說著，他又大聲笑道：「老三，快把酒拿出來，咱們幹咱們的。」

石慧望著老大的尊容暗忖：「這還叫溫柔體貼、風流多情呀？」一噁心，連隔夜的飯都快吐出來了，連忙將身子移開了點兒。

哪知那老大卻伸出一隻毛茸茸的粗手過來，笑道：「小娘兒們，別害臊，大爺又不會吃了你，管保玩得你舒舒服服的。」

石慧面目變色，方想動手，卻見到那女子朝她使了個眼色，其中彷彿有著什麼深意，只得心一鬆，將手收了回來。

那女子輕輕一笑，道：「爺們都是從關東來呀，這麼遠巴巴的跑到這種鬼地方來幹什麼呀？」

另一人想必是老四，笑著接口道：「來看你呀。」兩隻眼睛，幾乎眯成一條縫了。

老大卻一本正經的說：「大爺們是別人特別請來辦事的。」他故意歎了一口氣，做出十分了不起的樣子說道：「想不到中原武林中都是膿包，真遇上了事，還得讓大爺辛辛苦苦的從關外跑來。」

石慧面色又一變，悄悄伸出手去，在瓦鍋的邊緣摸了一下。那鍋裏肉湯已在翻滾著，顯見得肉已經可以吃了。

黑蛇令符

「肉已經可以吃了，老三，快動手。」老二接過酒囊，呷了一大口，嗖的一聲，從懷中拔出一個解腕尖刀，自鍋裏挑了一大塊肉出來，又似乎嫌太熱，放在手上慢慢涼著。

其餘三人也各自拔尖刀，老大笑道：「這肉可燒得真不錯，過兩天大爺事辦完，把你接回家，天天給大爺煮肉吃。」

石慧暗中冷笑一聲，臉上的神色令人難測，只是那四條粗漢正自興高采烈，根本沒有注意到她面上的表情罷了。

那女子笑道：「你們也是接到了『黑蛇令』吧？」面上露出一個極為奇怪的表情。

那四個漢子倒真吃了一驚，同聲道：「你也知道？」

那女子又一笑，自懷中取出一物來，黑黝黝的，發出金屬的光。老大更吃一驚，剛伸手想去接過來，怎的慘叫了一聲，倒在地上了。

這一下，可輪到那女子有點吃驚，另外三個大漢方喝罵道：「臭娘兒們，你們－－」還沒罵完，三個人也一齊慘呼著倒在地上了。

石慧冷笑一聲，罵道：「臭男人！」

那女子咯咯笑了起來，道：「真看不出你來，小妹妹，你還有這麼一套。」

石慧所施的毒豈是小可，那謝鏗何等功力，只是聞了一下，已自中毒不支，這四條粗漢竟吃了下去，此刻早已全身發黑，死去多時了，那女子朝他們的屍身看了一眼，轉過頭來，靜靜的看著石慧，眼中竟露出喜悅的光芒。

石慧此刻對這女瘋子非但不像方才的恐懼、懷恨，而且甚至微微有些好感了，微微笑道：「對不起，這鍋子恐怕再也不能用了。」

那女子咯咯笑道：「你以為我不知道嗎？天下除了無影之毒外，再沒有一種毒藥能這麼厲害了，喂，我說小妹妹，你是無影人的什麼人呀？」

石慧又一驚，暗忖：「她怎麼什麼都知道？」

那女子睜著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靜靜等著她的答覆，石慧看得出她絕不像其他的人對她媽媽有著又恨又怕的惡意，遂說道：「她是我的媽媽。」語氣之中，對她有這樣一位媽媽頗為自豪。

那女子喲了一聲，笑道：「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了，做得又乾脆又俐落。」石慧一笑，那女子又笑道：「我早就想看看你媽媽，卻想不到媽媽沒有看到，反而先看到女兒了。」

石慧一笑，問道：「你能告訴我你是誰嗎？」

那女子目光中立時又露出那種幽怨、淒涼和迷惘的樣子，喃喃低聲道：「我是誰？我早就死了，現在已經不是我了！」

石慧倒沒有因著這莫名其妙的話而驚異，因她早就知道自己的問話一定得不到回答的，低頭一下，那黑黝黝的鐵牌仍在那女子的手上，腦海中晃過黑蛇令三字，心裏模模糊糊的有些兒印象，彷彿以前也聽說過，只是這印象已經很難記憶清晰了。

於是她問道：「這就是江湖上傳說的黑蛇令符嗎？」那女子一點頭，石慧又道：「你是不是也因為這黑蛇令符到來這裏的呢？」

那女子眼中精光暴射，道：「他配叫我嗎？」隨又低低說道：「我來這裏，是為著另一樣事。」眼中又現出那種神色。

石慧悄悄接過那黑蛇令，極有興趣的把玩著，一面問道：「這黑蛇令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以前我好像聽爸爸說過，不過現在又忘了。」她現在對那女子已無恐懼，又恢復了她那種天真嬌憨的態度。

那女子望了她一眼，眼中竟有些慈愛之意，彷彿雖然不願意說話，但卻也不忍拂了這天真少女的心意一樣，緩緩說道：「當時江湖中最好的幫會天龍會因掌門人清理門戶而瓦解了，天龍門下千百萬兄弟頓時沒有依靠，那時武林中有個很年輕但是武功卻極高的人，叫做『千蛇劍客』的－－」說到這千蛇劍客，她倏然頓住了話，臉上滿是怨忿之情。

石慧接口問道：「這千蛇劍客的名字我倒聽過，他是不是和當時江湖上最負盛名的一對俠侶白羽雙劍齊名，被武林中同尊為『武林三鼎甲』的那人，只是他們不是都早已隱跡江湖了嗎？」

「武林三鼎甲！」那女子呻吟似的低語了一句，面上流露出令人難解的神色，然後點了點頭道：「對了，就是此人，他以一柄靈蛇劍和一袋靈蛇鏢得名。」她又頓了頓，指著那黑蛇令道：「哪，這就是他當年以此做盡壞事的靈蛇鏢了。」

石慧極有興趣的傾聽著，那女子又道：「因為他武功太高，雖然壞事做盡，可沒有人敢說他什麼，他名聲更高，雖然那僅僅是臭名而已，但是等到他網羅天龍門的所有兄弟，自組了個靈蛇幫之後，他居然一本正經、滿面道學地做起好事來了，江湖中人卻很高興，哪知他壞事做得更多，只不過是暗中行事，沒有人知道罷了。」

「於是，別人竟將他尊為武林三鼎甲中的狀元，他也就表面做得更好，後來－－」她又頓了一下，目光閃動了許久，才接著說道：「後來不知因著什麼，此人竟失蹤，靈蛇幫那等赫赫的聲威，也因著他的失蹤而風消雲散了。」

石慧聽得出神已極，此時接口道：「我好像聽爸爸說過，他的失蹤和當時也一齊隱跡的白羽雙劍有著關係，是嗎？」

那女子一轉頭，不讓石慧看到她面上的表情，道：「這個我也不太清楚。」石慧哦了一聲，像是因為聽不到故事而失望得很。

許久，那女子低著頭，不知在想些什麼，石慧突然道：「現在這黑蛇令怎麼又重現了呢？」

那女子沉思著，像是根本沒有聽見她的話，她等於下，又問了一句，那女子緩緩抬起頭來，道：「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不知道那廝又在玩什麼花樣，我本來以為他只請了中原武林的人物－－」她目光掃了那四具屍體一眼，又道：「卻想不到他連關東的馬賊都給請了來。」

石慧又哦了一聲，道：「這一下這裏可要有熱鬧好看了吧？」

那女子苦歎了口氣，道：「只怕這熱鬧還不會太小呢！」低下頭，又陷入回憶裏去，像是回憶雖然使她難受，但也有令她覺得甜蜜的地方。

這兩個女子年齡不同，身世也迥異，但性情上卻有著許多相同的地方，那女子抬起頭來，一笑道：「今天恐怕是我話說得最多的一天了。」石慧望著她美麗的面孔，心裏又加了幾分好感，那女子又歎道：「多少年來，我都沒有和人說過話哩。」

四野雖然仍極陰淒，然而這堆柴火的旁邊，卻像充滿著得意。

雖然，那四具顯得極為猙獰可怖的屍身仍然倒臥在那裏，然而人們只要心中溫暖，其他的任何事都不放在心上了。

「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看熱鬧？」那女子緩緩站了起來，問道，石慧心裏何嘗不在這樣想，立刻道：「好極了，你帶我去吧。」將回家的事，忘得乾乾淨淨，也站了起來，此刻已經是傍晚了。

白羽雙劍

白非望著那老者拿給他看的兩件東西呆呆的出了會兒神，這兩件東西他以前雖然都沒有看見過，可是已經聽過很多次了。

然後他驚異的抬起頭來，望著那老者道：「你老人家就是白羽雙劍？」白羽雙劍的名聲天下皆知，豈只白非而已。

那老者微微一笑，指著拋在炕上的東西道：「這『黑蛇令』你也知道吧？」他又一笑，道：「這和你們天龍門還有些關係呢！」

白非恍然道：「難怪我看有這麼多武林豪士都聚集到此地來，想必是那千蛇劍客靜極思動，又想重振旗鼓了吧？」

那老者微微笑道：「他們還是一幫一幫來的呢，聽說那千蛇劍客又想重振靈蛇幫，並開十二個香堂，由武林中人公平較技，勝者為強，是以有野心在靈蛇幫佔些地位的人，都約了幫手，群集此地，都是想在這十二香堂裏佔一席位的呢！」

白非一笑，道：「老丈大概以為我也是其中之人吧？」

那老者哈哈大笑道：「原來我也在奇怪，堂堂天龍門的少掌門人，怎麼也會來趟這渾水－－」

白非接口道：「老丈來此，還是為了昔年未了之事嗎？」話問得含蓄得很。

那老者正是昔年名揚天下的白羽雙劍中的司馬之，此刻搖頭，道：「昔年的恩怨，老夫早已忘卻多時了，此來卻是為著要找一個人的。」他長歎了一聲，又道：「浩浩江湖，知道老夫昔年恩怨的，只有令尊大人一人而已－－」

白非沉思未語，突然道：「千蛇劍客此次重現江湖，想必是又得了什麼武學絕傳，是以才敢如此大張旗鼓地去做。」

司馬之搖頭歎道：「他華髮已鬢，想不到還有這一份爭雄的野心，老夫將這些事卻早已看得極淡極淡了。」

那兩個少年此刻面上也現出憂怨之色，白非望了他們一眼，向司馬之道：「這兩位想必是令嬡了。」

那兩個少年臉上一紅，司馬之滿懷感慨的臉上也露出笑容道：「你看得出來他們是女扮男裝的？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目光卻銳利得很。」

白非暗笑：「這還有誰看不出來？」

司馬之指著身材較長也就是那很愛說話的一個笑道：「這是我的義女，你別看她年輕，她在江湖上的名聲也不弱於你哩。」

白非哦了一聲，他方才看過她的功夫，並非因此話而懷疑。

那女子卻嬌笑道：「爹爹真是的－－」口中雖在不依，心裏卻像是高興已極，司馬之哈哈笑道：「你這位羅剎仙女還會不好意思？」

白非哦了一聲，恍然忖道：「原來她就是崑崙雙絕手裏六陽神掌鄭劍平未過門的夫人。」心中竟微微有些失望，當然，這種微妙的心理，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不會知道。

司馬之又指著另一個道：「這個也是我的義女，叫小霞，她從小離開父母，就跟著我的姓了。」司馬小霞嘟著嘴，望著白非，似乎在怪她爹爹為什麼不捧她兩句，司馬之眼光中滿是慈祥的愛意，笑道：「她除了撒嬌之外，可什麼也不會。」

司馬小霞嚶嚀一聲，倒在炕上，粉臉想必已紅得像熟透了的櫻桃了，白非望著她嬌憨的樣子，心中卻浮起石慧的影子。

司馬之走過去，撫著她的秀髮道：「老夫雖然沒有兒子，但有了這兩個義女，也就心滿意足了。」

白非心中一動，突然問道：「白羽雙劍昔年形影不離，後來怎的突然離開了呢？小可對老丈昔年的韻事雄跡，雖然曾聽家父談過一些，但卻仍然不甚清楚。」司馬之臉色一變，竟流露出怨恨與幽憂這兩種情念所混合的神色。

白非馬上知道自己的話問得太孟浪了，竟觸痛了人家心底的創痕，後悔得很，但話已出口，想收回也來不及了。

司馬之卻並沒有怪他，只是苦歎道：「此事說來話長，以後有機會，再說給老弟知道吧。」

白非望著他，覺得這名滿天下的大俠雖然話中處處流露出英雄垂暮之情，但眉目之間，卻仍時時現出過人的英豪之氣。

此刻，他也恍然瞭解了方才小舖裏群豪們為什麼在發出一聲驚呼之後便沒有任何舉動的緣故，他暗忖：「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這位大俠昔年被江湖中視為聖者的白羽令的緣故呀。」

他望了那枝曾在司馬之手中把玩著的白色羽毛一眼，又望瞭望那炕上的黑蛇令忖道：「想不到這武林中人極難見到的黑白雙令，今天都被我看到了。」

其實黑蛇令還容易見到些，這白羽令卻一共只有兩根，武林中人要想見上一見，的確是不太容易的。

司馬小霞突然翻身坐了起來，兩隻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望著白非，道：「喂，我爹爹剛才問你為什麼到西北來，你怎麼不說呀？」

白非臉又一紅，司馬之看出他的窘態，笑道：「霞兒，不要多開口。」小霞一生氣，又嘟著嘴倒回炕上去了。

驀然，客棧中的人聲喧嘩了起來，許多人的腳步聲奔來奔去，像是發生了什麼事故，司馬小霞和羅剎仙女樂詠沙對望了一眼，大有想出去看看的意思，白非也是少年心性，好奇之念大起，也從炕上站了起來道：「我出去看看。」

她們感激的望了他一眼，他整了整衣裳，方才想走出去，哪知門外竟有人敲起門來，樂詠沙嬌喝道：「什麼人？」

門外閃進一個人來，白非面色一變，暗忖：「這人怎的不等回答就闖了進來？」再一看，卻是客棧中的店小二，怒火也就消退了。

店小二張口想說話，樂詠沙卻搶著問道：「外面亂哄哄的，是什麼事呀？」

那店小二咧開嘴一笑，道：「這兩天我們這小地方可來了許多大俠客，客官想必也知道的了－－」他話還沒有說完，樂詠沙已皺眉喝道：「少嚕嗦，我問你外面出了什麼事？」

店小二暗的一伸舌頭，忖道：「別看他人長得像女孩子，脾氣卻那麼大。」他若知道她根本就是女孩子，恐怕更要吃驚了，但是他心裏搞鬼，嘴裏卻恭恭敬敬的說道：「聽說這裏又來了幾個大俠客，叫什麼天中六劍的－－」

樂詠沙哦了一聲，道：「他們來了。」那店小二兩次被她打斷了話，站在那裏，竟沒有再開口，樂詠沙又喝道：「快說呀！」

店小二道：「另外還有姓謝的，叫做什麼遊俠，這位謝大俠像是名頭很大，到這裏來的俠客，好像全認識他。」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咽了口唾沫，白非暗忖：「怎麼他也來了？」

「住在我們小店裏的俠客們聽到他來了，全跑了出去看他，聽說那位姓謝的俠客最近報了一件大仇，別人也都在恭喜他。」

司馬之卻突然問道：「這姓謝的是和天中六劍一齊來的嗎？」

店小二點頭道：「他們一齊來的有十幾個呢！」

司馬之輕輕一皺眉，低語道：「這倒奇怪了。」他雖然隱跡江湖多年，但武林間事他仍然清楚得很，此刻聽說遊俠謝鏗竟和武林中聲名素來狼藉的天中六劍一齊來，心裏當然有些奇怪。

店小二見他們不再問話，暗忖：「這些爺台們真難伺候。」轉頭想走，忽然又回過頭來，將手裏捏著一張紙條交到司馬之面前，一面說道：「方才有三個人說要找你老人家，他們只說姓司馬的，小的本來不知是誰，後來聽他們一形容，小的就知道那一定是你老人家了。」他似乎非常喜歡說話，一開口就是一大串，司馬之臉色微變，道：「人呢？」

店小二一攤手，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姿勢道：「這三個只交了張紙條給我，叫我交給你老人家，人卻早就走了。」

司馬之一手接過紙條，道：「知道了。」等店小二走了出去，他奇怪地低語道：「這會是誰呢？」臉上神色更為詫異。

相逢如夢

他緩緩展開字條，司馬小霞和樂詠沙都擠在他後面，白非雖然不好意思擠著去看，但也伸長了脖子，用眼角偷偷去望。

那是一張普通的紙，上面寫的話可並不普通，只見上面寫著道：

「方才飛鴿傳書，得知二十年前故人也來此間，欣慰莫名，弟此次聚會群雄，卻未想到我兄也來至此間，以至未能迎迓，歉甚。

此後我兄行處，一路弟已命專人接待，弟每思及與兄把臂言歡時之樂，此心便躍然而喜矣，特此專祝旅安。」

下面的署名是邱獨行，司馬之當然知道那就是千蛇劍客的本名，但卻再也想不到他竟會有此一舉，心中大異，暗忖：「他怎會知道我在這裏的，難道他也在此小鎮上嗎？」

但他自己隨即推翻了自己的想法，恍然忖道：「必是我方才在小舖中露出身份時，有人以鴿書通知了他。」他心裏有些吃驚，這千蛇劍客的消息怎會如此靈通，忖道：「看來二十年來邱獨行不但另學了一身武功，在這西北之地也有著極大的勢力哩。」

於是他抬起頭朝帶著詢問的眼色站在旁邊的白非道：「看來昔年的恩怨我雖然已忘卻，別人可並沒有忘記哩。」

樂詠沙嗔道：「沒有忘記又怎樣？」羅剎仙子以手辣著名江湖，對這昔年江湖中的第一人－－千蛇劍客居然也不大賣賬。

司馬之雙目一張，道：「我倒要看看這邱獨行二十年來又練成了些什麼超凡入聖的本領。」語氣中雄心頓張。

白非暗笑：「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此次出來本想闖蕩聲名，現在這西北邊陲之地，居然際會風雲，群雄畢至，他暗忖：「這正是我一顯身手之地。」滿腔熱血上湧，雄心也頓時飛了起來。

司馬小霞又突然問道：「遊俠謝鏗又是怎麼的一個人呀？」她年紀本幼，心情不定，每每會問出一句無頭無尾的話來。

司馬之道：「此人義聲震動江湖，聽說是個沒奢遮的漢子。」

白非哼了一聲，不屑地說道：「只怕也未必盡然如人言吧。」

樂詠沙也接口道：「我看他能和天中六劍混在一起，也未必是什麼好傢伙。」

司馬之低頭沉吟道：「這我也覺得奇怪得很。」頓了頓，又道：「他大仇得報，莫非他已將黑鐵手除去了嗎？」

他眼睛看著白非，顯然這句話是向白非說的，白非又哼了一聲，道：「他雖然殺的是殺父仇人，但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司馬之三人都有些奇怪，白非遂將事情的經過都說了出來，司馬小霞和樂詠沙卻替黑鐵手可憐，還在怪著謝鏗的無情，司馬之長眉一豎，道：「若然你們是謝鏗，你們又會怎麼做呢？」

這句話說盡了謝鏗的苦衷，勝過了千百句為謝鏗辯護的話，白非不禁低下頭來，他對謝鏗雖有偏見，此時亦是無言相對的。

司馬之當然也看出這情形，他對這英俊瀟灑的少年不但極為愛護，而且還存著一分深心，因此岔開話頭道：「我肚子又有些餓了，白老弟，再出去喝兩杯吧。」抓起放在桌上的酒瓶，搖了搖，笑道：「這裏面還有著大半瓶酒哩。」

白非一笑，也解開窘態，笑道：「我也有些餓了哩。」

這老少四人走到街上，天色竟已經全黑了下來，談話之間，是最容易消磨時間的。

就在這短短兩三個時辰內，街道上竟已大換了一番面目，這本是荒涼的小鎮，現在竟因著這許多遊客而突然繁華了起來。

每家店舖都照著很亮的燈，原先做著別的生意的舖子此時也臨時添了些桌椅，做起吃食生意來，街上人也很多，盡是些神足氣壯，一望而知為練家子的武林人物，看到司馬之等幾人，有人只淡淡一眼，有人卻在竊竊私語，大約已經知道這安詳和藹的老者就是昔年名震江湖的白羽雙劍了。

白非暗忖：「此時此地，希望不要碰到謝鏗才好。」他當然不是怕謝鏗，而是覺得略微有些兒不好意思，這是他聽了司馬之的那句話才生出的感覺，其實謝鏗又何嘗願意碰到他呢？

謝鏗極為不願意和天中六劍等人在一起，然而他生性豁達，什麼人都拂不下面子來，當六合劍和凌月交手，凌天驀然發現伍倫夫手中的黑蛇令，才喝止了凌月劍客。

於是他們都知道了彼此是為著同一件事而來，天中六劍此來抱著野心極大，他們雖然生性怪癖，但卻都是聰明人，見了謝鏗和丁善程的武功，自然有拉攏之意。

因為他們知道此次西來的好手必定很多，增加自己的力量，總是件好事，他如此想，金剛手又何嘗不是這種想法。

因此雙方一拍即合，居然結伴而來，謝鏗雖然不願和他們一路，但江湖遊俠都是些熱血男兒，謝鏗也想參加參加這件熱鬧，因為除了有數幾個人之外，誰也不知道這千蛇劍客的真相。

謝鏗還很興奮，想見識見識這昔年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物。

這其中的種種曲折，白非和司馬之等人當然不知道，因此他們都在奇怪著遊俠謝鏗怎會和天中六劍混在一起。

白非心裏不願見到謝鏗，目光卻在四下搜索著，這是人們都有的心理，當他不願見到一人時，目光卻往往會搜索著此人，這是極為矛盾的心理，但也是極為正常的心理。

他目光四處流動，忽然面色大大的改變了，暗忖：「難道我眼睛花了嗎？」伸手揉了揉眼睛，再定睛一瞧，心頭不禁猛然一陣劇跳。

「呀，真是她，她居然沒有死，天呀！這不是夢嗎？」他眼光遠遠盯住一人，原來那人竟是他時刻未忘的石慧。

他失魂落魄似的從人叢中穿了出去，司馬之奇怪的問道：「什麼事？」他也沒聽見，司馬之更奇怪，也跟著走了過去。

當石慧瞧見他時，那時她的心情也幾乎和他一樣，兩人四目相對，像是目光中含著吸引對方的力量，腳下不由自主的朝對方走了過去。

司馬小霞嘴一嘟，心中有些酸酸的感覺，樂詠沙望著她，心中暗笑：「這小妮子竟也春心大動了。」她已有了歸宿，大有飽漢不知餓漢饑之意。

「你也在這裏。」石慧熱情也激盪了起來，以前冷如冰霜的裝作在這一段隔離之後再也無法繼續下去了。

這時她身後如鬼魅般的走出一個長髮女子，狀如女丐，帶著笑意望著這一雙互相都墜入情網的少年，心中連帶的也有了些甜意。

原來石慧和那詭秘女子竟也一齊到了這小鎮上來了，那詭異女子這半日來已對石慧深為鍾愛，是以見了她這種樣子，知道她和這俊逸的少年人彼此都有了很深的情感，心裏也在為她高興著。

她眼中竟隱隱含著淚光，想起以前的自己，心裏更是感觸甚多，正想走開一步，抬頭一望，自己的一顆心也幾乎跳到腔子外面了。

這一個西北邊陲的荒涼小鎮上，不但群集了武林群豪，而且在這小鎮上所發生的情感上的波瀾更遠比武林中的波瀾為大哩，其實武林中所有的波瀾，又有哪一件不是因著人們內心的波瀾所引起的哩？

# 第三篇 千蛇之會

黯然神傷

石慧眼中含著喜悅的淚光，凝睇注視著白非，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此時會對他流露出如許濃郁的情意，她年紀還輕，有關情感方面的事經歷得也少，當然不會瞭解人類的情感，假如已被抑制了許久，那麼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爆發出來時，其力量是常常會令人覺得驚異的，只是這種驚異中常常包含著喜悅罷了。

良久，她才憶起這世上除了他們兩人之外，還有著許多別的東西存在的，於是她略為有些羞澀的回過頭去，也許她想讓那一齊來的女瘋子也能分享一份她此時的喜悅。

但是她一轉頭卻愕住了，原來那詭異的女子此時螓首微垂，右手停留在鬢間的亂髮上，一雙明亮的眼睛，那長長的睫毛上也掛滿了淚珠，這情形不是和她自己一模一樣嗎？

她再也想不到這武功詭異、個性詭異、身世更是詭異的女子會有這種表情，她再回過頭來，白非仍癡癡的望著自己，在白非的左側，站著一個兩鬢已經斑白的老人，神情竟也和白非一樣。

若不是她此刻的心情不同，若換了平日，她見了這一老一少兩人的神情，怕不要笑出聲來，白非臉上帶著癡癡的神色，在他這種年紀來說，還不以為異，可是司馬之鬍子都快全白了，有這種神色，就未免有些可笑，何況他就站在白非身側，兩人一相對照，這種情況可就更顯得滑稽了。

但白非和司馬之自己的心裏卻沒有一絲半點可笑的成分，白非此刻心裏充滿了柔情蜜意，石慧見了他這時的神情，看起來比天下任何事都要美妙多倍，他本已濃郁的情意此刻更濃郁了，是以，他連站在身側的司馬之都沒有注意到。

至於司馬之呢，他此刻的心情更複雜了，他望著對面那頭髮鬆亂、衣衫襤褸的女子，心裏泛起一個佇佇少女、揮劍如龍的倩影，不禁黯然。

原來這詭異的女子竟是當年白羽雙劍中的馮碧，這當然誰也不會想到，司馬之雖然來此，也有一半是為著找她，但此時驟然相逢，他幾乎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昔年白羽雙劍叱吒江湖，雙劍至處，所向披靡，他們原本是師兄妹，自幼可稱是青梅竹馬，感情自是甚篤，這樣一對玉璧天成的英雄兒女，當然會遭人之嫉，結果竟中人之算而勞燕分飛了。

以他二人的身份地位以及那一身震驚武林的功夫，還曾上了別人的當，那人自然也非易與之輩。他倆人一別數十年，直到今日才重逢，昔日的誤會以及怨憤，經過這二十多年悠長歲月，雖已平復，但逝去的歲月所帶給他們的創傷，卻再也無法追回了。

此刻他們心中思潮如湧，情感上的起伏，更尤在白非及石慧之上，司馬小霞及羅剎仙女怔怔的看著自己的父親，心裏也猜中了七八分，只有石慧心中猜疑暗忖：「難道她和這老頭子有什麼情感上的紛爭，看起來，他可以做她的爸爸了。」

她哪裏知道司馬之這些年來憂心如焚，鬚髮皆白，五十多歲的人，看起來已有六七十歲的老態，而馮碧卻在這些年裏另有奇遇，容貌看起來仍是二十多年前她和司馬之在一起時的老樣子哩。

司馬之跨前一步，黯然問道：「你好嗎？」心中萬千思念，竟在這一句話裏表露無遺。

馮碧眼中轉動著晶瑩的淚光，她此時含淚垂首，楚楚可憐，哪裏還有石慧見到她那種類似瘋子的神態？司馬之再跨前一步，長歎道：「歲月催人，我已經老了，你－－看起來還是老樣子。」

馮碧一抬頭，張口正想說話，卻忽然一咬銀牙，身形一動，竟掠起了數丈，從兩旁店舖的屋頂上逸去了。

她身法之快，簡直非言語所能形容，石慧是見識過她的武功的，所以不覺怎麼，可是別人卻大大的吃驚了，就連一向極為自負的羅剎仙女，此刻亦是心中劇跳，驚異世上竟有輕功如此高的人物，方才她眼光始終追隨著馮碧，但馮碧施展出身法時，她那麼靈敏的目光竟像還沒有她的身法快。

石慧回過頭，緊盯著司馬之，以為他一定也會追過去，哪知司馬之卻長歎一聲，垂著頭站在地上，黯然道：「這又何必，難道這麼多年你還沒有想清楚嗎？」聲音彷彿夢囈著的呻吟，因為他並沒有講給別人聽的意思，只是自己低語而已。

路上的行人除了幾個始終站在那裏注意著這件事的人之外，竟都沒有看到馮碧飛身而去，這因為她的身法實在太快了，快得出乎人們的思議之外，就連始終迷於甜蜜中的白非，雖然他就站在對面，卻都沒有發現。

司馬之仍站在路中，路上行走的俱是些武林豪客，都用驚異的目光望著他，有人還在暗罵：「這廝好生不識相，站在路中擋人的路。」但看了這一堆男女個個英氣不凡，知道必有來頭，為著這一點小事，誰也沒有張口罵出來。

司馬小霞和羅剎仙女臉上亦是傷神之色，走過來輕輕扶著這老人的臂膀，她們也知道司馬之昔日的恩怨，在這種時候誰也不願意出聲來驚動這滿懷傷心之情的老人，無言的站在他旁邊。

白非迷迷糊糊自夢中醒來，看到這種情形，方自驚疑，回頭詢問的望著石慧，想問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目光轉動間，神色不禁一變。

原來那邊緩緩走來十餘人，他第一眼就看到其中竟有謝鏗，心中叫苦：「怎的我不願意碰到的人，卻偏偏讓我碰到。」

心裏雖然這麼想，眼光卻仍然沒有放開那一堆人，眼光再一動，又看見一件奇事。

原來謝鏗身後竟有六人並排走來，這小鎮的道路本極窄，這六人並排一走，幾乎佔據了整個路面，而且這六人身材都極高，穿在身上的衣服被滿街燈一照，閃閃發出紫光。

按理說在這條群雄畢集的街道上，有人這麼走路法，不立刻引起一場爭戰才怪，但更奇怪的是街上挺胸突肚、昂首而走的那些直眉橫眼的漢子，見了這六人非但沒有怒意，有的竟還躬身招呼，就是沒有招呼的，也是遠遠避開，讓路給這六人走過去。

白非心中一動，暗忖：「這六人怕就是天中六劍？」

思忖間，那六人及謝鏗已走了過來，白非看到那六人目中無人的樣子，心中氣往上沖，暗忖道：「你們是什麼東西。」抬頭又望見謝鏗，竟帶著一臉笑容望著他，他只得也不好意思的一笑。

他對謝鏗心中有愧，哪知人家卻像並不在意的樣子，他反而更難過，這種吃軟不吃硬的脾氣，正是武林豪士們的通病。

天中六劍以武林中一流好手的身份來到這小鎮上，自以為憑著自家的武功地位，在這麼雞毛蒜皮大的一個小鎮上，怕不是穩坐第一把交椅。

這六人都是心高氣傲的角色，凌月劍客雖然比較奸狡些，但卻比別人更驕傲，他只不過將這份驕傲隱藏在心裏而已。

他們並排而行，見到人們都對他們特別恭敬，心中不禁更是飄飄然，他們可不管人家這份恭敬是出於內心抑或是出於懼怕的。

當他們看到有人擋在路中，見了他們竟像是沒有看見一樣，心中不禁大怒，凌塵劍客沉聲道：「這批小子沒長眼睛吧。」言下大有凡是長了眼睛的見了他們都該遠遠躲開似的。

謝鏗當然聽到了，朝身旁的丁善程使了個眼色，他看到白非，連白非這麼狂的人物站在那路正中的老者身側，竟也顯得很乖的樣子，這老者的身份可想而知，這番天中六劍又出言不遜，恐怕要碰個硬釘了，他對天中六劍本無好感，肚子裏暗暗抱著看熱鬧的心理，他朝丁善程使的眼色也就是這種意思。

丁善程可不知道他的用意，方自一怔，天中六劍已冷冷一排停在司馬之的身前，冷然望著這擋路的一堆人。

凌塵劍客脾氣最暴，首先沉不住氣，傲然叱道：「你們擋什麼路，難道沒長著眼睛嗎？」

司馬小霞和羅剎仙女同時抬頭，兩雙明如秋水的妙目同時向他們一瞪，凌塵劍客嘻嘻一笑，道：「我原道擋路的是狗，原來卻是幾隻小兔子。」笑聲裏很明顯的帶出了猥褻的意味。

凌塵傷目

司馬小霞氣得面目立刻變色，羅剎仙女卻嘻嘻一笑道：「兔子是什麼意思呀？」她走南到北，闖蕩江湖已有些年了，當然知道兔子兩字的意思，也瞭解他話中的意味。

凌月劍客橫目一望，看見這人雖然笑嘻嘻的一臉兔子相，但雙目中神光滿足，必定有著深厚的內功，方自要勸阻凌塵。

哪知凌塵劍客又冷笑道：「你們當兔子的難道還不知道兔子的意思嗎？」他不知大禍已臨，信口開河，以致天中六劍十年來所換得的聲名竟斷送在西北邊陲的一個小鎮上。

羅剎仙女哦了一聲，笑道：「是這麼樣的嗎？」

白非眼見到她的手段，心裏知道那小子一定要倒霉，石慧卻忖道：「這人講話比我還像女孩子。」原來她竟未看出人家是女扮男裝。

凌月劍客看到路上已圍著看熱鬧的人，也覺得他六弟的話講得太不雅，他們處處都擺著名家的架子，此刻這麼多人圍著看，何況這些人又都是武林人物，是以他雖然已看出對方不是好相，但卻也不願在這種地方失去了面子。

於是他故意咳嗽一聲，沉聲道：「路上本是人家行路的地方，你們豈可站在這裏發愣，快快讓路給我們走過去。」他自以為自家的話已講得十分客氣，哪知人家卻不賣賬哩。

司馬小霞氣得臉通紅的說：「旁邊那麼多路，你們不會走嗎？」

凌塵劍客卻冷哼道：「大爺們喜歡這麼走法，怎的？」

羅剎仙女又哦了一聲，笑道：「是這個樣子的嗎？」

凌塵劍客在天中六劍中品性尤劣，而且他自幼出家，竟染上了斷袖之癖，兩隻不懷好意的眼睛瞇著，在羅剎仙女臉上打轉，笑道：「小孩子，我勸你乖一點，把你的老頭子架走，不然的話，大爺就要對你們不客氣了。」

司馬小霞大怒叱道：「你－－」話還沒有出口，就被羅剎仙女一把拉住。

羅剎仙女仍然笑嘻嘻的說：「你們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天中六劍吧？」

凌塵劍客得意的笑道：「你也知道我是誰？」

「當然知道了。」羅剎仙女目中的殺機已隱隱從她的笑意後面流露出來，道：「可是你們知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呀？」

凌塵劍客有點好笑的一點頭，暗忖：「這小崽蛋子也來道什麼字號。」

謝鏗遠遠站在旁邊看熱鬧，回顧丁善程道：「你看這人怎樣？」

丁善程搖頭道：「我也看不出他的來路。」

郭樹倫道：「這小子嫩皮嫩骨的，我一把怕不把他抓碎。」

羅剎仙女恁是微微含笑，道：「那麼－－」她手微微抬起一點，接著道：「我就告訴你吧。」

語聲一落，凌塵劍客已是一聲慘呼，雙手掩著眼睛，痛得蹲在地上了，天中六劍本來站著整整齊齊的一字排開，此刻也顧不得什麼名家風度了，一擁而前，圍住了凌塵劍客。

金剛手伍倫夫面色一變，悄悄退後了一步，大聲道：「這是斷魂砂。」他見多識廣，白非雖然見羅剎仙女用過，卻不識得此物，他卻一眼就看了出來，這就是江湖閱歷的問題了。

「斷魂砂」三字一出，聽到的人莫不面目變色，火靈官蔡新也是使暗器的大行家，見了這種無形無影的暗器，更是吃驚。

謝鏗又回顧丁善程一眼，暗忖：「果然他倒了霉吧。」

他義薄雲天，如果不是對天中六劍極為不滿，怎會有這種幸災樂禍的想法？

丁善程搖頭道：「這人也未免太狠了些。」

這一聲慘呼，將沉入迷惘中的司馬之驚醒了。

按理說，剛才在旁邊發生這麼多事故，他怎會直到現在才驚醒？但人的情感卻每每如此奇妙，司馬之和愛侶分離了二十多年，一朝得見時伊人卻絕裾而去，他心中的沉痛，又豈是外人能體會得到的。

突然劍光大作，司馬之眼一瞬，天中六劍除了仍蹲在地上呻吟的凌塵劍客之外，全拔劍而起，十餘年來，天中六劍橫行江湖，從來沒有受過什麼挫折，此刻見凌塵劍客已然傷在那裏，哪還有忍耐之意。

他們心神激盪，恨不得將這羅剎仙女千百萬刀分屍才好，卻沒有去考慮對方是什麼人，也沒有考慮到人家用的是什麼暗器，竟能在無影無形中傷了在江湖上武功也算一流人物的凌塵劍客。

凌天劍客雙目皆赤，厲叱道：「你好毒的手段。」劍如匹練，帶起一道光芒，驚天動地般向羅剎仙女削來。

天中六劍能在江湖上享有盛名，當然不是無能之輩，凌天劍客這一劍風聲颼然，顯見得劍式中滿蘊著真力。

羅剎仙女冷冷一哼，身形動也未動，那劍光堪堪已到了她頭頂之上，凌星、凌雲雙劍如交剪之電光，倏然剁向羅剎仙女腰的兩側。

這麼快的劍光從三面向羅剎仙女襲至，無論她朝哪個方向去躲，哪裏就有劍在等著她。

旁觀的人也大半都是練家，此刻大家心中都轉過一個念頭：「天中六劍果然名不虛傳。」卻在暗暗替羅剎仙女擔心。

羅剎仙女冷笑一聲，身形竟從交錯而來的劍光空隙之中穿了出去，眾人只覺眼前一花，那被他們擔心著的人已遠遠站在旁邊。

這種情況寫來當然很長，然而當時眾人眼中卻是快如電光一閃，除了有幾人之外，大半人連怎麼回事都沒有看清。

凌天、凌雲、凌星三劍落空，心頭亦微驚，但急怒之下，同時一聲厲叱，三道劍光同時暴長，就像一面光牆，向羅剎仙女面前推出。

這一道劍光所及，範圍極大，連站在旁邊的司馬之、司馬小霞以及白非、石慧，都在這劍光波及以內，那就是說假如不躲避或招架的話，那麼他們也要傷在這劍光之下。

司馬之微微一笑，身形未見有任何動作，人已退開五尺，司馬小霞生氣的一跺腳，也退開了，因為她知道羅剎仙女的脾氣。

白非和石慧卻大怒，身形不退反進，朝那光牆上追了過去，生像是願意將自己的身體去試試這天中六劍的劍光究竟是否銳利一樣。

這時眾人又微微發出驚呼，但卻不敢叫得聲音太大，這種武林高手的比試，已令那些江湖上的普通武師們歎為觀止了。

這樣一來，羅剎仙女反而站在最後面了，司馬小霞暗忖：「姐姐一定要不高興了。」原來羅剎仙女動手的時候，最恨別人插手，是以連司馬之也袖手而觀，當然他還有些不屑動手的意思。

哪知羅剎仙女卻微微含笑，絲毫沒有生氣的樣子，天中劍客劍光如虹，何等快速，石慧、白非的身形亦快如閃電，眾人眼睛一瞬間，雙方已經接觸到了，猛聽一聲彈劍之音輕脆而帶著餘音，有些像是兩劍相擊時所發出的聲音，接著幾聲輕叱，人影一分又合，劍光與人影竟結成一片了。

眾人中武功較高的，如金剛手伍倫夫、六合劍丁善程、蔡新、遊俠謝鏗等人的眼光，已在這一瞬間看清了他們的動作。

原來在石慧和白非接觸到劍光的那一剎那，白非手指一彈，竟以指上的功力彈退了那滿含內力、直如驚雷的一劍，兩指微駢，也乘著這劍光微微露出一絲空隙的時候，疾點凌星劍客肘間的「曲池」穴。

石慧身形一飄，卻從這劍光結成的光牆上飄了過去，身形尚未落地，在空中又一轉折，雙腿巧踢連環，踢向凌天、凌雲的肩胛。

天中劍客大驚，倏然撤劍自保，刷刷一連幾劍，在自己的身側已結成一片光網，以求自保，這點就是天中劍客動手老辣的地方，在沒有看清敵人手法之前，自保為先。

天中劍折

凌月、凌風本站在受了傷的凌塵兩側，此刻一望場中情形，不禁都凜然有了些寒意，暗忖：「江湖上哪裏出來了這麼多武林後起，武功竟如此驚人。」他們卻不知道這些人正是武林中的精粹，今日他們碰到了，只是倒霉而已。

白非、石慧動手數招，竟未能搶入他們的劍光中去，眾人只覺眼花繚亂，哪裏看得出他們的人影，遊俠謝鏗歎道：「天中六劍這麼一副好身手，卻可惜－－」他惋然止住了話，心中雖然對天中六劍甚為不滿，卻又不禁起了憐才之心。

郭樹倫看得目瞪口呆，他身軀彪壯，雖是神力，但武功卻不高明，此番他見了這種比鬥，大為心折，發誓自己也要苦練武功，但練不練得成，這當然又是另外的問題了。

就連一向自負的六合劍丁善程也不免點頭暗忖：「武當劍法，果然有其獨到之處。」一雙眼睛，更離不開動手之處。

白非連攻數招，但天中劍客的劍法果然嚴密，竟再也沒有什麼空隙，這因為他們不求攻敵、但求自保的緣故，司馬之微微含笑向司馬小霞低語道：「你以後在江湖中闖蕩，動手時就學學人家的樣子，不要去學你的姐姐。」

羅剎仙女聽見了，在旁邊不服氣的一撇嘴，暗忖：「這是他們打不過人家時才這樣，要是打得過呀，怎麼會這樣打法呢？」

驀然，一聲龍吟－－

白非的身軀突然像游龍般的升起，竟不像別人縱身的那麼快速，而幾乎是冉冉而起，識貨的人又是一聲驚呼：「天龍七式！」

這一下連凌月劍客也不禁變色，他萬萬料想不到在這裏竟會遇見天龍門下的人，向凌風低語道：「我們先得準備出手了。」

白非這一施展出武林獨步的天龍七式來，威力果然不同凡響，因為任何一派的劍術、拳法頭頂之上總是空隙較多，這是無可避免的，凌天、凌星、凌雲也一齊大驚，這天龍七式厲害的地方就在他不但能在空中轉折身形，甚至可以連接數招都在空中發出，佔著極端優越的地位。

這麼一來，天中劍客的頭頂上不禁直冒冷汗，因為他們隨時有吃上一記的危險，白非嘯吟不絕，雙腿一蜷，凌空下擊，掌如泰山壓頂，凌星劍客大驚，旋劍而舞，白非卻突然雙腿一踢，時間拿捏得那麼準確而美妙，著著實實地踢在凌星拿劍的手上。

凌星的劍如何能把持得住？竟撒手飛去了，六合劍身形一動，將那把劍抄在手上，拿著劍又回到路旁，卻和遊俠謝鏗把玩了起來。

白非一招得手，凌天劍客的劍已如電光般襲到，他竟借著方才一踢之力身形上移，恰好避開這一招，偷眼一瞥，凌星已倒在地上。

原來石慧就在凌星劍客長劍撒手、微一疏神的當兒，玉指纖纖，快如疾風般點在他左胸的「乳泉穴」上，左腿一勾，嬌叱：「躺下。」凌星劍客果然應聲而倒，百忙中她雙掌反揮，「昭君別塞」，颼然兩掌，分別襲向凌天、凌雲。

她目送飛鴻，手揮五弦，身形曼妙已極，司馬之連連點頭微笑，彷彿甚為讚許，六合劍丁善程低語謝鏗道：「這女子的來歷，謝兄可知道嗎？」意思之間，頗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

謝鏗暗笑道：「這朵玫瑰花雖好，刺卻多得很呢！」口中卻道：「這女子的來歷說來話長，還是以後慢慢告訴你吧。」

凌星身形一倒，倏然又是兩道長虹經天而至，原來凌月、凌風雙劍齊出，天中六劍連連受創，竟然準備全力一拼了。

這一番大戰，幾乎是近十年來武林中僅有的一次，旁觀的人除了大歎眼福不淺之外，看到天中六劍的狼狽情形，不禁暗暗稱快，天中六劍在武林聲名之狼藉由此可知。

雲龍白非這一次大顯身手，竟為他自己創立了更大的名聲，只是他自己卻絕對不是為了闖萬兒而動手的。

凌月、凌風兩人劍光倏然而至，也是朝白非身上招呼，白非真氣一沉，瀟灑的身軀猛然下降，在兩劍之中穿了下來，雙手一分，野馬分鬃，颼然兩掌，朝左側的凌月、右側的凌天襲去。

他連施妙招，竟將天中劍客四人分成了兩邊，實力自然大為減弱，但凌月劍客在天中六劍中是第一把好手，劍法竟更有精妙之處，石慧嬌笑道：「白哥哥，再來一下嘛。」

這一聲白哥哥叫得白非心神一蕩，爭強之心更是大作，這初出江湖的一男一女兩個少年英豪，竟將武林中夙負盛譽的天中六劍打得極慘，以四對二，依然佔不了半點上風。

羅剎仙女見了，不禁手癢得很，方才人家出了風頭，自己當然也不免心動了。

於是她緩緩走到司馬小霞身側，朝小霞做了個眼色，小霞朝她爹爹望了一眼，見司馬之也在全神凝注著比鬥。

於是她也瞥了開去，羅剎仙女一把將她拉了過去，悄語道：「喂，你的手癢不癢？」

司馬小霞眼睛眨了眨，朝她做了個鬼臉，意思當然是也想上去試一試，羅剎仙女道：「那麼我們上去把他們兩個替下來吧。」

身軀隨著語聲之落倏然而動，司馬小霞也一晃身跟了過去，嬌喝道：「喂，你們兩個打累了，讓我們上去吧！」

但這種內家高手的比鬥豈同兒戲，又豈是隨便可以換人的，因為這不同於普通武家的比試功力，而是實實在在的在拼著命。

是以白非和石慧聽到了他們的話，卻仍然在動著手，這其中當然還是他們自己本身也不願下來，羅剎仙女及司馬小霞此刻已站在他們動手的劍圈的邊緣，但人家沒有下來，她們也不好意思加上去動手，因為人家已在佔著上風，根本不需要自己幫忙。

凌天劍客在天中六劍中最長，性情也最傲，長劍一圈，一道劍芒竟掃向羅剎仙女及司馬小霞兩人，口中喝道：「你們也一起來吧！」劍尖一抖，震起三朵劍花分襲她兩人。

司馬小霞一撇嘴，身形微偏，刷的也穿入戰圈中去，凌天劍客一方劍落，在那力道已竭，而第二個力道尚未生出的那一剎那，羅剎仙女五指如剪，「刷」的剪下，竟將凌天劍客的劍尖夾在手裏。

這一下可更把旁觀著的武林群豪震住了，凌天劍客更大吃一驚，手腕猛挫，猛一較勁，喀嚓一響，那柄百煉精鋼打就的長劍竟一折為二，旁觀群豪又嘩然發出一聲驚呼。

女扮男裝，羅剎仙女，長衫飄飄，看起來是那麼文弱而瀟灑，但是她這一出手，武功之曼妙，竟是深不可測，六合劍丁善程又悚然動容，他自命為武林後起之秀中的第一好手，但是現在見了人家這幾人的武功，自己心中卻有些發虛了。

到了這地步，天中六劍可說已一敗塗地，場中的勝負，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分辨出來了，雲龍白非又傲然一聲長嘯，身形再次騰空而起，天中劍客又是一驚，哪知白非在空中宛如神龍般的盤旋一次之後，卻翩然落在司馬之的身側，大有勝負既明、自家已不必動手也不屑於動手之意。

天中劍客羞憤交集，自出江湖以來，這是他們頭一次受到的挫折，而這挫折又是這麼慘。

當著這幾乎已是中原全部武林豪士，這個臉叫一向驕狂自負的天中六劍怎麼丟得起？

凌天劍客一揮斷劍，運劍如龍，竟在這柄斷劍上施展出點穴钁的招式，疾風一縷，襲向司馬小霞腰中的笑腰穴。

劍氣迷漫，天中劍客以手中四把劍竟鬥不過這三個少女，凌天劍客形如瘋虎，大喝道：「好朋友，大爺跟你們拼命了！」

驀然，一個極尖極細的聲音說道：「這裏怕不是你們拼命的地方哩。」聲音雖然輕細，但每個人卻聽得極為清楚，生像那人就是在你耳畔說話似的。

人中之龍

司馬之驀然一驚，暗忖：「這人好深的內功。」游目四顧，四周黑壓壓的都站滿了人，怎麼能看得出這話是誰說出來的。

閱歷較淺、武功較弱的倒還罷了，武林中身份地位較高的人，可全都被這聲音震動了，因為這種說話的聲音若非內功已入化境是絕對無法說出來的，但大家自忖，誰也沒有這份功力。

天中劍客怒極，像是根本沒有聽到的一樣，劍光如柳絮之舞，仍密如驟雨般攻向石慧等三人。

突然，又是一陣冷笑之聲，石慧人最聰明，知道自己若仍不停手，恐怕也要吃虧，嬌喝道：「人家的話你們聽見沒有，怎麼還不住手！」明著雖是對天中六劍說話，其實卻是說給那人聽的。

天中六劍哪曾受過這樣的氣，凌天劍客大罵道：「住個屁手！」鳳凰點首，鳳翅如雲，又是極為凌厲的兩招。

他這一驚，再加上這兩招，人叢中又是一陣長笑，笑聲中一條人影經天而落，身法之快，這麼多人中除了司馬之之外，竟沒有一人看清他是從何而來的，雖然這也是因為大家的目光都已被那一場比鬥吸引住的緣故，但那人身形之快，雖不能說舉世無雙，至少在目前武林中已罕有其匹了。

那人影落地之後，是一連串驚呼，然後方才漫天而舞的劍光，全倏然而住，大家定睛一看，一人長衫朱履，站在當中，手中一把東西閃閃發光，卻原來是天中劍客的四把長劍－－當然，這其中有一柄是斷了的。

天中劍客吃驚的望著這人，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兵刃是怎麼脫手的，羅剎仙女以及司馬小霞、石慧，也都愕然望著此人。

滿擠著人的一條街上，此時竟沒有一絲聲音，全都帶著一臉驚異錯愕的神色，望著這彷彿從天而降的瀟灑奇人。

就連司馬之也不禁色變，仔細一打量那人，見他朱履長衫，面白如玉，眼中光采如星，竟也是個弱冠少年。

他不禁更是驚異，方才他看了白非的身手，已覺少年英俊中有此人物已是非常難得的了，此時一見面前之少年文士的身手，竟然更遠勝白非，他不禁暗歎：「真是英雄出在少年了。」

那少年文士冷然橫掃了天中六劍一眼，道：「你們憑著這一點兒本事，就敢隨便當街撒野嗎？」天中六劍何等驕狂的人物，但此刻被人家那種驚人的身手所懾，半句狂語也說不出來。

那少年文士手一抖，拿在他手中的四把長劍竟一齊中折為二，生像是有人用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削斷的。

這一手武功真是驚世駭俗，司馬之怎麼想也想不透，以此人的年紀，是絕不可能練成這樣的武功的。他側目望了白非一眼，見他也睜大了眼睛望著那人，其實所有的人又有誰不是睜大了眼睛望著那人呢？又有誰心裏不在想著和司馬之同樣的問題呢？

那少年文士冷笑道：「武林之中，從此沒有天中六劍這塊字號，你們快滾吧，我也不必告訴你們我的姓名，因為你們再練一輩子武，也別想來找我報仇。」語氣雖然狂傲，但卻沒有一人不是口服心服，因為人家的確是如此呀。

到了這種地步，天中六劍還有什麼話說，走過去攙著已經受傷的凌塵，抬起凌星，悄然自人叢中走了出去，和來的時候那種驕狂不可一世的樣子，簡直成了兩個極端。

那少年文士燦然一笑，臉上的那種冷冰冰的寒意，被他這一笑卻笑得無影無蹤了，司馬之暗忖：「這人不但武功深不可測，做人也極為厲害，若不走上正途，倒真是武林中的大害哩。」他老於世故，彷彿在這少年身上，看到千蛇劍客的影子。

那少年文士朝四周微一抱拳，朗聲道：「家師這次請諸位來，卻未能盡到地主之誼，心裏也慚愧得很，因此特命小可來向諸位致歉。」

他說到這裏微一停頓，人群中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原來他就是千蛇劍客的徒弟。」

司馬之卻一驚：「徒弟如此，師傅可知，那千蛇劍客這數十年來竟練成了如此武功。」

那少年文士用眼睛朝人叢打量一下，每個人都覺得他目光如電，彷彿是專門在看著自己一人似的，不禁垂下頭，避開他那其銳如刀的目光。

「十天之後，家師在十里外的靈蛇堡恭候各位的大駕。」他又展顏一笑，道：「那時候家師當略備水酒，親自向各位謝罪。」

人叢中又是一陣騷動，有人似是在說著不敢當之類的話。

那少年文士一轉頭，目光搜索似的移動著，然後停留在司馬之臉上。

於是他施然走了過來，朝司馬之當頭一揖，頗為恭謹的說道：「老前輩想必就是家師提到的司馬大俠吧－－」他詢問的停住了話。

司馬之微微含笑點頭，這時許多人的目光又集中在他身上，他們雖然沒有聽到那少年文士的話，但從那種恭謹的態度上，已可測知這老者必非常人，否則這千蛇劍客的高足怎會對他如此恭謹呢！

「晚輩岳入雲，此次奉家師之命前來，就是特別為了向老前輩問好的。」他極為從容地說著：「家師此次不能親自來迎接老前輩，心中老是過意不去，也時常對晚輩說及－－」

司馬之一聲長笑打斷了他的話，朗聲道：「回去對令師說，他能記得我這二十年前的故人，我已經很高興了。」岳入雲連連稱是，司馬之點首微笑道：「岳世兄少年英發，前途必定不可限量，但望你好自為之了。」雖只寥寥數語，但語重心長，其中的涵意，別人縱不懂，但岳入雲卻體會得到的。

岳入雲二十餘歲，若非天資絕頂，就算得遇明師，也絕不可能練成這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他眼角都不同別人瞟一下，端然道：「老前輩的教訓，晚輩一定牢記在心。」

司馬之又連連頷首微笑，年華已去的老年人，見到這種年輕好手，焉有不喜歡的道理？

岳入雲又長揖到地，說道：「老前輩如果沒有什麼別的吩咐，晚輩就告辭了。」他轉過身，走到白非身前，抱拳道：「這位兄台好俊的身手，日後一定要多親近親近。」

「小弟白非。」雲龍白非趕緊也抱拳道：「兄台若誇獎小弟的身手，那小弟真是要汗顏無地了。」他們惺惺相惜，並肩一立，宛如一對臨風之玉樹，瀟灑英俊，不可方物。

岳入雲微微一笑，朝羅剎仙女及司馬小霞掃了一眼，似乎亦曾在意又似乎是早已知道她們本是女子，因此不屑於和她們說話的樣子。

羅剎仙女鼻孔裏暗哼了一聲，暗忖：「你有什麼了不起！」其實在她心底的深處，還是認為人家是真的有些了不起的。

雲龍白非目送著那少年穿出人叢翩然而去，心中悵然若失。

那並不是他在悲傷著岳入雲的離去，而是在悲傷著自己將自傲的一身武功和人家一比可就差得很遠了。

但是石慧悄然走了過來，站在他旁邊，他心中驀然又充實了起來，人們在自己失意的時候，有這種情感上的滋潤，是最美妙的事了。

武林群豪們也逐漸散去，只是他們此時對司馬之等人的看法已大為改觀，有的已經知道司馬之身份的，紛紛低語傳告，謝鏗聽到了，驀然一驚：「原來白羽雙劍也到了。」

遊俠謝鏗在江湖中極得人望，不少認得他的人也紛紛走過來和他握手寒暄，雲龍白非見了，暗忖：「這謝鏗武功不高，卻有著如許高的聲譽，看來武林中的地位，也並不是光憑武功就可以得到的。」他一念至此，後來做人的方法果然大為改進。

這時天色更晚，經過這一番刺激，大家的肚子好像更餓了，於是飯舖中的生意更好，遊俠謝鏗嘴裏在說著話，心中對天中六劍竟微微有些抱歉之意，因為他和他們同道而來，但人家出了事，自己不但袖手旁觀，還暗中有看熱鬧之意，他暗忖：「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這種心情，也是最後一次了。」

千條萬緒

司馬之心中此刻也是感慨萬千，岳入雲的身手令他吃驚，他吃驚的只是不知道千蛇劍客此時的武功現在已到了何種地步了。

他心中最大的困擾當然還是馮碧，他不斷的在思索著：「她這些年來到底在做一些什麼事？到哪裏去了？為什麼這麼多年來她容顏未改？又為什麼她會頭髮蓬亂、衣衫如絮？以前她是個很愛修飾的人呀。」

這些問題有如千頭萬緒，他怎麼理也理不開，司馬小霞走了過來，悄然問道：「爹爹，你老人家在想什麼呀？」

司馬之頭一抬，看見石慧正和白非在說著話，他心中一動：「這少女不是和她一路來的嗎？也許知道她的事情呢。」

於是他緩緩走了過去，雖然他心中焦急得很。

店舖裏的燈光仍亮著，照耀得這條街道通明，這麼晚了，還有這種熱鬧的景象，這的確是這小鎮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白非拉著石慧走到司馬之面前，他們這種親暱的樣子立刻又引起許多人的注目，因為那時禮教甚嚴，男女之防甚重，只見他們兩人此刻熱情如火，別人的想法，根本沒有放在心上。

司馬小霞在她爹爹旁邊，看到這情形，心裏有說不出來的不好受，這種不好受感覺的由來，她以為只有她一人知道，其實羅剎仙女看了肚中暗笑：「這小娘子吃起乾醋來了。」

司馬之此番仔細的打量了石慧兩眼，見她秀外慧中，麗質天生，一笑起來兩頰露出兩個深深的酒窩，和瀟灑飄逸的白非站在一起，真是珠聯璧合的一對玉人，不禁長歎了一口氣。

按理說，司馬之此刻怎有歎氣的理由，但是他心中卻另有苦衷，原來他此番攜帶兩個嬌女來到這荒涼之地，除了看看昔日的老友千蛇劍客到底有什麼舉動和尋找分離數十年的妻子之外，還有一個心願就是為司馬小霞找個婆家。

因為他知道此時的西北必定是群雄大聚，因為武林中人誰不想來此一顯身手，這種心理他少年時也未嘗沒有，因此他就希望能在這些人裏替司馬小霞物色一個對象，因為他自己年華已去，壯志也消磨殆盡，總不能時時刻刻守在這嬌女身旁呀。

當他第一眼看到白非時，這出身武林世家的英俊少年立刻就被他看中，此刻他見了白非和石慧的親暱情形，當然會感於其中了。

石慧帶著一臉憨笑望著他，這嬌憨而幸福的少女怎會瞭解他的心境？他微微苦笑一下，問道：「姑娘從何處來？」

他當然不是在探聽她的來處，而是希望能知道和她同來的馮碧是從哪裏來的，石慧聽了卻一愕，不知道這名震武林的老人為何會突然問她這句話，但她依然答道：「晚輩從川中來的。」

司馬之哦了一聲，這許多年來的磨練，已使他能將心中的情感深深的隱藏在臉的後面。

他沉聲道：「和姑娘來的那位女子也是從川中來的嗎？」

石慧明亮的眼睛一瞬，恍然瞭解了人家問她這句話的用意，暗忖：「原來他在問她的來路。」方才司馬之和馮碧面面相對時那種情形，她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他兩人之間必定有著什麼關連，只是她再也料想不到，那年輕的女子會是這老人的妻子，也就是昔年名震天下的白羽雙劍中的一人。

石慧望了白非一眼，很快的答道：「那位姑娘只是晚輩今天早上才遇到的，老前輩不知道，那位姑娘的武功才驚人哩－－」她頓了頓，又道：「據晚輩看來，恐怕並不在剛才那個年輕的書生之下－－」她莞然一笑，又道：「只是那位姑娘脾氣有點怪，喜歡吃－－喜歡吃狗肉。」說著，她又咯咯嬌笑不止。

她不知道馮碧的年齡，一口一句姑娘，司馬之有些好笑，但是這份笑意卻比不上他心中難受的感覺的萬一。

他知道自己冀求能知道馮碧的來處的希望已落了空，微喟了一下，忽然答道：「我們本是要出來吃飯的，可是你看，到現在飯還沒有吃哩。」

石慧當然跟著白非一起走，這一行五人，瞬即發覺無論走到哪裏，自己都是最受注意的人物，等到他們回到客棧時，更發覺了一件奇事。

石慧今晚無宿處，性情有如男兒般豪爽的羅剎仙女立刻拉她和自己一起住，她這句話出口，石慧臉上一紅，還隱隱有怒意。

白非看了一笑，悄悄對她說：「她也是女子哩，不過女扮男裝罷了。」石慧仔細的打量了羅剎仙女和司馬小霞後，不禁噗哧一笑，也看出來了，這番卻輪到她們兩人臉紅了。

他們走到客棧時，時辰真正是晚了，大部分的店舖都關了門，當然也熄了燈，街上已遠不如方才的明亮。

但是他們卻看到客棧門口一排站著八個人，手上提著極亮的大燈籠，見了他們，立刻遠遠迎了上來，燈籠火光照得遠處都發亮，那提著燈籠八人，穿著青色長衫，斯文得很，但步履之間卻令人一望而知他們身上都懷著頗深的武功。

這會兒，司馬之等人覺得有些詫異，那八人走到近前，先頭兩人朝司馬之躬身道：「前輩想必就是司馬之大俠吧？」說話態度極為恭謹。

司馬之點首道：「正是。」

那人又道：「晚輩奉教主之命，特地來此恭迎大駕－－」

司馬之打斷了他的話，道：「到哪裏去？」

那人一笑道：「這種客棧，怎是老前輩的久居之處，現下離會期還有十天，教主因此特地為老前輩準備了一個住處。」

司馬之哦了一聲，心裏在考慮這千蛇劍客的用意，但是以他的地位卻又怎能不去，於是他慨然道：「如此麻煩兄台了。」

白非微一沉吟，方待開口，那人又道：「這位想必就是天龍門的少掌門雲龍白少俠吧？教主對閣下也傾慕得很，因此告訴晚輩說，無論如何請白大俠也一起去。」白非心裏一愕，這名重天下的武林奇人千蛇劍客也對他如此看重，他心裏當然受用得很，羅剎仙女卻冷哼一聲，原來人家沒提到她，她心裏有些不高興了，因為「羅剎仙女」四字在武林中的地位只有在新出道的雲龍白非之上。

那人竟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又說道：「如果各位沒有什麼別的事情的話，現在就請各位跟小可一起去。」

司馬之點首道：「如此更佳。」

他們進去整束了一下包袱，白非因身無長物，原來他素性不羈，最怕帶累贅東西，身上除了銀子之外什麼都不帶，衣服髒了，就在當地買來換上，他出身豪門，自然難免有些公子哥兒的脾氣。

那八人仍靜立門口，這麼長的時間裏，他們八人連動都沒有動一下，若非受過極良好而嚴格的訓練，是絕難做的。

司馬之暗忖：「看來這二十年來，千蛇劍客不但在武功上有了極大的收穫，在這西北一地，亦造成了極大的勢力。」一念至此，不禁長歎一聲，他這些年來非但是一事無成，還把昔年的英風俠骨都消磨盡了，現在和人家一比，心裏的難受可想而知。

他之所以如此，還不是為了情之一字，自古以來，多少英雄豪傑都為了這情字潦倒半生，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愈是英雄豪傑，他的情也愈是比別人濃厚。

他們穿出小鎮的街道，提著燈籠的八人身形漸快，但提著的燈籠仍平平穩穩的，這種輕功已是江湖上可觀的身手了，但看他們的地位，卻只不過是靈蛇幫中的末流弟子而已，由此可知那靈蛇幫的實力。

白非四顧，這本是荒涼之地，那小鎮似乎是這一片荒野中唯一的點綴，他暗忖：「這幾人究竟要引我們到哪裏去？」因為看起來，這裏絕不像有一個可供眾人歇息之處的樣子。

他心裏有些懷疑，但卻也並不害怕，看了別人一眼，見他們都若無其事的樣子，暗忖：「我還是該謹慎些才是。」

於是他腳步一緊，緊緊迫在那提著燈籠的八人後面，那些人輕功雖佳，但與雲龍白非一比，可還是差得太遠了。

情深如海

燈籠火光中，前面有一個黑龐龐的影，走近一看，原來是個極大土丘，想必是離土崩之處頗遠，是以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那提著燈籠的八人沿著土丘走，剛打了小半個圈子，白非眼前一亮，原來這土丘不是個土丘，而是用土磚築成的，這牆依著圓形而建，但是後面卻缺了一口。

他們就從那缺口中走了進去，裏面竟是一座很精緻的房子，外面那麼大的風，此地卻一點兒也沒有，想必那高牆就是擋風的。

那土牆極厚，幾乎有七八尺，不知是怎麼築成的，在這種大的風裏也不會倒，白非奇怪得很，忽然心念一動，暗忖：「方才外面風那麼大，那幾個人手上的燈籠怎麼既不滅又不動？」心裏更奇怪，忍不住又走下幾步，去看看那燈籠。

他這一看，心中才恍然大悟，原來那燈籠的支架竟是純鋼所制，而在裏面發著亮的東西也不是燭火，而是一顆很大的珍珠。

白非心裏真吃了一驚，這種珍珠能有一顆已是極為難得，而這千蛇劍客卻用來做燈籠，於是他對千蛇劍客不禁起了很多種幻想，說不出多麼急切地想見一見這位奇人，雖然他也大略知道他的隱秘。

他一回頭，看到石慧的眼睛正一閃一閃的望著他，像是對他的行動有些奇怪，這種目光是那麼的關切，白非心裏甜甜的，想走過去細將心裏的事說給她知道，但想了想，還是忍住了。

這房子的大門是關著的，但忽然自開，白非聰明絕頂，知道門裏必定有人暗中窺視，是以他們一來，那門便開了。

司馬之率先走了進去，那房子卻除了一個站在門旁邊的老頭子之外，再沒有一個別人，這點倒是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因為照他們的想法，這地方既是千蛇劍客招持他們歇息的地方，照理講是應該有人的。

那提著燈籠的八人也跟著走了進來，先前說話的那人又道：「教主知道老前輩一定喜歡清靜，所以這房子裏除了這又聾又啞的老頭子外，一個人也沒有。」

司馬之哈哈笑道：「他倒想得周到。」

那人忙連連稱是，司馬之又道：「麻煩兄台，回去見了你家教主，說我老頭子多謝他的好意－－」

他倏然話聲一頓，目中現出精光，沉聲道：「數十年來，我老頭子承他照顧的地方太多了。」

他說這句話裏，神態間威嚴畢現，那八人連連稱是，話都不敢說，連忙走了。

司馬之長歎了一聲，緩緩走入房子裏去，司馬小霞嘟起嘴來道：「這千蛇劍客真是可恨，把我們弄到這鬼地方來，連人影都沒有一個，叫我們到哪裏去吃飯去？」

她此話一說，別的人都噗哧笑出聲來，羅剎仙女嬌笑道：「你呀！就記得吃。」

司馬小霞臉紅得如紅柿子似的，仍嘴強說道：「你不記得吃，你不要吃飯好了，哼！每個人都要吃飯的呀。」

眾人更是笑不可抑，司馬之憂鬱的面色中也透露出一點笑意道：「這麼大了，還是像小孩子一樣，也不怕人家笑話。」

司馬小霞嘟囔道：「誰敢笑我。」目光一轉，和白非一雙充滿笑意的眼睛碰到一起，粉臉又不禁倏然飛紅了。

這房子裏窗明几淨，收拾得整齊已極，裝飾的東西也都是些極為貴重之物，司馬之搖頭歎道：「這邱獨行的確是個奇人，在這種地方虧他弄得出這種好房子來，普天之下，聰明才智能比得上他的人，的確是太少了，只是－－」他長歎了口氣，又道：「只是他空負一生絕學，卻總不肯走上正途。」

司馬小霞和羅剎仙女在這棟房子的幾間屋裏走出走進，這些天來他們在這荒涼的地方吃盡了苦，如今見了這種好地方，自是高興已極，石慧忍不住也跟了去，她自從知道她們也是女子之後與她們就很親近，司馬之卻和白非坐了下來。

驀然一聲歡呼，司馬小霞又笑又叫的跑了進來，手裏拿著一條火腿，高興的叫道：「原來這房子裏還有好多吃的東西呀。」她大眼睛轉來轉去，轉到白非臉上，口中卻向司馬之笑：「爹爹，明天我做幾樣菜給你吃好不好？」

大家旅途勞頓，又打了一場，都有些累了，談笑了一會，各自找了間房睡下，石慧好幾天沒有安安穩穩的睡過，用手摸了摸鋪在床上那又厚又軟的棉被，連衣服都來不及脫就睡著了。

她正在朦朧之間，突然窗子外有人輕輕咳嗽一聲，練武的人睡覺多半清醒，何況她年紀雖小，內功卻有根基，聞言倏然從床上跳了起來，輕叱道：「是誰？」身形微動，想朝窗外撲去。

哪知窗外一人輕輕回答道：「是我！」石慧聽了，心裏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原來那人竟是白非。

她身子好像突然軟了下來，柔聲道：「這麼晚了，你來幹什麼呀？」窗外靜默了半晌，然後低低的說道：「我想找你談談。」

石慧柔腸百轉，不知道該怎麼好，但最後終於說道：「你在外面等等，我馬上就出來。」走回床邊，穿上鞋子，身軀輕盈的一掠，支開窗子，像一隻春天的蝴蝶般自窗口穿了出去。

白非正呆呆的站在窗前，石慧在他面前倏然頓住了身形，兩人目光相對，彼此心中俱一蕩，反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良久－－

石慧輕輕說道：「這麼晚了，我要回房去了，有什麼話待明天再說吧。」口中雖然如此說，腳下卻絲毫也沒有移動半分。

白非眼睛裏充滿了情意，他也知道他自己眼中的情感對方一定可以看得出來，但是他並不想隱藏自己的情感，於是他輕輕說道：「其實我也沒有什麼話對你說，只不過想看看你罷了。」

石慧的臉羞得紅了起來，她當然知道白非對她的情感，但是這種露骨的話她卻是第一次聽到，她雖然天真無邪，生性也異常奇特，甚至可以殺人而不眨眼，但在這種情形下卻不禁臉紅。

又過了一會，石慧嬌羞地說：「站在這裏，給人看到了多不好意思，我們到－－」她話雖然沒有好意思說出來，可是其中的含義，不就是我們到別的沒有人看到的地方去嗎？

白非心中一陣猛跳，不知道自己到底歡喜成什麼樣子，石慧緩緩移動著腳步在前面走，白非忙著跟了過去。

這房子外也有院子，院子邊是低牆，再外面可就是那使白非錯疑為土丘的高牆了。

白非抬頭仰視，天上雖然無星無月，然而在他看來，今夜卻是他有生以來所度過一個最美麗的晚上，石慧何嘗不如此？

「我們到那上面去玩玩好不好？」石慧指著那高牆道，根本沒有等白非回答，身形一起就掠了過去，因為她知道白非一定會跟著來的。

那土牆高約五丈，石慧到了下面一看，不禁停了下來，他們輕功雖然高，但叫他們一掠五丈，卻是絕不可能的。

石慧眼珠轉了轉，她生性極強，心裏想到要做的事，要讓她不做，真比殺了她還難過，白非道：「我們想辦法上去吧。」

原來這麼多天來他也知道了她的個性，石慧回過頭，朝他一笑，身形一縱，竟在這土牆上施展出「壁虎遊牆」的功夫來了。

白非見她上去了，才一提真氣，想以家傳的絕頂輕功在空中藉力竄上去，猛然想起這樣一做，恐怕她又要生氣了，因為那自己不是將她比了下去了嗎？念頭一轉，也用壁虎遊牆的功夫上了去。

石慧拍著衣服上沾著的少許塵土，埋怨的說道：「真奇怪，無論我怎麼練，輕功總是練不大好，像人家那樣，身法快得連眼睛都追不上，真不知道是怎麼練成的？」她不知道，她練的輕功「暗影浮香」卻是武林中最高的，只是昔年無影人丁伶得到的只是殘篇，雖然仗著她的悟性能夠練成了，但總不如原先那麼自然，因為這種內功上的奧秘是經過了無數人的苦研而成的，其中假如有了一點極小的瑕疵，那麼練功的時候，就會遇到極大的阻礙了。

既聾且啞

上面的風很大，兩人都有些寒意，白非想伸過臂膀去摟住她，但是又不敢，石慧想靠在他的身上，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白非垂著頭道：「以前你對我那種冷冰冰的樣子，我心裏好難受，後來－－後來我又以為你在那土窯裏被黃土－－」

「你以為我那麼呆呀！」石慧嬌笑著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以為我死了的時候哭了沒有？」

白非訥訥的答不出話來，因為他雖然難受，卻委實沒有哭過，石慧瞪著眼睛望著他，忽然又一笑道：「站著幹什麼，坐下來好不好？」兩人緊緊地偎在一起，風再大，他們也不在乎了。

這時天地間任何事都不再能闖入他們的腦海中去，彼此心中除了對方之外，也不再有任何人的影子存在。

驀然，一聲輕笑自他們背後發出，白非、石慧大驚，倏然分開，回頭一望，白非看到一個渾身純白的女子站在那裏，衣衫飄然隨風而舞，面上也掛著一塊白巾，除了眼睛外，再也看不到別的。

他家學淵源，武功已得真傳，但這人來到他身後他還不知道，他如何不驚，這人在夜色中望之如仙，又好像鬼魅似的，他方在驚懼之間，哪知石慧已一頭撲進那女子懷裏。

那女子竟也一把摟著石慧，笑道：「好呀，我到處找不著你，原來你卻躲到這裏來了。」語聲中充滿了柔情蜜意。

石慧只是笑著，一句話也不說，那女子在布巾後的眼睛轉到白非身上，笑笑道：「喂，你是誰呀？你幾時認得我女兒的？」

白非又是一驚，暗忖道：「原來這就是二十年前令江湖中人聞而色變的無影人。」仔細看了她兩眼，又忖道：「可是誰也不會相信這瘦怯怯的女子竟是武林中的魔頭。」

石慧在她母親懷中嗯了一聲，撒嬌道：「媽問他幹什麼？」

丁伶笑道：「我連問都不許問一下呀？」語氣輕柔，哪裏是一個江湖上以毒著稱的人說話的口吻？

「晚輩白非。」白非不敢不恭敬的回答著，但說到這裏，他卻再也接不下去，丁伶哦了一聲，目光又在他身上轉了幾轉，笑道：「果然是個英俊少年。」白非玉面微紅，垂下頭去。

丁伶又笑了兩聲，突然拉著石慧走到一旁，道：「你過來，我有話問你。」白非見她兩人輕聲說了半天，她們說話的聲音極小，白非也沒有聽清楚，心中忐忑不定，以為在說著自己。

突然，他彷彿聽到丁伶重重哼了一聲，他心裏也不禁一跳，哪知丁伶身形一動，竟躍了下去，一條白色的人影，宛如一隻純白的鴿子，在黑暗中晃眼便消失了，石慧愕愕走了過來，他忙著急問道：「你的母親怎麼突然生氣了？」

「瞧你急成這副樣子。」石慧笑道：「我媽又不是在生你的氣。」

白非心中一塊石頭落地，說道：「我們再坐一會兒吧。」

石慧暗笑道：「我不要，我累死了，要睡覺。」

白非失望的看著她，她一笑又道：「以後日子長得很，你要看我，我就天天讓你看個夠。」白非心中又是一甜，不再說話了。

這土牆上去雖難，下來卻不難，但畢竟太高，他兩人接到地面時，仍不免發出一些聲音來，他們身形卻並未停留，向那矮牆內掠去。

黑暗中立著那為他們開門的聾啞老人，頗為注意的看著白非的身形，臉上帶著一臉迷茫之色，彷彿心中有著什麼難解的問題似的。

他絕沒有發出一絲聲音，是以白非和石慧根本沒有看到，這聾啞老人在陰影中站了許久，緩步走了開去，其實不但白非和石慧不會注意到他，這世上又有誰會注意到這既聾且啞的老人呢？

白非回到房裏的時候，是安詳而愉快的，他關好窗子，但是一顆心卻遠遠飛到窗戶外面去了。

雖然他很累，但卻絲毫沒有一點兒睡意，這也許是心情太興奮的緣故，他坐到椅上，將壺中的冷茶倒了半杯，但卻並不喝，只是注視著那杯面尚未平復水的漣漪發愕。

突然，窗外有人在輕輕敲著窗子，他的心情又一陣緊張，心幾乎要跳到嗓子眼了，高興的暗忖：「難道她又來找我了？」連話都來不及說，右手一支窗戶。

這次他不再有任何顧慮，身形猛的一拔，竟往上拔了三丈，雙臂翅張，兩條腿在空中猛一伸曲，像蒼鷹般的又往上拔了丈餘。

他一伸手，反搭住土牆的牆頭，身軀借勢往上一翻，便站到土牆上，掃目四望，那人影卻又在土牆下向他招手了。

白非心裏越發疑惑，這人影到底是誰？為什麼要將自己引開？難道是對自己有什麼不利的企圖嗎？

這答案幾乎是肯定的，他暗忖：「這人影一定是要對我不利，否則他將我引出去幹什麼，這人影武功極高！我萬萬還不是他的對手。」他有些氣餒，但那人影仍在下面向他頻頻招手，他少年的氣血直往上湧，再也顧不得利害，縱身向下躍去。

那人影始終在他前面不遠，但饒是他使盡身法，還是追他不上。

白非心裏越來越急躁，但在這種情形下，急躁又有什麼用，他根本猜不透人家對他到底是何用心，這人的輕功遠遠在他之上，他追不到，自然也無法詢問人家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是一片似乎看不到邊際的土原，那人影奇怪的是並不一直往前跑，卻在這片土原上繞圈子，漸漸，白非的真氣有點接不上來。

但此刻情形勢如騎虎，叫他放手一走，他卻有些不甘心。

那人身法異常快，是以雖然繞了許多個圈子，時間卻不長，白非心裏正考慮著應付這件事的方法，哪知那人影卻倏然停了下來。

那人影這一停下來，倒真把白非給怔住了，身形也緩緩停了下來，腦中轉著念頭，忖道：「方才我追了那麼久，他都在前面逗引，現在怎的卻停下來了，這人到底是誰？有何用意呢？」他極力前望，想看看那人到底是誰。

但是夜色太濃，饒是他目力佳於常人，也只能看到那人隱綽綽一個人影，面貌根本無法看出來。

這樣兩人雖是隔著一段距離，但卻是面對面地站了許久，那人影動也不動，也不再向他招手，他心裏有些不耐，終於移動了腳步，向前走去。

隨著夜色之濃，風也越來越大，白非不得不微微瞇起眼睛來，因為他怕那被風吹起來的塵土吹到他眼睛裏去。

這麼樣的距離，他如施展輕功來，何消一個起落就到了，但此時他一步步的走著，卻彷彿很遠，同時，他心裏也不免有些緊張，因為這人影的行動太過詭異，是友是敵，現在也不知道，白非心中有數，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對手，若這人對自己懷著惡意，那自己今日可絕討不了好去，而照目前的情形看來，這人影對自己卻是懷著惡意的成分居多。

因此他每跨一步，心情也就隨著緊張一分，腳下似乎帶著千鈞之物，說不出的那麼沉重，等他看清那人影，他卻禁不住驚喚了起來。

雲龍何去

練武的人多半早起，第二日清晨，石慧一腳跨出房門，已經看見司馬之站在院中了。

她悄悄走了過去，卻見司馬之垂著雙手，靜立不動，像是一段枯木似的，她猜想他也許在練著什麼功夫，因此也不敢打擾，也靜靜站在一旁，呼吸著清晨清冷的空氣。

片刻，司馬之張開眼來，朝她緩緩一笑，她也笑道：「前輩起來得真早。」

司馬之微笑說道：「老頭子多半起得早，也許是自己知道自己是活不長了，是以特別珍惜時日的緣故吧。」

他話中的辛酸與感慨，很明顯的就可以聽得出來，石慧在心裏歎了一口氣，忽然對這老人起了很大的好感，但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司馬之又微微一笑，道：「昨晚你和白非到哪裏去了？」

石慧倏然飛紅了臉，羞得低下頭去，暗忖：「這老人果真厲害，我和他出去的時候，敢說沒有發出一絲聲音來，他怎麼會知道的？」

司馬之敞聲而笑，羅剎仙女剛好走出來，問道：「爹爹，什麼事使你老人家這麼高興？」

石慧的頭垂得越發低，生怕這老人會說出來。

「沒什麼。」司馬之笑著回答：「小霞這小妞子怎的還沒有起來？最近她好像越來越懶，連早課都懶得做了。」

羅剎仙女喲了一聲，嬌笑道：「這你老人家倒不要錯怪了好人，她一早就起來忙著去煮早飯給大家吃了。」

石慧趕緊道：「我去幫她忙去。」乘此機會，居然溜之大吉了。

早點端上來，是清粥，還有四色小菜，蒸火腿、炒蛋、風雞和皮蛋，雖然都是些現成的，而且可以久放的東西，然而在此地能吃到這些東西，倒真是口福不淺，司馬之笑道：「他們想得倒真周到。」

石慧心裏想著白非，暗忖：「他怎麼還沒有起來？」眼睛瞟了司馬之一眼，卻不好意思說出來，司馬小霞卻道：「白哥哥怎麼還沒有起來？」她比石慧還天真，不但先問了出來，而且還叫起白哥哥來了，這就是江湖男女異於常人的地方。

司馬之眉頭微皺，道：「少年人貪睡最是要不得，你去把他叫起來吧。」他少年時遊俠各地，因此口音也雜，說得話來，南腔北調都有，這樣也有好處，因為每個地方的人都能聽懂一些。

司馬小霞趕緊說好，轉身就跑了出去，石慧心裏可有些不願意，因為她也想去叫，但當著人她又怎能搶著去？

她著急的坐在桌子旁，想白非快點來，等了半晌，卻見司馬小霞一人急匆匆的跑了回來，她忍不住問道：「他呢？」

「我也不知道。」司馬小霞看起來也有些著急，氣咻咻的說道：「剛才我敲他的門，敲了半天，也沒有開，我忍不住想推門進去看，哪知門關得緊緊的，我就繞出去，一看他那間房的窗戶倒是開著的。」她一口氣說到這裏，稍微停了停，司馬之含有深意的望了石慧一眼，石慧卻沒有注意到，只是留神的注意著司馬小霞。

司馬小霞又道：「我就跑到窗子旁邊去看，哪知房裏卻沒有人，床上也是整整齊齊的，好像根本沒有人睡過的樣子。」

石慧吃了一驚，著急的低語道：「他沒有睡過，那麼他到哪裏去了呢？」其實不但她著急，這裏的人又有哪一個不在著急呢？

這座房子在一大片荒野裏，四周根本沒有可去的地方，大家心裏俱是疑竇叢生，尤其是石慧，司馬之本來以為她一定知道白非的去處，但看了她焦急的神色，卻又不像。

他沉吟了半晌，沉聲道：「以白賢侄的武功和聰明來說，我想他是不會出什麼意外的，不過－－」他含蓄的止住了話，然而話中未盡之意卻給石慧帶來了更大的焦急和憂慮。

她倏然站了起來，道：「我去找他去。」

最後一個字落聲的時候，她人已走出房了，司馬之搖頭歎道：「年輕人總是沉不住氣，這叫她到哪裏找去？」轉念想到自己年輕時又何嘗沉得住氣，這沉不住氣卻正是年輕人的通病。

石慧迷茫地跑出房子，眼前一個人影似乎在向她比著手式，她心中有事，也未去注意，等到她發現那向她比著手式的竟是為他們開門的聾啞老人時，她當然更不會注意了。

她根本等不及別人把門打開，縱身一掠，便掠了出去，門外一眼望去，盡是風沙遍野，她在那土牆的旁邊愕了一會，仰首上望，昨天那人還和她同在土牆之上，但現在他卻去了哪裏呢？

她心裏既驚恐又難受，驚恐的是她怕白非出了意外，當然她希望他沒有，然而如果他沒有意外，那麼他走了，為什麼不告訴自己一聲呢？

人們在陷入愛的漩渦裏時，情感最為紊亂、矛盾，尤其像石慧這種在情感上尚是一片白璧的少女，她受的這種折磨也越大。

她向四周仔細打量了許久，但依然辨不出方向來，可是即使她辨出了方向，她又怎能知道白非是往哪個方向走的呢？

這時候，她只有依靠自己的命運了，她悄悄閉起眼睛來，似在默禱上蒼能指點她一條明路，然後她睜開眼來，不辨方向的飛身而去。

這裏這幾天的天氣很古怪，每日清晨彷彿都有一些陽光，然而這陽光尚未曬熱地上的沙土地，便又恢復陰暗了。

她眼睛有些閃爍，原來陽光正自她迎面射來，她高興的忖道：「我是朝日出的方向而來的，看來也許會找得到他了。」在這種時候，她也像多數人一樣，憑著一件並無根據的事來幻想著自己的幸運。

她身形極快，在這種風沙之中，縱然有陽光，也很難辨清她的人影。

但陽光瞬即消失了，她拔足急奔，並沒有多久，她即看到前面似乎有個市鎮，她心裏有些歡喜，更加快了速度，然而兩個縱身之後，她看清了這小鎮竟是他們昨晚來過的地方。

原來在那一片荒野之中，她以為自己是照著直線前行的，哪知卻劃了一道弧線，是以剛好又回到這被她熟悉的小鎮上來。

這時候她當然毫無猶疑的走進鎮去，一到小鎮的邊沿，她立刻頓住身形，換了平常人行路的速度，她入世雖淺，但江湖上這種最普通的規矩她還是知道的，只是心裏也有些不願意遵守而已。

雖是清晨，但市鎮上的人已經不少了，因此此次武林盛會，這個人跡罕至的小鎮後來竟逐漸繁榮，這大概也不是千蛇劍客能預料得到的。

石慧用心的在人叢搜索著，希望能夠發現白非，那些武林豪客看到竟有個少女在向他們毫無忌憚的打量，心裏剛有些要開玩笑的意念，但等到他們看清這少女竟是昨日力鬥天中六劍的人的時候，他們那種意思就很快的完全消失了。

當她走過一家本是個貨店改裝的客棧門口時，她發覺有一大堆人圍在那客棧門口，三三兩兩的在討論著一個看來似乎非常重要的話題，她也不禁駐了足，向那小客棧走去，她這時候無論任何地方都去，只要那地方能有一絲希望找到白非的蹤跡，白非若知道他已得到一個少女的全部情感，他也該心滿意足了，無論任何人能得到另一人的全部情感，這總是一件值得驕傲也是一件極為光榮的事。

「謝大哥怎麼回事呀，聽說他兩隻手都是自己砍斷的，老哥，你可看到沒有？」

「我沒有看到，不過若說兩隻手都是他自己砍斷，這似乎有些不大可能吧。」另一人說道：「他到這裏來做什麼？」一人問。

「你老哥還不知道呀，武林中有名的神醫、追魂續命那位主兒就是住在這家小客棧裏哩。」另一人回答道。

「唉，這幾天這裏真是高手雲集，連白羽雙劍裏的司馬之昨天都露了面，像咱們這號的人物，還是趁早回家吧。」

那人歎道：「這裏可說不定會出什麼事，你看，謝老大不就是個榜樣。」

「像他這樣的人物，會有這種收場，真是誰也想不到的事。」另一人感慨萬千的說道。

這裏人叢裏的問答，石慧卻極為留神的聽著，這時候她雖然已經知道這件事並沒有關係著白非，然而這件事卻引起了她的好奇心了。

恩仇了了

過了一會，人叢忽然向兩旁分開，石慧巧妙的一轉，已經轉在那叢人的前面，因為女孩子總是較矮，她若站在人家後面，根本就無法看清前面的事了。

她睜大眼睛望去，只見兩個粗漢抬著一塊床板，床板上的白被單上血跡淋漓，床板邊跟著一個二十多歲的英俊少年，英眉劍目，臉上卻帶著一種怨忿不平的神色，不時低下頭去輕聲向那床板上的人說話，神色又極為憂鬱了。

這時候一群人又一擁向前，朝那床板上躺著的人問長問短，只是那人的雙臂全斷，流血過多，縱然僥倖獲得了武林中出名脾氣最怪的追魂續命的青睞，能得以不死，然而卻已沒有精神來傾聽別人的話，當然也更沒有精神回答了。

石慧伸長脖子望去，看到那床板上躺著的人，赫然竟是遊俠謝鏗，他渾身血跡斑斑，上身只剩下了段軀幹，兩臂空空，臉上也沒有一絲血色，石慧眼睛一閉，不忍再看下去了。

雖然她也曾經幾乎殺死過他，然而那是不需流血，她甚至不會看到他死亡的痛苦，但此刻她見了人家竟是如此重傷，再加上那種悲淒殘酷的樣子，心裏當然不免難受。

難受之外，她還有些奇怪，這謝鏗怎會弄成這副淒慘的狀況，而且還聽說他是自行砍斷雙手的，難道他是被人所逼嗎？「然而他卻又不像被人用武力可以屈服的呀？」她暗暗忖道。側著身子，雙臂微分，又從人叢中鑽了出來走到前面。

那英俊少年正是六合劍丁善程，他非常偶然的抬起頭來，一個美麗而熟悉的面孔出現在他面前，他用不著多花心思去思索，已經想起那正是屬於那被他極為欣賞的少女的。

他記起他還曾經向謝鏗提過，他忽然又低下頭，因為那少女兩隻明亮而清澈的眼睛，竟也非常直接的在望著他。

謝鏗忽然低低呻吟一聲，丁善程立刻叫那兩個粗漢停止前行，因為即使很輕微的震動，也會帶給謝鏗很大的痛苦，這點他自然知道。

丁善程長長歎息了一聲，像是在為謝鏗的痛苦悲哀，他暗忖：「謝大哥，你這又是何必呢？」人叢中竟也有人發出和他思想完全吻合的話，每個人似乎都認為謝鏗所做的事有些不必要。

可是謝鏗此刻的心境卻有著說不出來的平靜，因為他此刻恩仇了了，再也沒有什麼人欠他，他也再沒有欠著任何人了。

他心裏的感覺別人自然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會有人同情，因為他剛才發生的事，這些人一部分都是親眼所見的。

清晨的時候，謝鏗和丁善程先走了出來，這些天他們相處得很好，謝鏗雖然也認為丁善程有著些難以容忍的脾氣，但他總比老奸巨猾的伍倫夫、無話可談的郭樹倫要好得多。

他們並肩走了出來，本無目的之地，只是嫌所居之地太過窄小，氣悶而已，這滿街上行走的人群倒有一大半兒是和他們抱著同樣的心理。

是以他們雖然不餓，仍走進一家小吃舖，剛想叫些東西來吃吃，彷彿又聽到街上起了陣雜亂。

他們並未十分在意，也是另因謝鏗的大風大浪見得多了，而丁善程在謝鏗面前，也不好意思現出太嫩的樣子。

哪知驀然他們背後有人冷冷一笑，他們同時回過頭去，都吃了一驚，因為竟有一個通體純白、臉上也帶著白色面巾的女子站在門口，從笑聲中判斷，這女子對他們並無善意。

這種裝束的女子，連江湖歷練這麼豐富的謝鏗也兀自猜測不透人家到底是何來歷。

那女子又冷笑一聲道：「姓謝的，我勸你趕緊出去，不然的話，要我自己來請，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了。」言下自滿已極，又彷彿只要自己高興，任何事都一定可以做到似的。

講話的聲音中，竟有一股令人聽了就會一陣慄悚的寒意，謝鏗渾身立刻起了一陣不舒服的感覺，暗忖：「怎的我最近如此倒霉，盡是碰見這些沒來由的事。」他生平未曾見過這女子，其實他生平也根本沒有和任何女子發生過糾葛。

因此他只回頭看了一眼，仍然回轉頭去，雖然心裏難免加速了跳動，但卻仍然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彷彿根本不知有人在叫他。

那女子面上的白巾不住抖動，顯見得氣憤已極，吃食舖裏的雖然都是武林豪士，但在這種情形下，誰也不願意多管閒事，只是靜靜地坐以觀變，當然，若換了普通人怕不早就跑了。

眾人只覺微微一陣風吹過，那女子已站在謝鏗背後，這才吃了一驚，須知謝鏗所坐的桌子在裏面，從門口到他那裏還隔著三四個桌子，這舖子地方太小，但為著生意著想，又不免要多擺幾張桌子，因此桌子與桌子之間所留的空隙根本就極少，再加上坐在桌旁的人，那根本就再也沒有什麼空隙了。

而這女子身形既未見高縱，當然不像是從人家頭頂上竄過去的，但她卻又如何能在瞬息之間就穿過那幾張桌子來到謝鏗桌旁，而甚至連坐在桌子旁邊的人都不知道哩，這豈非有些不可思議。

謝鏗心頭亦是一懍，暗忖：「這女人好俊的輕功，怎的最近我盡是遇著一些高手，而偏偏這些高手都像是要對我不利的。」

他心裏嘀咕，但卻不得不站了起來，向那女子抱著拳道：「姑娘是誰？找我謝鏗有何見教？」

那女子輕輕一笑，伸手揭開臉上的面巾，和她面對面的謝鏗不由激靈靈的打了個冷戰，丁善程哎喲一聲，竟嚇得輕喚了出來。

那些武林豪士也正在望著他們，看到這女子的面貌後，也是驚喚出聲，捧著兩碗牛肉的堂倌正巧走在他們旁邊，準備給謝鏗送來，看了她的臉，手一軟，連牛肉湯都倒在地上了。

那女子極為難聽的一笑，說道：「姓謝的，你不認識我了嗎？」

謝鏗看著她那簡直不像人的醜陋面貌，硬著頭皮道：「實在面生得很。」

那女子笑得全身亂顫，但臉上卻一絲表情都沒有，坐在她背後的人，看著她的背影，都覺得這真是個美人，笑得如此花枝亂顫，但坐在她前面、看得到她臉的人，卻是一個個頭皮發炸，閉起眼睛來。

「你不認得我，我倒認識你哩。」那女子道：「非但認得你，還清清楚楚地認識你。」她冰冷的目光向各人一掃，又道：「別人只知道你謝鏗是個義薄雲天的好男兒，我卻知道你是個忘恩負義的小人，居然殺死了你的救命恩人。」

她此話一出，眾人不禁一陣嘩然，丁善程手撫劍柄，倏然站了起來，方想怒喝，卻被謝鏗一手按住了，只得又坐回椅上。

「原來姑娘就是黑鐵手的朋友。」那女子一說出那話，謝鏗當然知道人家是什麼意思了，是以立刻便說出此話來，他難受的一笑，又道：「不錯，黑鐵手是我救命的恩人，不錯，也是我親手殺了他，但在我姓謝的看來，殺父之仇卻遠比救命之恩重得多，姑娘如果對我姓謝的不滿，我姓謝的站在這裏，全身上下聽憑姑娘招呼好了，我姓謝的若還一還手，皺一皺眉，當著這麼多江湖朋友，我姓謝的從此算在武林除名了。」

眾人又是一陣嘩然，有人低語：「謝鏗居然是好漢子。」

哪知那女子卻笑得更厲害，道：「假如你殺父的仇人其實並不是黑鐵手呢？那我說你謝大英雄該怎麼辦？」

她這一說，謝鏗倒真的愕住了，暗忖：「假如黑鐵手並沒有殺死我父親，那我就真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了。」但轉念一想，忖道：「還好，那是絕不可能的。」遂朗聲道：「黑鐵手當著天下英雄，一掌擊斃家父，武林中人有目共睹，他為著一件小事就動手殺人，豈非太毒了些嗎？」

「真的嗎？」那女子一笑道，無論從她的身材、聲音甚至風姿上來看，她都應該是個絕色佳人，但她的臉，卻像是一塊上面雕刻著極醜陋的花紋的玄冰。

# 第四篇 八方風雨

了了恩仇

「可是據我所知道，殺死令尊大人的，卻是姑娘我呀！」那白衣蒙面女子輕描淡寫的說著，彷彿將這一類事根本沒有放在心上。

可是她這句話所帶給謝鏗的驚駭，卻是太大了，他腦海中像是被人投下一塊巨石，震起無數漣漪，使他再沒有思索任何一個問題的能力。

他高大的身軀也有些搖晃，彷彿這些充滿了精力的筋肉和骨骼已不能再支持他自己，丁善程伸手輕輕扶過他，瞪眼望著那白衣的詭秘女子，其實此刻這小舖裏的幾十對眼睛，又有哪一對不是在望著這詭秘的女子呢？

須知，她的這種做法大大超出了武林常情之外，謝鏗略為清醒了一下頭腦，但饒他江湖經驗再豐，也想不出這女子的來意。

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對此事插言半句，因為這件事關係著二十多年來的一段公案，而這段公案又幾乎是被江湖上大多數人所注意著的。

那女子的目光，冷冷地向每一個人的臉上掃過，每個被她目光所注的人，各個心中都生了一絲寒意，忍不住將脖子努力地向衣領裏縮進一寸，縱然這小舖子此刻是溫暖如春的。

那女子充滿了譏諷、嘲弄和蔑視的一聲冷笑，又道：「如果你們知道我是誰，就不會懷疑我所說的話的真假了－－」她故意停頓了話，果然每人都在極為注意的傾聽著。

謝鏗心中方自一動，隱隱約約的想到了這女子是誰，那女子將上身扭動了一下，讓她腰部以上的身軀幾乎和腰部以下的變成一種不可思議的角度，然後緩緩開口說道：「也許你們都沒有看到過我，可是我相信你們都聽過我的名字－－」她又將她的話，倏然頓住，然後一字一聲的說道：「我就是無影人。」

這「無影人」三字宛如金石擲地有聲，丁善程的喉結上下移動著，這受驚的年輕人再也想不到無影人會是個女子。

原來無影人昔年江湖側目，但誰也沒有看過她的廬山真面目，因為凡是知道她真面目的人，都已死了。

人們心裏把她幻想成各種人物，但由於人類的錯覺，誰也不會認為這毒辣、陰狠的無影人竟會是個女子。

無影人昔年為著黑鐵手施毒害死虯面孟嘗的事，除了她自己和虯面孟嘗外，誰也不知道真相，雖然有些人看出了端倪，但是誰又敢說虯面孟嘗是為無影人所害，因為他們之間素無恩怨呀！

丁伶此次千里關山來到此地，當然是為著她仍念念不忘的黑鐵手，有人說少女的第一個情人往往也是她最後一個情人，這話雖然有些誇張，但任何人的第一個情人，總是她畢生難忘的。

她知道了黑鐵手已死的消息後－－這是她在那土牆上從她女兒石慧那裏知道的，她立刻下了決心要為黑鐵手報復，她生性奇特，她對那人怨毒越深，卻也越發不願意讓那人痛痛快快地死去，因此她找著謝鏗也並沒有立刻下手，這在她說來，原來極為容易做到的，只是她不做而已。

謝鏗此刻反覆思量，從他所知道的許多件事上，他已經恍然知道了這事的前因後果，也確信無影人的話並非虛言，他父親的確不是黑鐵手殺死的，縱然他父親的死和黑鐵手有著直接的關係，但即使黑鐵手沒有動手，他父親一樣會死，反過來說，假如無影人不曾先就施毒，以他父親的武功，卻不一定會傷在黑鐵手掌下。

他暗中長歎一聲，對那曾經救過他命的垂暮老人－－黑鐵手的愧作又加深了幾分，他心中劇烈的絞痛著，因為這是他生平所做最大一件錯事，而這事卻使他親手殺了他的救命恩人。

「恩怨分明」這是江湖豪士的本色，也是江湖豪士所最注重的事，遊俠謝鏗，義聲四震，還不就是因為他是個恩怨分明、義薄雲天的大丈夫，這當然也是他心中為自己驕傲的，但此刻他卻認為自己再沒有任何地方值得驕傲的了。

他簡直說不出話來，無影人丁伶又冷笑道：「怪不得遊俠謝鏗在武林中的名頭這麼大，自己的殺父仇人就站在對面，他一動都不動，卻反而將自己的救命恩人殺死了。」她冷笑不絕，笑聲尖銳而淒厲，遠遠傳了出去，使人以為是梟鳥夜啼。

丁善程劍眉一軒，驀然站了起來，厲喝道：「江湖朋友誰不知道我謝大哥是個義氣為先的大丈夫，你這婦人再要亂言，小爺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他少年任性，心中為友的熱血上湧，竟不再顧忌對方就是以毒名滿天下的無影人。

丁伶鄙夷的望了他一眼，冷冷說道：「你這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伙子，還不配和我動手哩。」丁善程再也忍不住，暴喝聲中劍影突現，銀星萬點，直逼到丁伶的面前。

群豪心中眾口暗讚，這少年的身手好快，哪知倏然又是刀光一閃，接著嗆然一聲巨震，那無影人站立未動，丁善程持劍呆立，竟是謝鏗將他這一劍接了下來。

原來就在丁善程拔劍的那一剎那，謝鏗長臂一伸，竟將鄰座武士的佩刀拔了出來，向外疾劃，硬生生接了丁善程那一劍。

他此舉又大為出乎各人意料之外，丁善程更是愕住了。無影人丁伶聲色未動，在這種情形下，她的鎮靜功夫果然過人一等。

丁善程巧妙的將劍一撤，那劍便平貼的隱在肘後，劍尖露出肩外，微閃著青光，他結結巴巴地想問謝鏗何意，但見了謝鏗的神色，又問不出來，群豪一齊被方才的刀光劍影所動，有的都站了起來。

謝鏗面色難看已極，他心中已將這事作了個決定，縱然別人也許會認為這決定很傻，但在他自己來說這卻是唯一解決的辦法了。

他斷然道：「善程兄，你的好意，我感激得很－－」他回過頭，朝向丁伶，道：「不錯，我姓謝的是殺了我的恩人，可是我姓謝的一向恩怨分明，絕不讓好朋友說半句話，這件事我自然有了斷的方法。」他頓住話，臉色更為難看。

他將刀一橫，丁善程哎呀一聲，以為他要向頸上抹去，哪知他卻張嘴一咬，將刀背咬在嘴裏，眾人皆一愕，不知他要幹什麼。

驀然，他鼻孔裏悶哼一聲，額上青筋暴露，頭一低，雙臂一抬，只見血光暴現，他兩條手臂竟硬生生斷在他自己嘴銜的刀鋒之下，只剩下一點皮肉尚連在一起，是以便虛軟的掉了下來。

眾人俱一聲驚呼，丁善程搶先一步，緊緊攬住他的腰，丁伶目光裏似乎也閃過一絲激動的光芒，但臉上神色仍冷靜如恆。

鮮血如湧泉而流，謝鏗的臉色蒼白而可怕，但他仍強支持著道：「我自斷雙手，算是我和黑鐵手之間恩怨已了。」他雙目一張，那麼虛弱的人，此刻竟也精光倏然而露，緊緊盯著丁伶道：「至於我和你的不共戴天之仇，我姓謝的有生之日絕不敢忘，我就算只剩下兩條腿，也要向你清算舊賬的。」他聲音雖弱，但話中卻講得截釘斷鐵。

無影人丁伶縱然心如寒冰，此刻也不免心頭一凜，暗忖：「這姓謝的果然是條漢子。」她倒並未在意已成殘廢的謝鏗會來報仇，因為她幾乎已經斷定，別說謝鏗只剩下兩條腿，就算謝鏗手足俱全，也萬萬別想找自己報仇的。

但她卻不知道在一個下了決心的人說來，世上是不會有不可能的事的。

丁伶冷笑一聲道：「姓謝的，念你還是條漢子，我就饒了你，你想報仇的話，我也接著你的，只是我勸你，這種夢還是少做為妙。」

丁善程雙目噴火，目光如刀，緊瞪著她，恨不得要將她裂為碎片，但她卻看都不向他看一下，冷笑聲中，人影微動，已飄然而去。

謝鏗此刻再也支持不住了，脫力的倒在丁善程身上，但是他心中卻得到了解脫，因為他一世為人再也沒有能使他心中愧怍的事了。

易容之術

謝鏗的肢體雖然殘廢了，然而他的人格與靈魂卻更為完整，因為他做了任何人都不願做而不肯做的事，卻只為著自己心的平靜。

所以素性怪癖的追魂續命也不能拒絕他的要求，而為他治了幾乎因失血過多而致死的傷，可是縱然華佗再世，也不能使他的雙臂復生了。

丁善程扶著謝鏗的床，緩緩走開，有一部分人，也隨著走去，石慧呆立了半晌，忽然有人在她的肩上一抓。

她一驚，轉身，哪知那人卻乘著她這一轉之勢，又掠到她的後面，她更驚，暗忖：「這是誰？」玉指合併，想從肘後穿出去點那人的脅下，哪知那人一聲輕笑，卻將手鬆開了。

石慧再回頭，一個身長玉立的中年男子正笑哈哈站在她身後，她乍一看，並不認得此人，再一看，卻不禁高興得歡呼了起來。

她向那男子撲了上去，也不怕當著這麼多人，那人一把摟著她，街上的人都以詫異的眼光看著她，那人笑道：「慧兒，你還是這副樣子。」原來這人就是她的父親－－武當高徒石坤天。

石慧抬起頭來，嬌憨的說：「爸爸，你果然將易容術練成了，你老人家什麼時候教我呀？」

石坤天一笑道：「連你都認得出我來，我的易容術還能教人呀？」他父女兩人隱居已久，影跡脫落已慣，說話間，竟不像是父女兩人。

有人看到了，並沒有聽到他們的對話，都說：「你看這兩人好親熱。」原來他們都以為這是對情侶，遠遠有個人本是朝這個方向走來，看到這情形，頭一轉，回身走了。

石坤天拉著她女兒的手邊走邊道：「你見到媽媽沒有？」

石慧點了點頭，忽然道：「爸爸，你不是和媽一起來的呀？」

石坤天搖頭笑道：「她說先出來找你，我一個人悶得慌，也跑來了，我本來以為這裏一定很荒涼，哪知卻這麼熱鬧，我問了問，才知道這裏不但熱鬧，而且現在天下再沒有比這裏熱鬧的地方子。」

石慧笑道：「這些天呀，這裏不知道出了多少事，真比我一輩子見到的還多，我還看到了爸爸跟我說過的白羽雙劍。」石坤天驚哦一聲，道：「他們兩位也來了嗎？」

「還有呢。」石慧點頭笑道：「我還打敗了天中六劍，爸，你老說我功夫不行，現在我一看，自己覺得還不錯嘛。」

石坤天哈哈大笑，道：「真不害臊。」沉吟半晌，忽然又道：「天中六劍怎麼會和你動起手來的？算起來還是你的師叔哩。」石坤天出身武當，和天中六劍本是師兄弟一輩，只是他們在派裏地位不同，所得的武功也各異。

石慧咭咭呱呱，將這些天來她所遇到的事全說了出來，石坤天也一直帶笑傾聽，可是石坤天問她為什麼會和司馬之分開的時候，石慧卻答不出話來，她到底不好意思說出她對白非的情感，縱使對方是她父親。

石坤天搖頭笑道：「看起來你這個小妮子也－－」他笑哈哈的止住了話，昔年他苦追丁伶，也歷盡了情場滄桑，此刻見了他女兒的神態，怎會看不出她的心事，石慧的臉卻由脖子一直紅到耳根了。

這兩人一路前行，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人家當然不知道他們是父女，因為石坤天看來，最多也只不過才三十多歲，他長身玉立，臉上雖帶著一種淡黃之色，但在神色和舉止中，卻十足的流露出一種男子成熟的風度。

這情形當然是十分容易引起別人誤會的，原來石坤天不願意在人前暴露自己的身份和面目，是以用易容之術掩飾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女兒雖然看得出來，別人卻又怎麼看得出來呢？

是以，迎面走來的人們，雖然其中有幾個是他當年所認識的，但人家可已不再認識他了。

石慧笑問道：「爸爸，你是不是想媽媽？」

石坤天道：「你可知道她在哪裏？」

石慧道：「爸爸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

石坤天笑著拍了拍她的手，心裏卻有些著急，他和丁伶二十年來從來沒有一天不在一起，如今驟然離開了這麼多日子，這情感老而彌篤的人當然會有些著急了。

驀然，街的盡頭傳來一陣極為怪異但卻又異常悅耳的尖聲，那是一種近於梵唱，但其中卻又一點兒也沒有梵唱那種莊嚴和神聖意味的樂聲。

石坤天也不禁被這尖聲吸引，目光遠遠望去，卻見街上本來甚為擁擠的人，此刻卻兩旁分開了，留下當中一條通道。

接著一隊紅衣人走來，彷彿人叢中來了一條火龍，石慧好奇的問道：「這些是什麼人？」石坤天搖首未語，他也不知道。

那些人走近了些，卻是八個穿著火紅袈裟的和尚，手裏每人拿著一根似簫非簫、似笛非笛的樂器吹奏著，那奇異的樂聲便是由此發出。

這八個和尚後面，還有更奇怪的事，原來另有四個僧人，也是穿著火紅袈裟，卻抬著一個紫檀木的桌子，這四個僧人身材頗小，看起來不像和尚而像是尼姑，但尼姑卻又怎可能與和尚在一起呢？

更奇怪的是，那張檀木桌子上竟坐著一個黝黑枯瘦的老僧，身上雖也穿著一件火紅袈裟，但卻露出半個黑得發紫的肩膀來。

這僧人的年紀像是已極大，低首垂眉，臉上千條百線，皺紋密佈，那赤露著的一條臂膀上卻套著十餘個赤金的手鐲，由手腕直到臂頭，看起來實在是怪異絕倫。

石慧這一輩子哪曾見到過如此景象，張著嘴，睜大了眼睛望著他，那枯瘦老僧忽然一睜眼睛竟和石慧的目光相遇。

石慧驀然一驚，趕緊低下了頭，皆因這枯瘦老僧的眼睛，竟像閃電那麼樣的明亮和可怕。

但是那枯瘦老僧的目光卻仍然盯著她，她悄悄移動步子，想躲到石坤天背後去，不知怎的，這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卻對這枯瘦老僧生出了一種說不出來的怕意。

石坤天也自發覺，劍眉微皺，跨前一步，擋在石慧的前面，哪知那枯瘦老僧卻突然一擊掌，頓時那些正緩緩前行的僧人卻停住了腳，樂聲也倏然而止，一條街竟出奇的靜寂，原來所有的人都被這些詭秘的僧人所震，沒有一個發出聲音來。

那枯瘦老僧站了起來，身材竟出奇的高，因為他腿極長，是以坐在那裏還不顯，可是這一站起來，卻像一棵枯樹。

人們雖然不敢圍過來，但卻都在看著，只見他一抬腿，從桌上跨了下來，從那麼高的地方一腳跨下來竟沒有一絲勉強，就像普通人跨下一級樓梯般那麼輕易和簡單，若不是大家都在注意著他，也根本不會發現他的異處。

不識貨的人，只是驚異著他的輕功，識貨的人卻吃驚的暗忖：「這老僧竟已將輕功中登峰造極的凌空步虛練到這種地步了。」

石坤天當然也識貨，方自驚異之間，那枯瘦老僧竟走到了他的面前，這一段並不算近的距離，他竟也是一步跨到的。

枯瘦老僧單掌打著問訊，問石坤天道：「施主請了。」口音是生硬已極的雲、貴一帶的土音，幸好石坤天久走江湖，還聽得懂，連忙也抱拳還禮，心裏卻在奇怪著這老僧的來意。

「施主背後的那位女檀越，慧眼天生，與老衲甚是有緣，老衲想帶她回去，皈依我佛，施主想必也是非常高興吧？」

石坤天一愕，他再也想不到這枯瘦老僧竟會說出這種荒唐之極的話來，面色一沉道：「大師的好意，感激得很，可是她年紀還輕，也不想出家。」口氣中已有些不客氣的味道。

那枯瘦老僧微微笑道：「那位女檀越想不想出家，施主怎能作主，還是老衲親自問她了。」

石坤天怒道：「大師說話得清楚些，我佛雖普渡眾生，卻焉有強迫人出家的道理？」

天赤尊者

那枯瘦老僧面色亦倏然一沉，冰冷之極的說道：「施主休要不知好歹，別人想做老衲的弟子，老衲還不肯收哩。」

石坤天更怒道：「不識好歹又怎的。」他昔年在武當門中就以性烈著稱，後來遇著丁伶，雖然將他折磨得壯志消磨，但他此刻重出江湖，髀肉復生，不禁又犯了少年時的心性。

那枯瘦老僧冷笑一聲，道：「想不到老衲僅僅數十年未履中土，中原的武林人物就把老衲忘了，你年紀還輕，回去問問你的師長，天赤尊者的話，從來可有人違抗過沒有？」

饒是石坤天膽大，此刻也不免渾身一震。

「原來他就是天赤尊者，我怎的這麼糊塗，見了這樣的排場，還想不到這個人來，若是我早早一溜，萬事皆無，如今卻怎是個了局。」

天赤尊者以為他年紀還輕，並不知道自己的事，其實天赤尊者三十多年前稱雄中原武林的時候，石坤天也有二十歲了，也曾聽過這當世第一魔頭的事蹟。

原來這天赤尊者本是中國行者遊方天竺時，被當地婦人所誘，私通而生，天赤尊者自幼被棄，卻得巧遇，習得天竺無上心法－－瑜珈秘術，他來到中原後，又習得一身中土武功，以一個身具瑜珈之術的人來學武功，自是事半而功倍。

他在中原一呆十餘年，這十餘年可說是將中原武林攪得天翻地覆，後來不知怎的突然消聲失蹤，一別三十餘年，石坤天竟然遺忘了他。

石坤天長歎一聲，忖道：「此人重來此間，倒的確是武林的大難了。」手腕一緊，原來石慧害怕得緊緊抓住了他的手，他覺得出他女兒的顫抖，心中一頓，忖道：「只是這魔頭一定要慧兒做他女弟子，卻是為著什麼呢？」他不知道這天赤尊者晚年竟習得採補之術，見了石慧的姿質，怎能放過？

天赤尊者緩緩道：「施主考慮了這麼久，應該想清楚了吧？」

石坤天眉心幾乎皺到一處，想不出一句適當的措詞來回答他的話，天赤尊者面色又是一沉，忽然背後一人冷冷道：「人家不當和尚，你要怎麼樣？」聲音低沉而沙啞。

天赤尊者臉色一變，腳步未動，卻倏然轉了身，街上人群知道又有熱鬧好看，但這次大家卻站得遠遠的，不敢走得太近，「天赤尊者」四字大多半雖都沒有聽到，但見了這種陣仗，大家已在心寒了。

石慧見了那在天赤尊者背後冷語的人，高興地發出一陣歡呼，石坤天雖然並不知道那人是誰，但憑著她那份來到天赤尊者身後，竟連面對著天赤尊者的目光卻未曾發覺的身手，已經知道來人必非等閒了，他暗忖：「此地真是異人畢集，自己在武學上雖然自問已有相當精純的功夫，可是和這般人一比，可就顯出自己還是差著一些。」心裏不禁微微有些難受。

他心裏難受，天赤尊者也未必痛快，這些年來他靜極思動，想在中原武林裏再創一番事業，因此他聽了消息後，也趕到這裏來，滿想憑著自己的身手將中原武林人士全比下去。

哪知他一來就碰了個軟釘子，人家來到他背後，若是不出聲的話，他現在還未必知道，這人的武功可想而知。

他注意地打量著那人，又不禁暗暗叫聲慚愧，暗忖：「這些年來中原武林竟是人材輩出，這麼年輕的一個女子，居然已有了如此身手。」原來這人就是白羽雙劍中的馮碧，她駐顏有術，使人看來她最多只有二三十歲，絕不會想到她已是五十左右的老婦了。

圍觀著的武林豪士，十個裏面可說有十個不認得馮碧，看了她這種裝束打扮不倫不類的樣子，自然難免在心裏猜測她的來路，只有石慧認識她，也知道她的武功，心裏自然高興得很。

天赤尊者冷眼望了她半晌，冷然道：「這位女檀越好一身輕功，可是你若憑著這點輕功就敢來管老衲的事，就有些做夢了。」

他一生驕狂，自以為話已經說得不算不客氣了，哪知人家卻像是沒有聽到一樣，仍帶著一臉鄙夷的笑容在望著他。

天赤尊者走前兩步，他身材特高，馮碧和他一比，只齊到他胸部，可是她仍然抬起頭望著他，根本沒有將這麼大一個人放在眼裏，石坤天心裏也不禁覺得奇怪，忖道：「這女子究竟是何來路，居然將天赤尊者都看成假的一樣。」須知天赤尊者的威名，震懾武林垂數十年，就在一向頗為自負的石坤天心目中，仍然有著極高的地位，石慧心裏卻篤定得很，這一來是因為她年紀尚輕，根本不知道天赤尊者的武功深淺，再者也是因為她對馮碧的武功極為信任之故。

馮碧上上下下將天赤尊者看了一遍，然後嗤之以鼻的一笑，向旁邊走了一步，對石慧笑問道：「你好嗎？」眼裏像是全然沒有天赤尊者存在一樣，輕視可謂已達極點。

石慧也笑道：「很好。」

馮碧又道：「你的那個年輕人呢？」

石慧臉一紅，心裏有些害羞，也有些難受，白非到哪裏去了，她也不知道。

天赤尊者幾乎氣炸了肺，數十年來，誰聽了天赤尊者的名頭不是悚然而驚的，此次他雖然顧忌著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好意思暴怒起來，但面目已然大變，只是他面色太黑，人家並不容易看出來而已。

他努力的將自己的怒火壓下去，故意做出一派宗主身份的樣子說道：「老衲是個出家人，本不願多惹是非，但那個女娃資質太佳，又有慧根，若不讓她皈依我佛，實在可惜。」他心裏已開始有了些顧忌，是以話也講得越發客氣，其實他倒並不是怕事，這種顧忌只是到了他這種年齡的人所必有的現象罷了。

哪知馮碧仍帶著滿臉笑容望著石慧，對他的話像是仍然沒有聽到，石坤天心裏也在奇怪：「這女子怎的如此做法？」

這時雖然沒有動手的跡象，但氣氛卻已緊張得很，圍觀著的人有的根本聽不見，有的卻是不懂天赤尊者的話，更弄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

天赤尊者雖然氣忿已極，但他可不能在大街上和人動手，但如說這樣一走，他自己卻如何下台，他忽又微一擊掌，那八個拿著樂器的僧人又吹奏了起來，這番他們奏出的樂聲更為奇異，令人聽了有一種像是極不舒服卻又極為舒服的感覺。

天赤尊者長臂一伸，將披在肩上的一塊紅綢扯了下來，嘶的一聲，那塊紅布竟被他撕成兩半，他雙手各持其一，目光卻緊盯著石慧。

石慧乍一接觸到他的目光，便已渾身一震，極力的想避開，哪知天赤尊者的目光裏卻像有一種吸力，石慧想避也避不開。

漸漸，石慧眼中竟覺得那被撕成兩半的紅布又合二為一，心神也開始糊塗起來，腦中混沌一片，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天亦尊者將手中的兩塊紅布向地上一擲，回頭就走，石慧竟也像是著了魔似的跟在他後面，石坤天大急，忖道：「慧兒，這是怎麼回事？」側臉一看馮碧，卻見她臉上也是帶著一種不解的神情。

天赤尊者這次走得極慢，石慧卻也亦步亦趨跟在他後面，石坤天在聽了那種樂聲之後，神智雖也有些迷糊，但他到底內功已有相當造詣，還能守住心神，此刻見了石慧這種神情，他惶恐之下，縱身一掠，又擋在石慧前面。

石慧卻像是沒有看到他似的，一步步朝他身前走去，石坤天低喝道：「慧兒！你這是怎麼啦？」手一伸，拉著了石慧的膀子。

哪知石慧手一掄，竟將他的手掙脫了，石坤天虎口有些發麻，不知道石慧哪裏來的這麼大的力氣，馮碧見了，心中亦大奇：「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目光四掃，圍觀的人個個臉上都有一種如癡如醉的神情，她心中驀然一凜。

這時那天赤尊者已走到那紫檀木桌旁，那四個僧人身形微微扭動著，緩緩將桌子放了下來，這四個僧人扭動身形時，竟帶著一種說不出其意味來的韻律，使人看了，心裏不由加速了跳動。

突然，馮碧腳步一錯，掠到石慧身旁，一把抄起了她，動作迅速驚人，快得好像僅是人們心中的念頭一閃，在天赤尊者還沒有來得及回頭以前，她已一掠數丈，如驚天之輕虹，倏然而去。

石坤天來不及思索，身形一弓，嗖的也跟了去，天赤尊者回過頭，含著一個難測的笑容，低語道：「你跑得了？」

攝心大法

原來天赤尊者剛才所施的正是攝心之法，這和現代的催眠術極為相近，只是離奇或更甚之，這種攝心法在中原武林中可說無人會用，馮碧精神雖因受了刺激，有時會有些不正常，但她這些年來際遇甚奇，猛然間想到了這是怎麼回事。

因此她動念之中，就將石慧掠走，因為她知道此時石慧的神志已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天赤尊者叫她做任何事，她都會毫不考慮的去做的。

白羽雙劍久已享名武林，竟被天下豪傑尊為武林中的三鼎甲，其武功不問可知，何況馮碧這些年來另有奇遇呢！

但是她卻在她後來所遇的奇人之前發了重誓，此生再也不許和任何男子說話，若說了話，那她若不將那男子親手殺死，便須自毀她千辛萬苦習得的駐顏之術，那麼，她就等於她自毀武功，因為這種駐顏之術本是一種極為深妙的內功，若此功一失，那麼她自身的功力便得毀去十中之七八。

因此她絕不對天赤尊者說話，這並不是因為她不願殺死他，而且她自忖武功，沒有能力殺死名滿天下的天赤尊者。

在這種情況下，她只得一走了之，她昔年因著一件誤會深受刺激，因此她才會發下如此重誓，心性也變得極為詭異，但是她與生自來的天性卻仍未完全磨滅，因此她對人們仍有著一份愛心，這當然也就是她為什麼會對石慧那麼好的原因。

她低頭望了望那被她橫抱在脅下的石慧的臉寵，見她滿臉癡呆，身軀不安的扭動著，力道大得出奇，若抱著她的不是馮碧，此刻怕早已把持不住，馮碧心裏暗暗著急，不知道該怎麼辦，她雖然識得這攝心術，卻沒有辦法解得。

她長歎了口氣，低頭一瞧，看見前面像是有一個極為龐大的沙丘，再四下一打量，四野寂寂，沒有半處人家。

這時她心有些亂，不知該將石慧放到哪裏，總不能帶著她到處跑呀，何況石慧此刻神志未清呢，於是她疾掠而來，像是兩脅生翼般飄了起來，想在那沙丘上先將石慧安頓下來再說。

那時她方自縱身而上，眼角卻突然瞥見那沙丘僅是一堵圍牆，裏面竟是空的，原來她無意間竟闖到司馬之他們的居處了。

這時她本是前進之勢，若換了任何人勢必要落下去不可，但她右臂用力，將石慧橫著的身軀一擺，人也借著這一擺之力，飄然在土牆上，看起來，竟絲毫沒有勉強之處。

須知這種在前力已發、後力未出、舊力將竭、新力未起的時刻內，突然收勢、轉勢，是武學中最難達到的一個階段。

此刻時方近午，土牆的陰影下站著一人，卻又是那聾啞老人，見了她這種身形，臉上亦滿是驚奇之色，突然看到馮碧俯首下望，他微一作勢，全身骨節起了一陣極為輕微的聲響，身軀竟也隨著這陣聲響暴縮，原來本已不甚高的身材，此刻一縮，看起來竟不滿三尺，躲在陰影裏，根本看不出來，原來這聾啞老人是深藏不露的奇士，竟將內家易筋經中的縮骨之法練到這種地步了。

馮碧俯首下望，土牆下竟有屋宇，這也是她頗感驚異的，她微皺了皺眉，玉手輕伸，點在石慧左肩的「肩貞」穴上。

這「肩貞」穴鎖骨之側，與「肩井」穴並為人身三十六大穴之一，出手若重，便成殘廢，但馮碧是何等人物，力量拿捏得是何等奇妙，玉指點住，石慧僅有一些麻木的感覺，渾身不能動彈而已，卻半點兒也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馮碧將石慧輕輕放在土牆上，自家身形一掠安然在那座屋宇的房頂上，敢說最靈敏的耳朵也聽不出一點聲音來。

馮碧也知道，在這種地方會有這種屋宇，裏面居住的必非尋常人物，是以她絲毫不敢大意，在房頂環視一巡之後，眼見無甚異狀，暗忖：「無論如何，我得先將她安頓好再說。」

當一個人對另一人有了真實的情感之後，往往會將那人的安危看得比自己還重，這時的馮碧全心都放在石慧身上，也許這是因為她年華已去，駐顏雖然有術，但心情的蒼老卻是無藥可救的，因此，她將石慧當作了她自己的女兒，想在石慧身上看到昔日自己的影子，這當然是年老人的悲哀，但人間無數的偉大事蹟卻往往是由這一份悲哀的愛心中產生的。

她小心地縱身下屋，雖然她懷著戒心，但她自恃身手，並未將事情看得太嚴重，因此在她縱身而下的時候，卻不經意的帶出一聲響來，她也未在意，因為這聲響太過輕微，輕微得幾乎不可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哪知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

屋中驀然一聲輕喝：「誰？」接著一條人影電射而出。馮碧也不免一驚身形暴退，但後面卻是低牆，她不願顯得太過示弱，因此並沒有越牆而去，將身軀貼牆而立，注目一視，面色又是一變。

她再也沒有想到在這裏會遇到司馬之，但是站在她面前的人，不是司馬之是誰？她愕住了，不知該去該留。

石慧走後，羅剎仙女樂詠沙和司馬小霞也忍不住要出去，司馬之心情紛擾，卻留了下來，他一人留在這寂寞荒涼的地方，緬懷往事，自然唏噓感慨，尤其使他不能忘懷的，當然是他的伴侶馮碧。

他靜坐思往，忽然聽到一聲極為輕微的聲響，那是平常人絕對無法聽到的，但卻是夜行人所能發出的特有聲音。

他念頭都未轉，低喝道：「誰？」人隨聲起，哪知卻在房外見到他夢魂縈纏的馮碧。

兩人面面相覷，時間、空間卻變得淡了，他們彷彿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夫妻負氣爭吵後又重歸於好時那種光景，但二十多年的時間畢竟一去不返，這卻也是不可否認的。

「碧妹，這些年來你好嗎？」司馬之雖然極力掩飾著他內心的激動，但從他說話的聲調聽來，他的掩飾並未成功。

他低沉著聲音又道：「以前的誤會，我早就想對你解釋，可是自從你當年負氣而走之後，我走遍天涯海角，卻再也找不到你，當年我雖然也有不對的地方，可是你－－」他以一聲長歎，結束了他的話，並沒有往下再說。

馮碧目光流動，已是熱淚盈眶了，但是她卻仍然不發一言，因為那誓約在緊緊束縛著她，雖然她對昔年的事已大約知道了一些，她對司馬之的怨恨也早已淡忘，但是她又怎能對他說呢？

這時馮碧心中至為矛盾，忽然想起石慧仍在土牆上，不知道她會不會受不了那麼強烈的風而受寒，因為她此刻穴道被閉，已經不能運氣抗寒了。

馮碧一念及此，微提真氣，竟貼著那低牆遊行而上，司馬之目光緊緊追隨著他，他並不知道她此刻心中那種矛盾的情感，忽然，他看到她竟朝他一招手，於是他身形動處，也隨著她掠了上去。

馮碧上到低牆後，一轉身，極快的掠上土牆，這麼高和這麼遠的距離，她僅兩個縱身便已到達，哪知她一上土牆後，卻又大吃一驚。

原來此刻牆上一片空蕩，哪裏還有石慧的影子？

她面色慘變，司馬之也自發覺，忙問道：「什麼事？」

馮碧的目光竟然成異樣的空洞，忽然連聲長笑，笑聲中身形如隼，向牆下掠了下去，晃眼便消失了蹤跡，只剩下驚奇、失望的司馬之仍怔怔的站在土牆上，落入不可知的迷惘中。

一個情感極為豐富的人，在受了很深的刺激後，精神會失常，平時也許仍和常人無異，但稍加打擊，便會失去理性。

須知馮碧親手將石慧封閉了穴道，放在土牆上，不過片刻功夫，石慧竟失去蹤跡，這不但馮碧百思不解，又有誰能解釋呢？

當然，世上無論如何神秘的事總有一個人能夠解釋的，只是誰也不知道此人是誰罷了。

神龍巡弋

石慧被人以內家最高深的金針灸穴之法打通全身穴道，極安舒的睡著了，白非坐在對面，怔怔的望著她，心中湧起萬千感觸。

他到西北來才只數天，遇人遇事已不可謂不奇了，然而，他卻再也想不到，他會在此地遇著天龍門裏唯一的奇人，那比他父親還要高著一輩、在數十年前已傳說仙去的九爪龍覃星，也更不會想到這位神出鬼沒的前輩竟會是個聾啞老人。

「真奇怪，好像所有的奇人異客都避世隱居到這裏來了。」他暗忖，昨夜他苦追一人，發現那身手高深莫測的人竟是那曾為他們開門的聾啞老人後，他方自大吃一驚，那聾啞老人卻突然身形一動，掠起丈餘，在空中極自然的進行了一周。

白非更驚，他認得出這正是天龍七式裏的絕學神龍巡弋，最怪的是這聾啞老人在運用此式時，身手之高，竟連他父親都有所不及，而他父親卻是天龍門公認的第一高手。

這使他墜入百里霧中，迷茫不解，但是他知道這聾啞老人一定是本門的前輩，因為天下武林除了天龍門下之外，誰也不可能將這神龍巡弋一式運用得如此純熟、曼妙。

那老人向他一笑，手微招處，人又向前掠去，這次白非可不敢不跟著他，那老人也放緩了速度，是以白非便能從容的跟在他身後。

這時候，他還沒有想到這聾啞老人便是昔年以身手之快、暗器之多以及醫道之精享名天下的本門奇人九爪龍覃星，因為遠在他出世之前，江湖上就失去覃星之影，只有他的師長們在閒談時仍會時常提起這當年與掌門人最為不睦的奇人。

當然，也就是因為九爪龍覃星與當年的掌門人鐵龍白景不睦，他才會飄然遠行。可是這些事距離白非已有很多年了，白非的腦筋盡在他所較為熟悉的幾個名字裏打轉，卻未想到九爪龍身上去。

九爪龍昔年便性情孤癖，行事怪異，是以幾乎和鐵龍白景反目，他一怒之下，避居西北，那時這內功極佳的人卻仍然抗不住自然的威力，這塞外的黃土風沙，再加上水土不服，竟弄得既聾且啞。

任何一個性情高傲的人都不能忍受這些，但日子久了，他也就慢慢能安於天命，因為縱然最笨的人遲早也會知道，人力是不能勝天的。

於是他隱跡風塵，後來竟做了千蛇劍客的守門人，千蛇劍客雖絕世奇才，亦然看出這聾啞老人不是尋常人物，可是卻也未想到他竟會是那在武林中地位比他還高的前輩九爪龍。

千蛇劍客也曾試探過他，但是他既聾且啞，什麼事都裝作不知道，千蛇劍客也知道一個人如果隱姓埋名，不是有著極大的苦衷，便是傷心已極，他若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你無論用任何方法試探也是無用，因此只得罷了。

他避世多年，世人雖未完全忘記他，他卻已幾乎完全忘記世人了，但是當他看到雲龍白非的身法時，他發覺這飄逸瀟灑的年輕人亦也是天龍門下時，他卻不免有些心動。

因為他自知已不會再活多久，他卻不願意將他在這種荒寒之地苦練多年的武林絕學在他死後便失傳，而他更不願意將這種絕學隨便傳給別人，於是在這種情況下，當他看到白非也是天龍門下時，他自然意動了，這當然也因為他對天龍門的思念以及人類無法消磨的念舊之情。

於是他才將白非引了出來，白非卻絲毫也不知道這些情形，但是他好奇心卻被引起，緊緊追在九爪龍身後。

那本是一片黃土，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往哪個方向奔去，只見那聾啞老人身形忽左忽右，他心裏有些奇怪，這裏根本就是一片平野，既無道路，亦無阻礙，他為什麼都在前面轉彎子呢？

忽然，九爪龍身形停了下來，回過頭朝他一笑，白非有些惶恐的說道：「弟子是天龍門第六代傳人白非，不知道老前輩是本門哪一位師長，召弟子來有什麼吩咐？」

老人卻搖了搖頭，笑了笑，白非才記起他是既聾且啞的，於是他微一思索，竟蹲了下來，用手指一字一字的將方才話中之意簡略的寫在地上，一面忖道：「他要不認識字就糟了。」

風很大，地上的黃土不十分凝固，但白非力透指間，寫下去的每一個字都清晰可見，九爪龍覃星讚許地一笑，也在地上寫道：「你指上的功夫不錯，是誰教你的呀？」

白非有些啼笑皆非，這老人所答，竟全非他所問的，但他卻不得不回答老人的話，又寫道：「弟子的師傅，也就是家父。」他寫到這裏就停住了，因為他以為這老人既是天龍門下，斷然沒有不知道他父親的道理，這是他依著常理推測，他卻不知道，九爪龍脫離江湖時方值壯歲，此刻卻已是八十高齡了，這數十年來武林中事他全然沒有聽人說過，就連天龍門換了掌門、掌門是誰？他也不知道。

「你父親是誰？」他一笑，又在地上寫道，白非心裏更是奇怪，卻不得不將他父親的名字寫了出來，九爪龍臉上立刻現出恍然之色，寫道：「原來你是他的兒子，這孩子現在還好嗎？」

白非一愕，望著這位稱他的父親為「孩子」的老人，心中疑念更生，忖道：「難道，他還是父親的長輩？」手一動，在地下寫下「死了」兩字。

九爪龍覃星仰首望天，彷彿在感歎著人事的變遷，也彷彿在感歎著自己的老去，白非望著他，心裏想道：「他到底是誰呢？」

覃星唏噓良久，才將自己的名字寫了出來，白非自然大吃一驚，連忙下拜，他又寫出自己叫白非來的意思，白非更是喜出望外。

覃星站了起來，突然身形如風，在那土牆上打了個轉，白非眼睜睜的望著他，不知這昔年就以行事怪異著稱的前輩究竟在弄什麼玄虛，覃星行形漸緩，終於停了下來，手掌一拂，地上的黃土竟揚起一片，白非連忙避開了，閉起眼來以免沙土落入眼裏，可是等他再睜開眼來，面前卻失去了覃星的人。

他急忙游目四顧，前後左右都沒有覃星的人影。

他不禁大駭，忖道：「難道他這些年來已練成了仙法。」這想法雖無稽，但在此情況下卻不能不讓他有此想法。

他眼光落到地上，卻見地下伸出一隻手來向他招呼，他激靈靈打了個冷戰，渾身起了一陣悚慄，卻見地下伸出的那隻手竟又縮回去了，這時他才發現，不知何時地上竟多了一個洞穴。

他才恍然知道了覃星為什麼會突然在一片原野上失蹤？而地下又為什麼會伸出一隻手來的原因，於是他急跨兩步，走了過去，借著光一看，那洞口雖極小，但下面卻似非常闊大。

他不敢貿然走下去，俯首下望，卻又看到覃星在向他招手，他雖然有些疑惑，但卻可以斷定覃星絕對沒有害他之意，因為人家如果對他不利，根本就不需要費這麼大的事。

那洞的入口是個斜坡，他緩緩走了下去，裏面竟是一個方圓幾達丈餘的地洞，覃星見他下來，又是一笑，覃星已有數十年未曾這樣笑過了，這就是人的緣分，有些相交多年的朋友之間的感情還不及乍相逢的深厚，覃星和白非之間，雖然不是友誼的關係，但這一生古怪的老人卻無緣無故的對白非起了很大的好感，這連他自己也無法解釋。

白非進了洞，放眼四望，卻見地洞的四壁滿佈花紋，雖然乍看都像是極簡單而不規則的線條，但你如果仔細一觀摩，就會發現那每一個圖形之內卻含有武學中極深奧的功夫。

白非天資絕頂，他一進了這地洞，就知道覃星帶他進來必有深意，當然不肯放過機會，覃星見了他這種態度，臉上益發露出欣慰之色，身形動處，掠到洞口，手一抬，白非頓時覺得光線驟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了，他心裏立刻又生出疑念。

「這地洞到底是誰掘的？牆上的線條雖有深意，但他為什麼要封閉洞口？這樣的光線，叫我怎麼看得出壁上的線條呢？何況這洞位於地底，若然洞口封閉，那麼在這裏的人豈不是要窒息而死？難道他不是九爪龍而是別人，叫我來此也有著其他的用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在疑惑之外還有些恐懼。

這不能怪他的疑心重，任何人遇著這種事情，也都不免會疑神疑鬼的。

地底之秘

約莫又過了盞茶功夫，白非的眼睛已漸漸習慣了黑暗，在這種光線下，他雖然仍不能看得出東西，但也可模糊的辨出一些輪廓來，他極小心地圍著洞穴走了一轉，突然感覺這地洞內此刻除了他以外，再無別人，那自稱九爪龍的聾啞老人，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走了，他心裏恐懼的感覺更濃，被人關在這種墳墓一樣的洞穴裏，自己連原因都不知道，他又感到有一些冤枉和奇怪，但這些感覺總不及恐懼強烈罷了。

他第一件要做的事，當然是設法走出去，於是他在黑暗中分辨那個出口，摸索走了上去，上面竟隱隱透著一些天光，原來入口之處竟是兩塊鐵板，鐵板上有並排的小孔，是以能透入光線和空氣，當然透入的光線很黯，空氣也是非常渾濁的。

他記起方才那老人和他在地面上的時候，他並沒有發現地上有著鐵板，那一定是因為上頭有著蔽掩之物，而事實上，在那麼大一片荒野中，即使有一塊鐵板，也是極難被人發現的。

他開始對這洞穴的主人有些欽佩，因為在這種地方要造成這樣一個洞穴是何等困難的事，他還不知道這個洞穴竟是憑著一人一手所建，既沒有別人幫助，也沒有任何掘洞的器具。

若以白非此刻的功力來說，他本不難舉手破去這兩塊鐵板，但此刻他心裏又起了另一種想法，他想到洞裏那些奇怪的線條，那聾啞老人對他說的話，頓時，他覺得這洞穴雖然像墳墓一樣的死寂而黑暗，但卻有值得他留戀的地方。

佛家說「魔由心生」，人們對任何一件事的看法，全由當事人的心情而定。自古以來，從未有一人能將人類的心理透澈的明白，白非這種心理的變化，恐怕連他自己也不能解釋。

他剛想回頭往洞底走，哪知肘間突然接觸到一樣東西，他感覺到那絕不會是沒有生命的東西，又吃了一驚，模糊中望見那是一條人影，但方才他卻真實的感覺到洞穴中並沒有別人的。

頓時，他身上又起了一陣慄悚，厲喝道：「你是人是鬼！」「嗖」的一掌向那人劈去，哪知那人影一晃，白非眼前一黯，又失去了那人的影子。

白非可真有些沉不住了，又想跑出去，他這裏心中正在忐忑不定，那時眼前卻突然一亮，光線驟明，抬頭一看，那洞口的鐵板蓋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竟又被人打開了。

隨著這光的突強，白非的眼睛禁不住眨了一下，當他睜開眼睛時，那聾啞的老人又赫然站在他面前，帶著一臉和藹的笑容。

這笑容使得白非心中的恐懼大為減少，然而卻仍禁不住奇怪這老人為何會突然出現，他哪裏知道這老人根本未曾出洞半步，白非所以看不到他的原因，僅是因為他始終跟在白非身後，而以白非那種聽覺，也不能體察到而已。

這時候，白非的心思才會轉過來，知道人家對自己絕無惡意，若不然，自己有十個也給人家宰了，還會等到現在？

他畢恭畢敬的向覃星低下頭去，但他對這整個事，仍然有些不瞭解的地方。

原來九爪龍覃星性格特奇，昔年和天龍門當時的掌門人也就是將天龍門一手革新的奇人鐵龍白景反臉成仇，一怒絕裾而去，聲言自己將來若不能另立一個比天龍門強盛百倍的宗派，誓不回中原。

哪知他遁跡塞外後，才知道事情並不如他想像般容易，心灰之下，竟在這片荒原下掘了個洞穴，滿儲乾糧，自己竟在這暗無天日的地底苦研武學。

這段日子裏，他真是受盡了苦，他一入洞穴，不等那準備半年之用的乾糧吃完，絕不出洞，但是地底陰濕，那些乾糧怎能放那麼久？因此他一年之內倒有十個月是在吃著已發霉腐壞的糧食。

他內力本有根基，吃著這些常人不能吃的苦，起初還好，可是到後來身體卻漸弱，這種大自然侵蝕的力量，絕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直到後來他失去聽覺，喉嚨也啞了，可是他卻由此探究到武學中最深奧的原理，只是有些地方他已沒有足夠的精力將這些原理放入真正動手時的武功裏去。

他在這窮荒之地一呆數十年，昔日的傲骨雄志，早就被消磨得不知跑到哪裏去了，武林之中代出新人，上一輩的人就每多是因為自己壯志消磨而讓下一輩的去爭一日之短長。

他在地穴壁上所畫的線條，就是武學之中原理的演變，只是那些線條雖極為繁複，但卻僅僅是一個象徵式的形象而已，若非天資絕高的人，又怎能體會得出來？覃星之所以看中白非，除了天龍門的淵源外，也是看出他有著絕高的智慧。

覃星將這些告訴白非之後，白非不禁竊喜自己的遇合，對那些線條，他雖只匆匆看了幾眼，但他確信像九爪龍覃星這樣的武林奇人，他所重視的東西必定不會差的。

覃星又寫道：「這類武學的絕奧原理能否領悟，完全要看你的造化，幾時能領悟，也不能斷言，你且在這裏暫住一個時期，別的事也都暫且放下－－」寫到這裏，他含有得意的一笑，原來他已將白非與石慧的事全看在眼裏。

白非臉一紅，心裏卻不禁泛出一種難言的滋味，任何一個初嘗愛情滋味的人，驟然離別愛侶，心情之苦，是難以描述的。

但是他終究靦腆得很，怎好意思說出來？覃星望著他的臉一笑，這年輕人的心事，飽經世故的他怎會看不出來？

於是他寫道：「等天亮的時候，你去看看她也未嘗不可。」他手指一停，望了白非一眼，看到他臉上露出的那種害羞而又高興的笑，又接著寫道：「只是你和她說完了話，可立刻要回來，這種武學之道，你在研習時切切不可想別的心事。」

白非肅然答應了，九爪龍微微一笑，多年的心事至此方了，他當然高興得很，站起身來，望了這極可能繼承他衣缽的年輕人幾眼，飄然出洞去了。

白非等到曙光大現，才走出洞去，依著方才來的方向，剛走了兩步，猛然憶起回來時可能找不到這洞穴了，正想作一個記號，驀然又想及方才覃星來，時為何要在地上彎曲行走的理由，低頭一望，發現每隔丈餘，地上就嵌著一粒圓徑寸許的彈丸，方才覃星就是依著這些彈丸行走的，心中恍然，對覃星那種在黑夜中仍能明察秋毫的眼力，不禁更為佩服。

他剛回到土牆內的屋宇，覃星已迎了出來，告訴他石慧走了，並指給他石慧去時的方向，也立刻跟蹤而去，哪知在那小鎮上，他看到一事幾乎使他氣死。

原來他到那小鎮的時候，第一眼觸入他眼簾的就是石慧正和一男子極為親熱的談著話，他當然不會知道那男子是石慧的父親，頓時眼前發花，幾乎要吐血，嫉妒乃是人類的天性，這種天性在一個男子深愛著一個女子時表現得尤為強烈。

他立刻掉頭而去，發誓以後再也不要見到她，他氣憤的暗忖：「這種女子就是死了，也沒有值得可惜的。」

恍然而悟

但是當覃星將昏迷不醒的石慧也送到那地穴裏時，他的決心卻搖動了，愛心不可遏止地奔放而來，遠比恨心強烈。

石慧在沉睡中，女子的沉睡在情人眼中永遠是世間最美的東西，白非雖然置身在這種陰暗的地穴裏，但望著石慧，卻宛如置身仙境。

但是他的自尊心卻使得他愛心愈深、恨心也愈深，他每一憶及石慧在路旁與那男子－－當然就是她的父親－－那種親熱之狀，心裏就彷彿突然被一塊巨石堵塞住了，連氣都透不過來。

白非心中思潮翻湧，一會兒甜，一會兒苦，不知道是怎麼個滋味，突然，他彷彿看到石慧的眼波微微動了，長長的睫毛一閃一閃的，他知道她快要醒了。

他立刻站了起來，發現穴口的門還沒有關，掠過去關上了，洞穴裏又變得異樣黑暗，他聽到石慧動彈的聲音，心裏恨不得立刻跑過去將她緊緊抱在懷裏，問問她怎會變得這副樣子，是不是受了別人的欺負？

但是男性的自尊與情人的嫉妒卻不讓他這樣做，他下意識的走到土壁邊，面壁而坐，心中卻希望石慧會跑過來抱著他，這種微妙的心理，非親身經歷過的人是無法體會得出的。

石慧醒了，睜開眼睛，她發現眼前亦是一片黑暗，和閉著眼睛時沒有多大的分別，這因為她第一次看到的是面前空洞而暗黑的洞穴。

她一驚，幾乎以為自己已經死了，下意識的伸出手，用牙咬了一口，卻痛得差一點叫出聲來，在這一剎那，她被迷前的經歷都回到她腦海裏，那奇詭的天赤尊者手中的紅布，在她腦海裏也仍然存著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她悚慄未退，驚悸猶存，不知道此刻自己又遇著了什麼事。

「難道我已被那個醜和尚捉來？」她又下意識的一摸頭髮，滿頭青絲猶在，她不禁暗笑一聲，但立刻又緊皺黛眉，暗忖：「現在我竟是到了什麼地方呀？怎麼這麼黑洞洞的？」

她緩緩坐了起來，這時她的眼睛已漸漸習慣了黑暗，但等到她發現她處身之地竟是一個洞穴時，她眼前又像是一黑，虛軟的站了起來，眼角瞬處，看到一人模糊的背影，呀的驚喚了起來。

白非知道她驚喚的原因，但是也沒有回頭，石慧益發驚懼，一步步的往後退，忽然她看到那背她而坐的人背影似乎很熟悉，又不禁往前走了兩步，心頭猛然一跳：「這不是白非哥哥嗎？」

縱然世人所有的人都不能在這種光線下認出白非的背影，但石慧卻能夠，這除了眼中所見之外，還有一種心靈的感應。

石慧狂喜著奔了上去，嬌喚著白非的名字，但白非仍固執的背著臉，故意讓自己覺得自己對石慧已沒有眷念，但心裏那一份痛苦的甜蜜，卻禁不住在他雙手的顫抖中表露出來。

走近了，石慧更能肯定這人影就是白非，她甚至已能看到他側面的那種清俊的輪廓，她伸出想擁抱似的臂膀，然而手卻在空中凝固住了。

他為什麼不理我？她傷心的暗忖：「他走的時候也沒有告訴我，這是為著什麼呢？」想來想去，她覺得自己沒有一絲對不起白非的地方，只有白非像是對不起自己，心裏不覺一涼。

她悄悄縮回手，看到白非像尊石像似的動也不動的坐著，甚至連眼角都沒有向她瞟一下。

她無法瞭解白非此刻的心境，她也不知道白非此刻心中的顫動比那在和風中的落葉還厲害，因為她根本不知道白非為什麼會對她如此的原因。

誤會往往造成許多不可寬恕的過失，石慧負氣的背轉身，遠遠坐在另一個角落裏去，忖道：「你不要理我，難道我一定要理你嗎？」但心裏也像堵塞著一塊巨石，恨不得放聲吶喊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白非的心早已軟了，他安慰著自己：「慧妹絕對不會有別的男人的。」但又不好意思走過去找她，無聊的睜開眼，望著土壁，突然想起覃星對他說的話，不禁又暗罵自己：「我還算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為著這些小事，就恁的難過起來，竟將眼前這麼高深的武學原理都棄之不顧，若被人知道，豈非要被人家笑？」

於是他鞭策著自己，去看那壁上的線條，但光線實在太暗，他根本無法看得太清楚，因為那條線是極為繁複的。

「這麼暗我怎能看得清，若看不清我又怎能學得會？」他後悔方才沒有對覃星說，但是他仍不放棄的凝視著，只是心中並無絲毫體會。

有些地方他看不清，他偶然會用手指觸摸，那些線條的凹痕正和手般完全吻合，顯見得這些線條都是覃星以金剛指之力畫上去的。

他讓他的手指隨著這凹痕前進，漸漸，他臉上露出喜色，手指的觸覺漸與他心意相通，許多武學上他以前不能了覺的繁複變化，此刻他竟從這些線條微小的轉回中恍然而悟！

他用心地跟著這線條的凹痕搜索下去，像是一隻敏銳的獵狗在搜索著獵物，他發現這些線條竟是完全連貫在一起的，也發覺了覃星為什麼不在地穴中留下光亮的原因，因為這根本不需要眼睛去看。

昔年覃星苦研武學，一旦貫然，就將心中所悟用手指在壁間留下這些線條，武學上的這些深奧之理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更不是任何文字可以表達出來的。

此刻白非意與神通，自然忘卻了一切事，只覺得他手指觸摸到的是一個包涵無盡的深淵，他發瘋似的在裏面探索著，求知的渴望使得世上任何事此刻都與他無關了。

漸漸，他站了起來，隨著這條線走動著，線條的每一個彎曲都能使他狂喜一次，因為那都替他解答了一個武學上的難題。

石慧吃驚的望著他，不知他到底怎麼了，又不好意思問，這樣竟過了一天，石慧餓得很難受，她本可設法出去，但不知怎麼，她卻又不願意離開這個陰暗的穴洞，因為白非還在裏面。

白非卻什麼也沒有感覺到，他的手始終舉著，卻並不覺得累，絲毫沒有吃東西，也不覺得餓，石慧關切的跟著他，他根本沒有看到。

線條到了後面更見繁複，白非心領神會，手動得更怪了，石慧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心中益發吃驚，暗忖：「難道他瘋了？」關切之情再也按捺不住，伸手想揪著白非亂動著的手臂。

哪知她手方動，忽然覺得白非的另一隻手向她推來，她本能的一閃，哪知白非的手臂卻倏然一穿，竟然從她絕對料想不到的部位穿了出來，那力道和速度竟是她生平未經的。

最奇怪的是，她連躲也無法躲，駭然之下，連念頭卻來不及轉，「登登」連退兩步，終於一跤跌倒地上，幾乎爬不起來。

她心裏又驚、又怒，驚的是她從不知道白非的手法這麼奇特和高妙，怒的白非竟會向她動手，她睜著大眼睛望著白非，白非卻一點也不知道，心神仍然沉醉於那條線條之中。

她不知道此刻白非已進入心神合一的最高峰，那正是學武之人夢寐以求的，她驚怒之下，天生的嬌縱脾氣又犯了，身形微動，嗖的躍了起來，嬌喝道：「你瘋了嗎？」玉掌一揚，又待劈下。

哪知手腕倏然一緊，她金絲絞剪，手腕反穿，想脫開，但那人的手卻像鐵鑄似的，任她以再大的內力相抗，但發出的力道卻像一粟之歸於滄海，全消滅於那人的幾隻手指裏。

這時，她才發現面前已多了一人，也不知從何而來的，手指雖緊緊抓著石慧的手，臉卻轉向另一邊，帶著驚奇而狂喜的神色，望著白非。

驀然，白非的手指由緊而緩，漸漸竟像要停頓了下來，那人的神色也跟著一變，抓著石慧的手也抓得更緊，石慧痛得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那人自然就是覃星，他關切而焦急的望著白非，良久，白非的手指又緩緩而動了，他才長吐了口氣，全身卻鬆了下來。

石慧也覺得手腕一鬆，她趕緊掙脫，身形暴縮，退後五尺，望見有天光露下來，抬頭一望，那地穴入口的鐵蓋果然未曾關上，她心中氣忿，嗖的從那洞中掠了出去，白非和覃星此刻正沉迷於兩種性質雖不同的極大喜悅之中，對她的舉動根本沒有注意。

平平十日

在期待著的人們，十天雖然是一段並不算短的時間，但時日畢竟是在人們的邊談邊飲和一些小的爭端中溜走了。

千蛇之會的會期也只剩下一天，人們的心情開始由鬆懈而又緊張起來，期待著的事也終究要來到人們的眼前。

靈蛇堡並不是個為大家所熟悉的地名，其實這根本不算是個地名，這些來參與千蛇之會的武林豪士若不是有人帶路，讓他們找一年也未必找得到。

由小鎮出鎮東去的路上，這天人頭擁擠，俱是些豪氣飛揚的漢子，把臂而去，這自然都是千蛇劍客邀來的武林豪士。

他們大多三五成群，各自紛紛議論著，這靈蛇堡究竟會是怎麼樣一個地方，千蛇劍客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這其中不乏江湖上的知名之士，也有許多是綠林中的成名巨盜，金剛手伍倫夫、火靈官以及郭樹倫等人也在其中，只是遊俠謝鏗及六合劍丁善程兩人卻已不知去向了。

司馬之落寞的從那房屋裏走了出來，心情彷彿又蒼老了不少。樂詠沙、司馬小霞也滿懷不高興的跟在他身後，其實白非和他們不過只是萍水相逢，離合本應無甚牽掛，但白非一去，他們卻像是覺得少了什麼似的，精神也提不起來了。

武當劍客石坤天和司馬之匆匆談了幾句話，就去尋找他的妻女、白非和石慧的下落，因為是無人知道丁伶和馮碧的去向，直到現在也還是個謎，有些多事的武林人物不免在尋找這些日前曾在小鎮上揮雨興風的人物，但除了白髮蒼然的司馬之和那兩個易釵而弁的少女之外，他們也沒有見到其他的人。

其中還有一人使司馬之覺得頭痛，那就是他從石坤天口中聽到的天赤尊者，他也知道這位奇人武功之詭異高深，於是天赤尊者此來的目的就更值得人懸念了。

行行重行行，這些江湖豪士雖然都是些筋強骨壯的練家子，但腳不停步的走了這樣久，大家也不免覺得有些勞累。

忽然，眼尖的人看到前面有高高的屋頂，精神一振，招呼著後來的人道：「前面想必就是靈蛇堡。」大家都加緊了腳步，向前急行，哪知到了那裏一看，卻僅僅是一座臨時搭起的竹棚。

這竹棚共分四處，裏面擺著數百張桌椅，規模雖不小，但大家卻都覺得有些失望，名震江湖的千蛇劍客的靈蛇堡竟是個這樣的竹棚，滿懷興奮而來的人們自然覺得有些煞風景。

司馬之卻深知千蛇劍客邱獨行的為人，知道這絕不會就是靈蛇堡，果然，棚裏走出數十個長衫的精壯漢子，道：「這裏是眾位的歇腳之處，諸位先打個尖，再請上路。」

直到現在為止，這些不遠千里而來的江湖豪士看到邱獨行本人的可說是絕無僅有，但大家對這武林奇人卻都更抱著一份好奇心，在好奇心之中，又更存有一分欽慕與仰望，司馬之暗忖：「邱獨行這些年來，果然又做了一份事業。」

這些江湖豪客聚在一起，其熱鬧可想而知，司馬之混跡其中，冷眼旁觀，心裏有些奇怪：「難道這些人裏就沒有人昔日曾經結下樑子的？」他卻不知道邱獨行為此事早經計慮周詳，若有結下樑子的，也早就被他警告，在會期之中，有多大的樑子也得暫時揭過，否則就是沒有將他邱獨行放在眼裏。

言下之意，當然就是誰要在會期之中尋仇，誰就是要和他邱獨行過不去，是以有的仇人見面，雖然各個眼紅，但也將胸中之氣壓了下去，因為大家自忖力量，誰也不願意和邱獨行過不去。

千蛇劍客雄才大略，雖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那股胸襟，卻大有在武林中稱尊之勢，古往今來，有哪一個奸臣賊子不是存著雄才大略的？

眾人談笑風生，眼光忽然不約而同的被一人所吸引，那人長衫飄飄，俊逸出塵，卻正是眾人驚鴻一瞥而已念念不忘的岳入雲。

他瀟灑的走了過來，能在這種場合中吸引別人的注意，他自己也覺得很受用，舉止越發安詳、飄逸，朗聲說道：「家師已在靈蛇堡裏恭候各位大駕。」他長笑了一聲，又道：「此地雖然荒涼，但此時金風送爽，已然新涼，各位如不覺累，還是早些趕到是好。」司馬之點頭暗讚，這岳入雲果然是個人材，回頭看了司馬小霞一眼，心中又是一動。

父母們為了女兒的心，永遠比子女本身急切。

眾人哄然一聲，紛紛離座，這岳入雲的一舉一動，彷彿都存著一種自然懾人心腑的力量。

司馬之暗歎一聲，也隨著離了座，有認識他的人，知道他就是白羽雙劍，都恭謹的向他躬身為禮，有的不知道他的，卻在奇怪這看來顢頇的老頭子為何會受到這些人的尊敬，對於這些，他都平靜的應付著，像是什麼也沒有放在他心上。

但此刻他的心裏卻遠不是他外面的那麼平靜，此去靈蛇堡，他抱著極大的決心，要將二十多年的恩怨作一了斷。

雖然他曾經想過：「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吧，何必重又提起，揭起心中的瘡疤。」但他見了馮碧後，他卻不再如此想了，二十多年的時光，愛侶分離的痛苦，是絕對需要償還的。

他緩緩跟在眾人身後，他知道憑著自己的力量來和現在的千蛇劍客相抗，萬萬難及，但江湖男女，恩怨為先，成敗利害，又豈能放在心上？縱然明知不成，也要試上一試的。

人聲喧嘩，突然有人引吭高歌，歌聲高亢激昂，作金石聲，與風聲相和，更是動人心腑。

司馬之仰頭四顧，二十多年前的豪氣又倏然回到他身上。

靈蛇堡裏

前面竟是一片叢林，在這一片黃土之上，突然見著青蔥之色，眾人精神又是一振，岳入雲從容前行，笑指那片叢林道：「諸位久居中原，文物風采，景色宜人，自然不會將這小樹林看在眼裏，可是在此地說來，這樹林可費了家師十年的心血哩。」

他傲然四顧，又道：「諸位遠來，小可先去通知一下，家師當親迎諸位大駕。」說罷自去，諸人但見身形動處，如雲龍經空，又不禁在心中暗讚：「此人果然是人中之龍。」

領首先行的是京城名鏢師金刀尚平、子母鐵膽武家琪以及以地趟刀法成名孫氏三兄弟，這些在兩河一帶都是響噹噹的人物，他們昂首而行，大有要在此揚名之意。

他們看到樹林裏迤然走出一個消瘦文士，向他們抱拳施了一禮，孫氏弟兄及尚平也淡淡還了一禮，武家琪卻正在高聲笑談，根本沒有將那人看一眼，那人一笑走過去了，也未在意。

那消瘦的中年文士沿途向眾人行禮，這些江湖豪士大多眼高於頂，最多也只是向他淡淡還了一禮，並沒有什麼人對他特別注意。

他神色絲毫未變，臉上帶著一種似乎是故意做作出來的和穆神色，眼色動處，和一人打了個照面，神色卻突然一變，雖然瞬即鎮靜了下來，但臉上的肌肉卻仍然不住輕微地顫動。

金刀尚平等人入了樹林，林內是一條碎石鋪成的甬道，蜿蜒而入，裏面就是靈蛇堡，眾人仰首望去，只覺得堡外高牆如城，堡內屋宇的頂連櫛比如鱗，竟看不出那堡究竟有多大。

子母鐵膽武家琪支起大拇指讚道：「端的是個好所在！」抬頭望見岳入雲正肅立在堡門之前，急行兩步，趕了過去，笑道：「有勞岳少俠在此等候。」

岳入雲一笑道：「諸位遠來，小可理應如此，諸位千萬不要客氣。」

武家琪好像人家是專為接他一人的，心中受用之極，笑道：「令師邱老前輩呢？」

岳入雲笑道：「家師早已出林恭迎各位的大駕去了。」

武家琪一愕，道：「兄弟並沒有看到呀？」

回頭詢問地望了金刀尚平一眼，得到的也是一個茫然不解的表情，岳入雲又笑道：「諸位也許沒有注意到罷了！」話中隱隱露出一些譏諷的意味。

武家琪等人也覺得有些尷尬，方自無言可發之際，岳入雲已遙指甬道的另一端說道：「哪，家師那不是來了嗎？」

眾人連忙回頭去望，甬道上滿是人，也分不出誰是那名震天下的千蛇劍客邱獨行來，又回過頭，岳入雲已朝前面迎了過去。

大家心裏有數，知道岳入雲所迎的一定就是千蛇劍客，一個個都睜大了眼睛去看，岳入雲肩頭不動，人卻如行雲流水般，雖然絲毫沒有一些疾行的樣子，但速度卻快得很，眾人眼睛一動，岳入雲已在遠處停了下來，朝著那邊並肩而行的兩人深深施下禮去。

子母鐵膽武家琪，以名顧之，就可以知道他必定是暗器名家，眼力自是不凡，他遠遠望去，見那兩人一個是方才他正在奇怪別人為什麼會對他那麼恭謹的顢頇老者，另一人卻是方才由林中施然而出的那個消瘦的中年文士。

他這一驚卻是非同小可：「難道這兩人裏竟會有一人是千蛇劍客？」不但他如此想，眾人又有誰不在奇怪著。

岳入雲跟在那中年文士後緩步行了過來，那中年文士向身側的老者笑道：「一別二十年，我們都已老了，司馬兄，小弟這二十多年來一無所成，所堪喜者，只是收了個好徒弟。」

那老者當然就是司馬之，他和邱獨行目光相對時，心裏就平添了幾分怒氣，但以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年紀來說，都不再允許他像少年時的那般任性了，他只得將心中的怒氣強自壓了下來。

此刻他也笑道：「岳世兄果然不是凡品，邱兄倒要小心栽培他。」他含有深意地一笑，回頭望著岳入雲道：「你也該小心聽從師傅的教訓才是！」他將兩個「小心」都加重了聲調說出來，那表示在話中還有著其他的含意。

岳入雲故意裝作不懂的點首道：「老前輩的教訓極是。」

邱獨行也頻頻點首道：「對極了，對極了！」

司馬之又暗叱一聲，忖道：「這師徒兩人，倒像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

千蛇劍客前行了兩步，向那些以詫異的目光望著他的人們微一頷首笑道：「諸位遠來辛苦，就請到堡裏休息吧！」

子母鐵膽看來看去，看不出他有什麼出奇的地方，當然想到「人不能貌相」這句話，對方才自己的態度，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眾人一進堡，眼界又是一寬，原來這靈蛇堡建築的式樣極為奇特，一進堡門就是一片極大的廣場，這和任何房屋建築的格式都很不相同，這片廣場全是細沙鋪地，四邊雖然沒有任何擺設，但武林中人一望而知，這一定是個練武場子。

眾人通過廣場，後面是一片極長的台階，上了台階卻是一個大廳，這廳面積甚大，令人吃驚，司馬之暗忖：「看來這邱獨行重建靈蛇幫早有深心，是以才會蓋出這種房子來！」

大廳裏擺著數十張桌面，邱獨行擺手笑道：「在下略備水酒，為各位洗塵。」

他極為豪爽地一笑，又道：「我們大家都是武林男兒，也不必講究什麼俗套，隨意坐下就是了。」

他這番話又投了大家的脾胃，大家對這千蛇劍客不自覺地又增加了幾分好感，司馬小霞和羅剎仙女樂詠沙嘟著嘴跟在岳入雲身後，岳入雲笑道：「兩位姑娘也隨意坐吧。」原來他也看出來了。

眾人對「千蛇劍客」本來都還有些戒心，此刻一見，他卻是個和藹可親的普通人，不覺連這點戒心都消失了，隨意吃喝起來，這當然也是精豪男兒的本色，天大的事且放過一邊，今朝有酒今朝先醉了再說，邱獨行眼光四掃，向司馬之笑道：「想昔年你我，還不是如此。」

司馬之一笑，心中又湧起許多感觸，對於邱獨行，雖然有時對他恨如切骨，卻又有時感到他仍不失為一個可愛的人。

邱獨行站了起來，並沒有說話，但眾人的談笑之聲卻自然而然的靜了下來，他才說道：「在下這次請各位來，用意各位想必都已知道了，願意協力同心將這靈蛇幫發揚光大的，自是極好，無論能否取得這十二堂香主之位，在下總是傾心結納，不願意的哩－－」他笑了笑，又接著說話：「在下也不便相強，大家歡聚數日，便可自去，雖然此來並無甚收穫，但群雄相聚，也未嘗不是人生一大樂事。」

他話說得極為婉轉動聽，眾人肅然動容，齊聲喝采，他一笑又道：「只是現在喝酒要緊，別的事，等會兒再說吧。」

眾人又哄然喝采，酒喝得更痛快，對於收攏人心這一點，邱獨行確實做得極好，司馬之又暗忖：「此人之才，用來治世，豈非絕佳？」

但自古以來，有治世經國之才，並不用來治世經國的大有人在，又豈只邱獨行一人而已？

酒足飯罷，岳入雲站了起來，朗聲說道：「家師隱跡邊荒數十年，眼見中原武林人材凋零，想起原因來，大半是為了彼此間的仇殺，家師便時常對弟子說：照這樣下去，數十百年之後，武林人士從此就要在人間絕跡了。」他說到這裏，便停了下來。

他這話的確非常中肯，也非常切合實際，是以在他停頓下來之後，大廳裏仍然是一片靜寂。

他滿意地一笑，又道：「是以家師便想創立一個宗派，將天下武林人物都聯合起來，藉以保存武林一脈，也就是這樣，家師才有重建靈蛇幫之意。」司馬之暗忖：「他的胃口倒不小，竟想將天下武林人物一網打盡。」

「家師這次重建靈蛇幫，準備分為十二個香堂，各堂的香主，以各人的武功來定。」他笑了笑又道：「若有人武功能勝得了家師的，家師也願意將幫主的位子相讓。」

他這麼一說，群豪又紛紛議論起來，岳入雲輕輕咳嗽一聲，又道：「大家都是武林中人，想必都不會顧慮到腸胃的問題，所以雖是剛吃過飯，也不妨到練武場去走走。」

他此語一出，群雄自是哄堂大笑，有的竟先紛紛離座，準備到練武場上去一顯身手，大家帶著三分醉意，興致也就格外高些，邱獨行面帶微笑，他是不是在想著「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矣？」

群豪一出，竟將這麼大的一個練武場的四周全站滿了，當然誰也不會注意到這些人裏有沒有生面孔，金刀尚平望了站在他旁邊的人一下，見他是個毫不起眼的尋常漢子，面色蠟黃，像是帶著病容，年紀看來也只有三十左右，但身材已佝僂著，彷彿連腰都直不起來。

金刀尚平心裏奇怪：「這是哪一路人馬？」有些蔑視之意，因為衝他這副外形，連普通壯漢的一拳都怕禁受不起，卻又怎能在這天下英雄群聚之地與人爭一日之短長呢？

其實在這許多人裏，除了這面色蠟黃的漢子之外，還有三兩個任何人都不認識的人物，只是他們混雜在這許多人中間，誰也不會發覺他們的異處。

司馬之沉思著，並沒有離開座位，他不知道該怎麼樣向邱獨行清算那筆舊賬，有些事想來雖易，但真如身臨其事，做起來卻沒有那麼簡單了。

樂詠沙和司馬小霞雖然也有心事，但她們畢竟年輕，見著這種場面，心裏卻高興得很，彷彿心裏有著什麼東西在動，癢癢的。

天已入黑，百數十個壯漢燃起火把，插在練武場四周，又在練武場當中兩丈方圓處插了一個小圈子，是以場上並不黑暗，邱獨行側首微笑道：「司馬兄，前往一觀如何？」司馬之無可無不可地站起來，卻見一人由外面極快地奔入。

那人也是個長衫壯漢，步履之間，顯得身手頗為矯健，一進來就在岳入雲耳側說了兩句話，岳入雲劍眉一揚，目中現出精光，微微點了點頭，又走到邱獨行身側附耳低語了兩句。

邱獨行面色亦一變，倏然站了起來，方自往外面走了兩步，又回頭向司馬之道：「司馬兄，等會怕有熱鬧好看了。」

司馬之心中一動，忖道：「邱獨行的面色居然變了，這一定又有什麼大事發生，他說有熱鬧好看，恐怕是真的了－－」

# 第五篇 雲龍入雲

樂聲怪異

驀地，外面傳來一陣怪異的樂聲，有些人恍然憶起，這樂聲正是那坐在紫檀木桌上的怪和尚的徒弟所發出的，他們想到那天的事，心裏都很奇怪。

邱獨行匆匆迎了出去，司馬之也漫步走出廳來，暗忖道：「外面想是有著什麼厲害角色來了。」不禁也注意地望著門口，耳中聽著那怪異的樂聲，正自有些不耐，忽然想起一人。

「來的難道是天赤尊者？」他暗忖著，眼光動處看到邱獨行和一個人並肩走人，邱獨行身材雖不甚高，但也不能算矮了，但和那人並肩而行，卻只齊到那人的肩下。

那人披著火紅色的袈裟，一條頸子又細又長，看起來跟假人似的，不正是名動武林的天赤尊者嗎？

司馬之也不禁有些吃驚，暗忖：「怎麼這魔頭也來了？」他出道不晚，但在他出道時天赤尊者早已名聲顯赫，而且已隱跡了，哪知事隔數十年，這魔頭卻又在中原武林露面。

場中群豪，都被他的目光所吸引，這麼多人竟沒有一人發出聲音來，天赤尊者滿露精光的怪眼四掃，怪笑著說道：「好極了，想不到邱檀越這裏竟有如許多人在。」不但那聲音如夜梟般刺耳，那種說話的樣子，更令人覺得頭皮發炸。

這時候，在場中東南角上並肩而立的兩個瘦小漢子，臉上露出憤恨的表情，這兩人面目陌生，似乎也不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天赤尊者身後，並排而行的八個和尚仍在不停地吹奏著樂器，另外四個身態婀娜的僧人也仍舉著紫檀木桌裊裊而行。

天赤尊者怪笑著，走到大廳門口，望了司馬之一眼，司馬之也恰巧在望著他，兩人目光相對，各自為對方眼中神光所攝，天赤尊者不禁驚忖：「這人內功怎麼如此強，我一別中原，想不到中原武林在這些年裏還真出了幾個好手。」

他身形方自站定，那四個僧人又裊裊走了上來，將那張紫檀木桌放在廳門，四人就分別站在桌子的四角，天赤尊者一邁步，眾人眼前一花，天赤尊者已平平穩穩的坐在桌上。

司馬之和邱獨行俱是識貨之人，見天赤尊者露了這一手，也有些吃驚，岳入雲急行兩步，站在前面，朗聲道：「又有貴客前來，敝堡實在榮幸得很，這位高僧就是數十年前已名動天下的天赤尊者，諸位想必都有耳聞吧。」

群豪果然又是哄然，那天赤尊者面上露出得意之色，箕踞在桌上，場中人頭濟濟，但中原武林群豪似乎都未曾放在他眼裏。

司馬之極為不悅地哼了一聲，邱獨行神色之間卻對他頗為恭謹，司馬之暗忖：「邱獨行這些年來做人的手段又高明了一些。」司馬小霞瞬也不瞬地望著天赤尊者，這天真的女孩子，被他這種怪異的行徑，激發了很大的好奇心。

其實此刻場中群豪，又有哪一個不是目光炯炯的在注視著天赤尊者，天赤尊者做的這種排場，怕也就是要引起別人的注意吧。

須知人類都有一種喜歡別人注意的天性，有些成名人物故意作出避世的形態，還不是借此標榜自己的身份嗎？

當然，有些確是遭遇了很大打擊和挫折，或是真正看破世情的，那可不作此論了。

千蛇劍客緩緩走到一個場中群豪都可以容易看得到的地方，緩緩舉起雙手，朗聲說道：「比武較技雙方動手，名雖是點到為止，但卻難免要傷和氣的，這就失去了這千蛇之會的原意了。」他笑了笑，接著說道：「因此，各位不妨各獻絕藝，卻不必動手過招。」他略為停頓了一下，目光四轉，又道：「這樣有人一定會說：武學一門，制敵為先，若不動手過招，怎分得出強弱。這話雖然對極了，但功力的深淺卻無法強求，兄弟雖然無能，但這裏盡多武林高手，他們的眼法量無差錯的。」

盤坐在紫檀木桌上的天赤尊者，怪笑著道：「對極了，對極了，邱檀越的話果然超人一等，老衲第一個贊成。」

場中群豪不免竊竊私議，邱獨行朗笑道：「天赤上人既然認為此議可行，那麼就請上人作大家的裁判好了。」

「好極了，好極了，各位就請快施絕技吧，老衲足跡久未至中原，此番卻可以大開眼界了。」他竟然一口答應，言下大有此地除他之外再沒有一人可以擔當起這任務之意。

司馬之微微一笑，退後了一步，邱獨行笑道：「司馬兄也是方家，此舉也要多仗法眼。」

司馬之笑道：「我可不行。」

天赤尊者閃著精光的眼睛，向他直視著，說道：「這位施主未免太客謙了，老衲眼若尚未昏花，就憑施主的這一對眼睛，也該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

司馬之一驚：「這和尚果然好眼力。」這些年來，他虛懷若谷，眼中神光已盡量收斂起來，甚至已與常人無異，卻被這和尚一眼看出來。

場內群豪議論之聲雖不絕，卻仍沒有一人出來亮相的，在這種天下英雄群豪的場面下，自然誰也不願意第一個出來。

夜風吹得四面火炬上的火焰搖曳而舞，於是場內的光線也在波動著，使人有一種忽明忽暗的感覺，盤坐在紫檀木桌上的天赤尊者，此刻看起來像是破廟裏泥製的偶像。

他似乎有些不耐，敞開喉嚨道：「各位都是玉，先得拋塊磚頭出來引一引。」他雖非中原人士，對這句「拋磚引玉」的成語引用得倒還未離譜，他朝那四個站在他桌子旁的僧人微微比了個手勢，又道：「各位既然不肯先出來，那麼老衲就叫小徒先出來獻醜。」他怪笑一聲，又道：「各位就把他們算做引玉的磚頭好了，可不要放在心上。」

他說話的聲音很快，口音又難懂，場中大多數只聽到他嘰哩咕嚕的說了一大篇，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卻看到站在那張紫檀木桌旁的四個僧人一齊走了出來，走路時居然一扭一扭地，寬大的紅色袈裟起了一陣極好看的波動。

司馬小霞和樂詠沙對望了一眼，暗笑忖道：「這四個和尚走路比我們還像女人。」場中的群豪也在暗笑：「這四個哪裏是和尚，只怕是尼姑吧。」但望了天赤尊者一眼，誰也笑不出來。

那四個僧人－－僧人是包括和尚、尼姑的意思－－裊娜的走到場中，在那小的火炬圈子旁邊停了下來，將寬大袈裟的下襬撩到腰上，四人相背而立，眾人屏息靜氣的望著，不知道他們在弄什麼玄虛，不過天赤尊者的徒弟玩意兒總不會壞吧。

大家心裏都有這種想法，於是都睜大了眼睛去看，只見那四個僧人的頭忽然往後面彎了下去，越彎越低，漸漸頭已碰著地，群豪噓了一口氣，暗忖：「這四個尼姑骨頭好軟。」

哪知他們頭碰著地後，還不算完，漸漸，鼻子也貼著地，頭竟由胯下鑽了出去，身體竟弓成了一個圓圈，眾人眼睛一花，不知怎的，四人竟面對面的站了起來，眾人又噓了口氣，大聲喝起采來。

司馬小霞悄悄向樂詠沙道：「這四個傢伙敢情沒有骨頭。」岳入雲回過頭望了她們一眼，微微一笑，又轉過身，司馬小霞一皺眉頭，道：「他的耳朵倒真尖。」這句話卻是故意讓岳入雲聽到的。

那四個僧人露完了這一手，並不立即離場，齊都深深吸了口氣，群豪眼睛睜得更大，看他們還有什麼花樣。

無骨柔功

四個僧人中忽有一個倒躺了下來，兩條穿著紅緞子燈籠褲的腿向另一人一盤，四條腿竟像軟糖般的扭到一起，直像是沒有骨頭似的，躺在地上那人一抬腿，將另一人便抬了起來，在上面的人一彎腰，將躺在地上那人的手也像扭糖似的扭住，兩個人做成了一個圓圈，另外兩人中一人也躺到地上，伸著腳一勾，將那個圓圈勾了起來。

那僧人躺在地上，兩腿抬起，不住地動，另兩人做的圓圈就在那人的腳上打著轉，群雄看得發呆，連喝采都忘記了。

還有一個僧人站在旁邊，此時突然一躍而起，穿入圓圈中，身形不知怎麼一縮，竟嵌在那圓圈中，這麼一來，圓圈竟成了肉球，在那人的腳上轉動得也就更快了。

肉球越轉越急，群豪哄喝起采來，司馬小霞看得忘其所以，纖纖玉指戳到岳入雲的肩膀上，問道：「這是什麼功夫？」

岳入雲一驚，回頭一看，笑道：「小可也不大知道，大約是天竺密宗瑜珈柔功那一類的功夫吧。」

司馬小霞哦了一聲，忽然發現自己問話的對象自己根本不認識，不禁紅生滿面，剛低下頭去，樂詠沙卻打趣著笑道：「妹子，幸好你的金剛功沒有練成，不然這一下不把人家戳個透明窟窿才怪。」司馬小霞的臉更是紅到脖子上。

群豪讚聲未絕，那躺在地上的僧人腳突然一曲一蹴，群豪眼前又是一花，不知怎麼，那四個僧人又好端端的相對站了起來，方才斷了的喝采聲，此時更熱烈的響了起來。

四個僧人回轉身，向群豪一躬身，裊娜的走了回去，天赤尊者得意地笑道：「小徒們所使的雖不是正宗武術，只為博各位一笑，可也不是三年五載可以練得出來的。」

邱獨行笑道：「這個自然，無骨柔功，久為中原武林人士所豔羨，今日上人卻讓大家開了眼界。」天赤尊者不住點首微笑，心中卻在暗暗誇讚這千蛇劍客的見識果然廣，一下子就把無骨柔功的名字道破了出來。

邱獨行講話的聲音雖然不大，但卻每個字都清清楚楚的傳到群豪耳朵裏去，大家一聽，才知道這叫做無骨柔功，岳入雲回頭向司馬小霞道：「無骨柔功。」司馬小霞一笑，樂詠沙卻又在她背上擰了一把，她的臉又紅了起來。

「天赤上人的高足已為各位打開了場面。」邱獨行笑道：「各位也該將真功夫露一露。」言下隱含著中原武林人士可不能給外來的人比了下去，可是群豪眼看了方才那一手，沒有真功夫的越發不敢上去，有真功夫的，卻在自抬身價，不肯在這種時候就馬上跑出去亮相，天赤尊者傲然四顧，道：「難道小徒們的功夫，連引玉的磚頭都當不上嗎？」

他話聲方了，人叢中已走出一人來，群豪幾百雙眼睛不禁都盯在那人身上，心中卻都在奇怪：「這是哪一路的豪傑？」

原來此時走出來的、卻是個形容枯槁、身材瘦小的漢子，不但場中群豪沒有一人認識，就連邱獨行也在奇怪：「此是何人？」但他是何等人物，知道此時敢走出場子的必定有著非凡的身手，因為誰也不會願意在此時此地出洋相呀！

那瘦小的漢子走出場後，就朝四方作了個揖，尖聲道：「小子無名無姓，是武林中見不得人的小卒，此刻出來，可絕不敢算是獻藝，也更不敢和各位較量高下，只是手腳發癢，想出手隨便練練兩下子罷了。」

他說話的聲音時尖時粗，讓人聽起來極為不舒服，再加上長相不佳，大家都是冷眼觀之，他也不在乎，走到場中一坐馬，右掌一揚，左掌一沉，起手式竟是鄉下的莊稼把式雙盤掌。

他一掌一腳地打了起來，倒是中規中矩，可是這種把式只能在鄉下的破祠堂前面練，卻怎入得了這些武林豪客之眼？大家越看越不耐煩，差點就噓了起來，天赤尊者索性連眼睛都閉上了，根本不屑一看，司馬小霞道：「這算什麼玩意兒？」司馬之回頭狠狠盯了她一眼，叱道：「少多話。」

邱獨行也在奇怪：「這人上來胡鬧嗎？」他再也想不到這人是這種把式，搖首之間，目光忽然一凜，發現了一樣奇事。

原來那人打拳踢腿間，地上舖著的細沙上竟連一個腳印也沒有留下，這是何等的輕功，邱獨行眉頭一皺，知道此人此舉必定是有深意，於是目光動也不動的望著他，不敢有一絲大意。

那人一式一招似乎越練越有勁，漸漸打到那張紫檀木桌旁，雙手一立，又穿分，右腿筆直地踢上，正是一招金雞獨立腿，剛踢上去，身形一晃，像是站不穩了，整個人向那張紫檀木桌上撞去，旁立的四個僧人來不及阻擋，竟讓他整個人撞到天赤尊者的身上。

這一下突如其來誰也沒有想到，邱獨行臉上卻忽然露出一個笑容，像是因著有人替他做了一件他不能做的事而歡喜。

天赤尊者大怒之下一揮手，將那瘦子揮得連摔出去十幾步，那人卻站起來罵道：「我又不是故意撞你的，你何必這樣兇？」

天赤尊者越發氣往上沖，可是當著天下英雄，他得擺出一宗主的身份，可不能和這種人一般見識，只得將氣又忍了下去。

那人嘮嘮叨叨、罵罵咧咧地往回走，一副窩囊樣子，群豪又好看又好笑，那人走了一半，天赤尊者忽然厲喝一聲，連人帶桌子飛了起來，群豪大吃一驚，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那瘦子聽到這聲厲呼，身形也忽然暴起，一掠竟數丈，哪裏還是方才那種窩囊樣子？群豪又一齊大吃一驚。

天赤尊者兩條腿在桌子上一彈，腳底竟似裝了彈簧，從桌子上飛掠而起，桌子砰地掉到地上，他瘦長的身軀卻像是一枝箭似的射了出去，堪堪已到了那瘦子的身後，雙臂一伸，鳥爪似的手抓向那人背上。

哪知那瘦子身形卻突然在空中一頓，身形猛然往下一沉，腳尖一沾地，卻向另一個方向掠去，天赤尊者竟錯過了，群豪此時齊都動容，暗驚忖道：「這瘦子輕功竟恁的高絕。」

瘦子展開身法，「嗖嗖」兩個起落，又掠出五丈，面前突然排起一道光牆，原來那吹奏著樂器的八個僧人，此刻一排擋在他前面將手中的奇形樂器當作劍使，一齊向瘦子身上招呼。

天赤尊者一轉身，也掠了過去，瘦子似乎知道跑不出去了，突然高聲叫道：「慧兒，快走，不要管我了。」低頭一鑽，從天赤尊者掠來的身軀下鑽了出來，卻不往外逃，而掠到廳口，站在邱獨行旁邊，大聲叫：「幫主，那和尚瘋了。」

天赤尊者暴喝連連，火紅的袈裟在火光下更顯得刺眼，掠起時更像一團烈火，伸出雙臂，又向那瘦子抓了過去。身側卻突然有一股極強的力道襲來，竟使他掠起的身形一頓，落到地上。

這力道之強，卻是他生平所僅見。他大驚側顧，千蛇劍客卻正含笑站在他身側，淡淡說道：「上人，為何這麼大的火氣？」原來邱獨行竟以內家真氣擋住了他足以開山裂石的一抓。

他既驚更怒，長長的眉毛根根倒立，厲喝道：「姓邱的，你最好少管閒事。」此時他性命交關，一派宗主的架子，再也擺不起來了。

邱獨行依然微微含笑，道：「上人有什麼話好說，當著天下英雄，上人又何苦緊緊逼著一個武功不高的後輩呢？」

群豪都被方才這事驚嚇住了，誰也不知道這異邦來的和尚到底為著什麼發怒，有些閱歷較深的，雖也看出此事有蹊蹺，但此事發生的太過突然，大家除了驚嚇之外，誰也沒想到別的，當然也更不會想到那瘦子竟是名動武林的「無影人」。

駭然而驚

石慧滿腔怨氣，從那地穴中跑了出來，心裏卻在盼望白非能夠在後面叫她一聲，那她會馬上倒進白非強壯有力的懷抱裏。

但是她卻失望了，在這荒涼、陰寒的野地上奔馳著，滿眶俱是為情而生的眼淚，哪知卻讓她碰到了她的母親。

丁伶安慰地抱著她，詢問她流淚的原因，她不說，卻說是因為天赤尊者，天赤尊者要強迫她當和尚，還迷住了她，於是這個慈愛的母親就在計劃著為女兒復仇了，縱然對方是武林的魔頭天赤尊者，那正如母雞為了維護小雞會不惜和蒼鷹搏鬥一樣，何況丁伶還是隻強壯的母雞。

石坤天蟄居時苦研易容之術有成，丁伶和她女兒就喬裝為兩個枯瘦男子，混進了靈蛇堡，那遠比司馬小霞和樂詠沙的喬裝要高明得多了，是以並沒有人看得出來。

丁伶打了一趟雙盤掌，那是她特意在這幾天裏學來的，在使出金雞獨立時，她故意將身子倒在天赤身上，卻將武林中人聞而色變的無影之毒施放在天赤身上。

無影之毒之所以成為無影之毒，就是能使人在無形無影中被毒，並不一定要吃下去，丁伶此刻恨透了天赤，下的毒分量也奇重，哪知天赤尊者卻發現了，而且經過這麼長時間，還經過一番奔掠，竟還沒有倒下來。

丁伶不禁暗暗的吃驚，見到邱獨行替她接了一掌，她又放心了，因為她知道只要千蛇劍客出了頭，什麼事都好解決了。

天赤尊者吃了啞巴虧，卻說不出來，空自氣得像隻刺蝟，他總不能當著天下英雄說出自己被人下了毒還不知道呀？

他本是黝黑的臉色，此刻竟隱隱透出青白，邱獨行依然含著笑，突然道：「上人如果有什麼過不去，只管朝我姓邱的發作好了。」

丁伶心中暗暗感激：「千蛇劍客果然是仁人君子。」她卻不知道邱獨行是何等人物，心中早已另有打算了。

邱獨行一說出，群豪又都哄然，千蛇劍客和天赤尊者鬥一鬥，這是何等精彩的場面，司馬之卻暗暗忖道：「邱獨行果然聰明絕頂，他已看出這天赤尊者中毒極深，絕非自己敵手了，他這麼一來不但可借著擊敗天赤尊者而更為揚名天下，而且還大大地收買了人心。」他和邱獨行三十年前已是素識，早已將邱獨行瞭解得極為透徹。

在這種情況下，天赤尊者唯一可走的路，就是接受邱獨行的挑戰，於是他厲聲喝道：「好極了，老衲已正想領教邱檀越獨步中原的武功哩。」

司馬小霞一嘟嘴，在樂詠沙耳邊輕輕說道：「這姓邱的叫別人不要動手過招，他自己卻來了。」樂詠沙噗哧一笑，將她的手擰了一把。

司馬之此時突然有個念頭在他心中極快的一動，毫不考慮的掠了上去，道：「邱兄是此會之主，怎可隨便出手？還是讓我來領教領教天赤上人妙絕天下的手法吧。」

邱獨行臉色一變，卻也說不出什麼別的話來，心中雖然將司馬之恨入切骨，口中卻不得不笑道：「司馬兄肯出手，那再好也沒有了。」

司馬之此舉，不但場中群豪吃驚，司馬小霞和樂詠沙也大為詫異：「爹爹今天怎麼會和別人搶著出手呢？」她們哪裏知道司馬之此舉卻是存心要拆千蛇劍客的台呢？

天赤尊者一張充滿寒意的臉變得更冷，說道：「你們隨便哪一個上全一樣。」長腳一動，生像是僅僅邁了一步似的，就已掠到場中。

司馬之朝邱獨行微微一笑，只有邱獨行瞭解他笑中的含義，卻仍聲色不露，這就是人家能夠成名的地方，無論到了何種地步，都能沉得住氣。

司馬之略為調勻了一下真氣，他知道天赤尊者雖然中了毒，但他是個極難應付的對象，白羽雙劍昔年揚名天下，此時卻已久未活動筋骨了，他雙臂一伸，身形電也似地掠進場中。

幾乎在他身形掠起的同一剎那裏，人叢中也有一條人影電射而起，和他同時站在天赤尊者的對面朝他一抱拳，笑道：「殺雞何用牛刀，對付這種人，何必要勞動司馬大俠的大駕，讓區區在下來，就足夠對付了這自命不凡的傢伙了。」

他居然將天赤尊者稱為傢伙，司馬之也駭然而驚，愕然望著此人，卻見他微微佝僂著身軀，臉上帶著一臉病容，他闖蕩江湖數十年，可是從未見過也從未聽過武林中有此人物，群豪又是嘩然，但經過了方才丁伶那一次事，此刻倒也不敢對這滿面病容的漢子起輕視之心。

邱獨行站在廳口，卻清清楚楚的看到了這漢子掠進場裏時的身法竟不在司馬之之下，「此人是何許人呢？」他也不禁愕然，忖道：「難道中原武林中又出了什麼奇人嗎？」

天赤尊者生平尚是第一次被人稱為「傢伙」，而且是「自命不凡的傢伙」，他怎能再忍下去，暴喝一聲，當胸一抓，向那漢子抓去。

他所帶起的風聲，連站在旁邊的司馬之也感覺到了，微一錯步，溜開一丈，看著那滿面病容的漢子如何應付這享名武林數十載的天赤尊者的攻勢，卻並不退得太遠，準備那漢子一有失手，立刻加以援手。

滿面病容的漢子一笑，身形的溜溜一轉，佝僂著的身子像是一隻剛離開繩子的陀螺，天赤尊者不待招術用老，手臂隨著那漢子轉動的身形移動，突然又一抓，手臂像是突然加長了半尺。

這一抓看似平淡無奇，識貨的人卻不免為那滿面病容的漢子捏上一把冷汗。

哪知滿面病容的漢子身形一抖，突然暴縮了許多，本來已是佝僂著的身子此刻竟縮成三尺長短，司馬之驚「呀」了一聲，暗忖：「這是縮骨法。」身形又一動，掠到廳口，因為他知道這滿面病容的漢子武功深不可測，根本不需要他的援手。

天赤尊者也似一驚，他身材本高，此時竟比那人高了幾乎三倍，滿面病容的漢子身形又一轉，轉到他身後，天赤尊者只覺得指風一縷襲向他雞尾下一寸的藏海穴，他身形一彈，彈起七尺，身形在空中一扭，下身未動，上半身卻整個扭了過來，長臂下抓，直取那人頭頂，群豪不禁哄然喝采，天赤尊者盛怒之下，竟施展出無骨柔功裏的絕頂手法了。

滿面病容的漢子一聲長笑，身形又暴長，雙掌揮出，竟硬接了天赤尊者這一招，兩人身形俱各一震，天赤尊者更大驚，這漢子掌上的力道雖然不強，但卻含蘊未盡，生像其中還包含著無窮的玄妙，使得他在一接觸到那種掌風之後，就趕緊將已施出的力量撤了回來，以求自保。

邱獨行亦是滿面驚詫之色，走到司馬之身側，悄悄說道：「此人是誰？」不等司馬之答覆，又道：「看他所用的手法，卻像是久已失傳的『達摩老祖易筋經』裏的無上心法。」

司馬之沉吟道：「縮骨術本是易筋經裏的心法，但他所施的招式卻又似糅合了各家之長，邱兄，你看，他這一招和太極門裏的『如封似閉』雖然有些相似，但運用起來，卻又像比『如封似閉』還更玄妙。」

邱獨行若有所思的說道：「此人的確是個奇人，不過我看他武功雖玄妙，功力卻不甚深，像是還年輕得很，只不過他得有這麼多武學上的不傳之秘，已足夠彌補他功力的不足了。」

他兩人在低聲談論著，場中群豪卻被這場百年難遇的比鬥驚得說不出話來，天赤尊者的幾個弟子本以為師傅穩操勝算，此刻也不禁張大了嘴，瞪圓了眼睛，緊張得連氣都透不過來。

天赤尊者昔年孤身入中原，連敗武林中的無數好手，此刻遇著這滿面病容的漢子，饒他使盡所有的身法，卻仍佔不了半點好去。

兩人一動上手，片刻之間就是數十個照面，這兩人所施展的，俱是武林中人看也沒有看過的身法，群雄只能看到他們的身形在轉動著，至於他們所使的招式，卻無法看得清了。

無影人丁伶悄悄移動著身軀，她所放的無影之毒，數十年來從未曾失手過，此刻見了天赤尊者仍然無事，自然大驚。

司馬之和邱獨行不約而同的也有一個念頭在心中閃過：「這天赤尊者明明中了極厲害的毒，怎麼到此刻還沒有躺下？」兩人都不免暗稱僥倖，因為此刻在和天赤尊者動手的若是他們自己，那麼勝負還在未可知之數。而以他們的身份，卻是許勝不許敗的。

雲龍探爪

滿面病容的漢子身法怪異已極，有時凝重如山嶽，有時卻又輕如鴻毛，岳入雲自傲為後一輩的第一高手，此時也未免心驚。

天赤尊者瘦長的手臂像是全然沒有骨頭似的，隨意轉變著方向，出招的部分，全是出於人們意料之外，此時他已動了真怒，但舉手投足、真氣運行間，卻自覺已不如往日的靈便。

方才他已自知中了毒，但是他幼習瑜珈氣功密法，自信中了些許毒並無大礙，須知瑜珈密術至今仍在流傳，修習瑜珈術的苦行僧，每有科學所不能解釋之異行，有的能赤足行於炭火之上，有的能沉入水底幾日不死，有的能隨意食下烈性硫酸。

那天赤尊者亦曾習得這種瑜珈術，只是他貪杯之心太盛，又最好色，不能潛心於其中，但他卻自恃未將一些毒藥放在心裏。

他卻不知道無影之毒得自一代奇人毒君金一鵬，乃天下各毒之精粹，威力豈是等閒？此刻他覺得體內已有不適的現象，大驚之下出招更快，想早將這場比鬥結束，當然，他也未嘗不知道，他的對手卻並不是容易解決的呢。

「司馬兄，依你的看法，場中比鬥的這兩人，哪個取勝的希望較大？」邱獨行低語道。司馬之又一沉吟，方待答言，岳入雲卻過來插口道：「弟子看來，這天赤尊者怕要勝了。」

邱獨行道：「何以見得？」岳入雲道：「那面色蠟黃的漢子，此刻身形已不如先前靈便，像是真氣有些不繼的樣子。」他雙目注視場中，又道：「所以弟子有些奇怪，那面色蠟黃的漢子無論身法、招式都是弟子從未見過的高深武學，而且還身懷易筋經中縮骨術的秘傳，但從有些地方看來，他內功卻又像並不怎麼深湛，這倒的確是奇事了。」

邱獨行微微點頭，司馬之心中也暗讚許，這岳入雲不但武功高強，智力也超人一等，看來竟還在昔日的千蛇劍客之上。

於是他暗忖道：「這武林中百年難見的異材，的確千萬不可使之走入歧途。」心中動念間，場中群豪又是一聲驚呼。

原來那滿面病容的漢子身形左轉，雙掌都向右方推出，中途同時又猛然一沉，指尖上挑，掌心外露，一招兩式，襲向天赤尊者，不但快如閃電，出招部位也是曼妙而驚人的。

天赤尊者身軀一扭，待那漢子的一招堪堪落空，雙掌倏然下切，右膝卻舉了起來，腳尖隨時有踢出的可能，滿面病容的漢子撤招錯步，天赤尊者左肘突然一扭，右腿猛然踢出，右膝的關節也驀然一熱，那腿竟橫掃了出去。

這一招更是怪到極處，滿面病容的漢子避無可避，倏然一聲清嘯，身軀冉冉而起，司馬之失色道：「天龍七式。」

滿面病容的漢子使到這一招時，方是中原武林人士熟知的招式，群豪看得目瞪口呆，此時也低呼道：「天龍七式。」

無論任何人，在最危急的關頭裏，自然而然的就會使出他最熟悉的武功來，這滿面病容的漢子身形起處，嘯聲未斷，倏然又轉變了個方向，潛龍升天、雲龍探爪，雙掌下削，掌心內陷，五指箕張，雙腿微微擺動，保持著身形的穩定，也增加著身形的靈便，正是天龍門的嫡傳心法。

天赤尊者雙腿微曲，揮掌卻敵，身體卻突然起了一陣痙攣，手腳再也用不出力來，滿面病容的漢子招如迅雷，隨發已至，他竟然避不開，兩肩琵琶骨下突然一緊。

那滿面病容的漢子再也想不到此招竟會如此輕易的得手，十指齊一用力，真氣猛提，竟硬生生將天赤尊者瘦長的身軀拋了出去。

群豪一齊色變，隨即哄然喝起采來，誰也不知道天赤尊者致死的真正原因是因為體內毒發，卻都在驚異著名垂武林數十年、久享第一高手之譽的天赤尊者，亦傷在一個藉藉無名的滿面病容的漢子手上。

場中的騷動持續了許久，滿面病容的漢子卻在場中發著愕，像是他自己也被自己驚嚇住了，司馬小霞此刻方透出一口氣來，看到這滿面病容的側影，心中一動，悄悄推了樂詠沙一下，道：「喂，你看看這人像誰？」樂詠沙一望，懷疑的說道：「不會吧。」心中卻也在劇烈的跳動著。

滿面病容的漢子此刻身子站直了，不再佝僂，經過方才的一番劇鬥，他身心俱疲，額上微微沁出汗珠來，他下意識的用手拭去了，抬頭一望，司馬之和邱獨行並肩向他走來。

他再一拭汗，卻看到司馬之臉上驚異的神色，心頭一跳，暗忖：「糟了。」伸開手掌一看，掌上都是蠟黃的顏色。

他連忙轉身想走，司馬之卻已高興的高呼道：「賢侄，快過來。」他知道臉上所塗的黃藥已被自己拭去了，再也賴不掉，只得轉身迎了過去，笑道：「司馬老伯，好久不見了。」

司馬小霞一把抓著樂詠沙的手，高興的叫道：「果然是他。」

樂詠沙哎喲一聲，被抓著的手痛得叫出聲來，便罵道：「小鬼，是他就是他，你高興得這個樣子做什麼。」其實她心裏也未嘗不在深深地為他高興著。

岳入雲見了「他」，也認得，心中大為奇怪：「半月之前，他雖已可列為武林高手，但武功比起現在來，卻是差得極遠，半月之中，他武功進境怎能如此之速，難道他遇著神仙了？」

邱獨行側顧司馬之笑道：「司馬兄認得這位？」

司馬之笑道：「來，來，我替兩位引見引見，這位是千蛇劍客，他的大名賢侄諒已聽到過了。」滿面病容的漢子忙笑道：「邱老前輩的大名，晚輩心儀已久了，只恨無緣拜識而已。」

「閣下千萬別如此說，我雖然癡長幾歲，卻怎比得閣下天姿英武，邱某數十年來行走江湖，像閣下這種英才，倒的確是生平僅見，今日得見，實在是快慰生平的。」邱獨行微笑著說著，他的語調，永遠是那麼安詳而自然，讓人聽了非常舒服。

司馬之又指著那滿面病容的漢子說道：「這位就是天龍門掌門人赤手神龍的公子雲龍白非。」

邱獨行「哦」了一聲，問道：「令尊好嗎？」

白非垂首道：「家父已於年前仙去了。」

邱獨行長歎一聲，慨然道：「故人多半凋零，司馬兄，我們這般老不死的，真該收收骨頭了。」

司馬之暗忖道：「你倒裝得真像。」

群豪紛紛圍了過去，打量著這擊敗天赤尊者的奇人，司馬小霞跑過來，指著他鼻子道：「喂，你一聲不響的溜了，卻跑到什麼地方去學了這一身本事回來？」她這一嚷，白非臉紅到耳根，心中雖不好意思，對她的這種真情的流露，卻覺得甜甜的。

天下男人多半有這種心理，總希望別人對他好，至於他對別人如何，那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天霄神珠

邱獨行暗暗有些驚異天龍門的武功，他是知道的，天龍七式雖然傲視江湖，赤手神龍也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但這雲龍白非非但武功強爺勝祖，而且大多不是天龍門的嫡傳。

其實驚異的又何止邱獨行一人，司馬之知道白非這十天來必有奇遇，但又有誰能在十天之中將他調教得像是換了個人似的呢？

他們眼看這一突生之變，幾乎全忘了方才那個奇詭的瘦小漢子－－丁伶，也忘了天赤尊者還有十二個徒弟，而丁伶冷眼旁觀，卻看到那四個僧人和八個和尚竟悄悄的繞到人叢外面，伸手入懷，好像將有什麼動作。

丁伶聰明已極，但是生性卻極為奇特，她知道將要有事發生，而這事絕對是對群豪不利的，只是她卻不願管了。

於是她悄然滑步，在人叢外搜索著，忽然有人伸手抓住她的手，她回頭一看，連忙低喝道：「慧兒，快走。」抓著那人就往外走。

丁伶拉著那人走出堡門，那人也是個瘦小漢子，不問可知，就是易釵而弁的石慧了，一出堡門，丁伶施展起身法，拉著石慧就走，石慧著急的問道：「媽，您老人家幹什麼呀？」

方才，她也看到了白非，因為女孩子們都有自尊心，她當然不能上前去招呼他，可是目光中的千縷柔情卻不由自主的纏在他身上，此刻被丁伶一把拉出來，心裏自然不願意。

「還不走幹嗎？」丁伶笑著說道：「那怪老和尚已經死了，你的氣已出了，老和尚的徒弟看樣子要玩出花樣。」她又笑了一聲，道：「這些鬼和尚的鬼花樣一定少不了，看樣子，他們那些人都要倒霉了。」

石慧倏然一變色，著急的說道：「媽，那些和尚真的要玩花樣嗎？」

丁伶笑道：「難道媽媽還會騙你不成？」

石慧驀然的掙脫了丁伶的手，轉身就走，嗖然幾個起落，又回到靈蛇堡那片林子裏，腳下毫不停頓，沿著碎石路飛奔，剛到堡門，就聽到堡中發生震天般幾聲巨響，煙霧迷漫而起，還夾雜著一片人們淒慘的呼號聲。

丁伶在後急喊著：「慧兒，快回來。」她像是沒有聽見，面色變得紙樣的蒼白，「嗖嗖」兩個起落，竄入了靈蛇堡裏。

夜色蒼茫，搖曳著的火炬光影裏，堡中一片迷漫著的煙霧，還夾雜著硝火硫磺之氣。

迷漫著的煙火中人影亂竄，像是一隻隻被火熏紅了眼睛的猴子，石慧飛快的衝進去，似乎已將自身的安危全然置之度外了。

「白非，非哥，白非……」她情急的高聲呼喊著，在人叢中亂竄，腳下有時竟踏著人的軀體，她連忙蹲下去看，竟沒有一人是白非，她長噓了口氣，又在亂竄中的人群中搜索著。

她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忽然耳邊又響起一聲巨震，她耳中嗡然一聲，肩頭上似乎被燒紅的烙鐵打了一下，就失去知覺了。

她剛一恢復知覺，耳邊就聽到一片呻吟的聲音，張開眼睛一看，已經是白天了。

她困難的轉動著身軀，發現自己是躺在一間安靜的雅室裏，側動一下，肩頭痛如刺骨，只得又躺了下來，呻吟的聲音若斷若續的從四面八方傳了過來，她從視窗望出去，外面竟是難得的好天氣，陽光照進來，照在她蓋著的雪白被子上。

伸出那隻沒有受到肩痛影響的左手，她想去捕捉那一份她久未見到的陽光，卻驀然一驚，連忙又將手縮回被裏，原來她的手臂竟是赤裸的，她的臉像玫瑰般的紅了起來。

我怎會到了這裏，她的臉越發紅，忖道：「是誰把我的衣裳脫了的？」她困難的將手伸下去一摸，放心的噓了口氣，腦海方一靜止，白非瀟灑清俊的人影又泛了起來。

「他呢？會不會也受傷了？」她焦急的忖道，眼前人影一晃，打斷了她的思路，睜開眼睛一看，一個她所熟悉的面孔正帶著一個她所熟悉的微笑走了進來，正是她念念不忘的白非。

她喜極，腦中卻又一陣暈眩，白非連忙走過來，站在床前，低低的說道：「慧妹，你醒了。」石慧的眼簾上泛起兩粒晶瑩的淚珠。

她不知道該說什麼話，這時候，世間所有的字彙都無法表示出她想說的話，房間裏一片寧靜，呻吟聲她也聽不到了。

天氣多美，生命畢竟是值得留戀的－－

另一間房裏，有兩個歷盡滄桑的老人，一個躺在床上，另一個坐在床邊，在他們之間，往日的仇怨卻似乎不再存在了。

千蛇劍客額上包裹著白色布條上，有鮮紅的血跡，他躺在床上，望著坐在床側的司馬之－－那他曾經以極不光明的手法，拆散人家夫妻的人－－心中不禁更是感慨不已。

「司馬兄，你－－」他歎著氣，停頓了一下，又道：「若是換了我，我一定不會如此做，也許－－」他不安的一笑，又道：「也許我還會乘著你危急時，將你置於死地，唉，數十年來，只有我邱獨行對不起你，而你卻－－」

司馬之微笑著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以前的事，忘卻也罷，我們一日為友，就該終日為友，人非聖賢，誰能沒有過錯呢？」

寬恕，對於一個自知犯罪的人來說，是一種最大的懲罰，邱獨行臉上現出一種痛苦的絞痛，那和他已往安詳的笑容絕不相同。

「昔年的事，嫂夫人知道了真相嗎？」邱獨行緩緩說道，司馬之默然搖了搖頭。

邱獨行閉上眼睛，沉思了半晌，道：「解鈴還須繫鈴人，司馬兄，小弟發誓要將嫂夫人尋回，將此事解釋清楚－－」他長笑一聲，又道：「反正我辛苦籌劃的千蛇會被這麼一攪，也開不成了，以後－－」他又長歎一聲，慨然說道：「小弟就隨司馬兄浪跡天涯，一面寄情山水，一面尋訪嫂夫人的下落，至於靈蛇堡以後的事，就交給入雲去辦好了，這孩子文武兩途都來得，將來成就恐怕還在你我之上呢。」他一頓又道：「還有那雲龍白非，也是武林中的異才，唉，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都老了。」

司馬之始終留意的傾聽著，臉上也露出感動之色，突然道：「天赤尊者的那幾個弟子，所用的究竟是什麼火器，怎麼如此厲害？」

邱獨行沉吟了半晌，道：「我曾聽說異邦有一種極厲害的火器，叫做天雷神珠，威力比山西姚家舖火神姚瑄的『霹靂神火箭』還要強上數倍，看來他們所用的就是此物了。」

誤會冰釋

門外有人輕輕咳嗽一聲，邱獨行道：「進來。」門簾一掀，岳入雲走了進來，他整潔的衣衫此刻滿沾著污穢，上面還有些被硝火所燒而生的破洞，但神采照人，目光炯然，那種俊逸英挺的樣子，絲毫未因衣衫之破爛而減色。

他朗聲道：「弟子該死，天赤尊者的十二個徒弟，還是讓他們跑了兩個。」他緩了口氣，又道：「弟子昨夜費了一夜時間，捉住了九個，但他們分頭而奔，弟子實在是盡了力了。」

邱獨行點首道：「這也難為你了。」雙眉一皺，冷意又復森然，接著道：「你將那九個和尚暫且收押起來，等到群豪傷癒，再公議如何論處他們。」他憐惜的望了他那鍾愛的弟子一眼，又道：「你也太累了，好生去休息吧。」

岳入雲頷首去了，司馬之讚道：「你的這位高足，的確是人中之龍，可惜我就收不著這樣的好徒弟，難為你是怎麼物色到的？」

邱獨行笑道：「你的那兩位千金也並不遜色於鬚眉呢。」忽然又道：「另外一個喬裝為男子，肩頭受傷的少女又是誰呀，看樣子，她和那雲龍白非倒像是一對愛侶哩？」沉吟了半晌，他又道：「依小弟看，她和那個瘦小身軀、在天赤尊者身上暗中施了毒的漢子，必定是一路的。」

司馬之一拍大腿，道：「這就對了，那小瘦子必定也是女扮男裝的，一定就是石慧的母親、無影人丁伶。」

邱獨行驚哦了一聲，道：「怪不得那人輕功高絕，下手又狠又準，無影人傳名江湖也有許多年了，聽說她後來嫁給武當劍客石坤天了，想來那少女就是她和石坤天所生的子女吧。」

司馬之頷首道：「那石坤天我倒看過，溫文爾雅，一臉書卷氣，倒是個人物，日前匆匆一聚，我本想和他交交，只是他行色匆匆，交談了兩句就走了。」他忽然想起那日石慧失蹤的事，轉念忖道：「她大約是被媽媽帶走了。」也就將此事擱下。

兩個老人在娓娓清談著，石慧和白非也在喁喁低語：「你在那個鬼地洞裏怎麼不理我？」石慧嘟著嘴撒嬌的問道。

白非站了起來，在房子裏打了一個轉，突然回過頭，氣憤的問道：「那天你在小鎮和一個男人那麼親熱的說著話，那人是誰？」

石慧想了一下，噗哧一聲笑了出來，故意說道：「我偏不告訴你。」

白非一甩手想往外面走，氣道：「你不告訴我就算了。」走了兩步又回過頭，指著石慧道：「你－－你－－」氣得發昏的說了兩個你字，下面卻說不下去了。

石慧噗嗤又笑了一聲，嬌聲說道：「看你氣成這副樣子，快過來，我告訴你那人是誰。」白非不由自主的移動腳步，走到床前，石慧笑著說道：「那人就是我的爸爸。」

白非一怔，忍不住笑了出來，問道：「真的？」

其實他心裏已一百二十個相信了，石慧嘴一嘟，賭氣說道：「你不相信就算了。」

這一對小兒女，經過一次誤會之後，情感又深了一層。

石慧問道：「昨天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我也不大清楚，正和千蛇劍客談著話，忽然四面擲下數千百個鐵彈丸，我和司馬老伯、千蛇劍客和岳入雲幾個人都將手掌一揮，發出掌風將那些彈丸揮了開去，哪知那些彈丸突然都爆炸了起來。」白非說道。

石慧道：「對了，那時我本來被媽媽拉走，剛走出去，媽告訴我堡裏可能要出事，我－－」她羞澀的一笑，接著道：「我擔心著你，又趕了回來。」白非捉住她的手，萬種溫馨，無言可述。

「我剛進堡門，就是一聲巨震，還有著慘叫的聲，我更急了。」石慧道：「跑來跑去的找你，哪知又一震，我就昏了過去。」她纖指一指白非，嬌笑道：「你沒有受傷，我反而受傷了。」

白非將捉住她的手捏得更緊，說道：「是呀，場中群豪，受傷的人幾乎有一百個，現在睡得滿屋子都是，有的竟死了，連千蛇劍客在捉拿放火器的和尚時也不留意被一個在他頭上炸起來的火器炸破了頭，震得暈了過去。」他喘了一口氣又道：「那個和尚竟跑回來想下毒手，幸好司馬伯父趕了過去，一掌將那和尚擊斃，才將千蛇劍客救回來。」

石慧哦了一聲，道：「怪不得我聽到有好多呻吟的聲音，原來受傷的人都睡在這房子裏了，有一百個嗎？」

「嗯，連大廳上都睡了一地。」白非道：「千蛇劍客這次的大會，想不到竟被這幾個和尚鬧得一塌糊塗，再也開不了啦。」

石慧道：「那些從那麼遠趕來的人什麼事都沒幹，就先受了傷，真是冤枉。」

白非笑道：「你呢？冤不冤？」

石慧嚶嚀一聲，撒嬌道：「你壞死了。」

門外有人噗哧一笑，道：「他壞死了，你還要理他幹什麼？」隨著笑聲，走進一個人來，卻是羅剎仙女樂詠沙。

石慧粉臉又紅生雙頰，樂詠沙還在打趣著道：「他壞是真壞得可以，可是你呀，他一走，你也像是瘋了似的去找他。」回過頭，她向白非道：「說真的，你到底跑到哪裏去？一聲不吭的學了一身本事回來，卻害得我們好找。」

白非囁嚅著，九爪龍覃星曾再三叮嚀，叫他不能將這事說出來，白非又不會說謊，此時急得漲紅了臉，不知該怎生是好。

樂詠沙氣道：「你不說是不是？」門外有一人道：「他才不會說給你聽哩。」走進來一人，卻是司馬小霞。

白非更著急，結結巴巴的說道：「不是小弟不願說，而是，而是－－」

樂詠沙一搖頭，嬌聲道：「別而是而是的了，不說就不說，我還不要聽哩。」逕自跑到床旁，去和石慧說笑去了。

司馬小霞朝他做了個鬼臉，也跟了過去，把白非丟在一旁，白非卻求之不得，正中下懷，躡手躡腳的走出了房去，長長噓了口氣，對這兩個刁蠻嬌縱的大姑娘，他實在有些吃不消。

儷影雙雙

雖然滿屋俱是呻吟之聲，然而這幾天，在石慧和白非心中卻是最安逸的日子，石慧雖然有時不免想著父母，但她知道她的父母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走到哪裏去都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呻吟的聲音越來越少，群豪多半傷癒了，這靈蛇堡此刻真是熱鬧已極。白非和石慧在這萬分熱鬧中，過的卻是寧靜的生活，當兩個人在相愛著時，他們永不希望有任何人來打擾他們的寧靜。

秋愈深，寒意更濃，白非每天除了抽出幾個時辰來修習他在地穴中雖然參透，但卻仍未精熟的武功之外，幾乎都是和石慧在一起。

靈蛇堡外，那片樹林裏，是白非和石慧足跡常至的地方，靈蛇堡裏，每一個陰暗、僻靜的角落，也常可發現這一對儷人的倩影。

平靜的日子裏，也有偶然爆發的火花，那些江湖豪客，傷已痊癒的，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精力不免過剩，也就不免滋事，只是他們究竟還想得到自己是在靈蛇堡裏，也不敢太過張狂了。

已經十多天了，除了幾個真正傷重的，群豪大多已痊癒，嚷著要將禍首－－天赤尊者的弟子們提出來重重懲罰。

除了已被司馬之一掌劈死的一個和尚以及逃脫的一個和尚一個僧人之外，剩下的九人被押了出來，他們神色已因被關了這許多天變得麻木而頹廢了，不消說，受傷方愈的群豪見了這九人，自然是恨入切骨，六個和尚還好，那兩個被人家發現果然是尼姑的僧人，所受的折磨可就更慘了。

須知人們大多潛伏著有一份虐待別人的心理，這種心理，在經過一段長時間無聊的時日之後，發作得也就更厲害了，何況這般江湖豪客－－

於是，那種情形根本不需要描寫，大家也該知道其中的真相了。

離著很遠的地方，都可以聽見靈蛇堡裏傳出的慘呼聲和人們的哄笑聲，樹林裏一棵樹葉已將近落盡的大樹下，有兩個穿著粗布衣裳的漢子，聽了這聲音，面上露出切齒憤恨的神情，低聲說著一些話，恨恨的轉過頭走了去。

千蛇劍客邱獨行額上的傷也快結疤，他是忙碌著的，為著即將遠行，他似乎有許多事要做，然而有一件奇怪的事，卻被樂詠沙、司馬小霞和石慧這三個心思周密的女孩子發覺了。

原來只要天一入黑，邱獨行總要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跑到堡後的園中轉上一個時辰，這情形本來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但日子久了，她們卻開始有些奇怪，這當然也是因為她們都年輕，好奇心太盛。

三個女孩子嘰嘰咕咕一商量，就想看看這邱獨行到底每天去做什麼，「也許是去練功夫去了吧。」她們在心裏暗中猜著，於是也想去偷看一下，千蛇劍客的武功她們還未曾看過哩。

她們商量的事，白非當然也知道，可是他卻並不太感興趣，石慧一賭氣，自己去了。

她們當然不敢跟在邱獨行之後進去，千蛇劍客走了半刻之後，她們三人一打眼色，也就去了，天已經很黑，園中林木森森，想來必定也是千蛇劍客費了許多心力造成的，她們提著氣，盡量的不使。自己發出一絲聲響來，在這個黝黑的林園裏，探尋著這一代奇人－－邱獨行的秘密。

這是一個佔地廣大的林園，園的當中有一個水池，池邊山石斑駁，是一座假山，假山上流泉錚錚，竟有一個小瀑布倒掛而下，建造得非但精巧，也好看得很，想見建此之人頗具匠心。

圍著這水池，幾乎全是林木，有鵝卵石舖成的小徑，在林中交叉著，炎夏時來此，必可一清耳目，只是此刻已是深秋，樹上的葉子已幾乎落盡，即使還有些，也已枯黃得失去了光澤了。

滿徑落葉，秋風蕭索，自然難免有颯然之聲，樂詠沙、石慧、司馬小霞等心中竊喜，風聲掩飾了他們身形動時所難免發出的衣袂之聲，無異是幫了她們很大的忙。

三人一商議，樂詠沙一搭司馬小霞的肩頭，微一用力，颼然上了園旁兩丈多高的圍牆，極目四眺，又飄然落了下來。

「怎麼？」石慧輕聲問道，羅剎仙女一聳肩膀，無可奈何地一笑，搖了搖頭，這三個藝高膽大、好奇心極強的女孩子，白花了一個時辰搜索，卻半點兒結果也沒有得到。

但是她們心裏卻又起了疑惑，司馬小霞一拉石慧的手，問道：「喂，他假如沒有到這裏來，又到哪裏去了呢？」

石慧學著樂詠沙的樣子，也一聳臂膀，搖頭道：「我怎麼知道？」她似乎認為這個姿勢很好玩，噗哧笑了起來。

樂詠沙啪的打了她一下，咯咯笑道：「說正經的，他假如到了園裏，我們怎麼會找不到他，難道他會遁形法嗎？」

「這也說不定。」石慧笑道。

樂詠沙秀眉一皺，道：「我總認為這邱獨行有點鬼鬼祟祟的，說起話來，總帶著笑，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

司馬小霞哼了一聲，道：「你這是什麼推斷，難道說話帶著笑的就不是好人嗎？」她挪移了一下，又接著道：「我說話時也是喜歡笑的。」

樂詠沙嬌笑道：「你本來也不是好東西呀！」

石慧笑得彎下腰。

女孩子永遠是這樣，永遠無法正正經經的完成一件事，也許她們開頭時是正經的，但到了後來，一笑一鬧，就虎頭蛇尾了。

三個女孩子嘻嘻哈哈的回到前面，一個個笑得花枝亂顫，若有人問她們為什麼笑，她們自己也未必知道，這就是女孩子。

她們笑著鬧著，走到堡裏，對那些直著眼睛看著她們的江湖豪客，像是根本不在乎，那些江湖豪客對她們也就是看著而已，因為大家全知道，這三個小妞兒可真惹不起。

突然有人道：「你們瘋什麼？」

她們抬頭一看，原來是司馬之，含笑站在司馬之身側的卻是她們探查了半天的千蛇劍客。

她們可全怔住了，心裏想問：「你幾時回來的？」可又不敢問出來，憋著一肚子疑團，望著邱獨行，希望在他臉上能找出一點兒線索。

可是邱獨行臉上卻只有那他慣有的笑容，並且向石慧問道：「白非呢？」

石慧一搖頭，道：「不知道。」臉不禁紅了。

兩個老人哈哈大笑著走了開去，待他們走遠了，樂詠沙做了個鬼臉，道：「他那麼高興幹什麼？」她可沒有想到，她的爹爹也是蠻高興的樣子，又道：「我看著他笑就生氣。」

司馬小霞當下也表示，這邱獨行每天的行動其中一定含著秘密，而這秘密，卻是極有可能對大家不利，於是她們決定，明天非探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園中之秘

第二天，三個女孩子一到黃昏就注意著邱獨行的行動，果然，天入黑沒有多久，他又跑到後面去，三個女孩子等了一會，也跟了去。

可是，和前一天一樣，她們仍然是毫無結果，怏怏地剛跑回來，邱獨行也回來了，她們望著他，他仍然安詳而自然。

這三個女孩子的疑惑更大，在堡中轉來轉去，白非匆匆跑來，笑道：「你們都到哪裏去了？害得我好找。」石慧一笑，司馬小霞卻瞪了他一眼，白非又道：「今天是十五，月亮好圓噢。」

樂詠沙望了司馬小霞一眼，司馬小霞一皺鼻子，兩個一笑，溜了，白非心中大為感激，笑道：「她們兩個人倒真不錯。」

石慧瞧了他一眼，噗嗤笑出聲來，在他臂上輕輕擰了一把。

兩個人卿卿我我，彷彿有永遠談不完的話，石慧心裏忘不了邱獨行在那個林園中的秘密，就對白非說了，白非也是暗暗疑惑。

對於千蛇劍客以前在江湖上的劣跡，白非隱約知道了一些，這是他父親告訴他的，此刻他聽了石慧的話，自然也在懷疑這千蛇劍客究竟在弄什麼玄虛，於是說道：「明天我也去看看。」

於是白非第二天也跟著這三個女孩子去，可是也一樣的沒有結果。

白非皺著眉，將這事前後想了好幾遍，越想越奇怪道：「邱獨行每天晚上是到哪早去？去幹什麼？不在園中是在哪裏？假若在園中，怎麼卻又找不到他？難道那園中有著什麼秘密？」

他將自己關在房子裏，想了一個晚上，竟未曾闔眼，須知他人極固執，做任何一件事若不得到結果，總不甘心，這和他的外表不大相同，然面卻是他的天性，這種天性使得他做成了許多別人無法做成的事，也使他獲得了許多別人無法獲得的機緣。

最後，他替自己想出了一個結論：「堡外一片荒漠，看來邱獨行不會到外面去，定是在那園中有著什麼秘密。」

當然，他也知道這結論未必確實，但卻也是最接近事實的一種結論，於是天一亮，他就披上衣服，推門出去。

深秋的清晨，寒意料峭，他卻一絲也不覺得冷，迎著清晨寒冷而清新的空氣，他深深吸了一口，趕到後面的林園中去。

昨夜有風，滿園落葉，朝霧未退，寒意襲人，但卻有種說不出的味道，使白非的血液裏起了一陣微妙的顫抖，他踏在落葉上，施然而行，兩隻眼睛像老鷹似的在園中搜索著。

看起來，這是一個極為普通的林園，並沒有任何可以隱藏秘密的地方，白非卻不死心，仍然搜索著，有陽光從樹林的空隙中射進來，他仰首而行，旭日已升，今天居然又是晴天。

他一面搜尋一面深思，漸漸走到池水旁，瀑布倒掛入池，水聲淙淙如琴音，他奇怪：「池中的水怎麼不會溢出來？」轉念卻又不禁失笑：「想來這池下必定還有排水之處。」於是他對千蛇劍客不禁十分欣賞，因為建造此地，並非易事。

他漫步池旁，池水清澈如鏡，有幾段枯枝漂在水面上，望了一眼，他也並未十分在意，眼光動處，忽然又看到一樣東西。

他走過去取了過來，那是一張寬約三尺的防雨油布，本來是放在假山的裂隙中，不知怎麼露出一角被白非發現了。

望著那塊油布，白非又陷入深思，心中猛然一動，看了那比平常大了數倍的假山一眼，掠了上去，想看看瀑布的後面究竟是什麼，但是山雖然是假山，這瀑布卻像真的一樣，飛珠濺玉，水勢頗大，後面是什麼，根本無法看到。

他掠了下去，又望了望池水上的枯枝，劍眉一皺，像是心中下了決定，走到林中，也折了段枯枝，掠回池邊，將那段枯枝往池中一拋。

這池方圓約有十丈，他將那段枯枝一拋，力量用得恰到好處，那段枯枝在離池邊四丈之處落了下去，他手裏拿著那塊油布，身形一弓，竟掠了起來，振飛四丈，曼妙的落在那段枯枝上。

他巧妙地將足尖一點，那段枯枝在水面上滑了兩丈餘，真氣又一提，腳尖在枯枝上一點，身形再離起，竟向那瀑布掠了過去。

地穴中的十日，使得他此時已成為武林中的頂尖高手，若換了以前，他再也無法借著一段枯枝達到這境界，雖然他以前輕功已自視不弱，但周身凌虛水面的身法，卻是極難能可貴的。

他人在空中，雙手將那塊油布張起，徑直向瀑布衝了進去－－

耳畔水聲如雷鳴，在這一剎那間，他腦海中如電般閃過許多事，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卻是：「假如瀑布後面是一片山石怎麼辦？」這問題他事先也曾想過，但是千思萬慮，認為這瀑布後一定有著秘密，是以後面是山石的可能極少。

然而此刻，這問題卻又在他腦海中湧生不絕，說來話長，然而以他的身形，卻是快如閃電，他眼睛一直是睜著的，水勢一住，前面赫然果是一片山石，而他身形如箭，眼看就要撞上去，就算他能頓住身形，不撞上去，然而卻要掉到水裏。

在這種情況下，除了他要有過人的武功之外，還得有清晰的頭腦以及正確的判斷，而後兩者比前者還要更有用些。

在他發現前面果然是一片山石的那一剎那，他立刻雙掌前揮，一股柔和但卻強勁的力道倏然自他掌中發向那片山石。

是以，他前衝的力道便也倏然大大的減弱了，他雙掌竟筆直的向前伸著，手中拿著的油布早已掉到水裏。

他掌緣方一觸及山石，掌心內陷，用了內家掌力的黏字訣，雙掌雖然擊在山石上，卻牢牢點住了，這樣他的身軀便因此而能緩緩黏在山石上，像一隻壁虎似的。

長吁了一口氣後，他想到了第二個問題：他總不能永遠在山石上黏著呀，而此刻他若想回去，也萬萬不可能，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向上爬，這方法想來雖極易，然而當時他卻可真花了一段時間才想到，於是手腳並用，以絕頂身手向上遊行。

突然，他覺得褲子一鬆，原來褲帶竟斷了，此時他正施展壁虎遊牆的功夫，雙腿動得太厲害，褲帶這一斷，褲子可馬上就要掉下來，他一急，真氣一散，「撲通」竟掉下水去。

此處本是瀑布下瀉之處，水勢當然湍急，他毫無水性，一掉下水，便像個秤錘似的直往下沉，他雖具有一身絕世武功，然而在水裏卻一點兒也施展不出，像一隻掉在水裏的雄獅一樣在水裏掙扎著。

芳心悽楚

雲龍白非又失蹤了！當天下午靈蛇堡裏就在轟傳著這消息，最著急的當然是石慧，她竟不再顧忌別人的看法，竟流下淚來。

「別擔心，也許他又溜到哪裏去學武功去了，我說妹子，你盡可以放心，憑他那一身武功，難道還會出什麼差錯不成？」樂詠沙拍著她的肩，安慰的向她勸說著，然而，她卻哭出聲來。

此刻，她難受的倒不是怕白非出了意外，難受的卻是白非竟會不辭而別，她對他的萬般柔情，難道他都看做毫無留戀的嗎？

「他的確是不應該。」樂詠沙氣憤的說道：「就是要走，他也應該先跟慧妹說一聲呀！」聽了石慧的哭聲，任何人都會動心的，司馬小霞道：「他真是薄情郎。」這個天真的少女，竟將她偷偷看來的戲文都說了出來。

司馬之瞪了她一眼，沉聲道：「從早上到現在他還沒有回來，看樣子他是走了。」微一沉吟，他又道：「也許他又回到上次習武之處，只是那地方誰也不知道，又怎能找得到他？」

石慧抽抽泣泣的，卻止住了哭道：「我去過。」

司馬之道：「我們就去找他。」

石慧頭一低，道：「可是我也找不到那地方。」

司馬之長歎了一口，暗忖：「你這不是廢話嗎？」

石慧心中一動，突然道：「我知道有一個人找得到那地方。」

司馬之問道：「是誰？」

石慧道：「就是那棟房子裏看門的聾啞老頭子。」她原原本本地將那次在地穴中的事說了出來。

這件事，她還是第一次說出來，每個人都聽得發怔，卻又不免驚異，難道那聾啞老頭子也是身懷絕技的奇人？難道白非的武功竟是他調教出來的？邱獨行一直也在旁側聽，此刻一拍腿，說道：「我早就看出那老人不是常人，但是他深藏不露，我也始終沒有發現他的異處，此刻石姑娘一說，倒可證實此事了。」

誰知白非的奇遇，他既不肯告訴石慧，當然更不會告訴別的人，大家見他不說，也就都沒有問，此刻石慧一提，大家可就全都極感興趣，司馬之沉思半晌，道：「那地穴的白壁上必定是武學上的秘笈，是以白非在短短十天之中武功一日千里，和以前有雲泥之別。」

邱獨行點首道：「我也是如此想。」他稍微停頓一下，又道：「石姑娘，此刻我們別無他策，只有先去找到那老人再說，也許他會知道白少俠的去處也未可知。」

司馬小霞和樂詠沙一齊稱是，她們雖是關心白非，卻也是要看看那武功秘錄，練武的人聽到有這種東西，自然渴望一見，她們這種心理也無可厚非，就連司馬之此刻何嘗不也是如此呢？

邱獨行留下岳入雲在靈蛇堡裏照顧群雄，自己卻和司馬之等一行五人出了靈蛇堡，向他那座在荒原中建造的別墅中去，探尋一些他們心裏都非常渴望知道的秘密，白非的下落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他們再也沒有想到，白非根本就在靈蛇堡裏，這就是人們的錯覺，而這種錯覺是常會發生的。

黃昏快要來了，九爪龍覃星坐在門前，望著天上的雲霞，他手上的旱煙袋的煙已經滅了，他也不在意，仍然不時放在口中啜著，晚霞綺麗，夕陽雖是無限好，只是已經近黃昏了。

他已經活了太長的一段歲月，剩下的日子，他雖然珍惜，卻也非常淡漠，因為他已了卻了一件最大的心事，世上已沒有什麼再使得他留戀的了。

驀然，人影動處，他面前多了五個人，這五人身手俱極佳，然而這些倏然而來的人卻並沒有使得他驚嚇起來，這也許是因為他的感覺已麻木，也或許是認為世上根本沒有什麼使他驚嚇的事。

「老前輩，」邱獨行走上一步，深深一揖，說道：「小可有一事請教－－」覃星站了起來，連忙也回著禮，然而卻搖了搖頭，臉上帶著惘然的笑容，表示根本聽不到他的話。

邱獨行眼珠一轉，驀然高喝道：「老前輩！」這三個字他一運氣喊出，足可穿雲裂石，樂詠沙、司馬小霞和石慧嚇得一打哆嗦，連忙掩著耳朵，司馬之也是全身一震，然而覃星卻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邱獨行道：「他果然是聾子。」

司馬之暗忖：「原來他是在試這老人是否是個聾子，只是他這樣也未免太捉狹了吧，也太不相信別人了。」他暗歎一聲：「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的老脾氣還是改不掉的。」

邱獨行證實他果然是聾子後，立刻蹲在地上，用手指輕輕寫道：「老前輩見著白非沒有？」

那麼堅硬的地，他手指劃上去，卻像是劃在豆腐上似的，覃星面色稍微動了一下，搖了搖頭，心中卻暗忖：「非兒又跑到哪裏去了？這些人為什麼來找我，難道非兒已將我的身份說出來了嗎？」

石慧搶過來，也在地上寫道：「你老人家可不可以帶我們到那地穴去，也許白非又跑到那裏去了。」她寫在地上的字，可遠不如邱獨行的清晰，再加上她心裏急，寫的又快，覃星看了半天，才認出來，故意在地上畫了幾畫，卻只有幾道淺淺的印子，然而，誰都知道他這是在裝蒜。

樂詠沙秀眉一皺，暗道：「好，你裝蒜，我讓你裝不成。」掠過去刷的一掌，劈向覃星的咽喉。須知咽喉乃是人身上最脆弱的部位，若被人用內家掌力一切，哪裏還有命在？

樂詠沙的意思是：「你會武功，我不怕你不接我此招，那時你的原形就畢露了。」一掌切去，竟用了十成真力。

那老人家根本像是沒有看到一樣，樂詠沙認定了他有武功，而且武功一定極高，這一掌仍然照直切去，力量一點也未減。

掌去如風，眼光瞬處，樂詠沙的一掌竟著著實實切在覃星的咽喉，只見他撲通一聲，栽倒在地上，樂詠沙花容失色，走過去一看，人家竟呼吸絕了，再一摸胸口，連胸口都涼了。

她雖有羅剎仙女之號，行事當然狠辣，然而此刻，她卻不禁變色，司馬之怒叱一聲：「你瘋了嗎？」順手一耳光打在她臉上，樂詠沙幾時挨過打？哇的哭了起來，一頓腳，竟走了。

司馬小霞連喊道：「姐姐，你別走呀！」也跟了出去，眾人一起趕出兩步，石慧也在後面喊著，司馬之老淚縱橫，顯見得心裏難受已極，邱獨行在旁邊見了也是惻然。

過了一會，石慧和司馬小霞回來了，兩人臉上都流下了淚，因羅剎仙女樂詠沙已不知跑到哪裏去了。他們黯然轉過身，不禁又都「呀」的驚喚了出來，原來聾啞老人的屍身此時也失了蹤。

他們個個覺得有一陣寒意自背脊升起，直透頭頂，掌心也微微沁出冷汗。司馬之長歎一聲，掉頭就走，眾人跟著出去－－

回到蛇堡，已是深夜，靈蛇堡卻又出了一件大事。

水簾洞裏

白非身軀一落水，就暗叫糟了，真氣方散，此刻再也無法提起，撲通掉入水裏，竟沉了下去，他手足亂動，掙扎了一會，非但無補於事，還喝了幾口水，鼻了裏也進了不少水。

這滋味可真難受，他頭腦裏也是暈暈忽忽的，有些六神無主，死亡的陰影模模糊糊的向他襲來，驀然，他亂動著的手摸到池邊的泥土，他手上是何等功力？竟硬生生插了進去。

一個不會水的人，落入水後，無論碰著什麼東西，都會緊抓著不放，這是人類求生的本能，此刻白非一手插入池邊，心裏稍微定了定，屏住了氣息，左右手交替著插在土裏，不一刻，他竟爬出了水底，頭已經露在水面之外了。

第一件事，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覺得那是這麼舒服而美好，世上所有的東西對他說來，都無法和這口呼吸相比。

他略為喘息了幾口，一離開水面，上面就是山石，他手上功夫雖佳，可是卻也無法插進山石裏，扶著山石的凸出之處，他讓自己在水面上呆了一會，耳腔水聲如鳴，瀑布濺著水珠，從他身側倒瀉而下，碰到池水又濺起一片水珠。

他讓自己的頭腦稍微平靜了一下，這種從死亡邊緣逃回來的感覺，他當是第一次嘗試到，他低著頭，喘息了片刻，抬起頭來，目光瞬處看到一件東西，心頭不禁又猛然一陣劇跳。

那是一個洞穴，在假山的下端，是以方才白非沒有見到，他在心裏哈了一聲，暗忖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在湖邊尋著那塊放在假山裂隙中的油布，那顯然是有人故意收藏在裏面的，再看到漂浮在池水上的枯枝，和那片倒掛而下的瀑布，心中忽然一動，想起了他幼時所看的西遊記裏花果山、水簾洞那一段神奇而荒謬的故事。

他在心裏立刻編織起一個並不荒謬的想法，他想邱獨行極可能手裏拿著那塊油布，借著那一段枯枝，以絕頂輕功飛度過那長達十丈的湖面，穿入瀑布，而瀑布後面的假山裏也有著一個和花果山水簾洞一樣洞穴，這洞穴裏便藏著千蛇劍客的秘密。

此刻他果然發現了一個洞穴，不禁暗地高興自己的猜測果然對了，毫不考慮的朝那洞穴緩緩移動丁過去，手一摸到洞穴的邊緣，微一用力，濕淋淋的身子便像魚一樣的翻了上去。

那洞穴方圓不過五尺，他爬了進去，根本直不起腰來，裏面是一條像是極長的地道，高、闊也和入口時差不多。

於是他雙臂一錯，全身骨節一連串輕響，使用縮骨術將自己的身軀縮成幼童般高矮，極謹慎的向洞中走去，心情既緊張又興奮，因為他知道這洞穴裏定隱藏著一個很大的秘密。

這條秘道蜿蜒而入，他愈往裏面走，彷彿越狹小，到後來竟連他那幼童般大小的身軀都不能再站立著往前走，他只好伏了下來，在裏面蛇行著。

又走了一段，前面竟是一個寬只有一尺，高也只有一尺的洞穴，他探首一看，裏面黑黝黝的，彷彿沒有什麼，但是他此刻卻怎會甘心就此一走？幸好他有著縮骨術，竟從那一尺大小的小洞裏鑽了進去，一面卻暗忖道：「難道邱獨行也會縮骨之法？不然他怎麼能夠鑽進來？」

哪知他身子一進洞，突然風聲颼然，向他頸部襲來，他大驚之下，反手去擋，此時他的下半身還在洞內，身手當然極不靈便。

襲向他頸部的，是一條長而枯瘦的手臂，一招未成，手臂像條靈蛇般的微一內縮，動作竟快到極點，而出手的部位，也是妙到毫巔。

白非下半身不能動彈，上半身又是懸吊在那裏，在這種情況下，他頸部一麻，竟被那手臂夾頸抓住了，他更駭然，不知道在這個洞穴裏抓著他頸子的到底是什麼怪物。

那怪物竟似懂得武功，手一抓住他的頸子，食指微壓，在他耳畔的「玄珠」穴上一拂，白非全身一軟，穴道被點，真氣受阻，縮骨術自然也失去效力，渾身骨頭像是全散了似的。

接著，他的腰下又是一緊，原來他此刻縮骨法一破，身子又恢復了原來大小，在這麼小的洞穴裏，當然會覺得緊。

他驚駭交集，極力的斜著眼，想看看抓著他頸子的到底是什麼東西，此時他的部位不對，又不能轉動，使盡吃奶的力氣，什麼也沒有看到，他長歎了口氣，什麼辦法也沒有。

抓著白非頸子的那條手臂此刻一鬆手，卻抓著了白非的頭髮向裏面猛拉，白非痛得眼淚直流，他下身已大，洞穴又小，那手臂用了極大力氣，白非卻只能一寸一寸的向內移動，不但頭上奇痛徹骨，下面也是痛得非同小可。

終於他被拉了進來，「叭」的被人家拋在地上，全身骨節劇烈地發著痛，他的臉貼著地，鼻子也整個壓在地上，幾乎透不過氣來，但是他穴道被點，卻一絲也動彈不得。

他聽到一個極為尖銳而刺耳的聲音在他旁邊響了起來，身上不禁起了一陣雞皮疙瘩，冷汗虛虛的往外直冒。

「我等了幾十年，總算有個會縮骨法的人爬進來了。」那聲音喋喋怪笑著，笑聲使得白非全身悚慄，久久都無法消失。

這裏面竟然有個人，還被關在這裏面幾十年啦。白非吃驚的暗暗忖道：「可是這人是誰呢？他和邱獨行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會被人關在這裏呢？邱獨行每天來，難道就是為了看他？」

他百思不得其解，心裏又有說不出的著急，鼻子被壓得扁扁的，一陣陣極難聞的氣息直往他鼻子裏衝了進去。

這人在這裏關了幾十年，吃飯排泄必是都在此處。聞著地上的惡臭，心中想到這問題，他幾乎將心肝五臟都嘔了出來。

那人得意地怪笑著，笑聲震得白非的耳膜都快破了，白非又一驚，這人的內力之強，亦是駭人聽聞，這從他的笑聲中就可以聽出來。

那怪人笑了一陣，以一個怪異的尾聲結束了笑，突然道：「你小子是誰？和邱獨行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會跑到這裏？」他一連問了三個問題，卻也正是白非要問他的，那人又喝道：「快說！」用手指在白非肩上敲了一下，白非痛得又是一皺眉。

「你點住了我的穴道，叫我怎麼開口？你簡直是個混蛋！」白非在肚中暗罵著，突然一陣風聲，腰部被人重重拍了一下－－

# 第六篇 峰迴路轉

又現奇人

白非存心探秘，仗著絕頂輕功和決心，飛越池面，穿入瀑布，在險死還生的情況下，果然發現了一個神秘洞穴，他自恃武功，孤身犯險，哪知身未入洞，已被人點中穴道，扔在地上。

白非出道以來，被人點中穴道這還是第一次，尤其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自然難免驚駭，身上仍在隱隱作痛，地上的氣味也令他作嘔，這種苦頭，出道以來都是一帆風順的白非何時吃過？

突然，他臥倒的身軀被人翻了個身，睜開眼睛，一隻枯瘦的手在他臉前一晃，一人喋喋地發著極為刺耳的笑聲。

白非隨著那笑聲看去，洞中雖黝黑，他仍可看出那人怪異的身軀，那是一個極為枯瘦的老者，笑的時候，嘴角幾乎咧到耳根，兩邊顴骨高高聳起，活像一隻深山裏的猿猴。

順著脖子往下看，身上竟沒有穿衣服，黝黑而枯乾的皮膚裏，一根根肋骨歷歷可數，然而，在瘦得已經乾了的胸膛之下，卻有一個西瓜般的大肚子，肚子下的兩條腿，卻又像插在西瓜上的兩根竹竿。

白非倒抽了一口冷氣，頭皮發脹，他生長在武林大豪之家，生平見過的怪人也算不少了，見了天赤尊者，他已覺得是天下最怪的人，哪知此番的這人，卻又讓他開了眼界。

他在打量著人家，人家可也在打量著他，忽然伸出兩隻鳥爪般的手，筆直地向他抓過來，白非嚇得心頭打鼓，可是穴道被閉，連躲都無法躲，索性閉上眼睛，在這種自身已無能為力的情況之下，他只有聽天由命，等待著命運的安排。

那人枯澀的手掌在他咽喉一握，白非暗歎了口氣，只要那人五指稍稍一緊，自己的生命便要結束了，對生命的熱望，對慈親的懷念，對愛侶的相思，在這一剎那之間，像是一陣突然爆發的洪水，沖得他心神混混沌沌的迷惘一片。

那兩隻手在他喉頭稍稍停留一下，卻往他肩頭溜去，他方透出一口氣，那人喋喋的笑聲又起，「嘶」的一聲他那已經濕透了的長衫竟被撕了開來，他再睜開眼，那張猿猴般的臉，正在他眼前晃動著，無比難聽的笑聲，刺得他耳膜隱隱發痛。

他只得再閉起眼，那人的手伸向他肋下，他長衫竟被脫了下來，接著是裏面的短夾襖、長褲、布襪、薄底的便履，都被脫得乾乾淨淨，只留下一條犢鼻褲還穿在他身上。

白非在此刻真是既驚又怒又有些羞愧，他不知道這怪人脫他的衣服幹什麼，悄悄睜開眼來，那怪人正手舞足蹈的將從自己身上剝去的衣衫穿在自己身上，高興得竟像穿了新衣的頑童，白非忖道：「這廝大概有許多年沒有穿衣服了。」看到他的樣子，不禁覺得有些好笑，想到自家的遭遇，卻又連一點兒笑意都沒有了。

那人身軀畸形無比，穿起白非的衣服，自然極不合身，可是他卻左顧右盼，像是覺得自己已經很漂亮了，白非想起「沐猴而冠」這句話，真是哭笑不得，眼光動處，卻看到那怪人的手又緩緩向他伸過來，而且又是伸向他的咽喉。

他知道在他面前的這人既使不是瘋子，卻已和瘋子相差無幾了，而一個瘋子或者半瘋的人做出的事，是人們永遠無法預料得到的，因此，有誰知道他這次的一伸手不是向自己做致命的一擊呢？

他又閉上眼，那怪人喋喋地笑著，竟說出話來：

「不要害怕，我不會弄死你的。」他說話的聲音除了刺耳之外，竟還有些生硬，真像一隻居然學會人言的猴子，但白非卻覺得有些高興，他總能夠說出人話來，這對白非說來，他居然和自己說話已是意外，至於話中的含義，白非卻不管了。

那怪人一把從白非頭上攫去了那頂寶藍色方巾，一面又道：「好不容易有個人來陪我，我怎麼捨得弄死你呢？」他大笑著，這笑聲使得白非全身的寒毛都豎了起來。

「看你年輕力壯的樣子，總不會比我先死，哈－－我死的時候，總算有個人陪我了，這麼多年－－」他的語調突然低沉了下去，變得有些淒涼的味道，又說道：「究竟有多少年啦，十年、廿年、卅年，喂，我在這裏到底有多少年啦？」

白非迷惘的睜開眼睛，迷惘的望著這怪人，心裏一連串的升起了無數個問題：「這怪人是誰？他為什麼會被關在這墳墓般的洞穴裏？他被關在這裏難道有幾十年了嗎？怎麼他還沒有餓死？邱獨行和他又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他每天都到這裏來一趟？」

白非不能回答這些問題，也沒有回答那怪人的問題，那怪人卻又喋喋地怪笑起來，說道：「管他哩，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我在這裏多舒服，吃了睡，睡了吃，一點心事也沒有，不比你好多了嗎？你呀，每天還要為我擔著心事。」

說這話的時候，他雙眼空洞的注視著遠方，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別人說話，但是白非知道，他話中的「你」決不是指的自己，「那麼他指的是誰呢？邱獨行嗎？」白非暗暗猜測著。

那怪人兩隻手拿著白非那頂文士方巾不住把玩，舉了起來，想戴到頭上去，但是他頭上的頭髮卻比鳥窩還要亂，於是他勾起五指去整理頭髮，整理了半天，頭髮卻像是比以前更亂了。

他煩惱的將自己的頭髮一揪，突然悶哼一聲，身子像是突然漲大了兩寸，頭上的頭髮，竟一根根的直立了起來，伸得筆也似的直，像是一根根插在頭上的鋼絲，一吐氣，那頭髮軟軟落了下來，果然整齊了，怪人得意地笑著，彷彿對自己的這一個創舉頗為欣賞，胡亂地將方巾戴到頭上去。

白非暗地吐了一口長氣，「先天真炁」，他思索著：「數十年來能將先天真氣練得如此精純的，我還沒有聽到過。」於是他對這怪人更懷疑，甚至對他自身的安危，都看得淡些了。

但是，用不著多久，一種緩緩的恐懼就像冬天地侵襲著秋天似的，不知不覺地嚙食著他的心：「難道我真要在這裏陪這怪物一輩子嗎？」此刻雖已確信這怪人不會弄死他，但是這怪人要他做的事，卻並不見得比死好多少。

「這怪物功夫恁的精純，卻為什麼不自己設法跑出去？」他越來越奇怪，哪知那怪人又驀然在他身上拍了兩掌，竟將他的穴道解開了。

隔了許久，他才敢坐起來，悄悄轉動著頭，打量著這洞穴，那怪人喋喋地說道：「這地方還不壞吧？保管你住得舒服。」

白非可不這麼想，天下若有任何一個人認為這地方住著舒服，那麼這人不是瘋了就是撞著鬼了，他暗暗調息著自己的真氣，那怪人坐在對面望著他，根本不理會他在做什麼，一會兒伸手撫摸著那西瓜般大的肚子，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

真氣舒散地運行了一周，白非的身軀裏又滿蓄了驚人的活力，「試試看吧！」他暗忖著，左手一按地面，身軀飄起，右手搶出如風，「颼」然一聲，擊向坐在他對面的那怪人鼻畔，食拇二指，微微分開，正是點向那怪人鼻畔「聞香」、「沉香」兩處穴道。

除了制倒這怪人之外，他別無他法可以逃出此間，入口那洞是那麼小，他絕無可能一穿而過，若不能一穿而過，那麼這怪人勢必要將他抓回來，是以他奔雷馳電般發出一招，他已看出這怪人的功力，若非出其不意，得手的希望很少。

這一招念動即發，可說是快得無與倫比，那怪人眨著眼睛，不避不閃，手一抬，大拇指高高豎起，所放的位置，卻正是白非那一招發盡後他手肘間的「曲池」穴一定要到的位置。

他拿捏的位置和時間那麼妙，白非知道不等自己點中人家，人家就已點中自己的，右手劃了個半圓，斜斜彎曲，盤著的雙腳卻向外一蹴，猛然踢向那怪人的前胸致命之處。

這一招變化更是快極，噗的一聲，白非的雙腳果然踢在那怪人身上，他這一腳的力道何止千斤？就算是一塊巨石，怕也要被他踢碎，但此刻白非卻暗叫一聲「糟」，他知道他這一招已經得手，但是自己的腳踢在人家身上後，那感覺竟像是踢在一團揉濕了的麵粉上似的，雖然舒服得很，然而這種舒服白非卻寧可沒有享受到。

先天之炁

白非非常清楚自己這一腳的力量，失色之下，手掌一按地，引氣上騰，哪知身子卻動也不動，兩隻腳竟被那怪人吸住了。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這一身已足以傲視武林、掌斃天赤尊者的武功，在這人手下連兩招都沒有走完已自被制，他卻不知道這畸形的怪人在這潮濕陰暗的洞穴裏被困竟已達一甲子，這一甲子來他吃盡了任何人都無法吃的苦，也練成了一種前無古人的絕頂功夫，就算昔年威懾天下的奇人七妙神君，內功已臻化境，但比起此人來，精純或有過之，奇詭卻還不足哩，白非驟遇這種身手，自難抵敵了。

須知武學最難練成的就是先天之真氣，這在道家稱為罡氣，無堅不摧，無物不克，是由內家的後天之氣上一步步奔成根基而練成的。這怪人數十年來卻由另一途徑達成此境界，雖是由邪而入道，但殊途同歸，威力比自道家的罡氣並不遜色，只是還沒有為世人所知而已。

那怪人喋喋的又連聲怪笑著，笑聲一起，氣功消失，白非雙腳被吸引的力道也驟然消失，「砰」的落到地上來。

白非全然被驚嚇住了，動手的勇氣消失得乾乾淨淨，那怪人望著他直笑，咧到耳根上的嘴角泛起了一些白色的泡沫。

「看樣子你是嫌這地方不好，是不是？」他怪笑著說：「可是我包管你在這裏住得舒舒服服的，每天還有好東西。」以手為板，居然擊節而歌了起來，白非皺起眉頭，恨不能把耳朵堵上，爬起來遠遠躲到另一角落裏去，發著悶氣。

四周全是山石，除了那一個小洞穴之外，此洞穴就絕無其他的通道，白非的心情低落了，除了制住那怪人之外，他別無其他的辦法出去，而那怪人武功深不可測，自家卻又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

那怪人拍著手掌，唱著歌，大肚子一挺，將白非衣衫上的鈕扣震掉了三粒也不管，望著白非笑道：「你肚子真小，可是你不要難過，在這裏住上三個月，我保管你肚子就大起來了。」

白非索性把他當作瘋子，根本不去理他，然而腦海裏卻禁不住想到他：「看樣子他在這裏已困了不少時候了，他吃的是什麼東西呢？」須知那怪人先前吃的東西，也就是白非以後要吃的東西，他當然關心，到處望去，卻望不見有任何可吃之物。

他無聊的坐在地上，想做些調息功夫，一顆心卻怎的也靜不下來，過了一會，他才發現他肚子竟餓得厲害，他當然不好意思說出來，忍著餓，坐在那裏，可是這種生理的現象卻非人力可以控制的，白非的肚子竟咕咕的叫了起來。

那怪人還在唱著歌，白非希望他沒有聽到，哪知他耳朵奇靈，停住歌聲笑道：「你肚子餓得好快，剛進來肚子就餓了，我上次吃飯到現在的時候，起碼有你進來的時間一百倍長，到現在還沒有餓哩，我看還是等一會我們一道吃吧！」

白非不想起餓還好，此刻一想起來，肚子好像刀刮著一樣難受，口水一陣陣跑出來，又咽回去，肚子像是已被刮得兩邊穿洞了。

那怪人咧開大嘴笑著說：「你別急，等一會我做好菜給你吃。」他閉起眼睛來，緩緩說道：「香酥肥雞，脆皮鴨子，還有一大碗清燉火腿湯。」白非也不禁閉起眼睛來聽，口水出來得更快，眼前彷彿現出香酥雞和脆皮鴨的樣子來。

他不知道這怪人能從哪裏弄這些東西來，但卻深深盼望著他能快些弄來，他自慰地忖道：「也許他真能弄來，不然他肚子怎麼吃得這麼肥？」悄悄用眼睛一瞟，那怪人的肚子果然肥得厲害。

他又坐了一會，酸水代替口水流出來，那怪人卻仍在那裏哼著歌，一點兒也沒有弄香酥雞的樣，白非希望破滅了一大半，忖道：「他不過在說胡話而已，他能弄香酥雞，怎麼不設法自己跑出去？」暗歎了一口氣，後悔沒有吃過早點再來。

他閉起眼睛，迷迷糊糊的像睡著了。也不知過了多久，那怪人卻叫道：「小伙子，快起來，老爹要開始做香酥雞了。」

白非精神一振，腰也直起來了，那怪人卻嘻笑著道：「不過，你要先叫我一聲老爹我才做，不然－－反正我肚子也不餓。」

白非氣往上撞，忖道：「我寧可餓死，也不叫你老爹。」轉過身子，面對著壁，不去看他，耳中卻聽得那怪人陰陽怪氣的說道：「你不知道，我做的菜可好極了，香酥雞又肥又嫩，用手一提往下直滴油。」他自己也禁不住咽了一口口水，閉起眼睛又道：「清燉火腿湯你吃的時候可要小心，小心把你的鼻子都鮮掉。」

白非越聽越難受，餓得眼睛金星亂冒，彷彿都是一隻隻香酥雞的影子，那怪人卻越說越高興，最後竟將這些話編進歌裏唱了起來。

白非長歎了一口氣，忖道：「反正他年紀這麼大了，我叫他一聲老爹也沒有關係。」回過頭去，老爹兩個字在他舌尖打轉，卻說不出口來。

那怪人又笑道：「快叫呀，叫完了我就弄雞給你吃。」白非閉起了眼睛，咬著牙，狠狠的叫道：「老爹！」那怪人呀了一聲，卻說道：「這樣不行，要叫得溫柔一點，親熱一點。」

白非幾乎氣炸了肚子，恨不得一拳打過去，然而肚子嘰咕亂響，頭也有些暈了，四肢也發著虛，像是大病初愈。

「老爹。」他像蚊子一樣叫了出來，臉不禁發紅，立刻暗罵自己：「你是什麼東西，為了香酥雞就叫人家老爹。」

那怪人哈哈大笑著，站了起來，說道：「好，乖孩子，老爹替你做雞吃。」白非眼睛直勾勾地望著他，卻見他暴喝一聲，雙臂一張，身形像是漲大了一倍，白非「刷」的也站了起來，凝神而立，他怕這怪人要對他有著什麼不利，心中對這怪人的功夫著實害怕，驚忖道：「他練的這是哪一門功夫？」

那怪人這一運氣，本來已是乾枯得打折的皮膚此時卻驀然漲了起來，皮膚像是有一顆顆彈丸在跳動般，悶哼了一聲，額上的青筋都暴了出來，白非更驚，這情形只有在內家高手臨敵時才會發生，此刻洞穴中除了他自己之外，卻只有白非一人，白非當然吃驚，他卻未想到，人家要是對他不利，十個白非都早已送了命，還會等到現在這麼費事。

那怪人猛的一伸手，居然已夠著洞穴之頂，伸手一掀，他竟將一塊方圓十丈的大石掀下，緩緩托了下來，額上的青筋越發明顯，白非看得目瞪口呆，這塊巨石重量何止千斤？這怪人不知用了什麼手法，卻能將它托了下來。

那怪人緩緩將巨石放在地上，白非只能貼壁而立，因這塊巨石幾乎佔了洞穴大半地方，此時已天光大亮，秋日的陽光從洞穴的頂部照進來，白非看著這怪人的行徑，竟連逃走都忘記了。

那怪人放下巨石後，立刻喘了一口氣，身形稍微鬆弛了些，卻又馬上暴起，左手一張，閃電般的在洞穴頂部的側面一掏，右手手掌竟是揚掌待發的神色，驀然一聲暴喝：「出來。」一團金光燦然的東西被他抓在左手上。

白非神搖意馳，盯著怪人的手，那怪人兩隻精光炯然的眸子也緊緊盯在自己手上的那團金光燦然的東西上面，右掌微微又揚起一尺，似乎那被他抓在手上的東西極為兇猛，是以他不能不如此慎重似的，白非到這洞裏，還不到十三個時辰，然而他在這十數個時辰裏所遇到的奇怪問題，卻比他一生中還多，白非自幼即有神童之目，天資絕頂，然而此刻卻也不禁被這些像是根本無法回答的問題沖昏了頭。

「這怪人武功絕世，既能將此洞穴的頂部掀開一洞，卻為什麼不自己走掉，而在這個陰濕幽暗的洞穴裏被囚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來，這怪人以何為生？他手裏拿著的是什麼東西？看他如此慎重的樣子，似乎雖然對這東西非常警戒，然而卻也將這東西看得極為貴重，這東西為什麼會對他這麼重要呢？」

異人異獸

白非百思不解，頭腦也無法來專心想著這些問題，鼻端突然嗅到一種奇異的香味。這種香味竟比他有生以來所嗅到的任何一種香味都令他神思，四肢骨骸像是越發沒有力氣。

昏慵中，他聽得那怪人驀然一笑，猛然從迷惘中驚醒了過來，須知以白非此刻的功力，在中原武林中已是頂尖高手，他如沒有這怪人的大笑聲，尚且被這香味所迷住，他豈能不驚，大駭忖道：「這是什麼香味？從哪裏發出的？」定睛一看，卻見那怪人已盤膝而坐，那團金光燦然的東西就箕坐在怪人盤坐著的兩條腿上，竟是一個白非從未見過的怪獸，怪得使白非又忘去了其他的一切，而緊緊望著它。

他以他的全部智力來思索，可也想不出此刻這雙眼射著碧光、全身披著金絲般的長毛的怪獸到底是哪一種野獸，也不知道這怪人和這種怪獸到底在弄些什麼玄虛。

漸漸，他鼻端香味越來越濃郁，濃郁得竟使他有些忍受不住了，他忍不住用手去堵著鼻孔，驀然，卻看到一物唰的從這洞穴上面落了下來，落在那怪人和怪獸箕坐之地的旁邊。

他詫異的望了一眼，那東西雙翅微弱的撲動著，竟是一隻野雁，他心中更奇怪，哪知「刷刷」幾聲，又有幾樣東西掉了下來。

那也是幾隻已失去知覺的野禽，落在地上後，想是都已失去了振翅再起的力量，發著低低的哀鳴，像是自知已投入羅網了。

白非心中動念：「這些倒是極好的食物。」但是他卻想不通這些野禽怎麼會無緣無故的落了下來？抬頭一望，臉色不禁大變，原來在這洞穴露出天光的頂部上，此刻竟有數十隻野禽在飛動著，而且看樣子卻又是都快要落下去，它們努力的撲動著翅膀，雖然想向上飛去，但這洞穴裏卻像生有一種極強烈無比的力量，在吸引著它們落下來。

白非幾曾見過這等奇事，其實他現在只要一縱身，就可以掠出洞去，奇怪的是他此刻心中卻沒有一絲這種念頭，即使他有了這種念頭，他也會制止著自己不去那麼做的。

這其中有許多種原因，第一、他自忖身手遠不及那怪人，那麼逃還不是白費功夫？第二，這種奇人奇獸他不但沒有見過，就連聽也從未聽過，此刻好奇心大起，想將自己心中所思疑的這些問題一一求得答案，逃走的念頭倒反而薄弱了。

野禽落得遍地都是，那怪人哈哈一笑，又暴一長身，朝那異獸道：「香奴，今天又難為你了。」

那怪獸眼泛金光，忽然低鳴了一聲，全身金毛都立了起來，體積雖然小，然而神態卻威猛已極，周身不住蠕動著，似乎要脫手而去的樣子。

怪人雙手一緊，低聲笑道：「你想走可不成，老爹可還要靠你吃飯哩！」

怪獸碧眼微動，微吼一聲，白非只覺得耳旁嗡嗡作響，他想不透這怪獸小小的身軀怎能發出這麼大的聲音來？

那怪人呸的一聲，左掌在那怪獸身上猛的一掌切下，叱道：「你想造反呀？想再吃點苦頭是不是？」

那怪獸竟似懂得人語似的，喉頭低低嗚咽了一聲，身上倒立著的金毛柔順的落了下去。

白非眼睛都直了，卻見那怪人一長身，將那怪獸又放回原處，一彎腰，低喝道：「起。」吐氣開聲，竟將那塊巨石又舉了起來，一轉一擰，又嵌回洞頂，白非眼看滿地的野禽，像是做夢似的，若不是他親眼目睹，他怎會相信這般奇事。

尤其令他奇怪的是，這怪人既能掀開洞頂，卻為什麼情願在這洞穴裏受罪？

那怪人長長的出了口氣，坐在地上，像是非常疲倦的樣子，顯見得真力消耗過劇，喘息了片刻，才抬起頭向白非笑道：「乖孩子，老爹把雞鴨魚肉全給你弄來了，你怎麼還不吃呀？」

說著，他拿起一隻野雁，隨手扯去雁身上的毛，那雁尚是活著，不斷的掙扎，不斷的發著哀鳴，白非冷汗直冒，望著那怪人將一隻野雁生吞活剝的吃了下去，像是個無火時代的猿人，白非肚子雖餓，但吃東西的胃口卻倒光了。

那怪人笑道：「不敢吃是不是？」伸手拭去了嘴角流下的血，又道：「現在不吃，總有一天會吃的，我勸你還是現在吃了的好，這滋味可並不比香酥雞差多少哩。」他口中雖說著，眼中卻露出痛苦的神色，像是已往的那一段艱辛的日子此刻仍在他心中留著一條很深的創痕。

白非轉過頭不去看他，然而他咀嚼的聲音卻仍聽得到，這怪人的行動雖然使白非驚嚇，然而此時此刻他卻忍不住有向那怪人說話的願望，因為他有著那麼多問題要去問人家。

這樣也不知耗了多久，那怪人忽然淒然一笑，道：「小伙子，你一定認為老爹是個瘋子，明明可以將洞穴弄個大洞，怎的不跑出去，而喜歡在這裏受活罪是不是？」

白非心中忖道：「正是。」嘴裏可沒有說出來，轉過臉望著他。

卻見他緩緩站了起來，臉上已不再是嘻笑的神情，向白非招手道：「你過來看看就知道了。」

白非好奇心大起，走了過去，那怪人朝自己的足踝一指，白非定睛望去，卻見一根黑色的帶子自地底穿出，竟穿入他的足踝，又穿入地底，方才白非站在遠處時沒有看到，此刻一看，自家的足踝彷彿也覺得癢癢的，心中卻又奇怪：「這怪人武功深不可測，怎麼卻連這麼細細的一根帶子也弄不斷？」

「你一定又在奇怪為什麼我不弄斷這根帶子？」那怪人笑道：「你自己試試看就知道了。」

白非也就老實不客氣的俯下身，抓住那根帶子，猛運真氣，向外一扯，那根帶子非金非鐵，竟不知是什麼東西做的，白非運了十成力氣卻也扯不動，手卻被勒得隱隱作痛。

他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須知白非雙手上的力道此刻就是一條比這帶子粗上幾倍的鐵棒他也能扯斷，此刻他扯不動這帶子，自然大驚。

怪人卻笑道：「現在你知道原因了吧？」

白非雖點了點頭，可是心裏卻仍然是糊裏糊塗的，自從他進了這個洞穴之後，就一連串的看到了些怪事，在在都使他迷惑。

先是武功深不可測、詭異神秘的老人，再又是一隻滿身長著金毛、遍體異香能吸引飛禽的通靈怪獸，現在，這一根小小的黑色帶子，竟連自家這種內家真力都扯它不斷。

此刻那怪人問他明白了沒有，他也點頭說明白了，眼中卻不禁仍充滿了懷疑的神色。

那怪人又道：「小伙子，你跑到這鬼地方，一定自己覺得很倒霉，可是你知不知道天下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想到這裏來卻還無法進來哩。」

寰宇六珍

白非暗笑：「誰要是想到這種地方來，那他準是撞見活鬼了。」

那怪人「哼」了一聲，緩緩坐到地上去，又道：「就連邱獨行想進來這裏一步，也萬萬做不到。」

白非又一怔：「難道邱獨行天天跑到這裏來，就為的是想進來這鬼地方？難道他也瘋了？」

那怪人忽然閉起眼來，曼聲吟道：

「靈蛇縛魂松紋劍，香奴通玄烏金扎。」

白非心頭怦的一動，這兩句似詩非詩、似詞非詞的句子，近數十年武林中雖已無人提起，但只要在武林中稍有閱歷的，幾乎都曾聽到過，白非年紀雖輕，這兩句話也只是聽他父親說過一次，然而在他心中所留下的印象卻極深。

原來這兩句話裏包含著六件天下武林中視為異寶的珍物，武林中人稱為寰宇六珍，只是見過這六件東西的人，本就極少，近數十年來，更是已經絕跡，哪知此刻這怪老人卻曼吟了出來。

怪人睜開眼來，似笑非笑地望著白非。

白非心裏怦怦地跳著，恨不得他趕緊說出下文。

哪知那怪老人卻岔開話頭，問道：「小伙子，你跑到這裏來究竟是為著什麼，是不是邱獨行那小子差你來探聽我老人家的口氣嗎？我看你功夫不錯，你師傅是誰？」

白非著急，卻不得不先將人家問他的話說出來，那怪人凝視了他一會，緩緩說道：「你可知道，寰宇六珍中你方才已經看到了兩樣－－」

白非心中一動，忙問道：「可是香狸和縛魂帶？」

怪人長長歎了口氣，道：「為了這幾件東西，我犧牲了數十年美好的時光，唉－－，縱然我有天下最珍奇的寶物，但我卻只能呆在這種鬼地方，不能出去半步，那麼再珍奇的東西，於我又有什麼用呢？」

語氣之中彷彿滿含著一種自責、後悔的味道，就像是嫦娥後悔著自己偷了靈藥證了仙業，但青天碧海之中卻只是夜夜寂寞的那種味道一樣。

白非望著他，知道這怪老人的身世必定就是一個離奇詭異的故事，那怪老人又長歎了一聲，道：「小伙子，你年紀還輕，聽說你姓白，你可知道白化羽這個人？」

白非跳了起來，忙答：「那正是晚輩的先太曾祖父。」

怪老人哦了一聲，面上泛起一個淒惻的笑容，道：「我在江湖闖蕩時，也就是白化羽創立天龍門的時候，想不到他的灰孫子都這麼大了。」

白非更驚，須知白化羽創立天龍門已是百餘年前之事，如此說來，這怪人豈不是已有百十歲了？他不禁又望了怪老人一眼，囁嚅著說道：「老前輩……」他確定了這老前輩三字是唯一最適當的稱呼後，又接著道：「老前輩怎麼－－」他困難的不知怎麼才能含蓄的說出他要說的話。

怪老人緩緩一笑，卻替他接了下去：「怎的會被人囚到這地方來是不是？」

白非輕輕點頭，老人才緩緩說道：「我自幼好武，長大了在江湖闖蕩，也闖了個不大不小的萬兒，那時候江湖上奇人輩出，我只是其中一個小卒而已。」他笑了笑，又道：「可是我機緣湊巧，卻遇著一位奇人，將我收為弟子，那時候我年紀輕，不懂事，不但不知感激師傅，竟將師傅所存的三件珍物偷了出來，那就是寰宇六珍中的香狸、縛魂帶和靈蛇秘笈。」

「我滿以為憑著這三件珍物，找個地方潛修幾年，便能成為武林第一人，哪知卻被師傅捉到，將我關在這裏，卻並不將那三件珍物收回去，並且說道：『無論什麼珍寶，都要看持有者的運用，不然，精鋼到了凡夫手裏，也和廢鐵沒有兩樣。』我本來不瞭解，但是師傅卻以縛魂帶穿入我的足踝深通地底，將我關在這裏，這麼多年，我才瞭解到這話的意思，可是－－」他歎道：「可是已經太晚了。」

「頭些日子別的還好，只是餓得難受，幸好這香狸生具異香，能引百獸，我就利用它的特性找食物。」他看了白非一眼，微笑道：「起先我也是不慣如此吃法，但肚子餓了的時候，不吃又不行，經過這麼多年，我倒習慣了。」

白非看了地上血汁狼藉的骨頭一眼，實在覺得無法吃下去。

那怪人卻又道：「我想偷逃，但是這縛魂帶據聞乃千年蛟筋所制，我怎麼也弄不斷，只好認命，也不知過了多少年，我雖然利用了這裏的陰濕之氣習成了靈蛇秘笈上的絕頂功夫，達到可以隨意運用先天之真氣的階段，但我卻被囚在這裏，永遠也走不了－－」

白非接口道：「難道沒有法子嗎？」

那怪人一笑，道：「辦法雖有，但也幾乎無望，這縛魂帶天下只有一物可斷，那就是九抓烏金扎，但此物自兩甲子以前在川中大俠熊立信手上使用過之後就失去蹤跡，武林中再也無人見過，天下茫茫，到哪裏去找去？何況我無親無友，就是有，恐怕早死光了，叫誰去找？就算機緣巧合，日後此物能重現，到那時恐怕我的骨頭都朽了。」

他長歎一聲，白非也不免黯然。

「還有一法－－」那怪老人又道。

白非連忙道：「是什麼辦法？」

「那就是若有人具無比神通，能將這塊地整個翻起來，解開昔年我師傅以無比功力在地下所打成的死結，只是普天之下，再想找一個有先師那般功力的人，恐怕已絕無僅有了。」

白非又默然，老人又道：「幾十年來，我在這裏呆著，別的還好忍受，只是寂寞使我難忍，前些日子來了個邱獨行，我老人家還以為他是個君子，哪知他卻將我靈蛇秘笈騙了去，現在還天天來，想再騙我的香狸，哼，這次我可學了乖，無論他如何花言巧語，只要他一進這洞穴，我就叫他立斃掌下。」他臉上又露出一種奇異的光彩。

白非暗暗一凜，這身世詭異的老人在這種地方關了這麼多年，心理自然難免不正常，白非已在暗暗叫苦，他此刻正值及冠之年，正是如日方中的錦繡年華，怎會願意陪著這怪老人關在這地穴裏？

但此情此景，他卻別無選擇的餘地，也怨不得別人，這正是他自找的。

邱獨行的秘密現在已不再成其為秘密了，他武功精進，原來是得到了寰宇六珍中的靈蛇秘笈，他每天還要偷偷跑到這裏來，卻是因為他對這另外兩件珍物還有貪心。

這些曾被白非苦苦思索的秘密此時他已全部恍然，但他此刻的心情卻比以前更為紊亂，「慧妹該著急得要命吧？」石慧顰著黛眉的焦急神情，彷彿在他眼前晃動著。

他開始有些後悔自己的多事，雖然他此行見識了這些他前所未見的事物，但他望著對面這面容古怪的人，望著他所處身的陰暗潮濕的洞穴，想到自己可能在此度過十年、二十年或一生的時日，他覺得全身都起了一陣悚慄，有前所未有的恐懼。

怪老人垂著頭，發出夢囈般的低語，似乎在自責著自己：「常東昇呀常東昇，你雖然練成了絕世的武功，但逝去的日子卻永遠不會再來了，永遠不會再來了。」

白非聽得臉色發白，他未來的一生是不是也要像這怪老人一樣，在這墳墓般的地穴裏度過呢？

縛魂之帶

白非在耳畔喧嘩的水聲中似乎聽到一聲巨震，還有些另外的聲音，那和人們的呼叫聲非常相似，但是他卻並未能聽得十分清楚，也未十分在意。

他望了對面那怪人一眼，怪人低著頭，像是也滿懷心事，他覺得有些寒意，「寂寞，的確是世上最壞的東西。」他暗忖著。

時間，在他的饑餓與恐懼中，也不知過去許久，白非有些朦朧的睡意，那怪人－－常東昇動也不動的坐著，像是一尊石像，自遠古以來就未曾動過一動似的，垂死的飛禽低低的撲動著翅膀，流水的聲音在這洞穴裏聽來像是少女的嗚咽。

驀然－－

白非的耳朵豎了起來，他聽到地道上有極輕微的腳步聲，於是他本能地醒了過來，這是多少年來的訓練所造成的。

他極為盼望此時有人來，無論那人是誰都好！因為這種寂寞而淒涼的景況使他受不了，於是他對這怪人強逼他留下來的行為有些不諒解，試想無論任何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下度過幾十年，當他有能力留下一個人來陪伴他時，他是否會這樣做呢？

常東昇冷「哼」一聲，眼中倏然射出精光，道：「邱獨行來了。」他輕聲向白非說道：「你若能將他騙進來，我就放你出去。」

語聲中如刀的寒意使得白非打了個冷戰，他知道這怪老人必定對邱獨行恨入切骨，而邱獨行也必定做過一些使這怪老人恨入切骨的事，但是「放你出去」這四個字，卻又不免使白非心動。

腳步聲漸近，接著火光一閃，白非看到那狹小的洞口露出一個頭來，在火光中顯得異樣的蒼白，卻正是邱獨行。

邱獨行見到白非，也似乎一驚，那怪老人－－常東昇卻冷冷說道：「你又來啦？」

邱獨行勉強的一笑，道：「常老前輩，你何必這麼固執，只要你老人家答應我的話，我擔保－－」

常東昇又冷冷一笑，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擔保？邱獨行，你憑什麼擔保？我老人家還能相信你嗎？」他臉上的狠毒之色更為顯著，語氣中的寒意也更為濃郁。

「我若是早點知道你是個人面獸心的傢伙，我就不會被你點中穴道，被你偷去那本秘笈。」他又道：「我知道，你若不是怕那時功力不夠，降不住香奴，你不把它也偷去才怪，現在我可認清了你，你再來騙我，可辦不到了。」

白非暗忖：「想來邱獨行以前亦是誤入此洞，像我現在一樣，被這怪老人困住，而他大概在裏面呆了不少時日，乘這怪老人熟睡之際點了他的穴道，拿去了他的秘笈。」他不覺暗笑，這怪老人的秘笈原本是偷來的，此刻被人偷去，不是天經地義嗎？而這怪老人卻認為邱獨行是個人面獸心的傢伙，那麼他自己又該如何說法呢？

「人們對於自己的錯誤，遠比對別人的過失容易寬恕。」白非暗忖著。

卻見在洞外的邱獨行長歎了一口氣，說道：「弟子也知道你老人家在此寂寞，可是你老人家總不能叫我永遠在洞裏陪著呀？因為弟子在別無辦法中才點了你老人家的睡穴，弟子若是對你老人家有惡意，別的穴道盡是可點得的呀！」

常東昇又哼了一聲，白非站了起來，忍不住道：「邱大俠，難道就沒有一個辦法可以將他老人家救出去嗎？」

邱獨行又歎了口氣，道：「老實說，這靈蛇堡雖然是我所建，但這後園裏的林木和這些山石瀑布，卻在我來時已經有了。」

「二十年前，我孤身來此，發現此地，誤打誤撞的撞入這裏來，那時我心情甚為落寞，本有意和這位常老前輩久居此間，但後來－－」他緩緩歎道：「我實在忍受不住這種生活，才逃了出去。」

白非瞭解的點了點頭。

「我當然也在為常老前輩設法脫困，但這縛魂帶竟被那位前輩異人以無比神通穿入地底，這些山石洞穴想來也是那位前輩異人所建，其中像是有著無窮奧妙，我苦研二十年，但是這其中的奧秘卻一點兒也沒有辦法識破。」

白非聽得入神，邱獨行又道：「而且這些山石看似普通，其實卻堅如金剛，普通刀斧竟砍它不動，我本想派專人來此伺候常老前輩，但他老人家又不肯，看來除了尋得九抓烏金扎之外，根本別無他法能使他老人家脫困。」

白非兩條劍眉緊緊皺到一起，卻聽得邱獨行又道：「因此這些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探訪這九抓烏金扎的下落，現在總算稍有端倪，或可一借，但卻非得先將香狸取出一用。」他轉過頭向常東昇道：「你老人家卻不信任我。」

常東昇冷「哼」一聲，向白非問道：「你相信這人的話嗎？」

白非無可奈何的向邱獨行一瞥，他實在不知該怎麼說，沉吟了許久，忍不住問道：「那九抓烏金扎和這香狸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香狸不但能體發異香，吸引百獸，而且它的精血卻是天下女子的恩物，人只要能得著一滴，自身便也能體發異香，使接近她的男人心旌搖盪，不能自主。」

白非心中一動，忖道：「要是慧妹能得著一滴該有多好。」

「而那九抓烏金扎經過我多年探訪，卻是落在青海海心山絕頂上隱居的天妖蘇敏君手上，這天妖蘇敏君不但武功絕高，而且精通媚術，不知有多少武林豪客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他眼中閃過一絲別人無法理解的光芒，又道：「她後來又不知從哪裏習得武林中久已失傳的駐顏之術，也就從此隱居了。」

白非大感興趣，問道：「後來呢？」

邱獨行緩了口氣，又道：「她自從隱居在青海海心山后，行跡更詭秘，又得到了那柄武林珍物九抓烏金扎，我雖和她亦是素識，但若去求她借用此物，她一定不肯，只是此人卻有一物可以打動她。」

白非道：「香狸？」

「對了。」邱獨行一笑道：「天妖蘇敏君自負容顏蓋世，習得駐顏之術後，更可永駐美姿，只是她生平卻有一件最大的憾事，那就是這美如天仙的美人竟生具惡臭，而且臭得非常厲害，天妖蘇敏君為此大概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因此我若以香狸去和她交換烏金扎一用，她一定求之不得的。」

他講完了，白非才透出一口氣，暗忖：「江湖之大，奇人果真也有不少，只是誰都沒有辦法將他們一一見到就是了。」

常東昇「哼」了一聲，卻問道：「你可以斷定烏金扎是落在那女人手中嗎？」

邱獨行道：「當然。」

常東昇道：「你真的肯為了我的事跑到青海去嗎？我有點不大相信。」

邱獨行微微一笑，道：「弟子找她，還有些別的事。」

常東昇又哼了一聲，道：「你的話靠得住嗎？假如你將香奴拿去了，卻不將九抓烏金扎拿回來，那我老人家豈不又上當？」

白非連忙道：「晚輩也跟著邱大俠去，為邱大俠作擔保好了。」

常東昇道：「我又憑什麼相信你？」

白非胸膛一挺，朗聲道：「晚輩年紀雖輕，但卻從來未曾有說出來不做的話。」

常東昇瞪眼望了他半晌，又低下頭思索著，突然道：「香奴性子極烈，你們兩人能降得住它嗎？」

邱獨行一笑，道：「這些年來弟子已將靈蛇秘笈裏的功夫學了不少呢！」

常東昇沉吟了半晌，喃喃低語道：「真的可能嗎？」這麼久已來，他對幸福的來臨已失去了等待的信心，此刻卻不禁心動了。

邱獨行又道：「弟子可以派一個人來，照料你老人家的飲食，你老人家放心好了。」

重見天日

白非從那洞穴中爬出來的時候，心幾乎欣喜得離腔而去，他和邱獨行前後在那地道上爬行著，不禁問道：「石慧可好嗎？」

「很好。」邱獨行一笑，又道：「這一天來，你沒有吃東西嗎？」

被他這一提，白非被方才那些值得興奮的事所刺激而忘記了的饑餓，此刻又立刻回到他身上來，他苦笑著稱是。

邱獨行哈哈大笑道：「我也是過來人。」

這一瞬間，白非覺得邱獨行已不似他以前所認為的陰沉，甚至有些可愛了。

漸將出洞，白非又問道：「常老前輩既然答應將香狸交給你，你怎的不拿回來？」

邱獨行笑道：「這樣拿怎麼行，我們到青海去也得過兩天，你不知道，靈蛇堡現在又是一團糟了。」

白非大驚問故，邱獨行說了出來，原來在邱獨行和司馬之等人往訪覃星的時候，邱獨行辛苦建立的靈蛇堡竟幾乎毀於一旦。

天赤尊者逃去的兩個弟子，在靈蛇堡四周秘密的排下三百二十九粒天雷神珠，以硫磺火箭射之，這三百二十九粒天雷神珠一齊爆炸的威力豈同小可？所以邱獨行回來的時候，靈蛇堡竟已變成一片瓦礫，剛剛傷癒的群豪，此次傷得有些比上次還重，連岳入雲的大腿都被炸傷了。

這種秘傳火器威力竟大得不可思議，邱獨行震怒之下，卻也無法可想，他憤怒地將此事告訴白非，白非卻暗暗稱幸，只要石慧沒有受傷，其他的事他卻覺得不在乎了。

兩人出了洞，邱獨行道：「也真難為你，怎麼找得到這裏的？」

白非一笑，又有些得意。

邱獨行卻又道：「出去卻比進來還要難些呢！」他從地上撿起那塊油布，眼光動處，卻又笑了起來，說道：「你就如此模樣出去嗎？」

白非臉一紅，這才想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只剩下了一條犢鼻短褲，邱獨行將身上的長衫脫了給他，他又有些感激。

人類的感情往往都是在無形中滋長的，日後白非竟幫了邱獨行不少忙，這在邱獨行脫下長衫給白非的時候是並不曾想到過的。

邱獨行低喝道：「走。」

身形一起，油布一揮，一股極為強勁的力道竟使得那澎湃而下的瀑布突然中斷了一下。

就在這一剎那間，邱獨行和白非兩條身影像箭一樣的竄了出去，邱獨行雙臂翼張，手中油布帶動，發著呼呼的風聲，像是隻兀鷹似的一掠數丈，驀然在空中一轉折，腳尖找著一段在池水上浮著的枯枝，借著這一點之力掠到對岸。

白非此刻和人家一比，可就有些不及人家的那份瀟灑了，他對邱獨行的武功此刻方才有了初步的認識，不禁有些自愧不如。

靈蛇堡果然已不是先前的形狀了，寬闊的大廳已坍倒了一大半，平坦的練武場此刻已成了百十個沙坑，白非也有些感慨，卻聽得「呀」的一聲嬌呼，一條人影飛掠而來。

嬌嗔、埋怨，然而卻是無比的高興，是石慧見著白非時的表情，白非心裏更好像打翻了的糖罐子，其甜如蜜。

看著白非狼狽的樣子，石慧又不禁有些難受，悄悄道：「你瞧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

司馬之等人也趕了過來，白非遂將此行經過說了，司馬之兩道灰白的長眉緊皺到一起，向邱獨行道：「獨行兄，沉沒百十年的寰宇六珍又將出世，看來沉寂多年的武林又要掀起一番波瀾了。」

他望了白非一眼，又道：「賢侄，你這一月來連獲奇遇，際遇之奇，竟不在昔年威震天下的幾位異人之下，只是你更該自勵。」

白非肅然受教，卻忍不住問道：「那位常老前輩年輩極高，竟和先太曾祖父是同輩之人，他老人家的師傅又是誰呢？」

司馬之沉吟半晌，道：「這些湮沒已百十年的武林異人，我們這一輩的已不大清楚，但天下異人太多了，我和你邱叔父雖然被稱為武林三鼎甲，但那卻是因為我們常在武林中走動而已，普天之下，武功勝過我們的異人，不知有多少－－」

他若有深意地望了邱獨行一眼，又道：「據我所知，海外那些孤島上的奇人不說，中原武林的深山大澤中就有很多隱跡其中的高人奇士，就算那些武林中的成名宗派如崑崙、武當等近年來彷彿人材不盛，但派中的長者們仍然是各懷絕技，只是不輕為炫露而已，以你此刻的武功，在武林中雖已可稱為高手，但你若驕傲炫露，吃虧的日子還在後面！」

白非聽得凜然而驚，他自掌擊天赤尊者之後，心中多多少少有了恃才傲物的意思，少年揚名，這原是不可避免的事，此刻聽了司馬之的話，彷彿醍醐灌頂，頓感徹悟。

幾個女孩子都在七嘴八舌的討論著香狸和武林異人。

司馬之一笑，道：「蘇敏君已隱跡於青海了嗎？」

邱獨行蒼白的臉竟好像微微紅了一下，道：「這次青海之行，小弟並不想去，我看－－」

他側臉向白非道：「我和司馬兄同去中原，你獨自上青海去，為常老前輩求得烏金扎，順便也替我傳封信給那天妖蘇敏君，以你的智慧、身手，再加上那足以打動蘇敏君心弦的香狸，你此行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石慧卻插口道：「我也要和他一起去。」

樂詠沙噗嗤笑出聲來。

邱獨行微微含笑道：「有你同去，自然也好，只是到了天妖蘇敏君隱居的山腳之下，你卻切切不可上去，免得誤事。」

司馬之笑問道：「難道蘇敏君還是昔年心性，見不得別的漂亮女人？」

邱獨行微一頷首。

石慧的嘴卻嘟起老高，嬌嗔著道：「為什麼女人就見不得她？」

司馬之笑道：「你別擔心你的白哥哥會被別人搶去，蘇敏君今年至少也有四五十歲了。」

樂詠沙和司馬小霞又笑出了聲，石慧的臉不禁飛紅了。

靈蛇堡裏一片凌亂，岳入雲雖然傷腿，仍支著拐杖指揮徒眾在收拾著，的確是一個最好的首領人材，邱獨行讚許地望著他。

千蛇劍客此時，倒的確有了拋卻虛名，寄情山水，甚至隱跡的念頭，這念頭的生出，連他自己也覺得不甚相信，他暗地叮嚀岳入雲，每天送些吃食給洞穴中的常東昇，岳入雲跟隨邱獨行這麼多年，此時尚是第一次知道這個秘密。

至於白非，他的心情卻是無比的興奮，一月以來，他驟然進入武林一流高手的階段，前途更有許多充滿了刺激的事等著他去做，這年輕人的滿腔熱血與一腔雄志，像是都生了翅膀，振翼欲起了。

往青海去

庫庫諾爾湖位於青藏高原之東北部，為中國第一大湖，湖水青綠，冬不枯竭，夏不溢盈，水平如鏡，中原人士稱之為青海。

白非、石慧由定邊入關，越甘肅境，往青海去，他們帶著滿腔少年的熱血和一頭宇內第一奇獸－－香狸，奔波往途，尋訪那在武林中豔名四播的天妖蘇敏君和削鐵如泥的九抓烏金扎。

一入甘肅境，高山峻嶺隨處可見，生長江南的白非、石慧，眼界自又一新，兩人雖然急著趕路，但並肩策馬，自然忘卻了許多奔波之苦。

過慶陽，渡烏連河，黃昏時分，他們到了平涼，白非拭了拭臉上的風沙，望了望胯下已疲憊不堪的馬笑道：「在此休息吧？」

石慧一笑，這些天來兩人情感與日俱增，刁蠻的石慧，在她所愛的人身側，變得柔順而溫婉了，少女的美，越發顯著。

兩人緩緩策馬入城，這一對立刻吸引了許多人的注目，青石板鋪成的路上，兩側是些雜物店舖，入耳的俱是甘肅方言，他們一句也不懂，進了客棧，發現店夥計居然能說江南方言，不禁大喜，遂將一切事，全交給那個精明的店小二了。

夜間，兩人漫步而行，卻發現了一樁異事，原來這平涼城裏，道士特多，滿街俱是青衣藍袍的髻髮道士，最怪的是，這些道士不但身上大多佩著長劍，而且兩目左顧右盼，精光外露，見了石慧，居然作平視，一點兒也沒有出家人的樣子，卻像都是些綠林大盜。

白非惦記著關在客棧房間裏的香狸，石慧卻不肯回去，手裏拿著蘭州運來的瓜果，像孩子似的吃著，向白非撒著嬌，白非臉上雖然假裝著一本正經的樣子，心裏卻甜甜的。

平涼為隴東重鎮，夜市頗為繁盛，燈光輝煌，白非暗忖：「這些道士必定不是好來路。」他卻記著司馬之的話，不願多事，很想早些回去，但卻又拗不過石慧，只得隨著她滿街逛，這種女子喜歡逛街的天性直到今日仍未消滅，反而更盛行了。

石慧傍著白非，臉頰上微微紅暈，心裏覺得像是在春天似的，經過一間酒樓的時候，她居然拉著白非的手，要進去喝兩杯。

「明天還要趕路，喝什麼酒。」白非的喉嚨裏也癢癢的，可是他實在不願在這裏多耽誤。

石慧撒著嬌：「嗯，我要嘛！」

走過他們的人，卻含笑向他們注視著，白非臉紅。

石慧卻又道：「你陪不陪我嘛？」

突地，一個帶著不正經味道的笑聲在他們身側響了起來。

一人道：「他不陪你，我陪你好了。」

白非面目驟變，回首望去，隨著一股酒氣而來的是兩道頗不光采的眼光，而這些卻都是從一個藍袍佩劍、身軀瘦長的年輕道人所發出的。

白非大怒之下方想發話，石慧卻已嬌叱道：「你講的是人話還是放屁？」

那道人哈哈笑道：「娘子好潑辣的嘴。」

笑聲還不止他一人，原來在他身側還站著兩個佩劍的藍袍道士，面孔通紅，酒意醺人。白非大怒，這種又喝酒還當街調戲婦人的道士，他還是第一次見到。

石慧氣得粉面上宛如罩著一層寒霜，卻罵不出一句話來。

那瘦長的道士又笑道：「你怎麼不讓這娘子喝酒？喝了酒之後－－」

白非忍無可忍，厲叱道：「住口。」

那三個道人似乎想不到這文質彬彬的年輕人會朝他們怒喝，齊各吃了一驚，酒也醒了兩分。

「你這廝倒真不識抬舉，道爺看得起你們，才對你們說笑兩句。」那瘦長道士冷冷說道，走上兩步，大有要將白非吃下去的意思。

石慧何時受過這種氣，叱道：「你要是識相的，就快些夾著尾巴滾－－」

那道人又跨前一步，冷笑道：「不識相呢？」

白非冷笑一聲，手掌倏然平平上提，倏地一翻，著著實實在那道人臉上打了一下，那道人一聲驚呼，哇的吐了出來，鮮血之外竟還有三枚牙齒，這當然還是白非手下留情。

他這一出手快如閃電，石慧冷笑道：「再不滾，吃的苦就要更大了。」

那道人著了一記，頭被打得發暈，另外兩個道人卻變色道：「哪裏來的野種，敢在平涼鎮裏撒野！」

齊一出手，五指如鉤，向白非兩肩抓出，竟是正宗鷹爪功。

白非冷笑著，微一錯步，雙掌突分，帶著風聲分取那兩個道人。

那道人喝道：「居然還是練家子，怪不得這麼猖狂。」兩條手臂一伸屈，左手倏然穿出，擊向白非的胸膛。

這兩人同時發招，同時出手，用的也是同一招式，掌風之間，頗見功力，但在白非眼裏，卻像是兒戲似的，身形一動，自他們兩人中穿了出去，雙肘微一外張，在那個道人的脅下輕輕撞了一下。

這兩個道人卻殺豬似的叫了出來，那邊石慧冷笑聲中，玉指如電，也點中了另外一個道人手肘間的「曲池」穴。

他們動手之處是在一個酒樓門前，此刻旁邊已站滿了看熱鬧的人，每個人臉上都帶著驚懼之容。

石慧叱道：「這種不濟事的蠢才也出來現世，快回去跟師娘多學幾年吧。」

白非拍了拍手掌，低聲道：「慧妹，我們回去吧。」

石慧望了蹲在地上的兩個道人一眼，輕蔑的啐了一口，和白非擠出了人群，逛街的興趣也沒有了，兩人回到店裏，店夥卻跑上來道：「方才有位道爺留下封信，說是要交給兩位客官。」

白非一怔，接過來一看，雙眉不禁皺了起來。

石慧問道：「什麼事呀？」

白非皺眉道：「果然麻煩來了。」他將手中紙條交給石慧，又道：「我真糊塗，竟未想到這平涼城鄰近崆峒山，滿街的道士，想必是崆峒門下呢。」

石慧哦了一聲，接過來一看，卻見那杏黃色的紙符上寫著一筆柳字：

「小徒承蒙兩位教訓，不勝感激，兩位身手不凡，必定系出名門，我崆峒僻處隴東，久未領教中原豪士身手，兩位如不吝賜教，貧道於後日清晨在崆峒山白雲下院恭候兩位大駕。」

下面具名是「浮雲子」。

石慧邊看邊走回房中，往椅上一坐，笑道：「想不到那幾個膿包居然還是崆峒門下。」

白非卻皺著眉道：「崆峒為中原五大劍派之一，怎麼出些這種不成材的徒弟？看樣子，這浮雲子也未見得是什麼高明人物，只是我們有急事要辦，這一來，卻又要耽誤些日子了。」

石慧立刻接口道：「可是我們非去不可，不去他們還以為我們怕了他們呢！」

這兩個心豪氣傲的年輕人，竟未將稱雄武林垂數百年的一大劍術宗派看在眼裏。

他們卻不知道，近年來崆峒派教規雖然不振，但卻仍未可輕視哩。

白雲下院

由平涼出城，西行數十里，便是道家崆峒派的發源地－－崆峒山。

此時正值秋深，木葉飄落、群雁南渡、晨露未乾的時候，道上就緩緩馳來兩匹馬，走前的是個少女，穿著一身翠綠色的短衫，披著翠綠色的風篷，更顯得膚色如玉，兩隻眼睛清澈而明媚，一閃一閃地，卻又露出太多的嬌俏。

那少女望著前面寂靜的山巒，回頭向身後的人一笑，道：「到了。」

身後的那人劍眉星目，雪白的長衫隨著秋風飄飄而舞，神態顯得極為瀟灑而英挺，呆呆的望前面那少女的回眸一笑，眼光中充滿了柔情蜜意，低低說道：「慧妹，你真美。」

前面那少女嚶嚀一聲，嬌聲道：「我不來了，你最壞了。」放馬向前跑去。

那少年放聲而笑，笑聲清越而宏亮，在這靜寂的秋山中，散佈出老遠。

這沉於幸福之中的一對男女，自然就是白非和石慧了。

山腳有些結廬而居的樵子山夫，白非將馬寄存了，旋然上山行來，秋風蕭索，他們卻絲毫也沒有覺到有什麼寒意，年輕的男女當他們互相愛著的時候，他們是永遠不會覺得寒冷的。

石慧輕輕倚在白非身側，悄語道：「以後我們也要找個這樣的深山，造幾間小小的房子，春天，我們可以看花開，聽鳥語，夏天的晚上，我們可以躺在草地上數天上的星星。」她幸福的一笑，又道：「秋天我們可以沿著鋪滿落葉的山徑散步－－」

白非幸福地一笑，接口道：「冬天，我們可以關起窗子，躲在家裏吃火鍋。」

石慧「噗哧」一笑，撒嬌道：「你就會吃。」

白非如醉如癡，伸手捉住了她的手，兩個人幾乎都忘了他們此來是為著什麼的。

沿著山道蜿蜒而上，兩人一行到半山，石慧問道：「那個白雲下院在哪裏？」輕輕一皺眉，又道：「他們也不派個人來接我們，這麼大的崆峒山，叫我們到哪裏去找白雲下院去？」

白非也奇怪，暗忖道：「這浮雲子既寄柬叫我們上山，也該叫個人來接引呀！」游目四顧，群山寂寂，連半個人影都沒有，秋風吹處，給這個道家名山平添了幾許蕭索之意。

驀然，隨著秋風送來幾聲鐘鳴，白非朝那邊一指，道：「我們過去看看，也許那邊就是白雲下院。」他哼了一聲，又道：「這崆峒派武功雖不高，架子卻不小，叫了人來，就這樣待客嗎？」

道側的樹林裏突然人影一晃，白非眼角動處，已自瞥見，方想喝問，哪知那人影卻掠了出來，單掌打著問訊，道：「貧道接待來遲，倒教兩位施主久候，尚祈恕罪。」

這道人身法快極，一晃而出，站在山路之中，白非忖道：「難道他在示威？」卻聽得人家話說得頗為客氣，再一看那道人，羽衣星冠，丰神沖天，年齡雖只有三十上下，但兩眼神光滿足，太陽穴高高鼓起，一眼而知，內功已具火候，而且態度安詳，像是個有道之士，遂也朗聲道：「道長太謙了。」

那道人笑道：「白雲下院就在前面不遠，兩位施主請隨貧道進去吧。」卻不施展輕功，在山道上緩步而行。

白非更對他起了好感，笑問道：「小可白非，請問道長法號？」

那道人微微一笑，似乎並未聽到過白非的名字，說道：「貧道知機，浮雲子就是貧道的二師兄，兩位施主朗如玉樹，神采照人，想必是高人子弟，少停見了二師兄，貧道必定代為美言幾句。」他微喟又道：「二師兄素來性暴，二位如能稍微容忍，化干戈為玉帛，豈不大佳？」

白非隨口應了，卻聽到石慧輕輕哼了一聲，知道她對這知機子的話頗為不滿，悄悄將她的手拉了一下，意思叫她不要如此，無論如何，這知機子的話總是一番好意呀。

轉過兩處山坡，前面一條小徑筆直地通向一處道觀，白非見那道觀紅瓦白牆，林木相映中鐘聲未絕，使這道觀染上了一種安詳平靜的氣氛，他暗暗忖道：「這大概就是白雲下院了。」

知機道人道：「容貧道去通報一聲，兩位施主在此稍候。」一跨步，人已出去丈餘，身形極為瀟灑。

白非笑道：「這知機道人的武功，倒的確比那三個蠢道士要高明多了。」

石慧冷笑道：「這崆峒山的排場倒大得緊。」

白非笑道：「人家也是武林一大宗派，當然有人家的規矩，慧妹，等會你可得老實些，不要犯孩子脾氣。」

石慧一撇嘴，道：「我偏要。」

兩人笑語間，觀中已走出十餘個道人來，一色藍布道袍，手裏卻都倒提著長劍，寒光閃閃。

石慧冷笑道：「這種名門大派是什麼東西，手裏拿著劍，欺負我們沒有見過嗎？」

白非也是勃然作色，哪知那群道人卻只看了他們一眼，沿著樹林一轉，向另一個方向去了，白非展顏一笑，忖道：「原來人家不是衝著我們來的。」

向石慧笑道：「看樣子我們真是走運，走到哪裏，都碰上有熱鬧好看。」

說聲完了，那觀門中又走出五六個道人來，其中一人掠前幾步，高聲道：「兩位施主請到觀中待茶如何？」卻正是知機子。

知機道人

白非走前兩步，和石慧走到觀門前面，橫額四個泥金大字正是「白雲下院」。

白非心裏有些弄不清楚這崆峒派到底對自己是安著什麼心意，按說那浮雲子留柬定期，當然是隱隱含著要比劃的意思，可是這知機道人卻又客氣得很，並且請自己入觀待茶，難道這堂堂的崆峒派會把自己騙進觀裏去以多凌少嗎？

他向知機道人看了一眼，知機道人面上微微帶著笑容，白非暗忖：「無論如何先進去看看再說。」他自忖身手，向石慧低低說道：「慧妹，我們進去瞻仰瞻仰這名剎大觀的風采。」

石慧一笑，剛跨上一步台階，突然眼前劍光一閃，兩柄青鋼利劍交叉在她面前，竟擋著了她的去路。

石慧既驚且怒，白非也不禁面目變色道：「道長此舉是什麼意思？」緩步走上前去，突然出手如風，伸出右手兩指在那兩柄青鋼劍的劍脊上各自敲了一下，左掌一揮一帶，那兩柄劍竟齊斷了。

這一來隨著知機道人同時出來的幾個道士都發出一聲驚呼，方才拔劍攔著石慧去路的兩個道人，此時手裏捧著柄斷劍，愕在那裏，竟作聲不得，石慧冷笑道：「我說道長們，你們到底是安著什麼心？叫我們來的也是你們，現在卻又抽出劍來嚇唬我們，不准我們進去，我們可沒有得瘋病呀！」

言下之意，卻是我們沒有得瘋病，得瘋病的當然是你們。知機子怎會聽不出她的話中的酸辣之意？暗忖道：「這女子好利的口，這男子年紀輕輕武功卻不弱，方才那一手彈指神通竟已有了八分火候，看來必有來路，倒不可輕視了。」

於是他心中雖然不悅，口中卻笑道：「兩位這倒誤會了，此舉並非貧道故意刁難，只是這白雲下院數十年來從未曾有過女子進去。」

石慧冷笑接口道：「那麼道長方才又要我們進去，這又是什麼意思呢？難道－－」

她話尚未說完，突地一個極為生冷寒冽的口音打斷了她的話，道：「意思就是叫你站在門外面。」

石慧神色大變，閃目望去，卻見觀內負手走出一人來，穿著青緞長袍，兩隻眼皮往上直翻，神情之倨傲簡直無與倫比。

石慧不禁怒道：「你是誰？」

那人鼻孔裏冷冷哼了一聲，眼睛看著天，像是根本沒有聽到她的話似的，石慧不禁更是氣往上撞，哪知知機道人卻接口道：「這就是我二師兄浮雲。」

白非看到浮雲子的這種神情舉止，心裏也不禁有氣，遂也故意裝著沒有聽見他的話的樣子，連眼角都不再向浮雲子翻一下，一拉石慧的手，說道：「慧妹，人家不讓我們進去，我們還不走等什麼？」

他用力的在鼻孔裏哼了一聲，使得浮雲子無法聽不到他哼聲中的輕蔑。

浮雲子向上翻著的眼皮朝白非一瞪，方待答話，哪知石慧卻已冷笑道：「非哥，我們偏不走。」她手朝浮雲子一指，又道：「這老道士不讓我們進去，姑娘我倒偏要進去看看，這崆峒山的道士廟是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就不許女子進去，難道女子就瞻仰不得呂祖嗎？女子做道士的還多得是哩，神仙裏也有女子，何仙姑不就是女的嗎？」

她說話的聲音又嬌又嫩，然而嘰嘰呱呱、指手劃腳地說了一大篇，崆峒山上的道士倒有一大半沒有聽懂她所講的又快又脆的江南口音，瞪著眼望著她，白非聽到她這些話一出口，忖道：「慧妹又在惹麻煩了。」須知無論是任何一個人與宗派的全體為敵，無論如何總是件麻煩事，何況這宗派是中原武林五大宗派之一的崆峒派。

白非拉著石慧走，這意思就是說他雖看不慣浮雲子的猖狂，但也不願和崆峒派結下樑子，這一點，司馬之臨行前的話多多少少也給了他一些影響，是以他聽石慧出言不遜，心裏便有些嘀咕，哪知那些道士聽完了，除了眼睛睜得挺大、滿臉上帶著疑詫之色外，憤怒的表情卻一些也沒有。

哪知知機道人甚至還帶著些笑容，浮雲子朝他一瞪眼，道：「師弟，那丫頭在說些什麼？」

知機道人微笑道：「她說她想進來看看。」

白非恍然而悟，忖道：「這道人倒還不錯的樣子。」

這些念頭在他腦海中快如電光一閃，哪知就在這一剎那，石慧卻倏然一翻身，從觀門西側兩個像是在發著愕的道士的中間竄了過去，又倏然停頓在浮雲子身前喝道：「老雜毛，你話可要講清楚些，誰是小丫頭？」

原來浮雲子雖聽不懂她的話，她卻聽懂了浮雲子的話，竟興師問罪起來。

浮雲子兩條剛剛有些發白的長眉一立，厲喝道：「你罵誰老雜毛？」

石慧講的話，他聽懂的不多，這老雜毛三字，卻聽得清清楚楚，須知無論任何一省的方言，罵人的話總是先被人學會，也是最容易被別人聽得懂的。

此刻這白髮道人和紅顏少女面面相對，兩人面上俱是劍拔弩張的神色，石慧嬌喝道：「罵誰不關你的事。」

浮雲子瞪眼喝道：「我偏要管。」

石慧道：「你管不著。」

這兩人鬥起嘴來，哪裏像是武林中人架樑？卻像是頑童相罵。

白非暗笑：「慧妹真是小孩子脾氣。」轉念又忖道：「人謂崆峒派近年來人材凋零，果然不差，想當年神劍厲顎以崆峒掌教身份居臨天下武林，崆峒三絕劍名揚四海，那是何等場面，可是自從這幾大宗派互相爭殘之後，除了崑崙之外，都落得七零八落，堂堂崆峒派門下，五六十歲的人了，卻也還像個孩子似的。」他譏嘲中還有感慨，可是他還不知道這浮雲子竟是掌教的二師兄，在崆峒派中，地位僅次於掌門人玄天子的也只他一人。

知機道人望著他們，卻絲毫不加勸阻，其餘的那些道人想是比他們矮著一輩更不敢答腔。

浮雲道人越說越僵，一撇長鬚，氣得嘴中直喘氣道：「本來我還想查明你們的師長，將你們交回去，至於你們打傷崆峒弟子的事，看在你們師長面上，也許算了，哪知你們這兩個小輩竟如此不知好歹，道爺倒要替你們師長教訓教訓你們了。」

石慧呸的在地上吐了一聲，嗤之以鼻的說道：「少不要臉了，也不怕山上風大，閃了你的舌頭，在這裏盡吹牛幹什麼？」她回頭一望白非，道：「非哥，你要不要看我把這老雜毛的鬍子拔兩根下來？」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白非方一笑，那浮雲子突一聲怒叱，朝石慧一掌劈去。

這一劈掌風顯勁，掌緣橫折肩胛，而且內力含蓄未盡，顯得這一著裏還藏有其他許多煞手，白非何等目力，一望而知，這崆峒道人性情雖幼稚，武功卻極老到，不禁跨前一步，密切地等候著。

崆峒一役

他只要石慧一個招架不及，或是再有崆峒道士出手相助的話，便立刻出手。

浮雲子一招出手，雖然未盡全力，但思量之間，已認為不難將面前這小姑娘劈飛了開去。

石慧冷笑一聲，伸左腳，踏奇步，搶偏鋒，右掌一圈一撇，消去浮雲子的來掌，左掌卻颼的後發先至，擊向浮雲子的右胸。

浮雲子大吃一驚，認得這是武當九宮連環掌裏的一招「木戰於金」，忙地撤臂扭身，喝道：「你是武當哪一位道長的門下？」

這幾大宗派經過那一次事變之後，大家都各個自危，相處得不知比以前好了多少，故浮雲子會有此一問。

哪知石慧像是根本沒有聽到，左掌緩緩下沉，右手一個雲手推出，卻是太極心法，浮雲子大喝一聲，道：「不管你這丫頭是什麼變的，道爺也要你現出原形來。」

他兩人動手極快，就這兩句話的功夫，兩人已拆了十數招，石慧身兼她父親石坤天與母親之長，武功學得極雜，輕功尤其佳妙，像隻穿花蝴蝶似的，圍著浮雲子飛舞，但幾十個照面一下來，石慧身形雖仍如電光打閃般的亂竄，但她早已心裏有數，這崆峒道人的身手，竟遠在天中六劍之上。

石慧一直將浮雲子崆峒派武功估計過低，她卻不知道，這種名門大派就算受過挫折，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無論如何，實力總是驚人的。

於是她更將壓箱底的本領都搬了出來，只是她內力根本就差，越是心急求功，收到的卻越是相反的效果，她心裏自然著急，希望白非趕快些出手幫她，但是白非卻一直不動手，她心中更氣，只是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她不好意思叫出來而已。

哪知白非此刻也正處於客境，原來知機道人笑嘻嘻的走了過來，站在他旁邊，指點著道：「尊友真是好身手，竟和貧道這師兄數十年的功力戰了個平手。」明明是浮雲子已佔絕對優勢，他如此說法，白非還以為他是存心客氣。

哪知知機道人又一笑道：「依閣下看，敝師兄和尊友哪一位將勝呢？」

白非沉吟了半晌，才勉強道：「不知。」

以他的關係，他怎能承認石慧一定會敗，這麼一來，自己上山之意不就全部弄糟，畫虎不成，反而像條小癩皮狗了，但以此刻動手的場面來看，石慧也萬萬不可能勝呀，因此，他只好說不知了。

知機道人神色不動的又一笑，卻道：「貧道也看不出來，看來還是只有等他們分出結果之後，才能知道誰勝誰負呢。」

白非微微點首，心中卻有數，暗忖：「這知機道人果然知機，好厲害。」

須知知機這一來，無非就是做好個圈套，讓白非跳下去，那就是在浮雲子和石慧沒有分出勝負之前，白非絕不能插手，除非白非承認石慧是輸定了。

而事實上，白非若不插手，石慧也是靠得住輸定了，白非急得像是只屋頂上的折翼之燕，雖然想飛，卻飛不起來。

他若是個小人，大可不顧一切的上去解圍，只要臉皮厚些就是了，但是他臉皮卻不夠厚，因此，他束手無策了。

浮雲子掌風越發凌厲，冷笑聲也越發變得尖銳而刺耳－－

石慧香汗涔涔，連想看白非一眼都無法做到，她身形此刻可已透出鬆散來了，奇怪的是，好幾次她被震出了空門，但浮雲子不知是沒有看到抑或是別的用意，竟沒有乘此進擊。

她念頭一轉，心中突然一凜，忖道：「難道這老雜毛想這樣慢慢地拖累死我？」因為像浮雲子這樣的身手，是絕對不可能看不到像石慧方才所露出的那種空門，當然更不可能在看到對手的這種空門之後卻並不進擊的。

白非劍眉皺到一起，心裏也在想：「這老道有點不懷好意的樣子，一個出家人，心胸怎麼如此狹窄，想累死慧妹嗎？」

再兩個照面，石慧越發不濟，但她也是寧折毋彎的性子，雖然累得氣喘咻咻，但是卻仍然拼命抵禦，絕不肯服輸。

最令她難受的是，白非怎麼不出手救她？她腦筋一亂，內力更提不上來，刷、刷兩掌擊出，連方位都有些拿捏不準了。

這時候白非可沉不住氣了，他轉臉向知機子一看，方想說話，心中忽然一動，忖道：「我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

於是他一笑說道：「道長，你看令師兄和敝友果然勢均力敵。」他微一停頓，道：「是嗎？」

知機道人自然微笑頷首。

「只是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讓他們這樣打下去，於你我都不好，何況－－」他做出一副悲天憫人的神色來，說道：「令師兄年紀這麼大了，像這樣恐怕也會對身體有害哩。」

知機道人一愕，正想說話，白非卻搶著說道：「為了令師兄和敝友兩方面的利益，依小弟之見，十招之後，他們若仍未分勝負，就讓他們歇歇吧，兩虎相爭，說不定會兩敗俱傷了。」

知機道人無可奈何的苦笑著，忖道：「這年輕人竟也如此棘手。」

白非卻極為高興的笑道：「現在三招已過，再有七招他們若分不出勝負來，由小弟來領教領教道長的高招不也一樣嗎？」

知機道人極為客氣的點了點頭，心中卻暗罵：「你這小子，等會我倒要看看你手底下的功夫可有你嘴皮上厲害？」

白非眼睛看著石慧的動手，心裏比誰都緊張，他原以為石慧定可再接浮雲子一招，他也以為浮雲子既想拖累死石慧，當然不會只是十招、八招間的事情就解決的。

哪知此刻浮雲子一掌「撥雲見日」，左手擋著石慧的一掌，右手劈去，雖是輕飄飄的一無勁力，更無掌風，就像假的一樣。只是石慧身子像是突然跌了下去，連這樣一掌都無法接。

白非暗暗叫苦，這樣子十招之內，石慧也許不要別人打，自己就先倒下去了，他有些奇怪石慧怎的此刻內力如此不濟？在鬥天中六劍時，他倆曾聯手過，那時他記得石慧的功夫不止如此，現在卻又怎會變得這樣呢？

他忍不住又跨上兩步，只要石慧一倒，他就不再顧什麼勝敗，決心將她換下來，他極為焦慮的搓著雙手，像是不知怎麼樣才好的樣子。

「方才她若讓我先上多好，那一定可以將崆峒山的道士們震住，可是她又好逞強，我接替她，她還也許不高興哩。」

白非的這種想法倒確非過甚，石慧的確有著這種脾氣的。

白非兩隻眼睛瞬也不瞬，石慧步子竟晃了起來，浮雲子嘴角突然掛起一絲冷削的笑容，雙手一立，緩緩向外推出。

白非大驚，他知道就憑這種掌風，就可將石慧震在地上，而根本不需要掌緣觸及身上。

於是他再無考慮的餘地，身形微挫，準備猛一長身，便要出手了，哪知卻在他身形將起未起的這一剎那裏，突然一聲慘呼－－

浮雲子的身手倏然跳起丈許高，雙手發狂的亂動著，慘呼連連，像是撞著鬼一樣。

他落下來時，崆峒道人也俱都神色慘變，朝他圍了上去，就連白非也不禁悚然動容。

# 第七篇 急轉直下

玉面天鳶

石慧闖入白雲下院，和崆峒掌教的二師弟浮雲子動起手來，正自不敵，白非眼看她已要被傷在浮雲子的一雙鐵掌之下－－

哪知浮雲子突然慘呼一聲，躍了起來，掙扎著又跌到地上，崆峒道士群相失色，一擁到前面去，卻見浮雲子倒臥在地上，面色煞白，左右雙肩，各有個酒杯大小的傷口，仍在汩汩往外流著血水。

白非當然也趕到前面，看到這情形，亦是大為驚異，抬頭一望，卻見站在對面的石慧亦是滿臉驚疑之色。

浮雲子受了這麼重的傷，當然暈過去了，知機子走上一步，蹲下來檢查他師兄的傷勢，然後站起來，冷笑著說道：「這位姑娘果然好功夫，神不知鬼不覺的就下了辣手，姑娘請稍等一等，我相信此刻敝教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想瞻仰姑娘風采的。」

說完了，他也不等石慧答話，就轉過頭向一個道人耳語了幾句，那道人奉命走了，他又扶起他師兄的身體，替他點了穴道止住了血，又輕輕地推拿著，石慧、白非一東一西的站在旁邊，都在發著怔，心中都有心事。

「這是怎麼回事？這老雜毛怎麼會突然受了傷？」她望了白非一眼，忖道：「也許是非哥在暗中所施的手腳吧。」正巧白非也在望著她，於是她就倩然一笑，表示著自己的心意。

「她笑了。」白非忖道：「想不到她還有這一手，連我都沒有看出來她怎麼讓這老道受的傷。」但他卻又不無憂慮：「可是這麼一來，我們可真跟崆峒派結下深仇了，這老道非但傷勢不輕，而且看樣子筋骨還可能斷了，要殘廢。」

他兩人互相猜疑，誰也沒有想起做手腳的另有其人，因為誰都認為沒有這種可能，崆峒道人一個個狠毒的望著石慧，可是沒有命令，他們卻也不敢在崆峒山上貿然動手，也不敢像他們在山下時那麼猖狂，崆峒派教規雖不嚴，但名門大宗，總還有他氣勢不同之處。

驀然－－

白雲下院進門的大殿之後傳來幾聲極清越而高亮的鐘聲，鐘聲劃破了秋日清晨的寒風，在這深山裏傳出老遠。

白非眉頭一皺，此刻他當然不能走，但留在此地情況也是尷尬，知機子冷笑著抬起頭來掃目一望，目光敏銳地在白非臉上打了個轉，然後停留在石慧臉上，冷冷說道：「兩位身手都不凡，想必都是高人之後，可是兩位若憑著這麼點道行就想在崆峒山撒野，那也未免將我崆峒派看得無用了。」

他忽然仰天而笑，笑聲裏，悲哀、蒼涼的味道使人聽了有說不出來的不舒服。

石慧氣鼓鼓地說道：「動手過招，失手傷人算得了什麼？你幹什麼這樣緊張，怕受傷就不要打架好了。」

知機子慘然一笑，道：「對極了，怕受傷就不要打架。」他目光像刀一樣的盯到石慧臉上，寒聲說道：「可是姑娘這種發暗器的手段也算不得光明磊落吧！姑娘既然做了出來，那事情就好辦了。」他又冷冷哼了幾聲，顯是此事已無善了可能。

石慧知道自己絕沒有用暗器，可是她卻以為這暗器是白非發出的，是以她也不否認，只是奇怪白非為什麼不出手卻用暗器？因為這似乎不是白非往日的行徑，而且白非也似乎不用暗器的呀！

白非卻在暗忖：「慧妹也是的，怎麼胡亂就用了這麼惡毒的暗器，唉！事已至此，看來此事只有用武力解決了。」

直到此時，知機子雖然說了這麼多句話，白非卻始終未曾開過口，這因為他也覺得石慧用暗器有欠光明。

是以他只好不講話，知機子得理不饒人，又冷冷說道：「兩位今日若不還出一個公道來，只怕今日很難走出這白雲觀了。」

石慧忍不住也冷笑了一聲，說道：「那我看倒未必吧。」

話聲方了，白非突喝道：「慧妹快閃開。」

石慧一驚，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方想掠開，哪知頭頂上突然像是被人動了一下。

她更驚了，一擺腰颼的掠前數步，站在白非前面，回頭去望，卻見一個長身玉立的壯年道人的手裏還拿著自己頭上所戴的一朵珠花，正是嘻嘻的說道：「女娃嘴裏老是講些不好聽的話，太不好，太不好，以後要改掉才行。」

石慧嚇得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緊緊站到白非旁邊，她自幼習武，耳目不可謂不靈，可是這道人來到她背後，拿了她的珠花，她卻不知道，若此人拿的不是珠花，而是她的腦袋，那麼－－

她越想越心寒，方才認為崆峒派裏不會有什麼好角色的話，此刻早忘得一乾二淨，站在白非旁邊，也不兇了，也不罵了。

女人就是如此，當她們知道自己已失敗時，她們就會乖乖地接受男人的保護，撒嬌、鬥氣、逞強這些都不會再現了。

那道人足足比別人高一個頭，羽衣星冠，面白無鬚，也只有三十上下，乍眼望去，只覺得他丰神沖夷，簡直有些純陽真人的樣子，再仔細望去，卻覺得他笑意裏有些說不出來的味道，而這種味道卻是純陽真子三戲白牡丹時才有的。

這道人緩緩踱到知機子身側，臉上帶著那種似笑非笑的懶洋洋的味道，問道：「二師兄怎地，傷重不重？」

知機子抬頭看了看他，道：「還好。」語氣中竟非常缺少尊敬。

那道人也不在意，又緩緩踱到白非和石慧身側，上上下下的打量著他們。白非說不出的厭惡，皺著眉瞪了他一眼，他也無動於衷，臉上依然是那副神色，又轉過頭問道：「二師兄的傷，就是這小姑娘出的手嗎？」

知機子「嗯」了一聲。

「看不出你功夫還蠻不錯呢。」他再回轉頭，向石慧笑道。

石慧不知怎麼，只覺得他的眼光好像一直看到自己衣服裏面，趕緊又靠近白非一步。

那道人哈哈笑了起來，來來回回地走著。

白非奇怪：「這道人既是崆峒派的弟子，可是怎麼對浮雲子受傷一點兒也不在意，還直笑，而且他輕功像是極高，功力遠在浮雲子之上，卻又叫浮雲子為師兄。」

白非想不明白，就不去想，抬頭一望，卻見這白雲下院四周已聚集了百十個道士，手裏都拿著長劍，目光都瞧著自己，目光中都帶著冷冰冰的味道，白非暗叫一聲，麻煩來了。

這些崆峒道人在白雲下院四周站著，也不說話，也不動，只有那長身玉立的道人來來回回的走著，忽然又在石慧面前停了下來。

白非目光一凜，又瞪在他臉上，他卻像是沒有看到似的，只對石慧笑嘻嘻的說道：「女娃娃，你看看這麼多人都是來抓你的，你怕不怕？」

他望著石慧直笑，石慧又羞又怒，火最大的卻是白非，怒喝道：「你少說廢話。」

他卻也像沒有聽見，又笑道：「你要是怕，就拜道爺我作師傅，我保險你什麼事都沒有了。」

石慧氣得狠不得他立刻死掉，可是他的那種笑容，卻又使得石慧一句都罵不出來。

白非更怒，望了石慧一眼，卻見她臉紅紅的，想到以前她罵人的樣子，現在這道人如此說她，她對他仍不罵，白非氣得一跺腳，忖道：「你默然情願被人這麼說，我又何必多管閒事！」

那道人更得意地笑了起來，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我就是玉鳶子，玉鳶子就是我，女娃娃，你可要記住喲。」他說話時永遠帶著那種懶散的笑意，笑意中卻又有些那種春天在屋頂上叫著的野貓的意味－－也許比叫春的貓還顯著些。

「玉鳶子！」白非念頭一動，突然面罩寒霜，刷的掠了過去，那玉鳶子倒也想不到這少年有如此身手，也吃了一驚，往後退了一步，道：「這位施主可是也想找個師傅吧？」

白非冷笑一聲，道：「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讓我在這裏碰到武林中鼎鼎有名的道家名劍手『玉面飛鳶』史長青。」

崆峒掌教

「你也知道我的名字？」那道人得意地笑著道。

白非笑聲裏寒意更濃，又道：「閣下在中原武林中，真是人人皆知的大人物，何況是我？」他笑聲一頓，又道：「家父昔年皆告訴小可，以後闖蕩江湖，平時必須留情，替人留三分活路，只是碰－－」

他故意拖長語音，果然看到玉鳶子臉上已有難看的神色露出來，於是他冷笑一聲，又道：「若是碰見閣下，卻必是要早些送閣下到西天去，因為閣下如多留一日，世上就可能多有一個女子要被玷污，就像閣下以前姦淫自己的嫂子一樣。」

這玉鳶子亦是崆峒掌教的師弟，此刻當著這麼多崆峒弟子，被人說得如此，按理說他應該暴怒才合乎原則，哪知他聽完了這些話之後，本來有些怒意的臉，此刻反而恢復了那種似笑非笑的神色，噓了一口，用眼睛飄著石慧道：「女娃娃，你聽見沒有，你的朋友吃醋了哩。」

白非忍不住臉微紅，他確實有些醋意，只是在聽到這道人就是玉面飛鳶後，他的醋意立刻變成怒火，憤怒與嫉妒原本不就是最親密的朋友嗎？只是白非此刻的憤怒卻並非基於嫉心，而是他猝地出乎正義和玉鳶子此名所表示的意思。

原來這玉面飛鳶竟是武林中近十年來最令江湖中俠義之士痛恨的人物，因為他是個飛賊，偷的不但是人家的財物，還包括了人家家中閨女的貞操，有時，甚至連她們的心都偷去了，因為處女貞操和心往往是連在一起的。

採花，是武林中正直之士所最不恥的行為，這玉面飛鳶自然也成了武林中正直之士所最不恥的人物，幾乎人人都欲誅之而甘心，可是他武功甚高，輕功尤高，人又滑溜，別人竟莫奈其何。

這玉鳶子此刻睥睨作態，根本沒有將白非罵他的話放在心上，他雖也是崆峒弟子，但武功還另有人傳授，就連本門掌教對他亦不無忌憚，至於別人的態度，他自然更不放在心上。

此刻白非怒火更盛，厲叱道：「今天我若不叫你這個淫賊納命，我就不姓白。」

說完身形一動，快如雷電。

玉鳶子平日自負武功，總是一派大宗主的樣子，此刻只覺得眼前一花，已有一股冷風襲向前胸「期門」穴，他這才大吃一驚。

這種和隔空打空相近的指風，經白非這輕描淡寫的一使變得極為驚人，玉鳶子驚異之下，甩肩錯步，向左一擰身，右掌刷地擊出，守中帶攻，身手不但快極，而且極為瀟灑。

白非冷笑一聲，並沒有將這已可在武林稱雄的一招放在眼裏，指風搶出，竟在一招之內連點了玉鳶子「肩貞」、「曲池」、「軟麻」三處大穴，更是一氣呵成，曼妙自如。

白非這一出手，知機子才變了顏色，須知他也是此刻崆峒派中號稱九大劍仙的一人，自然識貨，不禁暗忖：「這年輕人竟會有如此武功！」心中一動，想到另一件事，雙眉更是皺到一處。

玉鳶子連連倒退，忽然喉間彷彿低低地呻吟了一聲，身法大變，舉手投足間都變得軟綿綿的，像是一個思春的少婦在打著自己不能同情的丈夫，而且喉間那促似呻吟卻又並不痛苦的呻吟，他連續不斷的發著，更象徵著某一種意味。

這種武林中誰也不曾見過的身法，果然也使得白非大吃一驚，覺得這玉鳶子的招式竟有說不出的難對付，而且他招式中所隱含的那種意味，更使白非說不出的難受。

不但白非如此，崆峒山的道士們的表情更糟，石慧此刻只覺得希望有一間靜室，讓自己和白非在一起，其他的事全不在意了。

白非和玉鳶子這一動上手，光景可和石慧和浮雲子的大不相同，白非不僅焦躁，他再也想不到在崆峒山上會遇到這種人物，更想不到天下掌法中會有這種見不得人的招式。

三五招一過去，玉鳶子發出的聲音簡直就像是一個天下至蕩的婦人久曠之後遇到一個男人時所發出的那種聲音。

白非劍眉深皺，驀然喝一聲，全身骨節大響，竟是達摩老祖《易筋經》中的「獅子吼」，他殺機已現，存心要這人妖命喪當場。

玉鳶子的呻吟聲果然低微了，但仍不斷的發出來，白非掌風如山，每一掌都內含著足以開山裂石的力道，驀然－－

一個洪鐘般的聲音響起，一個人朗聲說道：「什麼人敢在呂祖殿前動武，還不快給我住手。」聲音之響亮，是每個字都生像是一個大鐵槌，一下下敲到你耳膜上，使你的耳膜嗡嗡作響。

白非和玉鳶子都倏然住了手，卻見一個高大威猛的道人大踏步走了過來，兩道濃眉像是柄劍，斜斜插在炯然有光的眼睛上面，獅鼻虎口，膚色裏透出亮晶晶的紅色，鬍鬚像鋼針似的插在上面。

這道人一走過來，崆峒道人們臉上都露出肅然之色，玉鳶子也收起了他那種似笑非笑的神色，居然垂首合掌起來。

白非、石慧暗忖：「此人在崆峒派中地位一定甚高。」他們卻未想到，這高大威猛的道人，就是西南第一劍派的掌門人崆峒玄天子。

這玄天子目光似電，先在玉鳶子臉上一掠，然後便掃向白非、石慧的臉上，朗聲說道：「兩位施主就是和敝派過不去的嗎？」

說話口吻完全是武林豪士作風，哪有一絲出家人的身份？

白非冷然望著他，並未說話，石慧卻道：「是你們崆峒派要和我們過不去，我們還有事，才不想招惹這些麻煩呢！」

玄天子望了她幾眼，突然仰天長笑，道：「這位女施主年紀輕輕，卻想必一定是高人門下。」他突然臉色一整，說道：「只是你的師長難道沒有教你說話的規矩嗎？十年來，江湖上無論是什麼成名露臉的人物，到我這崆峒山來，還沒有人敢像你這樣對我說話的。」詞色之間，咄咄逼人。

白非、石慧互相交換了個眼色，此刻他們心裏已猜到幾分，這道人就是崆峒掌教。事已至此，白非心裏才有些作慌，方才他和玉鳶子交手數十個照面，雖似佔了上風，但究竟也未能將人家怎樣，看來這崆峒派倒也不可輕視。

「那麼今日之事，該是如何一個了局呢？」白非不禁有些著急，但是他卻不能將心中所思量的事露出來，表面仍然是若無其事的樣子。

石慧卻沒有這麼樣的鎮靜了，她似乎隨時準備著出手的樣子，玄天子瞪了她幾眼，突然聽見暈迷中的浮雲子發出呻吟之聲。

他濃眉一皺，走了出去，向知機子問道：「二師弟的傷勢如何？」

知機子皺著眉道：「彷彿筋骨已斷，小弟不敢隨便移動，受傷之處，血脈雖已經止住，裏面的暗器，小弟卻不敢拿出來。」

玄天子哼了一聲，道：「這麼狠毒的手法。」突然疾伸雙手，在浮雲子左肩的傷口兩邊一按，一個金光燦然的彈丸突然跳了出來，他右手食中兩指一夾，將那彈丸夾在手上。

「好闊氣的暗器。」玄天子鐵青著臉，將那暗器攤在手掌上，白非、石慧心中各自一動，都望了對方一眼，因為他們知道彼此都沒有這種暗器的呀！心中不禁更大惑不解起來。

「你姓萬？」玄天子眼光逼人的望著石慧。

石慧卻淡淡的一搖頭。

玄天子神色又一變，道：「你從哲里多來的？」

石慧又一搖頭，忖道：「這道士怪問些什麼？」

玄天子目光像利刃般的盯在石慧臉上，冷笑道：「你把我玄天子看得也太不懂事了，普天之下，用黃金打造的暗器，除了湖北平江的萬家堡和青海通天河邊的哲里多的齊青寨中的人物，還有誰用得起？可是你若想憑著這兩家的聲名就來此崆峒山撒野，我玄天子可還是不答應。」

「黃金打造的暗器！」石慧更驚疑，又望了白非一眼，卻見白非臉上正露出一個奇怪的表情。

金彈之來

「其實，這兩家與我倒都有些淵源，無論你們從何而來，我看在你們師長的面上，也該從輕發落。」玄天子朗聲道：「只是你們年輕人做事太狂，竟無端用暗器傷了我師弟，又在這白雲下院裏撒野，我雖存著此心，但輕輕易易放了你們下山，豈非折了崆峒威名，你兩人若是知機……」

他人雖長得高大魁偉，說起話來卻有些婆婆媽媽的，石慧不耐煩的一皺眉。

玉鳶子在旁接口道：「這兩個後輩猖狂已極，非教訓教訓他們不可！」

石慧冷笑道：「應該教訓的是你。」

玉鳶子冷森森一聲長笑，道：「好，好，好。」

他話尚未出口，玄天子亦接口怒道：「這種不知禮教的後輩，我也容你不得。」

白非冷言旁觀，看到這崆峒派竟有些亂糟糟的樣子，掌門人也全然沒有一派宗主的樣子，不禁有些好笑，但他對玉鳶子的武功卻又不免驚異。

他自忖身手，對付這些崆峒道人，勝算自是極少，唯一的辦法，就是一溜了之，在這種對方人數超出自己太多的情況下，白非認為即使溜走，也算不得是什麼丟人的事。

他既有成竹在胸，面上越發安詳從容，石慧見著他這副樣子，也大為放心，這兩個出道江湖不久的年輕人，在如此許多高手的環伺之下，仍然是一派篤定泰山的樣子，倒將那些怒火沖天的崆峒道人看得個個都不知他倆在弄什麼玄虛。

這就是人類的劣根性，當他們的敵人越鎮定時，他們自己就越不鎮定。

此時，他們之間的情況是非常微妙的，完全佔著優勢的崆峒道人，反比劣勢中白非和石慧緊張得多，一時竟沒有舉動。

驀然，觀外又跑進十幾個道人來，白非側目望去，看見好像是方才由觀內出去的那十餘個提劍道人，方才在他心中轉過的念頭此時又動了起來：「難道還有什麼別的人也在此山中生事嗎？」

進來的道士看到玄天子也在此處，似乎吃了一驚，其中為首兩人走了過來，躬身道：「大師兄怎麼也下來了？」

玄天子鼻孔裏哼了一聲，道：「那個小賊抓著了沒有？五師弟，你輕功一向最好，這次難道又將人追丟了？」

那道人名凌塵子，在崆峒九大劍仙中輕功素來不錯，此刻聽了玄天子的話，臉卻不禁紅了起來。

白非在旁一皺眉，暗忖：「哪有師兄這樣說師弟的？」他卻不知道凌塵子和先前那道人知機子在崆峒派中最為正派，平日與師兄弟們相處得卻不甚和睦，反而和那脾氣古怪的浮雲子比較投緣些。

凌塵子低下頭去，另一個道人卻道：「我和五師兄帶著十來個弟子將崆峒山搜了一遍，一個人影子也沒有看見，那廝昨晚來此騷擾，此刻恐怕早就走了吧。」他望了白非和石慧一眼，又道：「這兩人是誰呢？」突然面色一變，道：「二師兄怎麼了？」目光再掃回白非和石慧身上時，已換了一種看法了。

凌塵子看到浮雲子受傷，也吃了一驚，趕過去，玄天子卻將那金彈丸交給說話的那年輕道人，道：「你看看這個。」

那道人叫明虛子，是玄天子最小的師弟，接過金彈丸只看了一眼，就搖頭道：「不知道。」目光有意無意間卻飄向玉鳶子。

玉鳶子神色果然一變，故意裝出咳嗽的樣子，低下頭去。

這幾個道人的一舉一動，都沒有瞞過白非的目光，此刻他心中又一動，走到石慧身側悄悄問道：「這暗器不是你發出的吧？」

石慧愕然搖頭。

白非臉上露出喜色，突然朝玄天子當頭一揖，朗聲道：「道長派中好像另有他事，小可也不便打擾，想就此告辭了。」

他此話一出，石慧卻不禁愕了一下，崆峒道士更以為他有了神經病，玄天子怔了一下，才怒道：「你想走，可沒有這麼容易呢！」

白非笑嘻嘻的又道：「小可為什麼走不得呢？」

玄天子越發大怒，氣得說不出話來，玉鳶子緩緩踱上來，道：「你在本山傷了人，要走的話，先得當眾磕三百個響頭，還得吊在樹上打五百皮鞭，要不然，道爺就得在你身上留下點記號。」

白非咦了一聲，故意裝出茫然不解的神色來，說道：「誰在山上傷了人？」

玄天子大怒喝道：「你還想賴！」

玉鳶子慢條斯理的一擺手，道：「不錯，你是沒有傷人，你的朋友卻傷了人，你要想走的話，一個人走也未嘗不可。」說話時，眼睛卻在瞟著石慧，意思好像是在說：「你看，你的朋友要撇下你了。」

石慧心裏有氣，卻也不禁奇怪白非的舉止。

白非笑了一下，卻道：「非但我沒有傷人，我的朋友也沒有傷人呀。」

石慧恍然大悟，連忙道：「這暗器不是我打出來的。」

玄天子怒道：「你們想賴，可找錯人了，這暗器不是你發出的，是誰發出的？」

白非笑嘻嘻的一指玉鳶子，道：「這個，你要問他才知道。」

他極為仔細的注視著玉鳶子的表情，玉鳶子面上果然吃驚的扭曲了一下，但是立刻又以憤怒的表情來掩飾自己的驚恐，並且大聲喝道：「胡說！」聲音中，卻已有不自然的味道。

這一來，局面急轉直下，這幾個道人沒有一個不在驚異著，只是有些人驚異的原因和在場的其他大部分人都不相同罷了。

玄天子用眼角去看玉鳶子的表情，知機子和凌塵子根本就瞪著眼看他。

明虛子掠前一步，大聲喝道：「師兄和這種小子多嚕嗦什麼，快點把他們結束了，不就完了嗎！」手腕一抖，竟將背後斜插著的長劍撤了下來，「刷」的向白非剁去。

這一劍來勢頗急，白非也確實吃了一驚，他萬萬想不到這明虛子竟然敢動手，身形一動，方自避開，卻聽得鏘然一聲長吟，本來攻向他的劍光，竟也隨著這一震而停頓了。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架開明虛子這一劍的，竟是崆峒的掌門玄天子，明虛子一驚之下斜退兩步，將劍倒提著，愕愕地看著他的大師兄，面上雖是一副茫然不解的神色，然而在這種的茫然不解的神色之後，卻隱藏著一份驚恐。

是以，他一時說不出話來，白非和石慧也瞪著眼睛望著玄天子。

這崆峒的掌門人鐵青著臉，目光一掃，沉聲向白非道：「你方才說的話是什麼意思？那暗器和我師弟有什麼關係？」

這次卻輪到白非一怔，須知他說那暗器由來要問玉鳶子才知道，只不過是他從觀察中所得到的一種揣測而已，根本沒有事實的根據，此次玄天子要他說，他如何說得出來？

他這一沉吟，明虛子提劍再上，喝道：「你小子竟然敢在崆峒山上胡亂含血噴人，這暗器不是你發出的，是誰發出的？」

玄天子含著怒意的目光，此刻也正和其他的崆峒道人們一樣，都瞪在白非臉上，這種眼光，使白非全身起了一種極為不舒服的感覺。

他知道此刻情況已遠比方才嚴重，只要他答話稍一不慎，這麼多崆峒道人帶著的長劍，就會毫無疑問的一齊向他身上招呼。

這麼多人的地方，竟然靜得連呼吸聲都聽得出來，石慧臉上有些不正常的蒼白，悄悄地向白非站著的地方靠過去－－

玉鳶子帶著陰狠的微笑，一步步向白非走了過去，明虛子用中指輕輕彈著他手中那柄精鋼長劍的劍脊，發出一聲聲彈鐵之聲。

倒是躺著本來已經暈迷的浮雲子此刻已漸清醒，偶爾發出些輕微的呻吟之聲，和明虛子的彈鐵聲調和成一種極不悅耳的聲音。

白非知道，只要他一開口，這靜默便要爆發為哄亂，而此情此景，他卻非開口不可，決不可能就這樣靜默下去，於是他在心中極快的盤算著，該如何說出這有決定性的一句話。

這種暴風雨前的沉默最令人難耐，是以雖是短短一刻，但卻已令人感覺到好像無限的漫長，尤其是白非，這種感覺當然更要比別人濃厚些，他甚至覺得這其中已令他有沉重的感覺。

突然，竟有一連串輕脆的笑聲傳來，彷彿是來自正殿的殿脊之後，這種沉重的空氣也立刻被這一連串笑聲劃破。

隨即而來是十數聲厲叱：「是誰？」那是一些崆峒道人幾乎同時發出的，「嗖嗖」幾聲，玉鳶子、明虛子以及玄天子等都以極快的身法，向那笑聲發出之處掠了過去。

白非眼珠一轉，極快的決定了一個對策，身形一轉，拉著石慧的手，低喝道：「走！」

兩條人影隨著這走字，輕鴻般的在這些崆峒道人都望著殿脊那邊之時從另一個方向掠了出去。

石慧的輕功，在武林中本來就可算是一流身手，此刻稍微再借著些白非的力道，兩人一掠出白雲下院的圍牆，就像兩隻比翼而飛的鴻雁，幾乎是飛翔著似的掠出很遠。

等到他們已確定後面沒有人追來的時候，就稍微放緩了些速度，石慧低低埋怨道：「我們也沒有做錯什麼事，又不見得怕那些惡道士，何必要跑呢？這麼一來，倒好像我們膽怯了。」

白非一笑，道：「在這種時候，和他們講也未必講得清楚，一個不好，眼前虧就吃定了，我們還有事，和他們嘔這些閒氣幹什麼？何況－－」他略為停頓了一下，望了望石慧，又笑了笑道：「以後我們又不是不能再來和他們評理。」

石慧點了點頭，但總覺得他的話中缺少一些什麼東西，卻不敢斷定那是什麼，但是她認為，若換了謝鏗，就絕不會逃走的。

於是她也笑了笑，忖道：「但是謝鏗現在弄成什麼樣子了？」她又替白非高興。確實人類的一切，都很難下個斷語，遊俠謝鏗雖然義氣為先，但卻似乎有些愚，白非雖然聰明，但卻又似乎缺少了大丈夫的氣概，至於到底是哪一種做法較為正確呢？那就非常難以斷定了。

也許這兩種做法都對，只是以當時的情況來斷定吧，做任何一件事，都該是就那件事本身的價值來決定做法的。

深山女妖

崆峒山屬六盤山系，幽深林重，雖已秋濃，但山中有些地方還是蒼蒼鬱鬱，石慧、白非初至崆峒山，掠了一陣之後，才發現自己所走的並不是出山的方向，反而入山更深了。

石慧嬌笑著，俏嗔道：「看你這副樣子，像是真的慌不擇路了，我可沒有學到你洞裏的那些鬼畫符，沒有你那麼大的力氣，跟著你這麼樣亂跑，我可真有點受不了啦。」

說著，她就真的不走了，白非拉起她的手，輕輕親了一下，笑道：「我們兩個找一個地方一起坐坐，休息一下好不好？」

石慧用春蔥般的手指在臉頰上劃了一下，嬌笑道：「羞不羞，誰要和你坐在一起休息呀？我要一個人坐。」

白非一笑，左手一攬她的肩頭，右手一抄，竟將她整個人抄了起來，颼的掠在一棵梧桐巨大的枝椏上，連梧桐子都沒有落下一顆。

石慧嬌笑著，伸手去捶他的胸膛，卻只是那麼輕和那麼甜蜜，使得被捶得人不但不痛，反而有一種輕飄飄的溫馨之感，於是他就笑著說：「好舒服呀，快多捶幾下。」

「我偏不要。」石慧笑著臉都紅了，像是真的一樣的掙扎了一下，然後就像隻綿羊似的躺進白非的懷裏，帶著一聲長長的幸福的呻吟。

像是一對呢喃著的春燕，兩人在那梧桐樹的枝椏上建起了愛的小巢，幸福得忘卻了這是在崆峒山，忘卻了他們還有被搜捕的危險，忘卻了他們還要做的事，甚至忘卻了這是秋天。

石慧方自伸手去攬，白非卻驀然一甩手，厲喝道：「是什麼人？」

石慧立刻跳了起來。

白非左手一按枝椏，「嗖」的掠了出去。

他瘦削而挺逸的身軀一離開樹幹，竟盤旋著在空中一轉，像是一條水中的游魚，又像是一條雲中的飛龍，無比的美妙。

石慧呆呆的望著，此刻她好像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孩子似的，完全處於被保護的狀況之中，只是在欣賞著她的保護者曼妙的身法。

她卻不知道，除了她之外，還有一人也在熱烈的注視著白非的身形，然後忍不住叫出來：「哎喲，好漂亮的輕功呀！」雖然是一口極不純粹的官話，然而語聲中的柔脆卻使人忘去了她方言的惡劣。

白非雙手一抬一張，「颼」的朝那方向掠了出去，那是另一棵巨大的梧桐，哪知在他身形還未到達的時候，那株梧桐上也極快地掠出一人來，從他身側電也似的擦了過去。

若不是他，換了別人，那幾乎很難覺察到有人從身旁擦過去，因為兩人的速度都是那麼快，在這種時候，可看出白非功夫的超人之處了。

他身形一頓，竟然憑著這一口未歇的真氣，在空中又是一個轉折，像是一條擺尾的神龍，在空中竟完全換了一個方向，向那人去的地方掠了過去，這種身法，更不禁令人歎為觀止。

他這裏方自轉折，那邊又響了起來先前那柔脆的口音道：「好妹妹，你怎麼那麼兇呀？一見面就動手打人。」

就在這話說了一大半的時候，白非也掠了過去，那就是在他們先前依偎著的枝椏上，此刻除了石慧之外，又多了一人。

望著這人，白非不禁奇了，在這瞬間，他腦海中又轉過一個念頭：「怎麼世上的奇人竟全讓我一個人撞見了？」

在這枝椏上，飄然站著一個美得出奇的身軀，這身軀上曲線的曼妙，被她那件輕紗般的衣服掩映得更為動人。

頭髮長長的披到兩肩上，漆黑的眉毛下是漆黑的眼睛，眼珠那麼大，是以當人們看著她眼睛時，竟想不到她還有眼白，再加上挺直的鼻子，小而豐滿的嘴唇，就形成了一個和她身材一樣秀麗、一樣令人心旌搖盪的臉龐－－這是一個美得出奇的美人，然而卻太美了，美得竟使人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美得使人覺得她幾乎已不像是人類。

這就是白非為什麼會認為她是奇人的原因，也就是為什麼石慧在打了她一掌之後就目不轉睛地望著她，也忘記了再次出手的原因，石慧也算是絕美之人了，然而見了這女人之後，她心中也有些不自然的味道，甚或嫉妒，只是石慧的美卻遠比這人的美可愛，石慧若知道這點，她就會自然多了。

那女子俏笑著，眼睛也在石慧和白非兩人的臉上打轉，然後笑著：「真是一對兒，珠聯璧合，看你們的這副親熱樣子，真叫人羨煞，連我這個木頭人，都有點兒動心了。」

她眼光再次碰到白非的時候，石慧不高興的嘟起嘴來，心裏暗暗罵著：「女妖怪！」深秋風寒，這女子竟披著輕紗，在這深山荒林中倏然出現，倒的確有些女妖怪的樣子。

來自青海

白非愕了許久，才期期艾艾地說道：「姑娘是……」在這女子面前，他口齒竟變得很遲鈍的樣子，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石慧見了更有氣，替他接下去道：「你是什麼人，找我們幹什麼？」

那女子咯咯的笑著，道：「小妹妹，你別這麼兇好不好，姐姐我還幫過你們的忙呢！」她頓了頓，又道：「噢，我知道了，你不高興的原因，是因為我打擾了你們是不是？」

白非臉好像微微紅了一下。

那女子又道：「可是我剛才替你打了那鬼道士兩彈丸，功過也該算是兩相抵消了吧？」

她此話一出，白非和石慧都不禁驚異的「噢」了一聲，立刻想到方才在殿脊所發出笑聲，將崆峒道人注意力都移開，使得自己能乘亂掠走的人，也就是這個美得出奇的女子了。

「怪不得她說幫過我們的忙。」白非、石慧不約而同的暗忖著，但是對這女子卻仍不免懷有戒心，因為這女子無論從裝束、舉止抑或是行動上去看，都顯得太過奇怪了。

因此他們在瞬息間也找不出什麼適當的話來說，微風吹過，將那女子身上穿的輕紗長衫的下襬吹了起來，露出她穿在一雙縷金鞋子裏凝玉般的雙足和雙足上一段嫩藕般的小腿。

這情景就像是九天仙女突然降落在這深山的梧桐樹上，有一種難言的聖潔之美，而沒有半分淫邪的意味，白非的眼光像是隨著那陣風吹到她的腿上，石慧看著白非的眼睛，哼了一聲，其實她的眼睛也禁不住要朝人家看兩眼。

那女子似乎覺察到了，有意無意間用手捺住長衫，笑問白非道：「你武功真不錯，這些崆峒道士裏，就數那玉鳶子和那個玄天子最難鬥，我到崆峒兩三次了，也不能將他們怎樣。」

她一笑，用手掠了掠頭髮，又道：「可是我也將他們弄得天翻地覆，他們想抓住我，那簡直是做夢。」

白非心中一動，忖道：「原來那些提著劍的崆峒道士就是想捉她的，只是她來崆峒找麻煩，不知她和崆峒派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石慧卻恨恨忖道：「這女子妖行怪狀的，一定不是好東西，看她望著非哥的樣子，真是可恨。」

那女子卻不管他們心裏想著的事，臉上的笑容突然收斂了，兩眼注視著遠方，像是看著什麼，又像根本沒有看著什麼，口中卻低低念著：「玉鳶子－－」聲音中包含著的某種意味，使得白非和石慧身上卻起了一陣悚慄。

「對了，這女子一定和玉鳶子有著什麼怨恨，所以在玉鳶子見到那金彈時，會有那種表情。」白非暗暗忖道，只是這樣一個女子會與玉鳶子那種人有什麼關係，卻又令白非不解。

那女子突然回過頭，向白非說道：「你肯不肯幫我一個忙？」

白非愕了一下。

石慧卻接口道：「什麼事？」

那女子一笑，輕輕說道：「我要你們幫我去殺一個人，一個該死的人。」

「玉鳶子？」白非脫口問道。

那女子點頭道：「對了，玉鳶子，我不遠千里從青海趕來，就為的是要親手殺死這個人，這個人一天活在世上，我就一天不舒服，他死了，我要將他的皮鋪在我的床上，將他的肉一口口地吃下去。」

「這女子和玉鳶子之間的仇恨竟這麼深，可是我連她的姓名都不知道，我怎能幫她這個忙，何況他們誰是誰非還不知道哩？」

白非沉吟著，心中卻又突然一動，忖道：「她是從青海來的－－」這女子的言行，很容易的就讓人聯想到天妖蘇敏君身上。

「幫你的忙，也可以，不過－－」白非道。

那女子立刻急切的接下去說道：「不過什麼呢？」

白非笑了一笑，用眼睛阻止住那在旁邊已露出不忿之色的石慧，朗聲道：「只不過姑娘既住在青海，不知可否也幫小可一個忙？」

「什麼忙？」

「青海海心山，隱居著一個武林中的奇人，姑娘可知道嗎？」白非一笑，輕描淡寫的說道。

那女子卻神色大變，問道：「你找她有什麼事？」神色之間，一望而知這女子和海心山的天妖蘇敏君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而她這種神態立刻引起了白非的極大興趣，也使石慧面上的忿怒之色轉變成詢問和驚疑的態度，因為她已知道白非的用意，而白非的這種用意是不會引起她的嫉妒的。

那女子的眼睛瞪著白非。

白非道：「小可有些事，想到海心山去謁見老前輩，姑娘如果認得這位前輩，不知能否為小可引見引見？」

那女子噢了一聲，冷冷說道：「那是家師。」

白非和石慧又吃了一驚，那女子卻又冷冷說道：「假如我不替你引見家師，你就不幫我這個忙，是不是？」她「哼」了一聲，又道：「這算是交換，還是算做要脅？」

白非臉又微微有些紅，避開她刀一般銳利的目光，緩緩地說道：「不是這意思－－」

石慧卻搶著道：「只要那玉鳶子確實該死，我就幫你殺了他。」原來她對玉鳶子也有著非常惡劣的印象，是以毫不考慮的說出此話，言下之意，卻也是叫那女子說出為什麼要殺玉鳶子的原因。

「那玉鳶子和我仇深似海，若有人幫我殺了他，我無論怎樣報答都行。」那女子說道。

白非卻一皺眉，忖道：「她話無異是答應了替我引見蘇敏君，但卻不肯說出她為什麼要殺死玉鳶子的原因，難道她和玉鳶子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嗎？」

白非疑心又想，那女子卻飄飄的走向石慧，道：「妹妹，你也是女人，你總該知道，天下之間最可恨的就是男人。」

石慧聽著她的話，一邊卻望著白非。

白非更是哭笑不得，這女子指著和尚罵禿驢，這句話很明顯的將他也罵了進去，他愈想愈不是滋味。

哪知石慧卻說道：「我看玉鳶子那傢伙也可恨得很，不過他們崆峒派裏道士那麼多，怎麼能有辦法動手殺他？」

白非聽了，先是一愕，突然想起玉鳶子對石慧的態度，一笑了然。

那女子道：「妹子，你真好。」竟拉起石慧的手，面上也流露出感激的神色，道：「只要你們答應，我就有辦法對付那傢伙。」

白非暗忖：「我還沒有答應，她卻將我也算上了。」

但是他此刻卻又怎能說出不答應的話來？只見那女子將石慧拉到一邊，嘀嘀咕咕的在石慧耳邊說了許多話，石慧一面聽一面點頭，白非更是不知道那女子究竟在搞什麼鬼。

她們兩人講了許久，那女子足尖一點，身子就輕飄飄的飛了出去，在群木之間一閃而沒，輕功竟是高絕。

白非雖微有些吃驚，忖道：「這天妖蘇敏君的弟子，武功竟如此好，但卻怎麼又說不是那玉鳶子的對手呢？」他又想起和玉鳶子動手的情況和玉鳶子那一身怪異絕倫的身法，又奇怪玉鳶子即是崆峒門下，怎麼武功卻是這種旁門的傳授？

他一抬頭，石慧正向他行走，眼圈竟紅紅的，他驚問道：「慧妹，你怎麼啦？」

石慧一嘟嘴，道：「你們男人壞死了。」

白非一笑，他知道石慧一定聽了不少那女子罵男人的話。

石慧見他不出聲，「喂」了一聲，又道：「你幫不幫我的忙？」

「什麼忙？」白非笑問。

石慧道：「我要殺死玉鳶子那壞蛋，你幫不幫我的忙？」

白非暗暗發笑，忖道：「這倒好，要殺死玉鳶子，竟變成她的事了，變成了她的事，還不就等於是我的事一樣，唉，又是一樁麻煩。」

他心裏在想著心事，石慧卻已怒道：「你不肯幫忙就算了，你一個人到青海去好了，我也不要幫你的忙。」她「哼」了一聲，又道：「男人果然不是好東西。」一轉身，將臉背了過去。

「我又沒有說我不幫忙。」白非笑道，「可是你們講的事，總該也讓我知道一點兒呀。」

石慧「噗嗤」一笑，道：「偏不讓你知道。」卻轉過身來，朝白非道：「我們就在這裏候著，等一下那姐姐將玉鳶子引來，你就動手殺了他。」

白非又一笑，忖道：「我這算是什麼呀？」俯身往枝椏上一坐，道：「你們到底講的什麼，我若不弄清楚了，怎麼能隨隨便便的就殺人？那玉鳶子壞，可是壞在什麼地方呢？」

石慧嘟嘴道：「我說他壞，就一定壞，難道你不相信我？」

女人，就是這麼奇怪，當她確定了一件事之後，她就認為那件事就是真理，石慧也並不例外，當她願意相信一個人的話的時候，她就完全的相信，甚至連半分懷疑都沒有。

白非可不和她一樣，他將這事前前後後思量了一遍，他知道幫那女子的忙，對自己一定有好處，而且那位石慧口中的那姐姐，看樣子也不像是動不動便想殺人的人，那麼這玉鳶子必定有他該死的原因，只是他卻不禁渴望知道石慧和她的那姐姐說話的內容，石慧不講，他更好奇。

他卻不知道叫一個女子說出秘密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去問她。

天妖秘技

白非俯著頭想心事，石慧卻忍不住坐到他旁邊，道：「你是不是想知道那姐姐的事？」她不等白非回答，又道：「我告訴你也可以，不過你一定要守秘密，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白非暗忖：「她怎麼又肯說了？」側望了她一眼。

石慧已恨恨說道：「這玉鳶子真該死，他騙了那姐姐的武功，還騙了那姐姐的身子，卻將那姐姐一丟了之，你說他該不該殺？」

聽了這幾句話，白非不但沒有弄清楚，反而更糊塗了，石慧這才將方才那女子和她說的話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

原來那女子姓那，是青海通天河邊哲公多齊齊堡主那長春的愛女，叫那霞子，昔年天妖蘇敏君被中原武林所逼，竄入青海時，受過那長春的恩惠，將她收為弟子。

齊齊堡主以無比財力，在青海海心山上為蘇敏君建造了棲身之地，那霞子借著先天的無比美貌和後天的無比魅力，隨著使武林中高手不知凡幾、迷離傾倒的一代妖物蘇敏君，在這海心山上修習天妖蘇敏君的秘技。

一晃數年，春花秋月，那霞子正是憂情之年，久居深山，自是寂寞，就在她離開海心山回齊齊堡省親的時候，遇著了雲遊青海的崆峒道人－－玉鳶子。

也就在這時候，那霞子被曾顛倒過無數人的「情」字所顛倒，不但和這雖是道家卻極風流的玉鳶子結下孽緣，而且不惜違背師令，將天妖蘇敏君的秘技「蝕骨銷魔倩女迷情大法」私下傳授給玉鳶子，結果卻是玉鳶子悄悄一走，她自己被蘇敏君幽囚於海心山絕頂石窟中三年，若不是她父親齊齊堡主，恐怕已早就被廢去武功了。

是以當她得到自由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到崆峒來尋找這負心薄情的玉鳶子，哪知她此刻竟不是身兼崆峒內功心法和天妖秘技的玉鳶子敵手，除了不斷的在崆峒山上擾攪之外，對玉鳶子卻一點兒辦法也沒有，是以她才會有求助之事。

那霞子將這些事告訴了石慧，石慧此刻又告訴了白非，她亦是為情顛倒之人，說起來有聲有色，比那霞子還要動聽，出神聽著的白非也不禁摩拳擦掌，恨聲大罵起玉鳶子來。

「現在那姐姐去把玉鳶子引到這裏，你就下去和他動手，我和那姐姐在旁邊幫忙，對付這種事，可用不著講什麼武林道義。」

白非立刻也說道：「對付這種人，確實不要講武林道義。」他沉吟了一下，又道：「可是我卻很奇怪，蘇敏君聽到她徒弟上了這麼大的當，怎麼不親自出面，來收拾這玉鳶子呢？」

石慧當然回答不出：「總有什麼原因吧。」她只得如此道。

兩人坐在樹椏上等了許久，都沒有看到那霞子和玉鳶子的影子，肚子卻有些餓了，白非暗笑自己最近老是餓肚子，石慧則忍著不說出來，因為這是她要等的，若是別人要她等，她一定會早就嚷肚子餓了，女子的自私，即使對她所愛的人，也不例外－－當然除了某種特殊的情況之外。

「那姐姐會不會出事了？」石慧有些擔心地說道，抬頭一望，又道：「你看，天都已經快黑了，我們到山上也快一天了哩！」

「這一下又耽誤這麼久，靈蛇堡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司馬老伯和邱大叔不知道走了沒有？」望著暮色，白非歎氣說道。

「爹爹和媽媽不知道遇見了沒有，他們會不會回家去了呢？」石慧也幽幽說道。

此刻暮色四合，秋意更濃，兩人竟生起了許多種感觸，於是白非說道：「再等一會兒，他們要是還不來，我們就去找他們去，一直坐在這裏死等，我看你也未必受得。」

他話剛說完，臉色就變了一下，拉著石慧躲在枝椏間一個較為陰暗的角落裏，石慧也驀然緊張起來，留意的傾聽著動靜。

片刻，她果然也在秋風之中辨別出夜行人衣袂帶風的聲音，不禁捏緊了白非的手，瞬息，她已看到一條黑影掠來。

「怎麼只有一個人呢？」她有些奇怪，那人影身法絕快，在群木之間盤旋了一陣，然後突然停下來，站在離石慧和白非不遠的一棵樹上，朗聲道：「方才兩位朋友在哪裏？貧道有事當面奉告。」

白非此刻已看清了那人影是誰，低聲道：「玉鳶子。」

石慧驚駭的說道：「這是怎麼回事？」

白非道：「你留在這裏別動，我出去看看。」

伸手折了一段樹枝，嗖的朝玉鳶子身後那個方向打去。

玉鳶子聽風辨位，朝那個方向一轉身，白非在這一剎那裏嗖然掠了出去，飄然落在玉鳶子停身的那一株樹枝之上。

玉鳶子轉過身來時，顯然非常驚異，但卻仍沉住氣道：「閣下好俊的輕功。」

白非冷冷地答話：「道長過獎了。」

玉鳶子哈哈一笑，白非接著說道：「道長說有事面告，不知是什麼事，可是要告訴在下嗎？」

「正是。」玉鳶子又道：「我和那姑娘之間本來有些小誤會，現在已說開了，那姑娘不願兩位在此久候，因此特地叫貧道來通知一聲，兩位不妨到白雲下院去歇歇－－」他略為停頓了一下，又道：「至於日間的事，既然那是誤會，不提也罷。」

白非甚為不高興地「吁」了一聲，道：「道長和那姑娘之間的事也講開了嗎？」心中卻暗忖：「女子真是奇怪，那霞子先前大有將玉鳶子食肉寢皮的樣子，此刻居然已和好了，而且將要我們等在這裏的事也告訴了玉鳶子。」

他除了不高興之外，還有些驚異，因為他再也想不到此事竟是如此結果。

石慧也掠了過來，問道：「那姐姐現在在哪裏？」方才玉鳶子說的話她也聽到了，自然也有和白非相同的感覺。

「姑娘現在正在白雲下院裏，兩位隨貧道一起去，就可以見到了。」

白非沉吟道：「小可倒還有些事，還是－－」

他話未說完，石慧卻搶著說道：「好，我們跟你一起去看那姐姐去。」

白非苦笑一下，無可奈何地一聳肩。

玉鳶子笑了笑，道：「有勞兩位久候，貧道實為不安，到了觀中，貧道再好生謝過。」

白非總覺得這玉鳶子話中有些不對的地方，卻聽得石慧笑道：「你們白雲下院不是一向不准女子進去的嗎？怎麼那姐姐例外？」

玉鳶子的臉色在黑暗中變了一下，只是石慧沒有看到，白非心中卻一動，更覺得此事大有蹊蹺，但是只要他決定做的事，他從不半途放棄，此刻他也下了決心，要看看此事的真相。

「不但那姑娘是例外，就連姑娘－－」玉鳶子一笑，接著說道：「恐怕也將要成為敝觀中數十年來罕有的女客了。」

白非自第一眼見得此人，就對他印象惡劣，此時見他語氣雖然極為客氣，然而卻覺得在他的笑聲中仍帶著些討厭的意味。

此事必然有詐。他暗暗警告自己，當個道士本應心無雜念，清修為上，犯了色戒的出家人，還會有什麼好的東西？他望了玉鳶子那滿帶笑容的臉一眼，又忖道：「我們有那麼重要的事要做，何必為這些不相干的事惹麻煩？」他的理智這樣告訴他，但是他的天性卻和他的理智極為矛盾。

「但是，我們如果就此一走，又算做什麼？此事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就算這道士對我們有什麼壞心，難道我還怕了他？」

須知白非本是個極為好勝也極為好奇的人，這從他以前所做一些事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個性。這種個性如果是生在一個極有信心和毅力的人身上，往往可以獲致極大的成功，如果生在一個浮躁和不定的人身上，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於是他向石慧微一示意，道：「既是如此，我們就隨道長走一趟好了。」

玉鳶子微一稽首，臉上又泛起了笑容。

三人身形動處，各以極上乘的輕功飛掠，這當兒，三人輕功的強弱很明顯的就分出高下來了，石慧輕功雖亦得自親傳，但一來是功力較淺，再來也是本身的體質關係，在三人中完全居於劣勢，只是兩人並未超越她，仍然不即不離地跟在她左右，玉鳶子竟也一絲沒有炫技之意。

白非一路盤算，這事可能發生的任何結果，「可能那姑娘被他擒住，而被逼說出我們的藏身之處，是以這玉鳶子道人就來將我們騙到他們的巢裏去，好想個辦法來對付我們。」

他暗中得意的一笑，自認為這個猜測極為近乎事實，「但是你想不到我已識破了你的詭計了吧。」他狠不得此刻就將自己心中的猜測告訴石慧，然後再看看石慧臉上讚美的神色。

世上沒有任何一件事物比情人的讚美更為甜蜜，一個一生沒有受過情人讚美的男子不是個白癡，就是個蠢才。

恍眼之間，白雲下院的院牆已隱隱在望，石慧突然問道：「你的二師兄好了些嗎？」

玉鳶子尷尬一笑，正不知如何回答。

石慧卻又笑道：「現在你們的掌教師兄該知那暗器不是我發的了吧。」

白非再次望了玉鳶子一眼，卻見他臉上除了尷尬之色外，並沒有一些別的神情。

大出意外

白雲下院本是朝西而建，但這玉鳶子卻領著白非、石慧兩人繞到東面，卻是這白雲下院的後面，白非心中自然又生了疑慮，「他不將我們引到觀門，卻繞到這後面來幹什麼？」

石慧卻直截了當地問道：「我們為什麼不從正門走進去？」身形已無形中頓下來。

玉鳶子顯然又遇難題，沉吟半晌，期艾著道：「由正門進去，有……有許多不便之處。」

他望了石慧，又立刻接著道：「還望兩位能體諒貧道的苦衷。」

白非暗哼一聲，忖道：「你這廝又在玩什麼花樣？」

這麼一來，白非更加提高了警覺，從目光中傳給石慧，那玉鳶子卻道：「兩位跟著貧道來吧。」

縱身一掠，如飛鷹般掠進了院牆。

白非身形也微動，悄悄一拉石慧的衣襟，輕聲道：「慧妹，小心了。」

石慧若有不解的一點頭，兩人也跟蹤掠入。

玉鳶子當然對這白雲下院極為熟悉，三轉兩轉，經過的路居然一個人影也沒有。

白非的眼光卻不住四下觀望，仔細的察看著四周，以防萬一有什麼突生之變，在這裏，他可不能不分外小心了。

這白雲下院的丹房，本是依照著四合院的格式所建，每間丹房的窗子都嚴密地關著，此刻這白雲下院中極為靜寂，只在隱隱中，可以聽得到一些低低唱著經文的聲音。

暮霞低垂，鐘聲又起，這白雲下院在此時竟平添了幾分道氣。

玉鳶子並未施出輕功，但腳步卻放得極輕，生像是他也怕驚動別人似的。

白非方才的猜測此刻已有了些動搖，覺得事情的發展，也未必盡如他所料，於是對玉鳶子的行動，更覺得奇怪起來。

「難道他說的話是真的？」白非說什麼也不相信，對這玉鳶子恨入切骨的那姐姐，會又和他重修舊好而真的是在這白雲下院裏，等著玉鳶子將自己和石慧找回來的。

而且無論如何，這白雲下院畢竟算是座道觀，總不能讓玉鳶子當作他和情人幽會的地方呀！難道崆峒派的教規，真的形同虛設？

他左思右想，越發想不出個所以然來，抬頭望處，玉鳶子已停住腳步，站在那四面周圍的一排丹房之外的另外一排丹房的左側，也就是這排丹房從東面數起的第一個門口。

白非目光像一隻獵狗似的努力的搜索著這四周有什麼異處，因為這關係著他自己和石慧的吉凶，也關係著另一人的吉凶。

但是這排丹房也像其他的任何一間丹房一樣，門窗嚴閉，甚至連誦經的聲音都沒有，白非卻仍不敢有絲毫大意，因為這些嚴閉門窗裏說不準什麼時候會遞出一件兵刃，或者是打出幾樣暗器，自己只要微一疏忽，就可能傷在這些兵刃之下。

果然－－

驀地第一間丹房緊閉的門微微開了一線，一隻手倏然伸出，白非也驀然一驚，腳一轉，位踏奇門，已是備敵之態。

哪知玉鳶子卻微微一笑，拉住從門裏伸出來的手，探首入門低低說了兩句話，便回過頭朝白非笑道：「那姑娘請兩位進去。」身形一側，讓開進門的路，垂首而立。

那門此刻已是虛掩著，玉鳶子的態度上也沒有一絲不對的神色，然而白非卻仍在躊躇著，考慮著這其中可能有什麼陰謀。

他想以眼色阻止住石慧，讓她也像自己一樣的小心些，哪知石慧卻叫著：「那姐姐真的在裏面。」腳步一動，已跨到門口。

白非心中猛然一轉，一個箭步竄了上去，對石慧道：「讓我先進去看看。」他是怕這房裏埋有什麼暗算，那麼他先進去總比石慧先進去好，這一來是因他的武功此刻已高出石慧甚多，再者卻是他寧願自己受傷也不願石慧受到傷害。

他這麼一個舉動，很明顯地透出對玉鳶子的不信任來，可是玉鳶子面上卻仍然沒有不滿的，表情笑嘻嘻地站在那裏。

這反而更讓白非摸不清他的心意忖道：「事已至此，萬一人家說的話是真的，我這麼一來，不是反顯得太過小家氣。」白非暗暗咬牙，一推門，全身真氣滿凝，跨步走了進去。

丹房裏的光線比外面黑得多，白非眼睛微閉，再猛睜開，目光四掃，臉色卻不禁一變，彷彿極為驚異的樣子。

外面的石慧見他腳步一停，問道：「非哥哥，怎麼了呀？」

白非卻顧不得回答她的話，走上一步，道：「那姑娘，你好嗎？」

原來這間丹房裏丹床上垂首而坐的正是那霞子。

這一來自然大出白非的意料之外，那霞子頭一抬，剪水般的雙瞳在白非臉上一掃，輕輕說道：「你們來了。」語氣之中，透出十分羞澀之意，目光再向白非身後一掠，輕輕笑了出來。

這時石慧已躍到她跟前，拉著她的手，道：「那姐姐，你好嗎？」原來她先前也對那霞子的安危極不放心，因為她也料不到對玉鳶子恨入切骨的那霞子會突然轉變了心意。

是以她和白非在見到那霞子時，都不約而同的問出「你好嗎？」這句話來，其心中的疑慮，也就在這句話裏表露無遺。

那霞子卻以輕輕地點頭、微微地笑結束了他們的疑慮。

玉鳶子也跟著走了進來，面上的笑容益發開朗，這是個任何一個被人家所懷疑的人，一旦事實解開了人家的疑念之後，所必有的笑容，而這種笑容裏，也必然的含有滿足和得意之態。

「這是怎麼回事？」白非暗中茫然問著自己，他不明了那霞子這突然的轉變，但他在看了那霞子眼中所閃著的喜悅光芒和她在百忙之中仍不時拋給玉鳶子的那種親切的目光，他自認為這問題已獲得了解答，於是他輕喟一聲，暗忖：「人類的情感，真是奇妙得不可思議。」

他卻不知人類情感的軌跡在一個陷入愛情的女子心中是不置一顧的。

那就是說，當一個女子深深陷入愛中的時候，她將會蔑視人世間的一切禮教、規範甚至道德，因為她除了對方的愛之外，人世間的其他任何事物都是無足輕重的。

白非的腦海裏有些混亂的思索著，因為他也是深深陷入愛戀中的人，直到石慧拉著他的手臂時，他才從迷茫中清醒過來。

風塵之樂

越過險峻的六盤山，到了渭河支流的靜寧城，白非和石慧才透出一口氣。

自崆峒出山，接著就是一連串重山峻嶺的跋涉，他們雖有一身絕頂輕功，但這種山嶺的攀越仍使他們覺得勞累。

他們別過玉鳶子和那霞子時，白非曾暗暗歎息那霞子對玉鳶子的癡情，他卻不知道玉鳶子對那霞子的情感是否忠實。

但是，身為局外人的他，又怎能在這事件裏多言呢？於是他只得在聽過那霞子詳細地說了青海海心山入山的道路和一些天妖蘇敏君的忌諱之後，便和石慧辭別了他們。

「你看那姐姐和那個道士在一起，會不會快樂？」石慧也曾問這問題，他也同樣的無法回答：「將來的事，誰也無法預料的。」他只得以充滿感懷的口吻這樣告訴石慧。

於是石慧就無言地拉著他的手，靜靜地依偎在一起。

良久，等到兩人心中都充滿了甜意之時，石慧就以滿懷幸福憧憬的口吻說道：「我希望那姐姐也像我們一樣就好了。」

白非也幸福地笑著，他認為「風塵之苦」這句話他一絲都沒有感覺到，只要兩人在一起，就是最艱苦的跋涉也是快樂的。

但是前途仍是十分艱鉅的，他們早就知道，所要去見的是武林中早富盛名的人物，視男人為草芥的女魔，無比的狐媚和狡黠，無比的殘忍和善怒，也是無比美貌的天妖蘇敏君。

但是此刻，他們從那霞子口中，更多知道了這天妖的一些事蹟，這也在他們心中更加重了一些負擔，他們知道，天妖蘇敏君在歸隱青海之後，脾氣竟變得不可捉摸，而且在那霞子的話中還隱隱透露出，除了蘇敏君之外，海心山還另外有些難以對付的人物。

到了靜寧城之後，他們再三商量著如何入手的辦法，但在沒有到達之前，這一切都只不過是空談而已，最令石慧放心不下的是白非只能單身入山，「那老妖怪說不定還有和姐姐那樣的徒弟，你可不准被那些小妖怪迷住喲！」

她口中雖在打趣著，心裏卻真的有些著急，白非一本正經的安慰著她，彷彿只要自家一到海心山，天妖蘇敏君便會將烏金扎雙手奉上似的，其實他自己心中也是毫無把握。

過了靜寧，前面也不是坦途，屈吳山脈，看起來更比六盤山脈更為龐大和險峻，他們準備了些乾糧，便準備越山而去。

此時秋天已過，已經入冬，一入山區，氣候更分外的冷，白非身具內功不傳之秘，雖然火候未到，還覺得好些，石慧可覺得有些受不住了，只有更加快身法，藉以取暖。

他們快如流星，轉過幾處山彎，來到了一處險峻所在，抬頭山峰入雲，正在他們所經的山路之中，峰上滿生著些四季常青的松柏之類的樹木，白非略一打量，決定從這峰側盤旋山路上繞過去。

山道下陰深壑，有水流過，嗚咽的水聲在這空曠的山區中聽起來已覺震耳，白非和石慧都是生長在江南明山秀水之中的，幾曾見過這等崇山峻嶺，都不覺目迷心震，覺得眼界為之一新，心胸中別有一番滋味。

思忖間，兩人又掠過去十數丈，白非忽然一指峰腰，向石慧問道：「那邊是不是有人在行路？」

石慧抬頭極目望去，也看到兩個黑影在峰腰上緩緩移動著，不禁皺眉說道：「那裏真的是有人在走動的樣子。」她覺得有些奇怪，又道：「只是這麼冷的天，怎麼會有人在這種地方趕路呢？」

「是呀！」白非接口道：「普通人若要趕路，在這種天氣也不會像我們一樣為了要抄近路，翻山而過－－」

他話未說完，石慧已接口道：「恐怕人家也和我們一樣，也是個練家子。」

白非點了點頭，兩人身形越發加快，想趕上去看看那人是誰。兩人都是少年心性，其實人家趕路又關他們什麼事？

可是再繞過一處山彎，他們反而看不到人家的影子，白非自忖自己此刻的輕功江湖上已難有人能和他相抗的了。

於是他徵求地向石慧問道：「我先趕上去看看好不好？」

石慧有些不情願的點了點頭。

白非四顧，群山寂寂，絕無人影，料想也不會出什麼事，便道：「你快些趕來啊。」猛一長身，幾個起落，已將石慧拋後數丈。

他心存好奇，腳上加上十成功夫，真可說得上是捷如飛鳥，再轉過一處山彎，果然前面已可看到兩個極為清晰的人影了。

他再一塌腰，「嗖、嗖、嗖」幾個起落，雖是武林中並不罕見的八步起身法，但到了他手裏，情形就大為不同了。

這幾個起落，他竟掠出數十丈去，於是他和前面的人更為接近，那邊想是也看到了他，竟停住身形，不往前走了。

這一來，白非兩個縱身，便已到了那兩個人的身前，目光相對之下，都不禁呀的一聲，像是十分驚異的叫了出來。

原來這兩個和白非同路之人，竟是遊俠謝鏗和六合劍丁善程，白非見了，自然想不到竟有那麼巧在這種地方，居然碰到熟人。

六合劍見到來人是白非，驚喚一聲，向前急行兩步，正待說話，謝鏗卻已哈哈笑道：「一別經月，白少俠的輕功越發精進了。」他肩頭兩邊的袖子虛虛垂下，用一條絲帶縛在腰上，臉色雖有點白，但精神卻仍極為硬朗，語聲也仍像洪鐘般的響亮，放聲一笑，豪氣更是凌霄干雲。

白非也曾從別人口中聽到過謝鏗折臂的一段事，見了他，本以為他一定極為消沉落寞，哪知人家卻全然不如他所料，依然錚錚作響，是個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地的大丈夫。

他心裏不禁欽佩，臉上也自然露出欽佩的笑容，道：「兩位長途跋涉，往哪裏去？」

丁善程期艾著，彷彿在考慮著答話，謝鏗卻已朗聲道：「小弟雖然已是個廢人，但是恩仇未了，小弟卻再也不會甘心的。」他微微停頓了一下，目光詢問的落在白非臉上，道：「白少俠可曾知道－－」

白非知道他一定是詢問自己可曾知道他自折雙臂的事，於是忙道：「謝大俠義薄雲天，日前的義舉，更早已傳遍武林了。」

謝鏗淡淡一笑，道：「我雙手一失，那無影人一定以為我復仇無望，可是我卻偏要讓她看看，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縱使要受盡世間所有的苦難，可是我終有一天，要親自將那毒婦斃於腳下。」

語氣之堅定，使人覺得他一定能達成希望。

白非覺得有一絲寒意，卻也有一絲敬意，謝鏗的恩怨分明，使他覺得可佩，但江湖上的這麼綿綿不息的仇殺，卻又令他覺得可怖。

一面，他又暗自慶幸，石慧沒有一同趕來，「若是慧妹聽到他說的話，恐怕立刻和他翻臉了。」他心中暗忖著，六合劍丁善程卻向他身後一指，道：「咦，怎麼那邊又有人來了？」

白非一回顧，知道石慧已趕來，便道：「謝大俠此行可是往青海去嗎？」

謝鏗又微微一笑，道：「小弟到了蘭州後，便要沿莊渡河北上，因為武林相傳，在那西涼古道上不時有往來人間的異人，小弟此去，唉！也只是碰碰運氣。」

他臉上有一陣黯然之色一閃而過，白非深切的瞭解他的旅途是多麼遙遠而深長，以一個殘廢之人，想除去武林中的魔頭－－無影人丁伶，是何等艱苦而近於不可能的事。

白非對謝鏗的欽佩變得近於同情，恨不得將自己習得的內功心法盡量告訴謝鏗，但這時有一隻溫柔的手悄悄觸了他一下，他知道石慧來了，再一想到他所同情和欽佩的人勢必要除去的仇家將來極可能是自己的岳母，他不禁難過地笑了一下，心中的滋味，難以言喻。

謝鏗又朗聲一笑，道：「小弟這個殘廢人虧得有丁兄古道熱腸，一路照料，旅途不但方便，還比小弟以前孤身飄零有趣得多。」

白非知道面對這種人，世俗的客氣話全無必要，於是便道：「小弟慚愧，不能助謝大俠一臂，只有默祝謝大俠－－」他本想說：「早日達成志願。」但望了石慧一眼，他卻不能不將這句話咽回腹中，改口道：「旅途平安了。」

「白少俠少年英發，來日必為武林大放異彩，小弟但願能活長些，目睹武林中這盛事。」

謝鏗的話，顯然是由衷說出的，絕非一般的敷衍恭維，白非更覺可貴，也覺得對這位義俠越發敬佩。

四人本是佇立在山峰上的小路上，這小路狹窄只有三四尺，下面便是絕壑，兩人並肩而行，已是甚為危險，若非身懷武功之人，只要在這種地方站立一刻，也會頭暈而目眩了。

山風呼呼－－

四人之間有片刻靜寂，然後謝鏗道：「白少俠面上風塵僕僕，想必是有著什麼急事，不妨先行。」

他望了石慧一眼，心中驀然想起這和白非一路的少女就是無影人的女兒，再憶起在黃土洞窟之下的情景，面色不禁大變。

白非也自發覺，連忙一拉石慧的手，道：「那麼小弟就此別過了。」身形一動，從謝鏗和丁善程之間的空隙中鑽過，如飛掠去。

又遇難題

石慧有些奇怪白非為什麼突然拉著她走了，她也認得謝鏗，也知道謝鏗的義行，可是她卻不知道自己的母親逼得這義名傳播江湖的俠客自行斷去雙臂，這當然是人家在她面前忌諱不談此事之故。

她自從和白非與司馬之一般人相處之後，心性已和她初出江湖時大不相同，此刻，她心中對善惡兩字已有了清晰的認識和瞭解，再也不是以前那對善惡之念混沌不分的小姑娘了。

白非匆匆拉著她走，自然是為了避免她和謝鏗之間發生衝突，因為如果發生，後果實難設想，而他自己將會覺得很為難，因為叫他幫助謝鏗固不可能，但叫他幫著石慧來對付謝鏗，他也極不願意，因為他此刻也不是一個只憑自己喜怒來做事的人，而是事事都顧全到了「義」和「道」了。

碰見謝鏗之後，他心中又生出許多感觸，謝鏗武功雖不甚高，此刻又變成了個殘廢，然而遊俠謝鏗四字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仍是崇高的，由此他告訴自己：「一個人的成就，是絕不能以他外表的一切來衡量的。」

到了蘭州時，他們雖然心急著趕路，也不禁在這中原聞名的名城呆了一天，他們看到了他們所未見過的皮筏，石慧尤其覺得極感興趣，還央求著白非在那皮筏上坐了一會。

此外，蘭州的瓜果，更使他們在日後想起都不禁饞涎欲滴，他們再次上路時，石慧竟忍不住在行囊中加了一顆哈密瓜。

一過哈拉庫圖，便是青海四周的一片草原，他們若在春日來，當可見這片草原上牛羊成群的盛景，此刻草雖已枯，但這片草原上仍然隨處可見搭著圓頂帳篷的遊牧人家。

到了青海，他們首先感到不便的就是言語之不通，有時為了問路或者是買一件東西，他們可能和人家比劃了半天彼此仍弄不清意思。

其次，食物和住所的不慣也使他們極傷腦筋，用青稞做成的鍋巴和羊乳茶等食物，他們實在有些不敢領教。

可是最令石慧發急的事卻是－－

他們到青海邊的大草原時，天已入黑，青海雖有天下第一大湖之稱，但白非和石慧依然弄不清方向，何況天已黑了，風又很大，再加上他們的肚饑，自然要趕快找個投宿之處。

可是在這種絕無村鎮之處，自然更不會有客棧了，除了遊牧人家的帳篷之外，他們別無選擇之處。

於是在石慧的鼓勵之下，白非便硬著頭皮去找投宿了。

遊牧人四海為家，極為好客，在略略吃了些熱的羊乳茶之後，帳篷的主人在地上張開獸皮，示意要石慧和白非睡覺。

白非和石慧一怔，帳篷裏的主人也首先示範，睡進獸皮裏，他的妻子兒女也都等在旁邊。「我就這樣和他們一起睡嗎？」石慧眨了眨眼睛問，顯見得非常之驚訝，而且臉也紅了。

他們不知道這些遊牧人家的風俗習慣，石慧方自發問時，已經有人在後面推她，表示要她快點睡下，睡在那滿臉鬍子的帳篷主人旁邊。

石慧的臉更不禁飛紅起來，一轉身，將推她的那人幾乎摔在地上，一頓腳，竟跑了出去。

白非也連忙追出去，留下那些滿懷好意的一家人，驚訝的望著他們，幾乎以為這一對年輕人有些神經病。

於是這天晚上，白非便盤坐在身上滿蓋著衣服仍然冷得發抖的石慧旁邊，他靜坐調息，自覺內功又有進境，寒冷卻一無所覺了。

第二天，他們滿懷興奮地注視著青海湖裏青碧的湖水，經過許多日子的長途跋涉，他們終於到了他們的目的之地了。

然而在一陣興奮過後，更大的難題卻使得他們笑容又變得黯淡了。

在一平如鏡的青海湖面上，哪裏是天妖蘇敏君的隱居之地－－海心山呢？而且湖岸渺無人跡，連船的影子都沒有。

「難道我們要飛度過這四萬多頃的湖面，來尋找那海心之山嗎？」他們對望了一眼，甚至開始懷疑有沒有海心山這個地方了。

他們沿著湖面走了許久，仍然沒有船隻。「就是有隻小船，我們又怎能在這一望無際的湖面上尋找一座孤山呢？」白非皺著眉，他雖然聰明絕頂，但此時也束手無策了。

突然－－

白非眼角動處發現了一件奇景，目光自然的被吸引住了，眼睛瞬也不瞬的望著。

石慧也自發覺，順著白非的目光望去，臉色卻倏然變得十分難看，但是她自己的目光也不禁停留在白非所注目的事物上。

# 第八篇 完結之篇

紅衣少女

白非和石慧一齊扭首後望，目光都被從那邊裊裊行來的一人吸引住了。

青海四側，是一片草原，此際嚴冬，草原上呈現著的是一種淒涼的枯黃色，在這一片枯黃色上，突然出現了個鮮豔奪目的人影。

遠遠望去，那人影穿著極其鮮豔的紅衫，衣袂飄起，顯見得質料極其輕薄，步履輕盈，但霎眼之間，那人影已來到近前，長髮垂肩，眉目如畫，竟是個姿容絕美的少女。

在這種地方出現了這等人物，白非和石慧當然難免側目，「但願這少女和天妖蘇敏君之間有著關係。」白非暗忖，目光自然而然地停留在她身上，再也沒有離開過須臾。

那少女愈行愈近，竟也對白非一笑，露出編貝般的潔齒和雙頰上兩個深而甜蜜的酒窩。

石慧暗哼了一聲，狠狠瞪了白非一眼，故意轉過頭去，不再去看那少女，心中卻也不免奇異，這種地方怎會有這種人物。

白非突然行前一步，擋在那少女的面前，對她深深一揖，石慧只覺得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直衝心田，有些酸苦。

白非卻不知道石慧的醋意，那少女見到他的這種舉動，卻絲毫沒有露出驚異的神色，嬌笑著問道：「您幹什麼呀？」

她一出口，也是一口京片子，白非更確定了自己的想法，朗聲道：「這位姑娘和青海海心山上的蘇老前輩是何稱呼？」

石慧本來已漸行遠，心中酸苦之意更濃，但聽了白非的這句話，微微一笑，氣突然平了，反而暗笑自己的多心。

須知石慧也是聰明絕頂之人，平日心思靈巧，但一牽涉到情字，平日靈巧的心思便好像突然失去了作用似的，凡事都有些想不開了，這原是人類的通病，又何止她一人呢？

那少女只盈盈笑著，並不回答白非的話，又側轉身子去看石慧，白非卻看這少女衣衫輕盈，但背著個不小的包袱。

石慧也望著她笑，白非走前一步，突然道：「那霞子那姑娘，您可知道嗎？」

那少女眼波一轉，石慧也接著笑道：「那姐姐是我的好朋友。」

白非暗中一笑，忖道：「慧妹真靈慧。」

那少女目光又轉了幾轉，鼻子深深吸了幾口氣，咯咯嬌笑了起來，笑得甚為放肆，白非和石慧都很奇怪，不知道她的意思。

那少女一邊笑著，一邊伸出一隻纖纖玉指，指著白非道：「你……你身上怎麼那麼香？」

白非臉微一紅，石慧也不禁笑了出來，須知白非一路帶著香狸，雖然那香狸是被關在邱獨行昔年早就處心積慮為這香狸制就的金絲纏夾人髮編就的軟囊裏，而且這種通靈異獸不在必要時也不會發出足以引誘百獸的異香。

但饒是這樣，白非身上自然也有些如蘭如麝的無法形容的香氣。

白非先前見到這少女的身法，再見這少女在聽到天妖蘇敏君名時的神情，微一忖度，知道這少女定和海心山有著關係，自己能否尋得這位異人，也全著落在這個少女身上。

是以他微一尋思，便道：「小可白非，奉了另一位前輩之命，專程來此參謁蘇老前輩，並且帶著寰宇六珍中的異獸香狸，想蘇老前輩也許有用。」

那少女一聞香狸二字，立刻喜動眉梢，「真是香狸嗎？」她歡喜的叫了出來，像是她也早就聽過這個名字似的。

白非暗中點頭，忖道：「邱老前輩果然未作欺人之語，看來這香狸果然是天妖的恩物，那麼我遠來此間，便也不致於落得虛此一行了。」

那少女深深吸了幾口氣，臉上毫無掩飾的流露出歡喜的神色，道：「你既然帶來香狸，那麼我想師父一定會見你的。」

白非心中一跳，忖道：「這少女果然也是天妖的弟子。」

那少女橫著明目向石慧看了幾眼，石慧勉強地一笑，道：「我知道你師父的規矩，我不跟你們去，我在這裏等著好了。」不但笑聲勉強，而且語調之間已有些哽咽的味道，須知世間最苦之事，莫過於兩情相悅之人不得已必須分開。

白非心中自然也有些難受，但他到底是個男人，而且他想到這僅不過是極短暫的別離而已，何況此事非如此不可。

那少女卻展顏一笑，道：「那麼你就跟我來好了。」

白非又深深一揖，朗聲稱謝，石慧望著這少女的笑容，心中的滋味越覺得難受，甚至對這少女也有些怨怪起來，恨不得白非沒有自己就不去才對的心思。

但是此刻四野亦無人更無船隻，白非奇怪，暗忖道：「她叫我跟著她走，難道這海心山不在湖心，而是在岸上不成？」

那少女微笑著，又飄了石慧一眼，從背後取下那包袱，隨手一抖，那包袱倏然散開，竟是一張絕大之物，非皮非帛，看不出是何物所製。

白非和石慧又奇怪，那少女櫻口一湊，那張似帛似皮之物倏然漲了起來，他們想到蘭州所見皮筏，心中恍然。

那少女不但輕功不凡，內功亦極其不弱，竟憑著幾口氣吹漲了這皮筏，白非暗中估量，這皮筏竟比黃河上游那種八個皮袋連排而成的皮筏似乎還要大上一些，竟也猜不出這究竟是何物所製。

那少女向石慧甜甜一笑，道：「我們走了。」縱身一掠，竟帶著那皮筏掠到湖邊。

石慧聽到她口中的「我們」兩字，心裏好像被針猛然刺了一下似的，眼淚都要流了出來。

白非見她眼眶紅紅的，心裏也難受，走過去握著她的手道：「慧妹，無論如何，今天晚上我也要趕回來，你－－」他竟也說不下去，兩人目光凝注，對立無言，都怔住了。

那少女卻喚道：「喂，你走不走呀？」

聲音清脆，白非和石慧聽了，卻如當頭之喝，石慧更覺得這聲音的難聽實在無以復加。

她狠狠瞪了那少女一眼，手緊緊握在一起，又緩緩鬆開，眼望著白非也掠到湖邊，但是他倆的目光卻仍緊結在一起。

那少女手掌一翻，將那皮筏拋在湖面上，身形一掠，隨即佇立其上，青波綠海，再加上這位紅衫飄飄的絕美少女，其美可知。

白非足尖一點，也跟了上去，那少女雙足弓曲之間，那皮筏便箭也似的在水面上竄了出去，白非的目光卻始終望著岸邊頻頻搖手的石慧，而他自己的手又何嘗不是在向石慧頻頻招著呢！

皮筏漸去漸遠，石慧目力所見，只剩下一點朦朧的影子，但是她的腦海中卻始終不能忘記那並肩而立在海面上的兩條人影。

她心中泛起一種難言的滋味，直到那點黑影都在她眼中消失了，她仍怔怔的站在湖邊，彷彿失去了很多，卻換得了惆悵。

望穿秋水

天黑了。

石慧的目力也不再能看到很遠，她所期待著的人仍沒有回來。

她忘去了疲勞、饑餓，心胸中像是堵塞住什麼似的，甚至連憂鬱都無法再容納得下。

「為什麼他還沒有回來呢？」她幽幽地低語著，忖道：「難道他遭遇到什麼變故了嗎？他武功雖高，但到了天妖的居處，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哩，我該怎麼辦？我怎麼辦呢？」

望著那一片水不揚波的碧水，她心中積慮，不但四肢麻木，連腦海中都變成了麻木的一片混亂了。

這兒根本無法推測出時辰來，但是黑夜來了，竟像永不再去，寒意越發濃了，夜色越發濃郁，她失落在青海湖邊－－當然，她所失落的並不是她自己，而僅是她的心。

一天，二天……

第四天的夜晚已來了，若有人經過青海湖邊，他就會在這兒發現一個失常的女孩子，頭髮蓬亂，面目憔悴，兩目凝視著遠方，那雙秀麗而明媚的眸子，已明顯地深陷了下去。

她不去理會任何人、任何事，心中的情感，紊亂得連織女都無法理清。

她是焦急、關切的，但是這份焦急和關切，竟漸漸變成失望，或者是有些氣忿。

「無論如何，我在今晚都要趕回來。」她重述著白非的話，忖道：「無論如何……可是怎麼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呢？」

她開始想起那紅衫少女，想起那紅衫少女和白非之間的微笑，想起白非在她憂鬱的時候也許正在愉快而甜蜜中。

這種思想是最為難堪的，若是她肩生雙翅，她會不顧一切的趕到海心山，使自己心中的一切疑問都能得到答案。

終於，內心的忿恚勝過了她等待的熱望，她孤零而落寞地離開了這四無人跡的青海湖邊。

就在她離去的同一時辰裏，青海湖面上急駛來一片黑影，有兩條人影並肩而立，卻正是白非和那紅衫少女。

皮筏一到岸邊，白非就迫不及待的掠了上來，目光急切的搜索著四周，那紅衣少女乃俏生生的佇立在皮筏上，向白非揚著羅巾，滿臉笑容中卻隱隱含著依依不捨之情。

白非搜索後失望了，他並不太理會那依依惜別的紅衫少女，這幾天來，他的面龐也顯然較為消瘦甚至也有些憔悴了。

這世上的人，沒有一個知道他這幾天來的遭遇是甜、是苦、是酸、是澀、是辣，只有這滿面惘然的白非自己心中知道。

佇立在皮筏上的紅衫少女幽幽歎了口氣，柳腰一折，那皮筏便又離岸而去，消失在水天深處，只剩下白非在岸邊。

四周依然寂靜，水面也再無一絲皮筏劃過的水痕，像是任何事都沒有發生過，然而白非的身側卻少了一個依依相偎的倩影，而他心中卻加了一重永生都無法消失的悵惆和負擔。

他焦急的在湖岸四側搜著，希冀能尋得他心上之人，夜色雖濃，但他仍可以看得很遠。

像任何一個失去了他所最心愛的事物的人似的，他無助地呼喚著石慧的名字，而他此刻的心境也正和石慧在等待著他時一樣。

他沿著這一帶湖岸奔馳著，也不知過了多久，天已快亮了，他的精力也顯然不支，但是他仍期望在最後一刻裏發現石慧的影子，這也正如石慧在等待著他時的心境一樣。

人間之事，往往就是如此，尤其兩情相悅之人，往往會因著一件巧合而能永偕白首，也可能因著另一件巧合而勞燕分飛，而這種事，在此間人世上又是絕對無法避免的。

於是，他也是由焦急而變得失望和忿怒了。

「她為什麼不在這裏等我？她是什麼時候走的，唉，她難道不知道我的困難，我的苦衷，她為什麼不肯多等我一刻？」

於是他也孤獨悵惘的走了，但是在經過一個遊牧人家的帳篷時候，他忍不住要去詢問一下，但言語不通，也是毫無結果。

第二個帳篷也是如此，於是以後即使他再看到遊牧人家，他也只是望一眼便走過，他卻不知道就在他經過的第三處帳篷裏，就靜臥著因太多的疲勞和憂傷而不支的石慧。而那一道帳篷，就像萬重之山，隔絕了他和石慧的一切。

回去的路和來時的路，在白非說來竟有著那麼大的差別，幾乎是快樂和痛苦的極端，這原因只是少了一人而已。

景物未變，但就因為景物未改而使得白非更為痛苦，無論經過任何一個他和石慧曾經在一起消磨過一段時間的地方，他都會想到石慧，即使看到一件和石慧稍有關連的東西，他也會聯想到她。

這種痛苦幾乎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補償的，若他是貪杯之人，他會以酒澆愁，若他嗜賭，他會狂賭，然而他什麼都不會。

他只有加速趕路，借著速度和疲勞，他才能忘記一些事，然而只要稍微停頓，那種深入骨髓的痛苦，便會又折磨著他。

蘭州的瓜果、黃河的皮筏，以及一切他們以前曾經共同分享的歡樂，現在都變成獨自負擔的痛苦，歡樂愈大，痛苦也就愈深。

很快的，他穿過甘肅，他自己知道，此行的結果可算圓滿的，他身上不正帶著那被武林中人垂涎著的九抓烏金扎嗎？然而他為這些付出的代價，他卻知道遠在他這補償之上。

一路上他也曾打聽過石慧，但石慧並不是個成名的人物，又有誰知道她？入了陝甘邊境，他心情更壞，須知世上最苦之事莫過於一切茫無所知，而此刻的白非便是茫無所知的。

對石慧的去向，他有過千百種不同的猜測，這種猜測有時使他痛苦，有時使他擔心，有時使他忿怒，有時使他憂慮。

這許多種情感交相紛沓，使他幾乎不能靜下來冷靜地思索一下，石慧究竟是到哪裏去了。

但在這種紊亂的情緒裏，他仍未忘卻他該先去靈蛇堡一趟，用他這費了無窮心力得來的九抓烏金扎去救出那在石窟中囚居已有數十年的武林前輩，至於其他的事，他都有些惘然了。

忽然，他想起司馬小霞曾告訴他，當自己困於石窟中而大家都認為他又失蹤時，司馬之等曾經去尋訪那聾啞老人，當時曾發生一件奇事，使得樂詠沙含淚奔出，在大家都悲傷她的離去時，卻不知她已回到堡裏。

於是白非暗忖道：「慧妹是不是也回到靈蛇堡裏去了呢？」此念一生，他速度便倏然加快很多，因為他極欲回去，求得這問題的解答。

兩人同來，卻剩得一人歸去，白非難過之餘，但速度卻比來時快了許多，不多日，已少了淒清荒涼的景致，白非極為熟悉的黃土高原已在眼前，他雖疲憊，但卻有種難言的興奮。

這種興奮雖有異於遊子歸家，卻也相去無幾，因為在這裏，至少他可以看到一些和石慧有關的事物和石慧有關的人們。

此外幾無人跡，他也不需遊人耳目，是以在白天他也施展出夜行身法，快如流星的飛掠著，四野茫茫，他稍微駐足，想辨清那靈蛇堡的方向，一陣風吹過，他忽然瞥見前面地上嵌著的一點光閃，不用思索，他就知道那必定就是通往地穴的途徑了。

他心中微動，又忖道：「聽小霞說，覃師祖叔被劈死在樂詠沙的一掌之下，但這是絕不可能的，必定是他老人家知道自己身份洩漏，不願多惹麻煩，才會施此一著－－」他微微搖頭，又忖道：「但是他老人家又會跑到哪裏去呢？以他老人家的年齡，雖然身具無上內功，但是歲月侵人，何況他老人家又是久病纏身－－唉！」

他不願再想下去，因為他眼前幾乎已看到那瘦弱的老人正在孤寂地慢慢死去，而身旁卻無一個親人為他送終。於是幾乎是下意識的，白非沿著九爪龍覃星昔年做下的暗記，走向那使得他習得足以揚威天下的武學奧秘的地穴。

「也許他老人家又回到那裏去了。」他暗忖著，片刻，他已走完所有的暗記，但是那地穴的入口卻已神秘的在這片荒涼高原上失去了。

他愕了許久，才悵惘的朝靈蛇堡掠去，悠長的歎息聲，隨著風聲四下飄散－－

兩番出手

人事雖多變遷，但方向卻是亙古不變的，你沿著那方向走，你就必定可以找到你所要尋找的地方，這當然要比尋找一個人容易得多。

白非當然看到了那片樹林，而且也確信那樹林後的靈蛇堡必定會像他離開時那樣存在，因為他依靠著是不變的方向。

他箭也似的掠進了樹林，小徑旁側的林木後，忽然有人輕喝道：「站住！」

白非聲一入耳，身隨念轉，倏然懸崖勒馬，硬生生頓住身形在那麼快的速度裏能突然頓住，看起來都是有些神妙的。

他腳跟半旋，面對著發聲之處目光四掃，冷然發語道：「是哪位朋友出聲相喚？有何見教？」

他目光凝注，一株粗大的樹幹後一條玄色人影微閃，輕飄飄的掠了出來，佇立在白非的面前，聲音尖銳地說道：「果然是你。」

白非在那人影現身的一剎那裏，已經凝神聚氣，因為他在這幾個月裏已經學會了防人之心不可無這句話裏的涵義。

此刻他目光四掃，打量著這人，這人的面目在一塊巨大玄巾包頭下，顯得冷漠而生硬，身上也是一色玄衣，他搜索著記憶，斷然知道這人的面目是絕對生疏的，因為這人的面目一經入目便很難忘卻。

「但是他為什麼好像認得我的樣子？」白非沉吟著，朗聲道：「在下白非，朋友有何見教？」

那玄衣人冷哼一聲，道：「你把我女兒帶到哪裏去了？」

白非倏然一驚，想到石慧受傷時，面上不也是戴著人皮製成的面具，自己幾乎也認不出嗎？這人此話一出，當然就是那在土牆上和自己見過一面的無影人丁伶了，而她的面上必定也戴著面具，是以自己認不出她，她卻認得自己。

他又微一沉吟，那人已走上一步，厲聲喝道：「你怎麼不回答我的話，難道－－」她冷哼一聲：「你要是不把慧兒的去向說出來，我要不將你挫骨揚灰，就不姓丁。」

白非長歎一聲，道：「你老人家想必就是－－石伯母了？」

他考慮著對丁伶的稱呼，然後又道：「慧妹到哪裏去了，小侄委實不知道，而且小侄也極欲得到她的下落－－」

他語聲未落，無影人丁伶已掠了上來，揚起右掌，啪的一聲，在白非的臉上清脆的打了一下。

須知白非此刻的武功又在丁伶之上，丁伶之所以一掌打到他的臉上，只是他不願閃避而已。

而無影人丁伶眼見他力敵天赤尊者時的身法，一掌打中後也微微一怔，厲聲道：「我三進靈蛇堡，都說慧兒跟你走了，現在你又說不知道她的下落，哼－－你老實對我說，到底你們將慧兒弄到哪裏去了？」

白非仍然怔在那裏，臉頰上仍然火辣辣的痛，心中也翻湧著萬千難言的滋味。

丁伶雖然打了他一下，但是他並不懷恨，雖然他生平未曾被人打過，但是他瞭解得到無影人丁伶此刻的心情，母親對子女的疼愛，有時還會遠遠超過情人的憐愛之上。

但丁伶的話他又不知該如何答覆，這英姿飄逸的人物此刻竟像一個呆子似的站著，目光動處，看到丁伶又一掌向他拍來－－

丁伶關懷愛女，曾經不止一次到靈蛇堡去打聽石慧的下落，也不曾一次失望而歸，丁伶幾曾受到這種冷落？但她怯於千蛇劍客的大名，雖然心中有氣，卻也無可奈何的忍住了。

此刻她見到白非，滿腔的悶氣就全出在白非身上，見到白非說話吞吞吐吐的，心中更急，又想打第二下，只是她此刻的出手當然迥異於對敵過掌，出手是緩慢而其中也無勁力的。

那時她方自出手，忽然有人嬌喝道：「好大膽的狂徒，敢打我白哥哥－－」聲到人到，兩條人影，帶著風聲直襲丁伶，身手之疾，在武林中已算高手。

丁伶久經大敵，倏然撤回打白非的一掌，身形一扭，已自避開，哪知那兩條人形卻如影附形的跟了上來，一左一右，「嗖、嗖」兩掌，左面襲向她的右脅，右面的那一掌卻化掌為指，倏然點向她左乳下一寸六分的下血海穴。

這兩下風聲颼然，勁在掌先，丁伶一錯步，只得又後退尺半，目光掃處卻見這向自己襲擊的兩人竟是兩個美少女。

「好呀，原來你們串通一氣，卻把我女兒不知騙到哪裏去了。」丁伶盛怒之下自然以為白非心生別戀，這種情形當然也難怪她誤會，尤其是白非，此刻仍像生了根似的，站在那裏動也不動一下。

那襲向丁伶的兩人正是司馬小霞和樂詠沙，她兩人偶然漫步堡外，看到有人要打白非，而白非卻像中了邪似的站在那裏不動，心裏自然著急，不容分說，就狂電驚雷似的向丁伶襲了過去。

丁伶冷笑一聲，雙掌一翻，各個劃了個半圈，左右襲向司馬小霞和樂詠沙兩人，但是無影之毒雖然名滿天下，輕功也自卓絕，但對掌之下，卻無法抵敵得過這自幼被武林三鼎中之一司馬之調教出來的兩個女孩子。

司馬小霞和樂詠沙都是急躁脾氣，掌影翻飛，招招狠辣，她們在靈蛇堡憋了這麼多天，此刻好容易找到了一個動手的對象，四條手臂就像四隻久久沒有飛翔過的翅膀似的猛力搧動著。

白非怔了許久才回醒過來，見到這種情形，心中一驚，他知道必定又生出誤會，身形一動，連忙掠了過去。

但就在這一剎那裏，丁伶雙手一錯，右手疾出，五指如爪，帶著一縷風聲，去扣司馬小霞擊向她左肩的一掌的脈門，右手一伸一曲，掌緣如刀，劃向樂詠沙的左側前胸。

她這一招兩式雖極精妙，但吃虧的是她成年方自學武，又始終沒有名師指點，雖然仗著絕頂天資，能從七妙神君遺留下來的一篇殘頁裏，參悟出一些武學妙諦，但是功力卻總是不能精純，這一下兩掌分襲兩人，更顯出軟弱。

而司馬小霞和樂詠沙在司馬之的調教下，根基卻都練得極好，對這分襲兩人的兩掌哪會放在心上？各個身形轉處，司馬小霞腕肘一沉金絲絞剪，手掌反剪丁伶的右腕。

而樂詠沙在闖過一陣江湖後，動手經歷已不少，此刻已看出丁伶功力之不足，見到她這一掌擊來，不避反迎，右掌倏然擊出，用了十成真力，和丁伶硬對了這一掌。

說來話長，當時卻快如電光一閃，就在白非縱身掠來的時候，丁伶和樂詠沙兩掌相交，她功力本弱，再加上這一掌又是左右齊出，每只手只用上了一半功力，哪裏是樂詠沙滿力一擊的對手？兩掌相交，砰然一擊，丁伶一聲慘呼，右手竟齊腕折斷了。

樂詠沙正待追擊，卻聽白非大喝道：「樂姑娘快住手－－」忙一撤身，司馬小霞也倏然住手，無影人丁伶目光中滿含怨毒之色，左手捧著右腕，兩隻眼睛狠狠的盯了他們三人一眼，才一頓雙腳，飛也似的從林中掠了去。

白非長歎一聲，知道追也無益，司馬小霞走過來，關心的問道：「白哥哥，到底這是怎麼回事呀？」

白非又長歎一聲，不知該如何回答人家的話，他知道這又是一場不易解釋的誤會，但無論如何，樂詠沙和司馬小霞總是為著自己，自己縱然惶急，又怎能怪得了人家。

他茫然失措，對司馬小霞的問話，只苦笑著搖了搖頭，司馬小霞看到他這種失魂落魄的樣子，又一回顧，發現只有他一人回來，石慧卻不知道哪裏去了，心裏也跟著糊塗了起來。

相思相憶

司馬小霞和樂詠沙擁著白非進了靈蛇堡，那些被天雷神珠炸壞的牆垣此刻已多半修復了，到處可以嗅到新鮮的粉刷味。

靜居療傷的群豪，此刻也又散去了多半，寬闊的大廳此刻已恢復了往昔的靜穆，白非步上台階，想起自己在這裏揚威於天下武林豪士前的那一段事，覺得有些興奮，也有些惆悵。

司馬小霞極快地跑了進去，叫道：「爹爹，他回來了，白哥哥回來了。」聲音裏顯然可以聽到極濃的喜悅之意，白非微微感喟著，心中又泛起一種異樣的感覺。

裏面傳出一陣響亮的笑聲，司馬之和邱獨行緩步而出，對白非的歸來也極為喜悅，這種濃郁的溫情，使得白非感動著，在這一刻裏，他幾乎已經忘去了那些使他極為痛苦的事。

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又破滅，石慧沒有回來，他默默的取出了九抓烏金扎，然而對怎麼從天妖蘇敏君得到這件異寶的經過，卻彷彿不願提起，只淡淡地說了幾句：「如果不是我親身所歷，我真不能相信在那一片湖泊裏會有那麼一座孤山，而在那孤山上，竟會有那麼樣的一座屋宇。」

「那簡直像神話一樣，我想海外的仙山也不過如此了，最使我驚異的還是天妖蘇敏君，我以為她年紀一定很大了，哪知看起來，卻好像還不到三十歲的樣子，笑起來更好像二十歲的少女。」

「那孤山上除了蘇敏君之外，還有十幾個女孩子，都是蘇敏君的女弟子，天妖蘇敏君的武功我沒有見到，但是那些女弟子的輕功卻都極為卓越，任何一個在武林中都可算是一流身手。」

他描述著那天妖的居處，使得樂詠沙和司馬小霞都睜大了眼睛聽著，不時還插口問，司馬之和邱獨行面上卻帶著若有所思的神情，彷彿他們和這蘇敏君之間的關係，並不尋常。

但白非對他如何得到那九抓烏金扎的詳情卻略去不提，司馬之和邱獨行對望了一眼，也不再問，顯有心照不宣之意。

司馬小霞卻說道：「慧姐姐怎麼不多等你一下呢？要是我呀，再多等幾個月也沒有關係，你是去辦正經事去了，也不是去玩的，是不是？」

白非長歎了一聲，默默垂下了頭，司馬之瞪了司馬小霞一眼，沉聲道：「賢侄也不必為這種事憂鬱，凡事自有天命，何況男兒立身於世，當做之事極多，切莫為了兒女之情，折磨自己－－」他緩緩收住了話，自己也禁不住長歎一聲，因為他自己又何嘗不是為了這兒女情消磨了一生壯志。

邱獨行卻朗聲一笑，接口道：「司馬兄之言，可謂深得我心，白賢侄，你此刻正值英雄奮發之年，再加上你的天資、武功，都萬萬不是別人能夠企及，只要稍加琢磨，便是武林中一粒可以照耀千古的明星，切切不可為了這種事，消磨去自家的大好韶華。」

他緩緩一頓，又道：「後園石窟中的那位常老前輩，看樣子也對你極為青睞，此老的一身武學可說是深不可測，你不難從他老前輩那裏獲得一些教益。」

這些話，白非都唯唯應了，然而叫他此刻忘去石慧，那卻是絕不可能的，這正如石慧雖然對他氣憤，也無法忘記他一樣。

那天石慧離開湖畔之後，她心情的難受，比白非尤有過之。

女孩子的心胸原本狹窄，對愛情有關之事，更加想不開，石慧想到白非和那紅衣少女並肩在皮筏上消失在水雲深處的光景，心裏就不禁泛起一陣劇痛，像是有什麼在啃嚙著她的心似的。

她想到種種有關天妖蘇敏君的傳說，再想起那紅衣少女的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氣憤地忖道：「你不知在那裏胡混什麼，卻讓我在這裏瞎等。」猜疑和嫉妒，永遠是愛情最大的敵人，這兩種情感使得她頭也不回的離開了青海湖。

然而一陣奔馳之後，她卻再也無法支持，數日來的疲勞和饑餓，使得她的四肢有如縛著千斤鐵索那樣的沉重，「我是不是病了？」她焦急地問著自己，終於在一處帳篷前倒了下來。

那座帳篷的主人，像所有遊牧民族的男人一樣豪爽而好客，將這無助的孤身女子帶回帳蓬，給了她一碗滾熱的羊乳，也給了她一大段安適的睡眠，而就在她恬睡的時候，白非從那帳篷的旁邊行了過去，也就是這一層薄薄的帳幕，在白非和石慧之間造成了比千山萬水還要遙遠的阻隔。

在帳蓬裏她竟耽了兩天，等到她的體力完全恢復之後，她的心情卻接著虛弱了，她知道自己多麼渴望白非那一雙強而有力的臂膀的擁抱，只是她將這種渴望壓制著，幾乎將她的心壓得能夠擠出滴滴苦汁。

她需要安慰，於是她想到了她的父母。

越過甘肅，她急切的要投到母親的懷裏，縱然無影人丁伶在世上所有人的心目中都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然而在她女兒的目光中，她卻是天下最慈愛的母親。

她不是沿著來時的道路走，而逕自穿向陝西的南部。

陝西省的北部為黃土高原，高度都在一千公尺以上，溝谷縱橫，坎坷不平，可是中南部渭河平原這一帶，情況便大不相同。

黃昏時，石慧到了西安，因為她和白非同行時，銀子多半放在她身上，因此此刻她有足夠的錢，在路上買了匹驢子，在暮靄中，她看到西安城宏偉的城都，巨大的影子長長投到她身上。

她原無固定的目的地，因為她知道她的母親此刻一定還沒有回家，於是她就鞭策著那匹瘦弱的驢子，走進了這座聞名的古城。

西安城內的繁華，在西北這一帶是可稱首屈一指的，石慧騎著驢子走在青石板鋪成的路上，望著兩旁的行人和繁盛的市場，心卻遠遠的不知飛向什麼地方去了。

她將那匹驢子繫在一條青石樁上，然後在古街上溜了一陣，雖然心情悶得要死，但是她還是在一間針線舖裏買了一條繡花手巾，然後她隨意溜了一陣，走進了一家飯舖，準備吃些東西。

世間的事往往都是巧合，石慧若不是走到這間飯舖裏吃飯，那麼她此後的行止便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她卻走了進去，樓下的座位雖然有空的，但是她仍然上了樓，擇了個靠近窗口的座位，她隨意點了兩樣，堂倌極不滿意，因為是價錢最便宜的菜，她也不以為意，便從窗口眺望西安城內的夜市。

突然，樓梯一陣山響，走上來兩個人，石慧不經意望了一眼，然而在她座位旁的另一張桌子上的兩個人卻站了起來，高聲招呼著：「慶來兄、青絡兄，請過來這邊坐。」

走上來的兩條大漢也哈哈大笑了起來，大聲道：「想不到，想不到，在這裏會遇著你們。」

說著話，把臂走了過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險些將椅子的四條腳都壓斷。

本來坐在石慧旁邊的一個瘦長漢子哈哈大笑著說道：「慶來兄，小弟真想不到今天你也會跑到這裏來，平常你是最喜歡看熱鬧的，怎的現在你卻連那一場熱鬧都等不及看呢？」

那慶來兄歎了口氣，道：「我實在想在那裏多留兩天，等那場熱鬧看完了再走，可是我身不由主，卻非來這不可，真叫人肚皮都氣得破！」

原先也已坐在樓上的另一人，此刻插口說道：「你們說了半天，到底是有什麼熱鬧好看呀？」

先前那人道：「約莫兩個月前遊俠謝鏗自己在小柳舖斷自己的兩條手臂那件事，你總該知道吧？」

他等到那人一點頭，又道：「像人家那樣兒，才真夠稱得上是大俠客，臂膀砍斷了可一點也沒含糊，照樣挺著腰板子，說是一定報仇，可是他說是說，大家聽了，可誰也沒有在意，兩隻手都沒有了的人，可怎麼能報仇呢？何況對頭是鼎鼎大名的無影人，哪知－－」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卻賣起關子來，故意端起桌上的酒，慢條斯理的啜了一口。

石慧本沒有留意他們的談話，只是他們說話的聲音太高，想不聽都沒有辦法，可是等到這滿口北方味兒的大漢說到遊俠謝鏗和無影人時，石慧的耳朵就豎了起來，恨不得過去催那人說才對心思。

那漢子「啪」的放下杯子，蒲扇大的巴掌在桌上一拍，接著又道：「哪知前兩天遊俠謝鏗就在榆林關裏關外貼滿字柬，說是他要到那鄂爾多斯高原上紅柳河邊的小柳舖上，等那無影人十天，說是他憑著兩隻腿，就要清算舊賬，叫無影人十天之內到小柳舖去，不然他就到別處去找無影人－－」

另一人插口道：「遊俠謝鏗武功雖然不錯，但他兩條手都沒有了，還要去找人家挑戰，這不是活得不耐煩了嗎？」

那人連連搖頭說：「非也，非也，你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想那遊俠謝鏗是何等人物，不用說也是在你我兄弟之上，他既然肯這樣大張旗鼓，當然是十拿九穩，而那位無影人二十年前大名就非同小可，當然也不是好惹的角色，看到謝鏗的那種像告示牌一樣的挑戰，當然也一定會趕到小柳舖去，這一下，小柳舖又有熱鬧好看了！」他哈哈一笑，又一拍桌子，搖頭晃腦的說道：「這只便宜了小柳舖上開著店舖的那些人，自從千蛇劍客那檔子事後，小柳舖做買賣的人就發了財，現在都蓋了新房子了。」

那位「慶來兄」接口笑道：「苦就苦了我，聽你口沫橫飛的一講，講得我心癢難抓，這麼熱鬧的場面，我可就是看不著。」

話一說完，四人都笑了起來。

石慧聽得心裏怦怦跳著，暗暗忖道：「原來那個小鎮就叫做小柳舖，聽這人一說，媽一定會到那裏去了。」她想到可以找到媽媽自然高興，可是想到媽媽已處於危險之中又不免擔心，心中忐忑之中，菜已送上來，可是她哪裏還吃得下？匆匆結了賬，就下了樓。

走到原來她繫著驢子的青石樁上一看，那裏只剩下光溜溜的一條石樁，繫在上面的驢子卻不知跑到哪裏去了，石慧想不到這麼瘦的一條驢子還有人偷，氣得直跳，但也沒有辦法。

她已沒有錢再買一條，於是她安慰著自己：「憑我這兩條腿，怕不走得比驢子快！」一咬牙，就踏著大步走出了城。

小柳風雲

她心裏著急，一到無人之處，就展開輕功，連夜奔馳之下，過富平、銅川、黃陵、甘泉，越延安、安塞，至綏德，沿無定河北上，經過了這一大片古時的戰場，而出榆林關。

於是，她又回到了那在伊克昭盟沙漠邊已經近於沙漠的黃土高原上，那熟悉的塞外風沙，使得她不禁又憶起白非。

一路上，她也碰過不少武林人物，然而她在惶恐之下卻沒有向別人打聽什麼，當然也不知道小柳舖上到底已發生過什麼事沒有。

到了小柳舖，一腳踏上那條小路，她才知道這小小的市鎮果然已有了極大的改變，最顯著的是兩旁多了數十塊店招。

然而這小鎮雖然已比以前繁盛，但是卻平靜得很，看不出有什麼熱鬧發生過的樣子，石慧不知道即使是一塊巨石投入水中，它所激起的漣漪，也是很快就會消失的，她還在暗自慶幸著，自己在任何事都沒有發生的時候趕到了。

小柳舖雖小，但是要找一個人還是不大容易，尤其是此刻的石慧，想了想，她只有向別人打聽，而據她經驗所及，無論要打聽什麼事，最好的對象當然就是酒樓菜肆中的堂倌、小二。但是她一問之下，才知道自己已經遲了。

原來幾天之前，這小鎮舖上就又生出一件為天下武林所觸目的大事。

那飯舖中的店小二在接過石慧的一些散碎銀子之後，口沫橫飛的說道：「那天下午，我們舖裏來了一個全身穿著黑衣服的人，右臂上纏著布條，像是受了傷，可是這些日子來我們江湖好漢見得多了，受傷的人更見得多了，也沒有怎麼注意他。」

「那人身材不高，走到我們舖裏，就叫了好多菜，可是卻又不吃，我也不敢多去招惹他，因為他那一張臉又冷又硬，像是剛從棺材裏跑出來似的，看一看都會嚇死人。」

石慧聽他光說閒話，不耐煩的催他快講，那店夥雖然會說普通的中原方言，卻又說得不十分高明，他努力的說下去道：「那時候，我們小柳舖上的每一家店舖裏差不多都貼著一張紙條，那是一位叫做遊俠的大俠客貼在這裏的，上面寫著的話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要找一個叫無影人的人報仇，我們店裏也貼了一張。」

說著，他手朝靠南的牆上一指，石慧隨著望去，看到那牆上新塗上一大片白堊。

店夥計接著又道：「那張字條原來就貼在那塊剛鋪上的地方，那穿著黑衣服的人一看到那張字條，身子就像鳥一樣的飛了起來，朝那張字條一抓，真有本事，他隨便一抓就把那麼牢固的牆抓壞了一大片。」

店夥摸著頭，彷彿對這種有本事的人非常羨慕，接著又道：「後來，我才知道這全身穿著黑衣服的小瘦子敢情就是無影人，他剛抓下那張字條後，就有一位長得瀟灑得很的年輕劍客跑了進來，這年輕的劍客也是大大有名的角色，叫做六合劍丁善程，跑進來之後就朝那無影人一拱手，那無影人卻大剌剌地坐在那裏不理他，六合劍也不生氣，只對無影人說遊俠謝大俠在外面等著他。」

這店夥原來口才極好，像說書似的一講，石慧聽得緊張已極，那店夥一笑，道：「昨天有位大爺帶著兩個女孩子來這裏，也是問這些話，聽得也是緊張得很，跟你－－」

石慧不耐煩的一拍桌子，催道：「快說下去。」

店夥暗暗吐舌，只得轉回話題，接下去道：「當時我就奇怪，這位無影人右手受了傷怎麼還能打架？哪知後來我跑出去一看，嘿，您猜怎麼著？」他故意一頓道：「那位遊俠謝大爺呀，竟是兩條手都沒有了，只剩兩條腿，可是人家果然不愧是大俠客，雖然成了殘廢，但是站在那裏還是威風凜凜的樣子，一點兒也不顯得狼狽、寒酸。」

他竟一伸大拇指，又道：「這位謝大爺可真是個好漢，看到無影人來了，就仰天大笑了一陣，笑得聲音震得我耳朵直嗡嗡，兩人面對面的剛說了幾句話，旁邊就圍滿了不知多少人，敢情有人就專為著要看這場熱鬧趕到小柳舖來的，因為我去得早，所以站在前面，後來我怕後面的人看不到，就索性坐下來了。」

這店夥彷彿得意已極，接著道：「那無影人三言兩語之下，身子不知怎麼一動，就掠到謝大爺身前，左手一晃，就朝謝大爺劈了過去，謝大俠沒有手，當然不能還手，可是人家那兩條腿卻厲害得緊，像扭股糖似的，左面一拐，右面一拐，無影人根本連邊都摸不到他的。」

這店夥像是對謝鏗極為推崇，對無影人卻無甚好感，石慧不禁哼了一聲，店夥看了她一眼，也不知道她哼的什麼，又道：「這兩人本事都大極了，就在我們街頭的那一大塊空地上打了半天，我也看不清他們到底怎麼動的手，只看到兩條人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後後的動著，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兩人打了半天，忽然颼然一聲，從人頭上又飛進來個人，是個三十多歲四十來歲的男子，長得文文靜靜、清清秀秀的，我要不是親眼看見，可真不相信他也會有本事。」

石慧暗忖，這人必定就是她父親石坤天，知道了這消息後也趕了來，她心裏不禁一定，因為她知道她父親的武當劍法還在那天中六劍之上，她父親一來，她母親就不會吃虧了。

那店夥接著道：「這人一飛進來，就大叫無影人和謝大爺住手，哪知道這時候那位六合劍丁大爺也飛了出來，攔住那個人不讓他跑到謝大爺動手的地方去，那人不答應，兩人三言兩語，也打了起來。」

「這兩人一打，可更熱鬧，原來兩人都使劍。一動上手，只見滿天劍光亂閃，四面的人都嚇得直往後退，生怕劍光碰著自己。」

「這時候，大家都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眼睛，看了這一堆，就顧不得看那一堆，我暗地一盤算，知道正主兒是謝大爺和無影人，六合劍他們不過僅是陪襯陪襯而已，所以我的兩隻眼睛，就集中了全部精神朝謝大爺這面看。」

「可是那邊劍光像是幾乎幾百雙長銀色翅膀的蝴蝶似的滿天飛舞著，我有時也捨不得不看兩眼，可是無影人突然慘叫了一聲－－」

石慧緊張得竟站了起來，店夥看了，不敢再賣關子，趕緊說下去道：「我眼睛朝那面一看，那邊動手的兩個人已經倒下一個，我也沒有看清是怎麼倒下的，後來我聽一位好漢說了才知道！」

這店夥喘了口氣，石慧暗自默禱，希望倒下去的是遊俠謝鏗，而不是自己的母親－－無影人。

那店夥見到她臉色發青，心裏有些奇，接著又道：「原來謝大爺和無影人打了半天，可說得上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打了半天還是沒有結果，後來不知怎麼一來，謝大爺張口一噴，從嘴裏吐出一粒小丸子來，颼然打向無影人。」

「而無影人那時候正用了一招什麼春燕剪波，看到那粒小丸子打來，就往旁邊一閃，哪知謝大俠早已算好了她這一著，本來踢向右邊的一條腿，這時候突然一拐轉，朝她腰上踢去。」

「可是無影人也自了得，在這種時候，還能又一扭腰，右掌颼然下切，唉－－但是她忘了右掌已經受傷，根本不管用了，謝大爺一腳著著實實踢在她腰眼上，另外一隻腳也跟著飛了起來，砰然一聲，也就踢在她右邊的胸前－－」

石慧聽得心膽俱裂，「叭」的一掌將桌上的茶杯都震飛了起來，那店夥一打哆嗦，一想起昨天帶著兩個女子的少年，聽到這裏也是面目一變，他怔了一會，趕緊賠著笑說道：「他們這些武功，我可不知道，這是我聽別人吃飯的時候說的，還說謝大爺那種腿法是什麼久失傳的飛燕爪，我也弄不明白，明明是腿法，為什麼卻又叫做爪。」

石慧強自忍著淚珠：「說下去。」

那店夥才又說道：「無影人被謝大爺這兩腿踢得往後飛了幾尺去跌倒地上，旁邊看著的人都叫起好來，敢情這謝大俠人緣很好。」

石慧又冷哼了一聲，臉上的顏色難看已極，眼睛都紅了，那店夥一看，暗忖：「這女子大概和那無影人是朋友。」暗暗一伸舌頭，將翻了的茶杯扶好，才又接著往下面說道：「可是我看起來，那無影人也蠻不錯。」偷偷一望石慧，又道：「六合劍丁大爺和那人一看這面的情形，就馬上住了手，六合劍掠到謝大爺旁邊，顯得很高興的樣子。」

「另外那個英俊的中年人卻和無影人是朋友，飛一樣的跑到無影人那邊，去看無影人的傷勢。」

那店夥搖著頭說道：「那時候的無影人滿身是血，睜開眼睛看見了那位男子，低低的說了兩句話，誰也沒有聽到，那位中年劍客就橫抱起她來，一句話都沒有說，就從人堆裏往外面掠了出去。」

「他們到哪裏去了？你知不知道？」石慧又焦急的問道。

那店夥又搖了搖頭，道：「這我也不大清楚，那位謝大爺等到那位中年劍客抱著無影人走了後，就對四周的好漢說了幾句話，意思就是說他自己的恩仇都已清了，以後他也不想再過問江湖上的事了。」

「有好些人還跑過去恭喜他，他應酬了一下，和那六合劍丁大爺一齊走了，臉上可並沒有什麼高興的樣子。」

「那位中年劍客帶著無影人還在對面那家客棧裏住了兩天，那無影人的傷重得很，只剩下最後一口氣的樣子，後來那位中年劍客就僱了輛車，帶著無影人朝南面走了，我看－－」

他一看石慧的臉色，下面的話就機警的頓住了，改口說道：「我看姑娘最好到對面那家客棧去問問，是那家客棧的小潘替他們僱的車，也許能夠知道他們往哪邊去了也不一定。」他拿起毛巾：「姑娘，你還沒有點菜呢，要吃些什麼呀？」

話剛說完，石慧已經跑出去了。

心亂如麻

石慧此刻的心情，亂得彷彿一堆亂麻似的，哪有心情來聽這店夥的廢話，她極快地穿過街，走到那家客棧，尋著小潘一問，那小潘像所有做這種事的人一樣，也是個多話的。

他原原本本地向石慧說道：「他們在這裏住了兩天，那位無影人委實傷得太厲害，我一看不對，就替他們僱了輛車，講明的是先到西安，再到湖北，一共是五十兩銀子腳力錢，姑娘假如要找他們，也容易得很，因為那輛車是老劉的，那匹馬少了一隻左耳朵。」

石慧得到了確訊，在這小柳舖上連歇息都沒有再歇息一下，就又往南面折回，一面懊悔著自己在路上不曾留意，否則也許先前就會在這條路上遇著他們也未可知。

此刻她心緒完全迷亂了，入了榆林關之後，她已和先前成了兩人，這麼多天來，她幾乎未飲未食未眠，衣衫鬆亂了，頭髮也是鬆亂了，嬌美如花的面孔，已完全失去了以前的風韻。

路人都側目而望著她，她卻視若無睹，目光急切的搜索著每一匹拉車的馬，但令她失望的是，每匹馬都完整的生著兩隻耳朵。

由來路回走，這是一條當時行人必經的官道，來往著絡繹不絕的旅人，行色雖然都是匆忙的，然而石慧的匆忙卻更遠在任何人之上，她幾乎在光天化日下行人這麼多的道路上就施展出夜行功夫來，腳不沾塵地往前走。

天色既暮，路上的行人漸稀，她仍然急切地趕著路，直到天完全黑了，筆直伸向遠方的道路上再也沒有一條人影－－

驀然，她聽到一種在打鬥時所發生的喝叱聲，那是來自路旁的一片疏林裏，她心中雖好奇，但此刻有著急事，她也沒有這份心情去看一看，極快的從那片疏林外掠了過去。

然而她身形一轉，又掠了回來，因為她突然聽到那喝叱聲音裏有一個聲音是她所熟稔的，熟悉得她不得不轉回來。

凝目往林中一望，她就看到林中有劍光繚繞著，還有馬嘶聲，她毫不遲疑的一掠而入，目光動處，不禁也驚呼出來。

原來這片疏林佔地頗狹，穿過林子，就是一片荒地，此刻荒地上停著一車馬車，車窗緊閉，車轅旁畏縮地站著一個人。

馬車前有三個人在極為劇烈的搏鬥著，其中一人長劍縱橫，抵敵著對方的兩件奇門兵刃，她不用看清那人的面貌，從那人那種輕靈的劍法和身形上，她就可以知道那人就是她的父親－－石坤天。

她驚呼著掠了上去，石坤天眼角動著，看見是她，也喜極而呼出聲來。

原來丁伶身受重傷後，石坤天照顧著她在小柳舖上的客棧中靜養了兩日，丁伶的傷勢越發沉重了，石坤天心情的悲哀和沉重可想而知，他自家是武當高手，對丁伶的傷勢如何看不出來？他知道丁伶的死只是時間問題了。

於是他照料著丁伶南下，因為他覺得人都是應該死在他的故土，再者，他還希望能夠有奇蹟出現，能夠有人治癒丁伶的傷勢。

他們自然走得極慢，白天路上行人紊亂，嘈雜聲又多，他體恤傷者，索性夜間趕路，哪知走到黃陵過來的這一段路上－－

石坤天正支著車窗，向外下意識的看著夜色，突然，他覺得在馬蹄聲和晚風聲之間似乎有一種夜行人行動時的聲響，當然，那需要極為敏銳的聽覺才能從車聲和晚風聲中辨別出來。

但是石坤天認為自家並沒有警戒的必要，因為他自家根本素無仇家，而丁伶，誰都知道她已是奄奄一息的重傷之人。

但是，車子突然一傾，向左面作了一個急遽的轉彎，車夫的驚叫聲，馬的驚嘶，突然從車廂前面傳了過來。

石坤天雖然隱息多年，但他終究是在江湖上久經闖蕩的人物，雖然知道已經突生變故，但仍然沉得住氣，厲聲喝問了一聲。

前面並沒有任何回答，石坤天拔開門栓，悄悄推開門，馬車在有些顛簸的前行著，他伸手一搭車頂，身軀倏然靈巧地翻了上去，寒光一引，已將背後斜插著的長劍撤了出來。

前面趕車的腳夫兩側，一邊夾著一人，已經奪過韁繩，將馬車趕到荒地上去，石坤天劍眉一立，厲聲道：「停住。」

話聲未落，手中青光暴長，匹練似的殺向前座那突來的暴客，他知道這兩人心懷叵測，是以下手也絕未容情。

那人縮肩藏身，「刷」的從車座上翻了下去，石坤天劍勢一轉，虹飛天畔，劍光微顫間，「刷」的點向另一人腦後一寸的啞穴，然後劍光微錯，再分掃兩目後的「藏血」穴。

那人冷笑一聲，右手一支車座，「刷」的也往前面掠下，拉車的馬受了驚嚇，仍往前奔，石坤天身形一長，緊緊抓住了韁繩，那匹馬空自發威，竟無法再往前面移動半步。

突襲的兩個暴客一左一右站在車的兩側，石坤天目光動處，看到這兩人身材一高一矮，全身都裹在一件黑緞子的短衫褲中，頭上也用黑緞包著頭，身材高的粗眉大眼，身材矮的眉清目秀，他想了想，自家生平從未見過此兩人。

他一腳踏在車座上，厲叱道：「朋友深夜中攔住兄弟的車子，竟欲何為？若兩位是合字上的朋友，上線開扒，也該看得出兄弟身無長物，若要幾兩銀子的盤纏，兄弟身上倒有。」他一張口就是老江湖的口吻，話說得極為漂亮，可又一點兒也沒有透出含糊。

那兩人動也不動的聽著他說話，等他說完了，才陰陰一笑，道：「你少說亂話，我兩個大爺要找的是你帶著的那個瘦小子，我兩個大爺和他有殺師之仇，今天一定要把他殺死。」他說的話，完全不像華夏後裔所說，也不是中原口音。

石坤天暗暗皺眉，他也知道自己愛妻生平結仇極多，不知怎的又結上了這兩個仇家，而且這兩人來路詭秘，又顯得有點兒怪，不知道是何來歷，略一思索才沉聲說道：「朋友高姓大名，和她有什麼解不開的樑子？她已身受重傷，朋友有什麼話，就都全衝著我姓石的來說好了。」

那高身材的漢子又陰陰的一聲怪笑，說道：「你不認得大爺我，大爺我倒認得你的。」怪笑聲中，突然伸手將包在頭上的黑緞子扯了下來，石坤天這才一驚。

原來這漢子頭上光禿禿的，是個和尚，石坤天再一仔細打量，心中一動，突然想起這和尚就是天赤尊者的弟子之一。

原來這兩人果然是天赤尊者的兩個弟子，他在千蛇之會上以天雷神珠炸傷群豪，又在混亂中背去天赤尊者的屍身，躲過了岳入雲的追蹤，將天赤尊者的屍體略一檢視，才知道天赤尊者在中白非一掌之前已經身受了劇毒。

這高大和尚原來是天赤尊者的首徒，天赤尊者生性極怪，他的幾個徒弟也唯有他被傳過兩手真功夫，是以他能避過岳入雲，又能再次潛回靈蛇堡，用數十粒天雷神珠再將靈蛇堡炸的一塌糊塗。

他不但武功在同門之上，心機也極深沉，不知怎麼，竟給他打聽出來那曾和他師父動過手的瘦小漢子就是專會施毒的人，他一想之下恍然大悟，就追查到丁伶的下落。

他知道丁伶受了傷，打聽出來丁伶坐了這麼樣一匹少了隻耳朵的馬拉著的車，這樣，他們才趕了來，將石坤天攔在路上。

石坤天雖然已知道他們是天赤尊者的徒弟，可是卻不知道自己的愛妻和他們之間有什麼仇怨，更不明白怎麼會有殺師之仇，「難道憑伶妹就能夠殺了天赤尊者？」

他不禁有些奇怪了。

長劍殲敵

石坤天正自疑惑間，那高大的和尚已一聲怒吼撲了上來，掌中寒光一點，是一枝似笛非笛似簫非簫的奇門兵刃。

另一個不問可知，就是天赤尊者的四個女徒其中之一了，也揮動著一條銀色的長鞭，揮向石坤天，石坤天當然不能在車上動手，身形一動，掠了下去，手中長劍劍花錯落間分剁兩人。

武當九宮連環劍，劍式輕靈，那和尚腳跟半旋，掌中奇門兵刃順勢一劃，半途手腕一挫，點向石坤天結下二寸六分的「璇璣」重穴，隱帶風雷，顯見得內功頗具火候。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石坤天見這和尚一式甫出，就知道這天赤尊者的徒弟手下頗有幾分真實的功夫。

他突然沉肘挫腕，自劍上引，劍身突然斜斜一劃，正是武當九宮連環劍裏的妙著「神龍突現」，又削那和尚的手腕，腰畔突有風聲一凜，那女徒的銀鞭已帶著風聲橫掃他的腰間。

那高大的和尚悶哼一聲，腳跟又一旋，手腕一扭，掌中兵刃「刷、刷」，突然在石坤天絕對料想不到的部位點向他腋下三寸、乳後一寸的「天池」穴，腳下所踩的方位，也是中原武林所無。

那女徒掌中銀鞭也劃了個圓圈，一旋一帶之下，掃向石坤天的頂間。

石坤天微微一驚，劍光一引，身隨劍走，刷、刷又是兩劍，他在這九宮連環劍上已有數十年的造詣，每一出手，時間、部位都拿捏得極隱、極準，劍扣揮環，招中套招。

但是這天赤尊者的兩個弟子，一來是因為在人數上佔了優勢，再者卻是因為那高大的和尚在危急之間，便會倏然使出一手怪招，而那女徒的無骨柔功，也使得石坤天頗難應付。

最主要的卻是他這些天來心中悲傷惶急，幾乎是目未交睫，水未沾唇，在功力上自然打了個極大的折扣，而且武當劍法以輕靈為主，而石坤天卻不敢輕意掠動身形，因為他必須守在這馬車前，保護著車內的丁伶。是以交手數招下來，這武當劍客不但未能佔得上風，而且縛手縛腳，已有些相形見絀。

就在這時候，林外一聲驚呼，極快的掠進一條人影來。

石坤天目光瞬處，見到掠來的這人影竟是自己的愛女，大喜之下也叫了出來，劍式上卻不免微一疏神，被人家搶攻了數招。

石慧當然還弄不清自己的爹爹為什麼會和別人動手，但她也根本不需要知道原因，一聲嬌叱，迎了上去，雙掌齊出，迎向那女徒。原來她身邊從來不帶兵刃，此刻只得以空手迎敵。

幸好這女徒武功並不甚高，掌中雖有銀鞭，銀鞭中也偶有一兩式奇詭的妙著，但石慧武學既雜，輕功又高，婀娜的身軀如穿花的蝴蝶，圍著她三轉兩轉，已佔了上風。

那邊石坤天也自精神陡長，劍式如長江大河之水，滔滔不絕地壓向那高大的和尚。十招過後，那和尚覺得壓力大增，心中已微微作慌，而那邊的石慧在連換了武當的七十二路擒拿手和終南的形意象拳兩種招式後，右掌自銀鞭的空隙中穿出，砰然一掌，擊在那女徒的右面肩胛上。

石慧掌力雖不雄厚，但這一掌著著實實的打中，也不是那女徒禁受得了的，她一聲慘呼，手中長鞭落地，石慧得理不讓人，雙掌一圈，伸縮之間，掌緣又切在那女徒的胸肋上。

那女徒「叭」的仰面跌在地上，石慧身形一動，跟過來又是一腳，踢在她的腰眼，這一腳的力量更大於掌力，她瘦怯怯的一個身子，隨著石慧的一腳，又打了兩個滾溜，伏在地上，身受這幾處重擊之後，眼看她已是無救的了。石慧冷笑一聲，側過身子去看她爹爹動手的情形，那高大的和尚見到同伴受創，心中更作慌，手中兵刃左支右絀，越發招架不住。

石慧知道這人不出十招，就要傷在自己爹爹的劍下，索性站在旁邊袖手而觀，心中動念之間，又跑到傷在她手中的那女徒身側，想看看這人傷得究竟如何，因為此刻她心性已改，忽然想到自己和人家究竟有什麼過節還不知道，如果胡亂就傷了人家的性命，豈非有些說不過去。

哪知她剛剛走到那人的身側，那女徒的下半身突然像魚尾似的反捲了上來，石慧猝不及防，萬萬沒有想到人家會有此一著，竟被那女徒以無骨柔功而踢出的兩腿踢在小腹上。

她痛極之下也叫出聲來，隨聲一腳，又將那女徒踢飛了出去，但自己也痛得蹲了下去，冷汗涔涔而落，若不是那女徒身受重傷，力已不繼，否則這一腳踢在她小肚上，她焉能還有命在？

石坤天聽見愛女的慘叫聲，心中急怒交加，長劍斜削，劃起長虹，削向那高大和尚的喉下。

那和尚手中兵刃方自一架，哪知石坤天劍到中途卻倏然轉變了個方向，斜削之勢猛然一拖，手腕一抖，抖起點點的劍花，那和尚只覺眼前劍光繚繞，心膽俱裂之下，胸前已著了三劍。

英雄落淚

石坤天這三劍正是生平功力所聚，最後那一劍竟由那和尚的「巨闕」穴上直刺了進去，須知「巨闕」在鳩尾下一寸，是為心之幕也，又謂之「追魂穴」，手指一點，便能致人之死地，何況石坤天的這一劍幾乎刺進半尺，那和尚登時便氣絕了。

他拔出長劍，連劍身上尚在順著劍脊往下滴的血他都不再顧及，忙一縱身掠了過去，此刻石慧的臉色已經痛得煞白了。

石坤天長歎一聲，將劍收回於匣內，雙手穿過石慧的腿彎和脅下，將她抱了起來，掠回車旁。

那車夫幾曾見過這種鮮血淋漓的場面，嚇得兩條腿不住哆嗦，一見石坤天走過來，趕緊為他打開車門，可是幾乎手軟得連車門都開不開了。

石坤天將愛女捧進車廂，吩咐車夫繼續往前面趕路，不一會車聲轔轔，已走上正道，東方的天色也已泛起出魚白。

石坤天望著身畔的愛妻愛女，心中彷彿堵塞著一塊巨大的石塊，為了丁伶，他甘冒大不韙竟叛離了師門，他當然也知道叛師在武林中是如何一種嚴重的事，而他居然做了，由此可知，他對丁伶情感之深是別人無法知道的。

但此刻的丁伶已是氣如游絲，危如懸卵，車輪的每一次轉動，都可能是她喪命的時刻。

而他唯一的愛女此刻也受了重傷，雖然他知道性命無礙，但骨肉情深，他自然也難免心痛，輕輕的為她推拿著。

漸漸，她痛苦的呻吟稍住，這時天光大亮，他們也已到了宜昌，便自然休息了下來。

在客棧裏，痛苦稍減的石慧，伏在她母親身上哀哀地痛哭著，石坤天也傷感地流下這武當劍客生平難落的眼淚，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到了傷心之處，英雄也會落淚的。

驀然，丁伶悄悄張開眼來，石坤天虎目一張，一步踏了進去，喚道：「伶妹。」無窮的傷感和關懷，都在這兩字中表露出來。

石慧也哀喚著媽媽。

丁伶慘然一笑，眼中突然現出光采來，石慧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石坤天望著丁伶，心中卻哀痛的在想：「是不是迴光返照？」

丁伶的目光緩緩自石慧和石坤天面上掃過，看到了她丈夫面頰上晶瑩的淚珠，在這一剎那間，她突然覺得上天已經賦予她極多，在臨死的時候，還讓自己的親人陪著自己。

也就在這一刻裏，她覺得自己的憤世嫉俗、懷恨蒼生的心理都錯了，她甚至後悔自己在這一生中所做的大多數事。

於是她讓自己的目光溫柔的停留在她的丈夫身上，她覺得世上唯有他才是自己最親近的人，數十年來對黑鐵手的懷念，此刻都完全消失了，在這險境的時候，她才發現自己愛著的究竟是誰。

她微弱的呼喚道：「大哥，大哥……你……你不要替我報仇了，我高……高興得很……現在還能見著你，已…已經……足夠了。」

這斷續、微弱的聲音，使得石坤天的心都幾乎碎了，他又搶上一步，握著丁伶的手，輕輕地呼喚著丁伶的名字。

他的呼喚和石慧的呼喚交雜成一首任何人都無法譜出的哀曲。

驀然－－

門外有人重重的咳嗽了一聲，又輕輕的敲著門，石坤天回頭一望，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已悄然地推開門，悄然走了過來。

石坤天覺得這少年面目陌生，正自奇怪他為什麼會冒失的闖了進來，然而石慧一見這人，一顆心卻幾乎跳到腔口了。

原來這少年就是白非，在靈蛇堡裏，他以九抓烏金扎削斷了縛魂帶，將在那陰森幽暗的石窟困居了數十年的老人－－常東昇救了出來，完成了他對這老人所作的諾言。

不必描述，常東昇心情的興奮是可想而知的，他幾乎已忘卻了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人們的語言、精美的食物，使得這老人家孩子似的高興著，他拉著每一個人陪他說話，而口幾乎不停地嚼著食物。

可是白非在聽到謝鏗和丁伶小柳舖的一段事後，就辭別了這對他極為青睞的老人，和樂詠沙及司馬小霞趕到小柳舖。

也和石慧一樣，他在那飯舖中得到了石坤天和丁伶的去向，也追了過來，他的心情也是極為愴然的，因為他認為丁伶的右手若未受傷，可能不會如此，而丁伶的右手被折，卻是間接的為了自己。

他對丁伶的為人如何是另外一回事，但無論如何，丁伶是石慧的母親，任何石慧的親人，他都認為是自己的親人何況是她的母親！

他悲哀著到了宜昌後，便投宿在客棧裏，忽然聽到鄰室的哭聲是他極為熟悉的，他跑了過來，更確定了這哭聲是發自石慧。

因之他推門而入，在他和石慧目光相對的那一剎那裏，四周的一切聲音、顏色、事物都像是完全凍結住了。

他只覺得全身都在石慧的目光所注之下，除了石慧的目光外，任何事都不再存在，就連他自己都像是在可有可無之間。

悠悠別鶴

石慧此刻的心情也是極為複雜、矛盾的，她不知該理白非好，還是不理他的好。

丁伶眼角瞬處也看見白非，氣憤使得她幾乎從床上支坐了起來，喝道：「滾出去，滾出去－－你還有臉跑到這裏來？」聲音雖然微弱，但聲調卻嚴厲，森冷得使白非聽了，為之全身一凜。

石坤天的眼睛，也銳利如刀地瞪在他臉上，白非心裏長歎著，默然的垂下了頭，默默的移動著步子，倒退著走了出去。

石慧為這突生之變怔住了，她不知道自己的母親為什麼會對白非這樣，丁伶悲哀的歎息了一聲，微弱的對石慧說道：「答應媽媽……以後……從此……不和這……人……在一起……」每一個字都像利刃似的插在石慧心上，她一抬頭，看見丁伶的眼睛正在直視著她，她只得輕輕點頭。

丁伶一笑，在她這悲哀的笑容未完全消失之前，她已在她丈夫和女兒的痛哭聲中離開了這一度被她痛恨著的人世。

門外的白非愕了許久，想再跨進門去，可是卻又沒有勇氣，他歎息了一聲，方想回過頭去，身後突然有人碰了一下。

他一驚回頭，背後的那人已宏亮的笑了起來，朗聲說道：「白老弟，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又遇著了你。」

白非定睛一看，卻正是遊俠謝鏗。

他站在門前，又怔住了，門內的哭聲未歇，門外的笑聲已起，人世間的事為什麼這麼湊巧，為什麼又這麼殘酷。

謝鏗的笑容是爽朗的，雖然他雙臂全失，但卓然而立，仍是頂天立地的一個漢子，在受過如許多的打擊、折磨之後，他比以前更堅強了，縱然他肢體殘廢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人格，卻因著這肢體的殘缺而更臻完美。

白非望著他，忽然覺得自己是這麼渺小，這麼孱弱，有生以來，這是他第一次生出這種感覺：「即使我是石慧，即使這人殺了我的母親，我也不會對他有什麼仇恨的。」無疑的，他對謝鏗拜服了。

謝鏗看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再聽到室內隱隱傳出的哭聲，濃眉一皺，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也想到了白非和丁伶之間的關係，不禁為之稍稍愕了一下，面上也有些惘然的神色。

白非卻勉強笑了笑，道：「世事難測，確是非我等能預料的，謝大俠恩仇既了，可喜可賀，唉，天下芸芸眾生，又有幾人能和謝兄一樣呢！心中磊落無物，方是真正快樂，至於小弟，唉，恩怨情仇，糾纏難解，和謝兄一比，唉，實在是難過得很。」

他一連唉了三聲，謝鏗的濃眉一立，突然朗聲道：「心中無牽無掛，便無煩惱。白老弟，但若人心中都空無一物牽掛，這人世卻又成了什麼人世，人世之中，正需像你這樣性情的人做一番事業，恩怨情仇，卻正是你做事業的動力。白老弟，你又煩惱什麼？痛苦什麼？」

白非一字一句都聽在心裏，宛如醍醐灌頂，心裏頓時祥和起來，突然，身後又有人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他轉頭去，一個中年的瀟灑男子正捧著丁伶的屍身站在他背後，眼眶之中，淚痕仍存。

謝鏗見了這人，濃眉又一皺，望著他手上的屍體，心中也不禁一陣慨然，悄悄讓開一步。

石坤天捧著愛妻的屍身，眼中所見，就是殺死愛妻的仇人。

他兩人目光相對，凝視了許久，誰也不知道對方心中泛著的是什麼滋味，終於，石坤天歎息了一聲，向客棧外走去。

白非的眼光，卻凝視著石坤天的身後－－

石慧低著頭走了出來，肩頭仍在不住的抽搐著，白非移前一步，站在她的身後，心中的萬千情緒但望稍稍傾訴。

石慧看到他穿著黑緞鞋子的鞋，沒有抬頭，悄然繞過他的身側，縱然她恨不得撲進他的懷裏，但母親臨死的最後一句話，卻生像一道澎湃的洪流，阻隔在她和白非之間。

於是她跟著石坤天悄然向外走去，她知道自己這一去就可能永世再也見不到白非，自己每一舉步，都是在扼殺著自己的畢生的幸福，為什麼呢？她慘然問著自己。

白非望著她的背影，心裏像是有著千萬把利刃在慢慢割戮著，連旁邊望著的謝鏗，都不禁被他面上的愴痛所感動。

他能夠瞭解白非的心情，因為他自己也是性情中人，他恨不得白非能夠追上去，一把抓住石慧，兩個人緊緊擁抱在一起，也恨不得石慧能突然回轉頭來，投向白非的懷抱。

白非呢，他又何嘗不在如此希望著？只是他的腳上像是縛著千斤鐵鏈，無法再向前移動半步。

「我只是希望她能回頭再看我一眼，讓我這一生中永遠留一個美麗的記憶。」白非痛苦冀求著，當然，他不敢冀求得太多，他願意犧牲自己的一切，來換取石慧的最後一瞥。

石慧緩緩走著，已經快走到門外了，門外斜斜照向裏屋來的日光已經可以照在她的腳上。

她何嘗不想回頭去看白非一眼，但是她不敢，因為她知道，只要再看白非一眼，她就會不顧一切地向他懷中投去。

於是她極力克制著自己，但是她能嗎？

她能忘去她和白非一起度過的所有美麗的日子，她能忘去他們講過的所有美麗的話嗎？

她能忘去這一段比海還深的情感嗎？

（全書完）